





著原仙留齡松蒲



一本話 聊齋志異目錄

人異類

阿...	.....	一
張誠	.....	一
大男	.....	一五
曾友于	.....	一九
姊妹易嫁	.....	二二
瑞雲	.....	二四
陳雲棲	.....	二六
樂仲	.....	三一
申氏	.....	三二五

金和尙	.....	.....
續黃梁	.....	.....
白蓮教	.....	.....
仇大娘	.....	.....
李伯言	.....	.....
夜叉國	.....	.....
連城	.....	.....
小二	.....	.....
庚娘	.....	.....
宮夢弼	.....	.....
田七郎	.....	.....
羅剎海市	.....	.....
阿杲	.....	.....

江城.....七五  
 邵女.....八〇  
 郭秀才.....八六  
 胡四娘.....八七  
 憎術.....八九  
 柳生.....九〇  
 二商.....九二  
 細柳.....九四  
 夢狼.....九七  
 天官.....九九  
 .....一〇一  
 .....一〇三  
 上生.....一〇四  
 席方平.....一〇五  
 喬女.....一〇九  
 馬介甫.....一一一  
 顏氏.....一一六  
 菱角.....一二八

邢子儀.....一二〇  
 陳錫九.....一二一  
 修客.....一二五  
 布商.....一二六  
 彭二擗.....一二七  
 崔猛.....一二七  
 王桂菴.....一三一  
 寄生.....一三五  
 緞鉞.....一三八  
 狂生.....一四一  
 偷桃.....一四二  
 口技.....一四三  
 丁前溪.....一四四  
 尸變.....一四五  
 僧尊.....一四六  
 三生.....一四七  
 四十千.....一四八  
 陝西某公.....一四八

慶氏	一四九
男妾	一五〇
汪可愛	一五一
王十	一五一
周詐	一五三
又	一五三
又	一五四
人統	一五六
齊公子	一五七
杜小僧	一五八
騰脂	一五九
姜擊賊	一六三
捉狐射鬼	一六四
陽武侯	一六五
武技	一六六
商三官	一六七
西僧	一六八
鄭都御史	一六八

尚書 禮部 刑部 兵部 工部 戶部 吏部

孫生	一六九
牛飛	一七一
鏡聽	一七一
劉姓	一七一
酒蟲	一七三
地震	一七四
造畜	一七四
快刀	一七五
又	一七五
某甲	一七五
果報	一七五
又	一七六
念秧	一七六
又	一七九
邵臨淄	一八一
單父宰	一八一
醫術	一八三
潞令	一八四

卷



3 2168 6537 2

自註明齋志異目錄

杜翁	一八四
林氏	一八五
藥僧	一八七
太醫	一八七
農婦	一八八
郭安	一八八
查牙山洞	一八八
楊大洪	一九〇
張貢士	一九〇
斫蟒	一九一
于江	一九一
細侯	一九二
遊興	一九三

四

蔣太史	一九四
邑人	一九四
于中丞	一九五
又	一九五
折獄	一九六
又	一九七
某乙	一九八
老龍船戶	二〇〇
太原獄	二〇一
新鄭獄	二〇二
錢卜巫	二〇二
詩讞	二〇四

# 白話聊齋志異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 人異類

長清僧

從前長清縣有個得道和尚，年八十餘歲，還是很強健。一天，倒在地下，爬不起來。廟裏和尚們跑去扶他，一看已死。他自己不知道死，魂靈已到了河南地界，有個紳士的兒子，帶了十多個人，騎着馬，手裏拿着鶴鷹，在那裏捕兔。那馬突然跳起來，公子一個翻身，便掉下地來死了。和尚的魂靈，恰巧和公子的身體碰在一起，醒來底下人忙去問他，老和尚眼睛張開道：「怎麼跑到這地方來了？」大家不理他，扶他回去。一進門，祇見搽脂粉女郎來了許多，圍住問他，老和尚駭了一跳道：「我是和尚，怎麼到這地方來？」家裏的人說他發了瘋，大家拉他的耳朵，叫他醒，和尚不說明緣故，兀自閉着眼，不說話。家人端飯，他便吃，祇不吃酒和肉。老婆來伺候他，他趕了出去。過幾天，他想要把身子活動，家裏人看了都歡喜，走出房門，一會兒，祇見許多底下人，各捧着眼簾，請他算賬。公子祇說有病，一概不管，問他們知道不知道山東長清縣，大家說知道的，他說我住在這裏，很氣悶，要到那邊去，逛快替我收拾行李，眾人勸道：「你病剛好，不能出遠門的。」他不依。第二天，便動身，到了長清縣，見這地方的樣子，依舊和從前一樣，也不用問路，竟跑到那廟裏，小和尚見貴客來了，恭敬的迎接。他問老和尚到那裏去了，小和尚道：「師父前幾天死了。」問他的坟在那裏，眾和尚領他去，祇見三尺高的一座坟，坟上野草沒有長滿，許多和尚，不知他什麼意思，停了一回，他叫人配馬，預備回去。臨走時，叮囑他道：「你師父是守戒的，和尚他留下來的東西，你們要小心看管，不要弄壞。」大家答應，他便走了。回到家裏，祇是呆坐，家務事一點也不管，住了幾個月，又逃出門去，一直跑到從前的廟裏，對小和尚道：「我便是你們的師父。」大家聽了不信，祇是發笑。他便把還魂的緣故說出來，又把自己從前做的事，講給他們聽，一點也不錯。

大家纔相信仍舊叫他睡在那老和尚的牀上，依舊和服侍師父一般的服侍他。後來子家裏抬了轎子，牽了馬，接他好幾騎，苦苦的哀求他回去，他不睬。又隔了一年，那紳士家裏的太太打發底下人送了許多東西來，金銀綢緞，他都不要，祇拿了一件布袍子。公子的朋友到長清去探望他，見了面不多說話，看他的樣子忠厚誠實，年祇三十，老是提着八十幾年前的事哩。

### 妖術

于君年輕時，常代人打抱不平，力氣很大，能擎起兩隻水缸而舞。崇禎年間，到京裏赴考，同去的一個家人，患了瘧疾，睡在床上不起來。于君很替他耽憂，街上來了一個起課先生，能知人的死活。于先生想代那家人去問問，到了那裏，還沒有開口，起課先生先道：「你來可是問家人的病麼？」于君聽了，心很詫異，答說：「是那起課先生道：『害病的倒不要緊，你自己却險得很。』」于君聽了，便請他給自己起一個課。那人起了一個卦，一算露出驚惶的神色來，道：「你三天中一定要死的。」于君聽了，心裏又驚又詫，隔了半天，起課先生慢慢道：「我有些小法術，你給我十個錢，便替你免此災難。」于君心想：我命裏該死，該活早已注定了，靠他的法術，那能解救得過來，便不去理他，站起身來要走。那起課的道：「你捨不得化錢，過幾天你不要懊悔。」和于君要好的朋友聽了這話，都替他害怕，勸于君把袋裏所有的錢倒出來，求他救命。于君不聽他們的話，過了三天，于君端正地坐在客店裏，留神看着。過了一天，也沒有什麼事。到了晚上，他把門關起來，點起一盞燈，靠着一柄寶劍，直挺挺的坐在那裏，打過了初更，依舊是很好的，更沒有死的道理。心想：倒在床上睡去，忽聽得窗裏有悉索的聲音，過去一看，見一個小孩，擔了一枝長槍，走進來，立刻長得和人一般高了。于君拿起寶劍來，很快的過去打了一個空。那人立刻縮小了，轉身去尋窗洞，要想逃出去。于君忙擎起劍來，衝過去，那人隨手倒在地下，拿燈去一照，祇見一紙做的人，已被他攔腰斬斷了。于君便不敢再睡覺，仍舊坐着候着。隔了一個時辰，忽見一樣東西，從窗外跳進來，那面貌又醜又兇惡，和鬼一般，看他纔落到地上，忙拿寶劍斬去，分作兩段，還在那裏動怕他，再爬起來，便趕上去，一連斬了幾劍，都斬在他身上，聽聽聲音很軟，仔細的一看，誰知是個泥人，已經破碎了，他便去靠窗坐着，眼光射住了窗眼裏，好半天聽得窗外和牛喘氣一般的聲音。



接着有一樣東西在外面推着窗子，房裏的牆壁也連着搖動起來，看樣子房屋快要倒下來了。于君怕壓死在裏邊，心裏還不如去和他打便秤的一聲，拔去了門，門跑出去一看，祇見一大鬼，他的身體和屋簷一般高，月亮光照着昏昏沉沉的望去看見他的臉色和煤球一般黑，眼睛一亮一亮的發出黃色的光來，身上不穿衣服，脚上不穿鞋，手裏拿着一只弓，腰裏掛着一袋箭，于君看了正在驚慌時，那個鬼已經彎着弓把箭射過來，于君拿劍把箭打退，正要趕過去斬他，他又在那裏射箭了，于君忙的避開，那枝箭便插在牆上，格格格的響着，鬼看看射不中他，便生起氣來，把腰裏掛着的一把刀拔下來，打過來和風一般快，對着于君用力劈來，于君和猴子般爬在地下，走上前去，那鬼手裏的刀打中了院裏的一塊石頭，石頭立刻斷了，于君向他禱禮，底下攢去，拿寶劍斬中了鬼的腳踝骨，響的一聲響，鬼生了氣了，叫了一聲，和打雷一般，他回過身來，又把刀砍過去，于君又縮着身體爬進去，鬼手裏的刀斬下來，割破了于君的襟，這時于君已爬到鬼的脇膀下面，他用力砍去，又是響的一聲響，鬼半死半活的倒在地下，于君上去亂斬了一陣，那寶劍斬着他的身體極硬的聲音和打更的木頭一般響，燈來一照，原來是個木頭人，和一般高大，那弓箭還掛在他腰裏，他臉雕刻了畫成的滿臉兇惡的神氣，寶劍斬過的地方都淌出血來，于君便點了燈，守到天亮，他到此時纔明白那些鬼怪都是那起課的差來的，要把人弄死了，使人相信他卜的卦是靈驗的，到了第二天，于君出去告訴朋友，大家都趕到那賣卦的地方，那起課的遙見于君來了一轉眼就不見了，有人說道：「這個是遮影法，拿狗的血來，可以破了他的法。」于君聽了那人的話，預備停當，又跑去那起課的，又躲起來，和第一次同樣，忙把狗血澆在他立的地方，祇見那起課的淋了滿身的狗血，露着兩隻眼睛，那眼光亮晶晶的和鬼一樣，立着大家過去捉住了，送到衙門裏問了罪，把他殺死。

### 祝翁

濟陽祝家村有個姓祝的老頭，年紀五十多，病死了，家裏人走進屋內，料理穿孝的衣服，忽然聽得老頭連連叫喚，大家跑到停屍的牀前去看，祇見他又活過來，大家快樂起來，走上前去問他，那老頭卻專對着老婆說道：「我纔死去，已打定主意，不願再回來了，走了幾里路，回心一想，拋着你這副老骨頭，在兒女手裏看他。」

們的臉兒，也沒有什麼趣味，還不如跟着我一同去，所以又跑回來，原是要候着你同走。」大家聽了他這話，認他是纔醒過來，說的糊塗話，實在沒人去理他。那老頭又說了一遍，老太婆道：「這也很好，可是你纔得活過來，怎麼能夠便死？」老頭拿手推着他道：「這個也不難，家裏的事快去料理清楚。」老太婆笑笑，笑不走，老頭又催他，他便走出門去，延了幾刻鐘，又跑進來，哄着他道：「事情已經料理好了。」老頭叫他快裝扮起來，老太婆又不去，老頭催促得愈利害，老太婆不忍心違拗他的意思，便穿上衣服，裙子出來，媳婦看了，都暗暗的好笑。老頭抬起頭來，讓出一半枕頭，拿手拍着叫他睡下，老婆道：「兒女都在跟前，我和你兩人直挺挺的睡着，算什麼樣子？」老頭拍着牀沿道：「一同死有什麼好笑？」兒女見他父親暴躁起來，大家勸他母親姑且依了他的話，老太太聽了兒女的勸，便和他一個枕頭，直挺挺的睡着，家裏人都笑他停了一回，看見他母親笑臉兒忽然收起，又慢慢的眼眶子合起來，好半天沒有聲響，像睡着一般，大家走近去一看，他皮肉已經冰冷了，氣息也沒有了，去看看那老頭也是一樣的，大家纔驚慌起來。

### 俠女

顧君是金陵人，凡讀書人的本領，他什麼都會，可是家裏窮得很，又因為母親年紀大了，不忍丟着他出門去，祇是替人寫幾個字，畫幾筆畫，換幾個錢，拿來度日。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媳婦，他對門本來有一所空屋子，近來有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姑娘，租着住在裏面，看他家裏沒有男人的，傍人也不去打聽他的名姓。一天，姓顧的從外邊回來，見那年輕的姑娘，從他母親房裏出來，看他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很秀氣，舉動很大，方很沉靜，沒有第二個女人比得上他的，他見了姓顧的，也不十分害羞，那臉色卻正經的，姓顧的走進房去，問他母親，他母親道：「他便是住在對門的姑娘，來向我借刀尺的，他剛纔對我說他家裏也祇有個母親，看他母女兩人，也不是窮苦人家出身，問他為什麼不嫁，他推說母親年紀老了，明天我去見他的母親，便露點口風給他，倘然他沒有巴望你，便替他養母親。」第二天，母親果然跑到家裏去，見他的娘，是一個耳聾的老太婆，看他屋子裏連明天吃的米也沒有，問他靠什麼過活，他說靠這位姑娘，十個手指做下女工來養活的，他慢慢的把同住在一同的意思說出來，試試他，看老太婆的意思，像是願意的，他又和他女兒商量，那姑娘

卻不說一句話。着他的神氣，好像不願意。姓顧的母親便回家來，把這情形詳細的說出來，又疑惑起來，說道：「那姑娘嫌我們家裏窮嗎？這女孩做人，不常說話，也不輕易發笑，看他美貌得很，那性格又冷得和冰霜一般，真是奇怪人。」母子倆猜疑一回，嘆着氣，也便罷了。某天，姓顧的坐在書房裏，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來求他的畫，看他面貌長得很秀，他的舉動又很輕佻，問他是那兒來的，他便說是鄰近村坊裏，從此以後，他隔三兩天便跑來，慢慢的大家熟了，便說幾句取笑的話。姓顧的上前去抱住他，他也不很癡強，便和他玩了一回。從此來去親近得，很有一回，那姑娘在門前走過，這年輕的男人看着他走遠了，問他這是什麼人，姓顧的便說：「這是鄰家的姑娘。」那年輕的男人道：「非常縹緲，他神氣怎麼這樣兒？」停了一回，姓顧的走進母親房裏去，他母親道：「方纔那姑娘來討米，他說家裏一天沒有煮飯了，這姑娘很孝順，他母親窮得很，又是很可憐的，應該稍稍幫助他纔對。」姓顧的聽了母親的話，背了一斗米，到對門去打開了他家的門，說是母親叫他送來的，姑娘收下了，也不道謝。他每天到顧家來見姓顧的母親，做衣服鞋子，他便幫着縫紉，在屋子裏料理家事，和家裏的媳婦一般，姓顧的更感激他，他替人寫字畫得了人家送他的吃食東西，總分一點送去給那姑娘的母親，姑娘看了，也從不說一句話。姓顧的母親這時忽然在陰門口長了一個瘡，從早到晚喊痛，那姑娘常常跑到牀前來看他，又替他洗瘡搽藥，一天幾次，姓顧的母親心中很不好意思，那姑娘也不嫌醜，母親嘆道：「怎能得到一個新娘，服侍你到死？」說完這話，忍不住傷心，吊下淚來，姑娘勸他道：「公子很孝順，比到我家裏，寡婦孤兒，強得幾十倍呢。」母親道：「娘兒們，牀裏零碎的事，豈是孝子所能做得到的，且老身年紀老了，朝晚死去，我不放心的，是子孫孫宗接代的事。」正說話的時候，姓顧的來了，母親哭着道：「我對不住這姑娘，很多你不要忘記報他的恩。」姓顧的聽了，便爬在地下拜他，那姑娘道：「你照顧我的母親，我不會謝你，你何必謝我？」從此便愈加敬重他，歡喜他，但是他的舉動生硬，一點也沒有法子去挑動他。有一天，那姑娘正走出門去，姓顧的兩眼望着他，他忽然回過臉來，對姓顧的一笑，姓顧的看了，正是開心得出於意料之外，便跑過去跟着他到家裏調戲他，他也不躲避，兩個人便歡喜的好，了一回完了，他挽着手對姓顧的道：「這事我和你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的，姓顧的也不做一聲，跑回家去，到了明天又去叫他，那姑娘却放下臉頭，也不回的走去，一天裏邊，兩人常常見面，他一點也不和姓顧的說笑，和他開玩笑。」

他便說出冷話來，給你一肚子的不高興。他趁着沒人在時候，便問姓顧道：「這幾天在你書房裏進出的那  
個年輕男子是什麼人？」姓顧的對他說是隔壁村坊上的那姑娘道：「他這舉動對着我不規矩，也不祇一  
回了。我看你面上倒是你歡喜的人，所以也不和他去計較。請你去對他說，下次若再這樣子，他可是不  
命了。」話纔說完，那年輕的男人却巧走來，姓顧的便把姑娘的話告訴他，又道：「你却要格外小心，不能  
冒犯他。」那年輕的道：「既說不能冒犯，你却又是怎樣去冒犯他？」姓顧的說沒有這事，那人道：「若沒有  
這事，這不好意思出口的話，他又肯對你說？」姓顧的聽了，也沒有話可以回答他，那年輕的道：「我也託  
你去對他說一聲，假癡假呆的叫他不要裝假了，他若不聽，我要把他那丟臉的事到處說出去。」姓顧的聽  
了這話，心裏也很生氣，不禁臉上露出不好看的樣子來。年輕的也不好意思，纔轉身走去。有一天夜裏，姓顧  
的一人坐在房裏，那姑娘忽然跑來，笑道：「我和你的緣份還沒斷，這豈不是天注定的？」姓顧的聽了，這  
話開心得了不得，上去抱住他，摟在懷裏，一霎時聽得走路的声音響着，兩人嚇了一跳，忙忙站起來，祇見那  
輕的推着門進來，姓顧的心裏驚慌着道：「幹什麼？」他笑道：「我來看真節的人。」一回過頭來，對那姑娘道：「  
你現在還怪人嗎？」惱得那姑娘眉毛豎起，粉腮兒通紅，一句話也不說，急急翻起上身的衣服，裏面露出  
一個皮袋，他隨手拔出來，祇見一尺多長亮晶晶的一柄刺刀，那年輕的看見了，嚇得逃走。姑娘追出門外，去  
四面一看，那人早已不見了。姑娘擎起那刺刀，向空中拋去，聽的一聲響，一道亮光，和天上的虹彩一般，停了  
一回，有一樣東西落在地上，碎的一響，姓顧的忙拿着燈來一照，祇見一隻白狐狸身體和腦袋分開，擱在兩  
處地方了。他看了很驚慌，姑娘道：「這便是你歡喜的美男子，我很想饒恕他，無奈他自己活得不高興，叫我  
也沒法了。」說着把刺刀套進皮袋去，姓顧的拉着他進房去，他道：「方纔被這妖怪打斷了與妹，明天夜裏  
請你守着罷。」說着轉身出門，一直去了。到第二天晚上，那姑娘果然跑來，他兩人便又親熱了一回。姓顧的  
問他這本領是幾時學得的，姑娘道：「這個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你須要守着秘密，若露了風聲出去，怕你也  
沒好處。」姓顧的又求和他行嫁娶的禮，他道：「覺也睡了家務也替你料理了，不是媳婦，卻又是什麼？已經  
做了夫妻，何必再說這話？」姓顧的道：「你可嫌我窮嗎？」他道：「你果然是窮，我難道是富的嗎？今天夜裏  
和你在一起，正是可憐你的窮。」他臨出去的時候，叮囑他道：「這偷偷摸摸的事，不能常常做，到應該來

的時候，我自己會來的，不應該來的時候，你便是硬拉着我也沒有用。後來他兩人在別處碰到時，姓顧的常要拉他去說私下話，那姑娘便走開避去，但看見他身上衣服破了，便替他縫補，到衰飯時又替他煮飯。大的事件件料理周到，和做妻子沒有什麼兩樣。過了幾個月，那姑娘的母親死了，姓顧的竭力替他想法子，埋葬那姑娘。從此一個人住着，姓顧的想他一個人冷清的，趁此去和他尋歡樂，從牆上爬進去，隔着窗子連連的叫喊，却不聽得裏面答應。跑到門口去看，祇見一間空屋子，鎖着門，心裏疑惑這姑娘有別的男人在，他私約着到夜裏又跑去，依舊是這樣，便把一塊掛在身上的玉，擱在窗檻上，轉身回去。第二天他兩人在母親屋子裏見了面，待姓顧的出來，那姑娘跟在後面道：「你可是疑心我嗎？做了一個人各有各的心事，不能告訴人的，現在要叫你不疑心我，這那裏做得到？但是現在有一件事，要請你趕快想法子。」問他什麼事，他道：「我肚子裏受了胎，已經八個月了，怕早晚要生，養我的身體還沒有定名份，能夠替你生兒子，不能替你養兒子，可暗暗的去告訴你母親，尋一個奶媽，假說是抱來的，寄養兒子，不要說是我生的。」姓顧的答應他跑去告訴他母親，母親笑道：「好奇怪的姑娘，好好的去娶他，他偏不肯，却願意和我兒子偷偷摸摸。」現在有了胎，他聽了也很開心，便依他的話，把接生的事料理停妥，候着又隔了一個多月，那姑娘忽然幾天不出來，母親疑心起來，跑到他門口去，張望祇見靜悄悄的，關着門，上去打門，打了半天，那姑娘纔開門出來，看他頭髮蓬鬆，臉上醜醜，從裏面出來，把母親放了進去，便把門閉上，走進他屋子裏，祇見一個小娃娃，睡在牀上，母親看了嚇了一跳，問他生下來多少時候了，他回答道：「三天了。」打開抱裙一看，是一個男孩，兒母親心裏歡喜得很，對他道：「姑娘已替老身生了孫子，你孤零零的一個人，去依靠什麼人？」那姑娘說我肚子裏有一點心事，不敢說出來，給母親知道，候夜裏沒人瞧見的時候，快來把孩子抱去，母親回去對他兒子說，知大家暗暗的詫異，到了夜裏去把兒子抱着回來，又過了幾晚，快到半夜時，那姑娘忽然打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皮袋，笑道：「大事已經完了，請從此和你分別。」忙問他什麼緣故，他道：「你養我母親的恩德，我沒有忘記，從前我對你說，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原不願在牀褥上報答你的大恩，看你窮得連妻子也要不起，想替你傳一個後代，本想一回便成功的，誰知過了幾天，那月經又來了，便祇得破了規矩，再和你好一回，現在你的恩德，既然還了我的心願也了，心裏沒有什麼放不下。」問他皮袋子裏什麼東西，他說是一

個仇人的頭打開一看，祇見鬍子頭髮和血黏着一片糊，塗着了非常害怕。又仔細問他，他道：「從前不對你說的意思，恐怕一不小心，敗露出去，現在事已成功了，不妨告訴你聽。我是浙江人，我父親官做到司馬，被仇人陷害抄沒了我全家，我背着母親逃出來，改去名姓，躲在這地方，已經三年了，所以不立刻去報仇的緣故，實因母親活在世上，丟他不下，待到母親死了，這塊肉又在肚子裏，更遲了許多日子。前幾天夜裏出去，不是別事，因為仇人家門不熟，恐怕臨時走錯，先去打探。」他說罷，轉身出去，回過來又叮囑姓顧的道：「我生的那個孩子，要好好好的看待他，你福氣薄，又不長壽，這個孩子却能與起家門來，夜深了，也不去驚動你母親，我去了。」姓顧的聽了這話，正傷心，要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祇見那姑娘和電光般的一閃，一轉眼的時候，便不再看見了。姓顧的嘆着氣，心裏捨不得，呆呆的站着，半天和失了魂靈一般，把這情形去告訴母親，大家又可惜又詫異，也祇得罷了。後來過了三年，姓顧的果然死了，他兒子十八歲，中了進士，待他祖母很孝順。

### 阿寶

廣西孫子楚是個有學問的人，他天生成六個指頭，脾氣方正，是沒有口才的，旁人哄着他，他便相信是真的。有時碰到席面上妓女坐着，他遠遠的一望，轉身退出去了，有人知道他的脾氣，想法子騙他，叫他來，叫妓女挨近他坐着，故意和他做出親熱的樣子來，他頓時臉紅得直到頸子裏，那汗珠也淌下來，大家看着在一旁大笑，便學着他那癡呆的形狀，到處去說給別人聽，又說了許多嘲笑他的話，人人便取他名字叫孫癡子。本城有一個做買賣的老頭，他家裏的錢多得和做玉侯一般，他的親戚都是做官人家的子孫，有個女兒名叫阿寶，臉長的縹緞，那大戶人家的公子都託人去說媒，下聘都不合老頭的意思。孫子楚這時正沒有妻房，有和他開玩笑的，勸他託人到阿寶家裏去說媒，孫子楚自己也不打量，真的聽了他的話，做去那老頭也一向知道孫子楚有才學的名氣，但嫌他家裏窮，便不肯給他，媒婆正要退出去，恰巧遇見阿寶出來，便問什麼事，媒婆把孫子楚託他做媒的事告訴他，阿寶便笑道：「叫他割去那第六個指，我便嫁給他。」媒婆便把這話去對孫子楚說了，孫子楚道：「這也不難。」候媒婆出去，他便拿斧頭自己把那六指斬下來，痛得攢到心眼裏去，那血淌出來，點滴的不住，快要死去，過了幾天，纔能起牀，便跑到媒婆家裏，拿那斬斷的指頭給他看，媒婆

嚇了一跳跑去告訴阿寶。阿寶聽了也詫異，便又笑道：「叫他再把癡脾氣改去了。」孫子楚聽了，再三自己分辯說並沒有癡脾氣，可也沒法當着阿寶的面說明白自己的心事。轉心一想，那阿寶也未必美得天仙一般，怎搭這樣大的架子。從此便把要娶阿寶的想頭冷去。過了幾天清明時節，這地方的風俗到了這天，娘子們都要出來游玩，那輕薄的年輕男人也成羣結隊的跟在後面走，嘴裏評頭品腳的說着。有一個同做文章的會友硬來把孫子楚拉去，有人向他笑道：「可要見一見你的心上人。」孫子楚也知道朋友和他開玩笑，但因爲上了阿寶的當，也想見一見她究竟是誰。怎麼一個人便高興跟了大家一路尋去。遠遠的看見一個女人在一株樹下面坐着，那班年輕男人一圈圈的站着，打了一道圍牆。衆朋友道：「那女人一定是阿寶。」跑過去一看，果然是阿寶。仔細的對他臉上一看，十分美貌，停了一回，那看的人愈來愈多。阿寶站起身來去了。大家看了心裏亂起來，說他的頭梳得怎麼的好法，脚又裹得怎樣的小法。你一句我一句說着，祇有孫子楚卻不做一聲，待到衆人跑到別地方去，回過頭來看他，還是癡癡的站在老地方。喚他他也不答應。大家便上去拉着他道：「你魂靈已跟阿寶去了嗎？」他也不答應。大家知道他本來不歡喜多說話的，便也不在意。中有的在背後推着他，有的在前面拉着他，送他回到家裏，他到了自己屋裏，一直走到牀前去睡下。睡到天晚，也不起來，糊塗得和酒喝醉的一般。旁人喚他，他也不醒過來。家裏人疑心他丟了魂，到外面空地裏去叫魂，也沒有用上。去用力拍着他肩膀問他，祇聽得他含糊的說了一句：「我在阿寶家裏。」接着細細的問他，他又閉着嘴不說了。家裏的人不知他害的什麼病，當初孫子楚在路傍看見阿寶回去的時候，他心裏丟他不下，不知不覺那身體便跟着他跑去。慢慢的接近阿寶的衣角，看看沒人，吆喝他，他便跟着阿寶到他家裏，跟定了他一同坐着一同睡下。到晚上便和他親熱，心裏很快樂，但覺得肚子裏餓得利害，想回到家中去，一轉又不認識路。阿寶常常做夢和一個人尋歡問他的名字，那人說我便是孫子楚，心裏雖詫異，可是不好意思去告訴人。孫子楚的身體在牀上睡了三天，祇見他氣急喘噓，好似快要斷氣。家裏的人看了，驚慌得不得了。託人好好的去對那老頭說，要到他家裏去叫一叫魂。老頭聽了，笑道：「平日並不來往，什麼道理，魂靈會失落在我家。」孫家的人再三哀求他，老頭纔答應那做法事的人，拿了孫子楚從前穿的衣服和草薦到他家裏。阿寶問明緣故，心裏害怕，得不叫他到別的屋子裏去，一直領他到自己房裏，聽他叫了魂出去，那做法事的

回到孫家門口，孫子楚在牀上已經叫喊起來，停了一回，醒過來，阿寶房裏的粧台器具，什麼顏色，什麼名目，一樣的說出來，都不錯的。阿寶聽了，愈加詫異，心裏暗想：孫子楚在他身上，用情用得利害，孫子楚病好下牀來，坐着站着，都想着阿寶，他神情迷糊的好似忘記了什麼，常去打聽阿寶的事，心裏祇望和他再遇到，一回到浴佛節的時候，聽說阿寶要到水月寺裏燒香，便一早跑去候在路傍，眼眶子也望酸了，眼睛也看花了，到了日中，阿寶纔來，他在車子裏望見孫子楚，拿手去掀着車簾，眼珠子看住他，轉也不轉，孫子楚心裏更動起來，在後面跟着他，阿寶忽然叫個丫鬢跑來問他的名姓，孫子楚告訴他，那魂靈又搖幌不定，看車子去遠了，他纔回轉家裏到了家裏，又害起病來，模糊的飯也不吃，好似在夢裏常常喚着阿寶的名，他便恨自己的身不再靈了，他家裏原養着一頭鸚鵡，忽然死了，小孩兒拿那頭死鸚鵡，在牀前玩弄，孫子楚心想：倘我的身體能變成一隻鸚鵡，翼膀一動便能飛到阿寶房裏，他心裏正想着，這身體忽然變成了一隻鸚鵡，飛了出去，一直到阿寶房裏，阿寶見鸚鵡飛來，很快活上去，捉住鎖着他的腳爪，拿芝麻來喂他吃，那鸚鵡大聲的叫道：「姐姐不要鎖住我，我便是孫子楚。」阿寶聽了，驚慌解開繩子，他也不逃，阿寶悄悄的對他道：「你的深情，我早記住在心裏，現在我和你一個是人，一個是鳥，兩樣東西，這婚姻的事，怎能成功？」那鸚鵡道：「我能近姑娘的身，我心裏已滿足。」別人喂他，他不肯吃，阿寶親自去喂他，他便吃，阿寶坐下，那鸚鵡便停在他膝蓋頭上，阿寶睡下，他便停在牀沿上，這樣過了三天，阿寶心裏很可憐他，暗暗的叫人到孫家去打聽孫子楚的情形，那孫子楚直挺挺的躺着，已經斷着氣三天，祇是胸口不會冷罷了，阿寶又悄悄的對鸚鵡道：「你若能再變做人，我死也願嫁你。」鸚鵡道：「你哄我呢？」阿寶便罰咒給他聽，鸚鵡側轉了頸子，好似在那裏想什麼，停了一回，阿寶在那裏纏小腳，把鞋子脫下來，坐在牀沿上，那鸚鵡忽然飛下來，拿嘴啣着小腳鞋子飛出去，阿寶急急喚住他，看那鸚鵡已遠遠的飛去了，阿寶叫老媽到孫家去打聽，那孫子楚已醒過來，家裏的人看見一隻鸚鵡啣着一隻繡鞋飛來，落下地來，依舊是一隻死鸚鵡，大家正詫異着，孫子楚慢慢的醒來，便向人要那隻鞋子，衆人不知道他什麼用處，恰巧那老媽走來，走到屋子裏，見了孫子楚，問他鞋子在什麼地方，孫子楚道：「這是阿寶許我終身的憑據，請你替我去轉說，我忘不了他答應我的話。」那老媽回去告訴這情形，阿寶聽了，心裏希奇，故意叫丫鬢把這情形露風聲出去，給他媽聽，他媽打聽得明明白白，真有這事，便



道：「這人才學的名氣也不小，可是窮得和司馬相如一般。我替女兒檢了這幾年女婿，依舊得了這樣一個，怕給有錢做官的人家笑。」阿寶因爲鞋子的緣故，便打定主意不嫁別人。老頭和老太婆聽了，祇得依他。叫人快跑去告訴孫子楚。孫子楚聽得這信息，心裏快活，那病也立刻好了。老頭商量叫孫子楚到他家裏去做入贅女婿。阿寶道：「做女婿的不能長住在丈人家裏，况女婿家裏又窮，住長久了，叫人看不起。孩兒既把終身許給他，便是住茅草棚也是情願的。吃糠也是不怨恨的。」孫子楚便親自去把阿寶迎接來，交拜成了夫妻。兩人見了面和隔了一世似的開心。從此孫子楚家裏得了阿寶的嫁產，寬裕起來，很添置了一點田產器具。但是孫子楚的脾氣，專心在書本上，不知道管理家務。阿寶卻很會收藏銀錢，也不把零碎事去拖累孫子楚。住了三年家裏有了錢，孫子楚忽然害病死了。阿寶哭得很傷心，飯也不吃，覺也不睡。旁人勸化，他始終不聽。趁夜裏沒人知道的時候，便自己去上吊了。鬻知道了，趕快上去救醒來，但他也不吃東西。過了三天，邀齊了許多親戚朋友預備收殮孫子楚的屍首。忽聽得棺材裏有叫喚的聲音，把棺材打開，孫子楚又活過來。他自己說去見過閻羅王，說他平生做人樸厚老實，便派他做閻王部下的官。正在和閻王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人來報說孫部官的太太快要來了。閻王查看鬼簿說：「這個女人不應該現在便死，那通報的人又道：『這女人不吃飯已經有三天了。』」閻王聽了，回過頭來對我說道：「看你妻子有烈性有義氣的份上，任你再活轉去。」便叫馬兵拉過馬來，送你回去。他身子慢慢的復原，遇到大考的這一年，他未進考場以前，那班年輕的朋友和他開玩笑，大家想出很生疎很冷僻的文章題目，七個把孫子楚叫到沒人的地方，告訴他這七個題目。說這是一家私下送了學臺的錢，說了許多人情，纔知道的。現在我特來暗地裏告訴你。孫子楚信了他的話，連日連夜把這七字題目想明做成了七篇文章。大家在背地裏笑他。這時督考的官怕文章題目得出太熟了，有人犯抄寫舊文章的毛病，便專檢從前不常見的題目發下題目紙來。七個題目都對孫子楚因此中了第一名。到明年又中了進士，得了翰林。皇帝聽說有出魂的奇事，便把孫子楚喚去，問他怎麼一回事。孫子楚老實的說出來，皇帝很歡喜，便把阿寶喚去，一見賞了他許多的禮品。

### 張誠

河南有個姓張的，他祖宗是山西人，明朝燕王組織救難的兵，這時山西大亂，他妻子被兵勇搶了去，姓張的常到河南地方來做買賣，便在這地方住下，娶了一個河南女人做妻子，養下一個孩子，單名訥，不多幾時，妻子死去，又娶了一個填房，也養下一個孩子，來單名誠，那填房姓牛，脾氣鬼惡，得常常看不得那前頭生的兒子，拿他當用人一般看待，給他吃些粗壞的東西，又叫他去砍柴，天天要他採一捆柴，沒有便打罵着他，叫人受不住，暗地裏却把好东西收着，給親生兒子吃，叫他跟師父到書房裏去念書，張誠年紀大起來，知道孝順爺娘，敬重哥哥，他不忍看哥哥一人辛苦，悄悄的勸他媽，他媽不聽，有一天，張訥到山裏去採柴，沒有採完，遇到天上刮起大風雨來，他身子躲在山石下面，待雨住了，點天已晚了，肚子裏餓得利害，便背着柴回家來，他媽一看，柴少了，很生氣，不給他吃飯，肚子裏餓得火燒心，肝跑進屋子裏去，直挺挺的睡着，張誠打書房裏回來，看見哥哥呆呆的神氣，問他可是害病嗎？他說祇是肚子餓，問他什麼緣故，他便把媽不給他吃飯的事告訴出來，張誠纔了眉轉身走去，停了一回，他從袋裏拿出一個燒餅來，給哥哥吃，哥哥問他：「你這個餅什麼地方來的？」他道：「是我偷了麵粉，叫鄰女做來的，你自己管自吃餅，不要說話。」張訥吃了下去，叮囑弟弟道：「以後別再偷麵粉了，這事給媽知道，又要拖累弟弟，況且一天吃一回，餓雖是餓，卻餓不死的。」張誠道：「哥哥身子本來不好，怎能多採柴？」到了第二天，吃過飯，他偷偷的跑到山裏去，尋到哥哥採柴的地方，哥哥見了他，驚慌起來，問他來做什麼，他回答道：「我幫你採柴。」問他誰叫你來的，他說我自己來的，哥哥道：「不要說你不會採柴，便會採柴，也不能叫你採。」便催他回去，張誠不去理他，拿手攔腳踏，採下柴來，幫助哥哥道：「明天要把斧頭帶來纔好。」他哥哥走上，去攔住他，見他的手指頭已被樹枝擦破，鞋子也生了一個窟窿，張訥看了發愁道：「你若不快回去，我便拿斧頭自己砍死了。」張誠祇得回去，他哥哥送到半路上，纔又回到山上，採完柴回家去，走過書房，進去對那師父道：「我弟弟年紀小，要管住他，山中豺狼虎豹，很利害。」師父道：「你弟弟中午以前，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我已打過他了。」張訥回去對張誠道：「你不聽我的說話，被師父打了。」張誠笑道：「沒有這件事。」到了明天，他衣裳裏邊藏着一柄斧頭，又到山裏去，他哥哥看了，又驚慌起來，道：「我再三叫你別來，你怎又來了？」張誠不說話，很快的採柴，汗從臉上淌個不住，看看柴大約夠了一捆，便回去了，師父見了，又打他，他便老實的告訴出來，師父稱讚他賢惠，不去攔阻他，他哥

哥常常攔住他，他也不聽。有一天，跟許多人在山裏採柴，忽有一隻老虎跑來，大家看了害怕，躲起來。老虎竟銜住了張誠，跑去老虎拖着人走路，很慢，被張訥趕到，用力拿斧頭斬去斧頭，斬在老虎的腿縫裏。老虎受了痛，拼命跑去，追也追不上。張訥大哭着回轉，大家上前去勸他，他哭得悽涼地道：「我的弟弟和人家的弟弟兩樣，況且又早爲我死的，我還活在世上做什麼？」便拿斧頭自己去割頸子。大家趕快去拉住他，那斧口子攢進肉裏，已經一寸多了，血和潮水一般湧出來，他兩眼向上一翻，快要死去。衆人看了害怕，把他身上的衣服撕下一大塊來，縛住頸子，大家扶着他走回去。他媽知道了，哭道：「你害死我的兒子，故意把自己的頸子割破，想免了我說話。」張訥邊喊着痛，邊道：「不要生氣，弟弟死了，我一定不活着的。」衆人抬着他放在牀上，他頸子裏痛得不能睡覺，祇是日夜的靠着牆壁坐着哭。他爹怕他也死去，常走到牀前去喂他吃，那姓牛的娘百般的罵他，張訥聽了，便不肯吃，過了三天，死去。村中有一個做活無常的，張訥的魂靈在路上遇到他，細細的告訴他從前的苦處，便問他弟弟在什麼地方，那活無常道：「陰間不聽得有你的弟弟。」便轉身領着張訥走去，到一座熱鬧的城池裏，見一個穿黑衣裳的人，從城裏走出來，那活無常上前去攔住了他，問陰世裏可有一個張誠，那穿黑衣服的人，從掛在身邊的袋裏拿出一本簿子來，翻着查看，上面寫着「男人」，女人的名字一百多個，並沒有姓張的，犯人活無常疑心在別的簿子裏，那穿黑衣服的人道：「這條道下的人都歸我去捉的，怎是弄錯呢？」張訥心裏不信，硬拉着那活無常進城去，城裏新鬼舊鬼很多，裏面也有本來認識的，張訥又跑上去問他，你可看見我的弟弟麼？但也有人知道，忽聽得許多人嚷着說道：「菩薩到了，抬起頭來看，着半天裏有一個長大的人，身上放出亮光來，照着天上地下，頓時覺得世上通明，那活無常對張訥道：「大官人福氣很好，這一位菩薩要隔一千年纔到陰間來，一趟除去衆人的苦惱，現在你碰巧遇到了。」說着，便推張訥跪下去，祇見許多鬼亂七八糟的擠在一起，跪下合着手掌，喊出慈悲救苦的聲音，地也震動起來，菩薩拿一條柳枝，四面洒下露水來，那水細得和灰塵一般，停了一回，露水也乾了，光頭也收去了，那菩薩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張訥覺得頸子上沾着幾滴露水，被斧頭割開的地方不再痛了，活無常仍舊領着他一同回家去，看見了家門，纔分別走開。張訥死去已兩天，這時忽醒過來，把陰間看見的事說出來，又道：「張誠並沒死。」他媽聽了說他是自己造出來的謊話，反罵他，張訥受了冤枉，沒地方可以說手。

摸着頸子上受傷的地方果然好了自己勉強起來對他參拜道：「我便是上天落地要去尋我弟弟，若尋不到我的弟弟，我今生也不想回來了，但願爹爹當孩兒已死。」他爹拉住他到沒人的地方，淌下淚來，也不敢留他在家裏，張訥便走去，每到一個熱鬧街上去打聽他弟弟，走到半路上盤船錢用完了，一路討飯，一路走去，過了一個年，到了南京，那身上的衣服破得七零八落，縮着身子在路上走去，忽見十幾個人騎着馬走過，他急忙走開，躲在路旁，內中有一個人神氣好似長官，年紀大約四十多歲，那雄糾糾的兵勇騎着高大的馬，在前前後後圍住，又有一個年輕的騎着一匹小馬，那人在馬上常常回過頭來，看着張訥，張訥看他是一個做官人家的少爺，不敢抬頭去看他，那年輕的停着馬，鞭子站着，他忽然跳下馬來，上前去喚道：「你不是我的哥哥嗎？」張訥抬起頭來一看，果然是張誠，拉着手，心裏很悲傷，哭出聲來，張誠也哭道：「哥哥怎流落到這樣？」張訥把家裏的情形說出來，張誠聽了，愈加傷心，那一起騎馬的人一齊下馬來問他什麼事，他們聽了張誠的話，跑去告訴那長官，長官叫讓出一匹馬來，默着張訥一同騎着，回到他家裏，纔從頭到尾細細的問他當初那老虎拖了張誠跑去，不知道什麼時候丟在他路旁，他睡在路上，過了一夜，恰巧這姓張的千戶官打京城裏出來，走過路傍，看見張誠的面貌，長得文氣可憐，他便收養他，在家裏張誠醒過來，說出他家裏住的地方，離開這地方已很遠了，便拉他坐着車子一同回去，又拿藥出來搽在老虎咬傷地方，過了幾天纔好，這姓張的沒兒子，便收他做了兒子，當時恰巧跟着出來游玩，便遇到了張訥，張誠把這番情形告訴他，哥哥他兩人正說話時，張千戶進來，張訥拜着，不住嘴的謝他，張誠進去，捧着綢衣服出來，給他哥哥穿，又擺上酒席吃着談天，張千戶問道：「你們這姓張的一族在河南，一共有幾個人？」張訥道：「在河南的，卻沒有同族，我爹爹年輕的時候，是山西人，後來寄住在河南的。」那張千戶道：「我也是山西人，你們老家住在什麼地方？」張訥道：「曾經聽得父親說起，我們老家是歸東昌縣管的。」那張千戶聽了，詫異起來，道：「我和你們同是一個地方的，你們爲什麼搬到河南去？」張訥道：「我從前有一位母親，被兵勇搶去，我爹爹又被兵燒了房屋家裏的錢財，丟得乾淨，因爲從前在西面各處地方做買賣，來去做熟了，便住在河南。」那張千戶愈加詫異，問他爹爹叫什麼名字，張訥便說出來，張千戶睜大了眼睛，對他看了半天，又低下頭去，露出疑心的樣子來，轉身很快的跑進去，停了一回，老太太走了出來，大家圍着拜他，拜完了，那老太太問着張訥道：

「你可是張炳之的孫子。」張訥回說是的。老太太大哭起來。對張千戶道：「這個人是你的弟弟。」張訥張誠兩兄弟聽了這話不懂是什麼意思。老太太道：「我嫁給你爹爹三年工夫，流落在北邊，我的身體又跟了一個做指揮官的半年工夫，生下你的哥哥來，又過了半年，那指揮官死去，你哥哥因為他爹爹傳下來的功名，得了這個千戶官，現在官不做，了時刻想着家裏，便出了那指揮官的姓，依舊姓了張，叫入到山西去，實在打聽不出什麼信息來，誰知道你爹爹搬家到西面去。」便對張千戶道：「你拿自己的弟弟當做兒子，你的福氣要折完了。」張千戶道：「從前我問張誠，張誠從來不說是山西人，想是年紀輕不知道。」便排着年紀稱呼，張千戶四十一歲，算老大，張誠年紀十六歲，頂小，張訥年紀二十歲，原必是老大，現在改做老二，張千戶得到兩個弟弟，心裏很歡喜，和他們一起睡覺，一起住着，統知道張訥和張誠分散的事，便要打算回去，老太太怕那墳房不肯收留千戶道：「我們去，他若肯收留，便在一起住着，若不收留，便分做兩家住着，天下那有沒有父親的人呢。」便把住的房屋賣去，收拾行李，揀定了日子，向西面地方走去，到了家門，張訥和張誠先跑進去，告訴他爹爹，他爹爹自從張訥出去以後，那妻子過了沒有幾天也死了，冷清清的，一個孤老頭身體對影子自己可憐，已忽然見張訥進來，頓時開心起來，心裏又恍惚的詫異着，回過頭來，又看見張誠開心到極點，說不出話來，那眼淚點點的淌下來，張訥又告訴他爹爹，張千戶和媽媽來了，他爹爹停住了，哭呆了，半天笑也不笑，哭也不哭，怔怔的站着，停了一回，張千戶進來，拜罷起來，老太太走上前去，拉着老頭的手，哭着，啞了一回，祇見男用人女用人塞滿了裏外屋子，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張誠不見他媽，問他的爹爹，纔知已死去，他哭得暈過去，好久纔醒過來，張千戶拿出錢來，造了樓屋，請個先生教他兩個弟弟讀書，棚裏的馬啼着，屋裏人說笑着，居然變做一家了。

## 大男

奚成列，成都的讀書人，原有一個大老婆，一個小老婆，小老婆姓何，小名昭容，大老婆早死了，娶了一個墳房姓申，夫妻倆不要好待何氏，十分兇惡待奚成列也兇，一天到晚常常要尋死覓活，奚成列生氣逃出去，他出門後，何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喚大男，奚成列許多日子不回家來，申氏趕出何氏，不和他一鍋裏煮飯，算定日

子給他米，大男長大起來，何氏不敢去要他添米，祇是紡紗織布，換幾個錢來添些米。大男看見書房裏許多小孩子讀書，心裏羨慕，他告訴母親，也要去讀書。母親說他年紀小，暫時送到書房裏去，試叫他讀書。叫他知道讀書的難處，誰知大男天生聰明，他讀的書比別的孩子多着一倍。先生看他詫異，情願不要他的教書錢。何氏便叫他跟着先生讀，稍送他幾個錢，過了兩三年，五經四書讀完了。有一天回家來，對母親道：「書房裏有五六個人都向他父親要了錢買糕餅吃，我怎沒有父親的呢？」母親道：「你到書房裏去，路過關帝廟，便去拜他，保佑你長大起來。」大男信了他的話，每天走過兩回，一定去拜他。母親知道了，問他你求的什麼事，他回答道：「祇求明年給我長大，和十五歲一般。」母親笑着，他那大男讀書和他的身體一起長進得很快，到了十歲時，便和十三四歲的一樣長大。他做的文章，書房裏的先生不能改動他。有一天對他的母親道：「從前許我到身子長大時，便告訴我父親的地方，現在可以告訴我。」母親道：「還不到時候，不會到時候。」又隔了一年多，居然成了一個大人。追問得利害，母親便細對他說了。大男聽得了，心裏說不出的悲傷，要出去尋他的父親。母親道：「孩兒年紀太輕，你父親活着，死着，不會知道，怎麼立刻可以尋得到？」大男不說話去了。中午的時候，不回家來，去問他的先生，誰知吃早飯時，還不會去過。母親十分詫異，還意謂他是逃學，拿出錢來僱了用人，沒有一處不尋到，竟一點沒有形跡。大男走出了家門，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好，祇是沿路跑去，遇到一個人，要到夔州去，自己說是姓錢。大男向他要着飯，跟着他。姓錢的嫌他走得慢，替他僱了一匹馬。錢都带着他的，到了夔州，和他一起吃飯。姓錢的暗暗放毒藥在裏面。大男閉上眼睛，不知人事。姓錢的拿車子送他到一座大廟裏去，推說是自己兒子，害病沒有錢了，賣給了和尚。和尚看他臉相，長得秀氣，出衆，搶着買他。姓錢的拿了錢走去，和尚給他吃下水，去稍醒過來。當家和和尚纔知道跑來一看，詫異他的臉相，長得好仔細。問他纔知道，他前後的事，又格外可憐。他，和尚送他錢，放他回去。有一個瀘州的蔣秀才，功名不中，回家去，在路上，得了他的情形，稱贊他有孝心，帶他一起去了。瀘州往在他家裏一個多月，沒有一處地方不去打聽。有一個人說，福建有一個做買賣的姓奚的，便辭別了蔣，要到福建去。姓蔣的送他衣服鞋子，他的鄰舍朋友都募化了錢，送給他。走到路上，有販布兩個，要到福建去，邀他一起做着伴，走了幾里路，那客人看他袋

裏有錢領他走到沒有人的地方，綑住他的手脚，解下錢袋子來，搶着去了。恰巧有一個永福地方姓陳的老頭子走過他路傍，解去繩子，叫他坐在車子後面，便到了老頭家裏。老頭家裏有錢，各處地方做買賣的人，一大半都到他家裏來的。老頭子叮囑南北各路客人，替他打聽父親消息，留下大男陪着一班兒子讀書。大男便住下，不再出門去了。從此離開家，很遠，信息更斷了。何昭容一人住着三四年，申氏減少他日用的錢，逼着他要叫他嫁人。何氏自己靠做手工，吃飯心裏不變。申氏硬把他賣給重慶一個做買賣的那做買賣的人，硬搶着他去了。到了夜裏，拿刀自己，要刺死那做買賣的，不敢硬逼着他，等他傷口好了，又轉賣給鹽亭一個做買賣的，到了鹽亭，自己刺着胸口。一個窟窿露出心肝來。那做買賣的人十分害怕，拿藥擦着胸口，待到好了，祇求做尼姑。那做買賣的人對他道：「我有一個做買賣的朋友，身上沒有玩女人的傢伙，常想買一個人替他做做針線。這個和做尼姑沒有兩樣，也可以賠還我幾個錢。」何氏答應他，那做買賣的人僱一肩轎子送他去。走進門，那主人走出來，便是奚秀才呢。原來奚成列已經丟了讀書，去做買賣。那做買賣的人看他沒有媳婦，所以去送給他。兩人見了面，又傷心，又詫異。大家說着苦處，纔知有一個孩子出去尋父親，不曾回家。來奚成列便叮囑許多客人，打聽大男的信息。那昭容便自小老婆做了大老婆了，但是自從吃了辛苦後，受着痛楚，常常害病，不能做事。勸奚成列娶一個小老婆，不聽他的話。何氏道：「我若要和人搶着牀上的事體，這幾年裏，早已嫁了人，生了孩兒了，還和你有今天的在一起嗎？況且別人待我兇惡的情形，我記在心裏，難道輪到我自己做大老婆了，反自己做出來嗎？」奚成列便託那出門做客商的朋友，替他買個三十多歲年的，做小老婆，隔了半年，那客人果然替他買一個小老婆回來。走進門一看，便是那大老婆申氏。大家看了奇怪，從前申氏一個人住着，一年多他哥哥名，叫苞，勸他再嫁人。申氏聽了他的話，田地房產被奚成列的小輩攔住了，不能賣去賣去了。他現成的東西，併了幾百銀子，帶着回到哥哥家裏，有位保甯做買賣的人，打聽得他有很多的賠嫁錢，拿了許多錢去託那申苞，哄着娶他來。那做買賣的年紀老了，不能和女子尋快活。申氏怨恨他的哥哥，住在家裏，不太平，吃不住他的吵鬧。那做買賣的人生氣，搜刮他的銀錢，要賣他去。給他做小老婆。那聽得的人都嫌他三十多歲的年紀，太大。這做買賣的人，快要到夔州去，便坐着一輛車子，帶着他去。遇到奚成列，同店做買賣的人，買去了。他回去了，待到見了奚成列的面，又害羞，又害怕，不說一句話。奚成

列去問他那同店做買賣的人，纔知他這大略情形道：「若遇到年輕男人，便留住住在保甯，沒有再見面的日子了。這個也是教生成的，但今天是我買小老婆，不是娶大老婆，應該先去拜見昭容行大小老婆之禮。」申氏不好意思，奚成列道：「從前你做大老婆是怎麼樣的？」何氏勸他不行禮，也罷了。奚成列不答應，拿棍子走近身去逼他。申氏沒法子去拜見他，但却不去服伺他，祇在別間屋子裏做事。那何氏寬恕他，也不好意思查問他的勤慎懶惰。奚成列常常和何氏吃酒說笑，時便喚他在一旁聽着，呼喚何氏喚了頭去替他做事。不許這時候陳先生名喚嗣宗的做鹽亭知縣官，奚成列和鄰舍人家有一點小事吵鬧起來，那鄰舍人家把這大老婆做小老婆的話，告到官裏。陳先生不准他的狀子，喝着趕出去。奚成列聽了快活，和何氏暗暗的稱贊官的好處。有一天夜裏五更，打過了鐘子，忽然來打門進來，說知縣官來了。奚成列詫異極了，急急找尋衣服鞋子。那縣官已走進了臥房門，他驚慌得不知怎麼好。何氏細細的一看，急急走出來道：「是我的兒子。」便哭起來。那縣官纔爬在地下，傷心得塞住喉嚨。原來大男跟着陳老頭子的姓，已經做了官了。前幾天縣官從府城裏出來，繞着路回到舊時的家鄉地方去，纔知道兩個母親都嫁了別人，打着胸口哭。同族裏的人纔知大男已做了官，還了他的田地房子。大男留下用人修造屋子，望他父親再回來，隔了幾天，奉了命到鹽亭地方做官去，又要丟了官去找尋父親。陳老頭子苦苦的勸住他，恰巧遇到一個起卦的，叫他卜一個課。那起卦的人說道：「小的做了大的，年輕的倒做了長輩，要找男人卻找到女人，尋一個人又得兩個人。做官是吉利的。」大男到了任，因為找不到父親做官的時候，不吃葷菜，不吃酒。那一天這鄰舍來告狀，看見上面有姓奚的心裏疑惑起來，暗暗的打發內宅裏的用人去打聽他，果然是父親趁着夜裏改穿着平常衣裳出來見了母親，相信那起卦的人話說得不錯。臨走的時候，叮囑他不要說出去，拿出二百銀子來，叫他立刻置備行李回家去。到了家裏，門窗已從新蓋造過，便多僱用人多養馬匹，居然是大戶人家了。申氏見大男又做官，又熱鬧自己更低頭服小哥哥，哥哥知道告到官裏替妹子爭這大老婆的名分，那官打聽得他的實在情形，說道：「貪他的錢，勸他去嫁別人，走出了姓奚的門，已換了兩個丈夫，有什麼臉來爭論大小老婆的名分呢？」重重打他，從此名分更鬧得人人知道。那申氏認何氏為妹妹，何氏也拿姊妹看待他，穿的吃的，不存私心。申氏起初怕他到這時，慚慚懊懊，奚成列也忘了他從前的壞處，吩咐人人都喚他做太母，祇是不封給他而已。



## 曾友于

曾老頭是昆陽的世家，他纔死，不會收殮的時候，兩眼眶子裏和水一般，眼淚淌出來，有兒子六個，看了不知他是什麼緣故，第二個兒子名喚悌，號友于，是有名的讀書人，他以為不好的事，勸着許多兄弟，各人自己小心，不要做出傷心的事，叫死去的父親不放心，那兄弟聽了，有一半說他迂笑他，從前老頭子第一個妻子養個大兒子，名叫成，到七八歲的時候，娘兒被盜搶了去，娶了第二個妻子，養下三個兒子，名叫孝、忠、信，小老婆養下三個兒子，名叫悌、仁、義，那曾孝看曾悌這班人是賤人生出來的，看他不起，不掛在嘴上，便打通了曾忠、曾信，好似結了一黨，陪着客人吃酒，曾悌那班人走過客堂的廊下，也驕傲得不去招呼，他會仁、會義都生氣，和友于商量，要和他們結讎，人友于再三勸解，他不聽他的話，那仁、義兩人年紀最輕，聽哥哥的話，也便罷了，會孝有個女兒，嫁給本城姓周，害病死了，要拉曾悌等去打他的婆婆，曾悌不肯，會孝氣哄哄的叫會忠、會信和同族中的姪輩跑去捉住周家的老婆，打散他的米穀，打破他的傢伙，一點也不留，姓周的告了官，縣官生氣，捉住會孝這班人，拿囚籠囚起來，拿練條鎖起來，便要動公文趕出他，友于害怕，去見了縣官，自己認錯，友于的品行，縣官一向看得起的那班兄弟，因此不會吃苦，友于便跑到周家，親自認罪，周家也看重友于的做人，這場官司便算了，結會孝回到家裏，到底不道友于的好，不多幾時，友于的母親張太太死了，會孝這班人都不替他穿孝，請客吃酒，照舊一樣，會仁、會義也生氣，友于道：「這是他沒有規矩，我有什麼吃虧呢？」待到落葬，攔住了墓道門口，不給他和父親葬在一起，友于把母親的棺材放在地道裏，不多幾天，會孝的妻子死了，友于喚會仁、會義去弔他的孝，他兩人說道：「他們有期服的人，尚且不理，我們穿功服的人，還要去弔什麼孝？」一同走散了，友于便自己跑去，對着屍首，哭着盡自己的心，隔牆聽得會仁、會義打着鑼，鼓吹着簫管，會孝生氣，拉着幾個兄弟跑去打他，友于拿着棍子，先跟着跑去，走到他家裏，會仁知道了，先逃去，會義正爬住牆頭，友于從後面打他，倒在地下，會孝這班人拳頭棍子一齊打下去，打個不住，手友于把身體攔住，他會孝生氣，罵着友于，友于道：「打他正因為他沒有規矩，但是他犯的罪，原不到死的地步，我不肯包庇兄弟的錯處，也不肯幫着哥哥行兇，若說你的氣沒有消，我親自代他受打。」會孝掉過棍子來打友于，會忠、會信也

幫着打哥哥，鄰舍朋友一齊跑來解勸開了，纔走散。友于便拉着柺杖，到哥哥家裏去認罪。曾孝趕他出去，不叫他管喪事，曾義傷得利害，不吃茶飯。曾仁代他做了狀子，告到官裏，告他不替庶母穿孝，官發下牌要他去捉。曾孝曾忠會信，卻叫友于來說這實在情形。友于因為面部給打壞了，不能到衙門裏去，祇做着菓子苦苦的求官饒放他們。縣官便銷去了案子，不辦會義。過幾天好了，從此離結得愈加深。曾仁曾義年紀都輕，身體都小，常被他們敲打，怨着友于道：「別人都有兄弟幫着，祇是我沒有一友于道：「這兩句話我應該說，兩個兄弟爲什麼要說這話？」苦苦的勸他，他不聽。友于便帶着妻子，借住在別的地方。離開家裏五十多里路，原想不要聽見家裏的事。友于在家裏雖說不肯幫兄弟，那曾孝這班人還有一點顧忌，待到友于搬了以後，那班阿哥稍有一點不對，便在門口叫罵着欺侮他，並不瞞人。曾仁曾義自己料不能抵敵他，祇是關上門想覷空去刺死他。走過便藏着刀，有一天那強盜搶去的大哥曾成，忽然帶了他的媳婦逃回來，許多兄弟因為分了家長久一同商量了三天，竟沒地方可以收留他。曾仁曾義暗暗歡喜，喚他去一同養着他，跑去告訴友于。友于也歡喜，便回家來，大家分出田地房子來給曾成住。那班阿哥恨他們討曾成的好，走上他門來辱罵他。那曾成在強盜窠裏日子久了，養成兇狠的脾氣，生氣地道：「我回家來，便沒有一個人肯給我一間屋子，幸他們三人念弟兄的情分，你們又怨恨，要趕出我嗎？」拿石頭打曾孝，曾孝倒在地下。曾仁曾義各人拿了棍子出來，捉住曾忠和曾信，又打得他沒有數。曾成不等他去打官司，先去告他。縣官派人來問友于，友于沒有法子，去見縣官，低着頭不說話，祇得淌着眼淚。急急問他，祇求照公審問。官便斷定曾孝這班人各人拿出田地房產來給曾成，叫他分七份平分。從此曾仁曾義和曾成更加親熱，說話時忽然說到葬母親的事，便大家淌下淚來。曾成恨道：「這樣沒良心，變成畜生了，便要掘墳再替他改葬。」曾仁曾義跑去告訴友于，友于急急回家來勸住他，曾成不聽，立刻約定日子掘開墳來，供着菜在墳前，拿刀子削去樹皮，對許多兄弟道：「誰不肯帶孝，跟着一同的照這株樹一樣。」大家是是的答應。因此合家人都哭着來送葬，埋葬着，都照着規矩。那曾成脾氣剛直，常打着那班兄弟，待曾孝那班人格外利害，祇是敬重友于一個人。生氣時，友于來了一句話，便可勸開。曾孝有什麼事做出來，曾成常常看不過去，因為這曾孝沒有一天不到友于家裏來，對着友于罵。曾成友于拿好話勸他，到底不肯聽。友于被他吵不過，又搬到三泊地方去租屋住下，離開家裏遠了，信息腳跡

便不常來往，過了兩年，那班兄弟都怕會成，日子長久了，便也慣了，吵鬧的事很少。那會孝年，紀四十六歲，養下五個兒子，大兒子名叫繼業，第二個兒子名叫繼德，都是大老婆生的，第二個兒子繼功，第四個兒子繼續，都是小老婆生的，還有丫頭生的，名喚繼祖，都年紀大了，也學着他父親行爲，各人結着黨，天天大家吵鬧着，會孝也不能喝住他，祇有繼祖沒有兄弟，年紀最小，許多哥哥都可以去罵他，欺侮他，他丈人家裏原是近三泊的，恰巧他到丈人家裏去，偷偷的繞着路去看他叔父，走進門去，看見叔家兩個哥哥，一個兄弟，大家一塊兒彈着琴，讀着書，很親熱，看了很歡喜，許多日子住，不說起回家去，叔叔催他，他苦苦的要住在叔叔家裏，叔叔道：「你的父母都不曾知道，我難道可惜粥飯嗎？」他便回去，過了幾個月，夫妻兩人去拜丈母的生日，對他父親道：「我這一回去，不回家來了。」父親問他，他說着若處，他父親又怕和兄弟有讎恨的，想來不容易，長久住着的，繼祖道：「父親太膽小了，二叔叔是聖人，便走去帶着妻子到三泊，友于打掃房間，給他住下，把他排在自己的兒子一輩裏，叫他拿着書，跟着大兒子繼善讀書，繼祖頂聰明，冒了三泊的人去趕考，家裏的弟兄更不安，就有一天稍稍相罵幾句，繼業辱罵了姨娘，繼功生氣，刺死了繼業，官捉了繼功去，關鎖起來，幾天工夫，死在監牢裏，繼業的妻子姓馮，還是天天的罵人，繼功的妻子姓劉的，聽得了生氣，道：「你家裏的男人死了，誰家裏的男人活着？」拿着刀走進去，打死了馮氏，自己跳在井裏，也死了，馮氏的父親名叫大立，可惜女兒死得淒涼，帶了許多子弟們，藏着刀去捉住會孝的妻子，脫去他上下的衣服，打他羞辱他，會成生氣道：「我家裏死的人和芋麻般多，馮家怎麼可以再這樣子？」喊着跑着出來，許多會家的人跟着他，許多馮家的人打壞了，會成第一個捉住大立，割去他兩隻耳朵，他的兒子上去攔住救他，又拿鐵棍子橫打過去，打斷了他兩條腿，許多姓馮的各人被他打傷，一時都逃去，祇有馮家的兒子還睡在路傍，許多人想不出法子來，會成拿臂膀夾住他，走去丟在馮家村裏，回來便喚着繼續跑到衙門裏，自己告着自己，馮家的狀子也送到了，因此許多姓會的被他關起來，祇有會忠逃了去，走到三泊，在門外踱來踱去，還怕他的哥哥記他，舊恨恰巧友于帶着一個兒子，一個侄兒從考場裏回來，望見他，詫異道：「弟弟爲什麼到這裏來？」會忠跪在路傍，友于越法詫異，拉着手進去，問出他的情形來，驚慌道：「這便怎好呢？」全家都是兇橫的脾氣，我早料到有禍水來了，不是這樣子，爲什麼要躲得這樣遠呢？做哥哥的離開家裏，已日子多了，和縣官不通聲氣，現

在便是跪着去見他，祇是自己丟臉罷了。祇叫馮家父子受着重傷不會死，我三人裏邊有一個微倖考中了。那這一件禍事，可以放鬆一點，便留下他白天和他一同吃飯夜裏和他一牀兒睡，曾忠感激慚愧，住下了十多天，又看他叔姪和父子一般，兄弟都和同胞的一般，很淒涼的吊下眼淚來道：「現在纔知道從前的不是人。」友于知道他懊悔明白，兩人看着心酸悲傷，停了一回，來報友于父子兩人同一科中了，繼祖也中了副榜，十分歡喜，不去吃鹿鳴酒，先去發掃墳墓。明朝的時候，功名最重，許多姓馮的都見了害怕，友于便託親朋去送他錢米，給他錢看病，藥官司，纔罷了。一家人一齊哭着求友于再回家來，友于便和兄弟們點着香立願，使他們各人洗心自己改過，便搬着家回去。繼祖跟了叔叔，不願意回到自己家去，曾孝便對友于道：「我沒有德性，不該有這爭氣的兒子，弟弟又是很會教訓，便依了他的心願，使他寄在你名下，算你的後代，得到好處以後，可以再還我。」友于答應他，後來三年繼祖果然中了舉人，叫他搬家回去，夫妻大哭一場，回去住下了幾天，繼祖有一個兒子，纔三歲，逃到友于家去，不再回去，捉着回去，便又逃出來，曾孝便給他分開住，他和友于做鄰舍，繼祖在隔壁牆上開一重門，打通了叔叔家裏，兩面去看着父親，母親好似自己的父母一樣，後來會成老了一家的事，都去請問友于，因為這樣家裏很有和睦的名氣。

### 姊妹易嫁

掖縣毛宰相家裏，一直是窮的，他父親常替人看牛。這時有一家姓張的，有一塊墳地，在東山上，有人走過墳地，傍邊聽得墳裏面有嗚叫的聲音道：「你們快走開，不要老住在貴人的家裏。」姓張的聽了，停了幾天，時常做夢，有人告訴他道：「你家的墳地本來是毛先生的，怎可以長久借住在這個地方？從此家裏常有不好的事出來，有客人勸他搬開，住在別地方，可以好起來。」姓張的聽了他的話，搬去了。有一天宰相的父親出來看牛，走過張家的舊墳地，忽然遇到下雨，身子躲到墳裏，停了一回，雨下得大了，溪溝裏的水沖進洞去，灌滿了，便淹死在裏面。宰相這時還是孩子，他母親自己跑到張家去，求討小一塊地，埋葬孩兒的父親，姓張的問明白了他的姓，十分詫異，走去看他淹死的地方，恰巧是擱棺材的地方，又覺得詫異，便給他在這舊墳裏埋葬了，又叫他便把你的兒子帶來埋葬完了，母親帶着兒子到張家去，姓張的見了歡喜，便留他住在自己

家裏教他讀書。是他的子弟輩。又說把大女兒給他做妻子。他母親不敢答應。姓張的太太道：「既已說出了嘴。怎可以半路裏改變？」他答應了他。但是這個女兒很看不起毛家。怨恨的心思露在臉上。說話中有人提起。便遮住他的耳朵。常常對人道：「我死也不跟那看牛的兒子。」待到婆家來迎娶時。新郎走進屋子來吃酒。花轎停在門口。那女兒的袖子按住臉。對了牆壁。祇是哭。催他打扮。也不打扮。勸他。也不聽。停了一回。新郎走了。那女兒還是落淚。那頭髮蓬鬆着。他父親留住女婿。自己走進去勸女兒。女兒哭着好似不會聽得。生氣逼着他。哭得喉嚨響了。他父親沒法子。又有家裏人進來通報說。新郎要走了。他父親急忙走出去。說衣裳打扮不會完。勸新郎稍爲等一回。又跑進去看他的女兒。跑進跑出的。沒有停住脚步。延挨了一刻工夫。事更急了。女兒還不肯轉心。他父親沒有法子。慌張地要自己尋死。他的第二個女兒說他的姊姊不好。苦苦的逼着勸他。姊姊生氣道：「小姑娘也學許多說話。你爲什麼不跟他去？」妹子道：「父親原不會拿妹子去嫁給毛官人。如說拿妹子嫁毛官人。何用姊姊勸我呢？」父親聽他的話說得爽快。便和他的母親暗地裏商量。拿第二個女兒去換大女兒。他母親便對那女兒道：「迂逆了頭。不聽爺娘的話。要拿孩兒去替你姊姊。孩兒不肯。」那女兒爽快的道：「爹娘叫孩兒去呢。便是嫁個化子。也不敢推辭的。況且毛家的官人。難道命中注定要餓死的嗎？」爹娘聽了他的話。十分歡喜。便拿他阿姊的打扮。打扮這女兒。上了花轎。走去。走進門。夫妻十分要好。但是這女兒本有禿髮的毛病。毛先生肚裏有一點不中意。日子久了。慢慢的知道他有替代出嫁的話。從此却拿自己朋友看待女兒。住下了不多幾天。毛先生補了弟子的功名。去趕秋。考路過王舍人店。店裏老板前夜裏夢見神道。對他道：「早晚便有毛解元來了。後來他還要救你出難。」因爲這緣故。一早起來。一意留心。看那東面來的客人。待到找到了毛先生。十分歡喜。給他吃的飯菜。十分豐滿。不要他的錢。把這夢的情形說出來。再三求他救了自己。毛先生也十分自己相信。暗暗的想他的妻子頭髮稀朗的。怕給上等人見笑。有了錢。做了官。後心裏打算換去他。過了幾時。那名榜貼出來。竟考不中。嘆着氣。走着肚裏不高興。心裏又不好意思。去見那舊時的客店老板。不敢再走過王舍人地方。打別條路上回去。後來過了三年。再去趕考。那客店老板守候着他。和從前一般。毛先生道：「你說的話。並沒有靈驗。實在不好意思見你。」老板道：「秀才因爲暗中要想換掉妻子。因此被陰間的官。除去了名字。難道夢中不靈的嗎？」毛先生詫異起來。問

他什麼緣故，原來他和毛先生分別以後，再做夢，所以這樣說的。毛先生聽得了，心裏害怕，站着和泥人一般。那老班道：「秀才應該自己愛惜將來，要中解元的。」不多幾天，果然中了舉人的第一名。他太太的頭髮也長了起來，梳着和雲一般的髻，黑油油的增加了縹緖。他姊姊嫁了本地一家有錢人家的兒子，十分自己驕傲。他丈夫游蕩懶惰，家裏景况慢慢窮了，空屋子不看見煮飯燒菜的煙火，聽得妹子做了舉人的媳婦，覺得不好意思。姊妹兩人常常避開着路走，又不多幾時，他丈夫死了，家裏破敗了，過了幾天，毛先生又中了進士。姊姊聽得自己恨入骨髓，便氣憤地出了家，做了尼姑。待到毛先生做了宰相，硬打發女尼到相府裏去，求見問好，想他有什麼送給他的東西，待到走到，那夫人送他好幾疋綢緞羅絹，把金子藏在裏面。那女尼卻不知道，拿了回去見師父，師父失了他的指望，發恨道：「給我金子，還可以充作柴米錢，這種禮物我要他做什麼用。」便囑他取回去還他。毛先生和夫人疑心，待到打開來一看，那金子都在裏面，纔明白他，不肯收的意思，拿出金子來笑道：「你師父一百多銀兩，還不能當得起，怎麼有福氣跟我老宰相呢。」便拿一半錢，交給尼姑拿去。道：「拿去做你師父的用途，多了怕禪氣薄的人不容易受。」那女尼回去，拿這個話告訴他。他師父不說話，自己嘆氣，想平生做的事，常常自己弄得顛倒好事體去尋他，壞事去避開他，難道由得人做主的嗎？後來客店老班因為人命案，捉進了牢間裏，毛先生替他設法，免了他的罪名。

瑞雲

瑞雲是杭州的名妓，技藝相貌，沒有第二人比得上。年十四歲，他的母親蔡媽媽，要叫女兒去接待客人。瑞雲對他道：「這個是我生平第一步的起頭，不能潦草，價錢依着母親定一個數，那客人要依女兒自己檢選。」媽媽道：「是了。」便定了價錢，因此天天見着客人，客人來求見的，要見面錢，見面錢出得多的，和他下一盤棋，送他一張畫，少的留他吃一杯茶罷了。瑞雲名氣大得已經久了，從此有錢的買人做官的人，天天接連到他家裏來，餘杭一個姓賀的秀才，有學問的名氣，家裏祇有中等人的家產，一向看中了瑞雲，原不想和他睡一夜，也竭力張羅了一點錢，可以去見一見他的美貌，自己恐怕他見的人已多，不把這個窮鬼放在心裏，待到兩人見面談了一回，天十分親熱，坐着說了好半天話，露出歡喜他的樣子來，做一首詩送給秀才，那

詩裏的意思道：「什麼事那要喝茶的人，學着那裴航到藍橋，早晨敲門要茶吃，你若有心去找尋玉搗臼，原來便在人世上。」秀才拿了他的詩，十分歡喜，還想說幾句話，忽有一個小丫頭來說：「有客人來了，秀才慌張的分別出來，待到回到家裏，讀着想着詩句子，做夢魂靈也跟着他，過了一兩天心裏耐不住，打扮端正了，再跑去。瑞雲迎着見面歡喜，拉過椅子來，坐近秀才，身傍低聲道：「可以想法住一夜嗎？」秀才道：「窮得沒路走的讀書人，一肚子癡心，送給你知己朋友，這一點見面錢已經用盡我的力量，能見你的面，我肚子裏已經滿了，若說皮肉上的親熱，怎敢存這夢想。」瑞雲聽得了，綳着眉頭不快活，兩人對看着，便沒有一句說話，秀才坐着許多時候，不走出去，媽媽時時喚着瑞雲去催他，秀才便回家去，心裏不高興，想要賣盡了家產去尋一回開心，又想到錢用完了，分別這時的心又怎可以耐得住，想到這個情形，一肚子熱心消滅了，從此信息便斷絕，瑞雲挑選女婿幾個月，便沒有一個看得中的，媽媽十分生氣，打算硬逼着他，卻不曾說出來，有一天，有一個秀才送進了見面錢來，坐着談了一會，便站起身來，拿一個手指點着瑞雲的額角道：「可惜可惜。」便去了，瑞雲送客人出去，回來大家看他額角上有一個手指印，黑得和墨一般，越洗越濃，過了幾天，黑疤慢慢大了一年多，客人便斷了，媽除了他的首飾打扮，叫他和他丫頭們做伴，瑞雲又做不動事，一天天枯瘦下去，賀秀才聽了去看他，看見在廚房裏醜的不堪，抬頭見秀才臉對着牆壁，賀秀才可憐他，和他媽說了，情願拿錢贖他，媽媽答應他，賀秀才賣去了田地，賣完了行李，買着他回家去，一走進門，拉住衣裳，抹着眼淚，情願做小老婆，等着別人來做大老婆，賀秀才道：「一個人活在世上，頂重的是知道自己心腸的人，你得意的時候，還能知道我，我怎可因為你失意了，便忘記你。」便不再娶媳婦，聽得的人大家說他笑他，但秀才待他的情分很好，住了一年多，偶然到蘇州地方去，有一個姓和的秀才和他同被一個主人請去吃酒，忽然問他：「杭州有一個有名的妓女，名喚瑞雲，近來怎麼樣了？」賀秀才把嫁人的話對他說，又問嫁了怎麼樣的人，道：「這人大概和我差不多。」姓和的道：「若說能像你這種人，可以算得配着好人了，不知他身價要多少？」賀秀才道：「因為得了一個奇怪病，祇好拿便宜的價錢賣去他，若不這樣，像我這人，怎可以在鑿子裏去買美人。」又問那個人果能像你一樣嗎？賀秀才聽他問得詫異，便問他和秀才笑道：「實在不瞞你說，從前見過他，一面可惜他，卻是遇不到好人，所以用一點小法術，遮住他的光彩，却保住他的身體，留着等候惜美憐香的。」

來賞識他。賀秀才急道：「你能點上去，也能洗下來嗎？」和秀才笑道：「怎不能呢？祇叫他那人誠心來求一求。」賀秀才站起來拜着他道：「我便是瑞雲的丈夫。」和秀才笑道：「天底下祇有真正有學問的人纔能多情，不爲了臉兒的好壞改變心腸呢。」請跟着你回家去，便可以送你一個美人，便和他一同回去。待到回到家裏，賀秀才要叫擺酒和秀才攔住他說道：「先做了我的法術。」便叫把洗臉盆盛着水，又着手指畫一道符道：「洗了便好，但要他親自走出來謝一謝醫生呢。」賀秀才笑着捧着水進去，立等着瑞雲洗面，跟着手乾淨起來，纒緞得和從前一樣。夫妻倆都感激他，一同出來拜謝。那客人已不見了，想來真的是仙人。

### 陳雲棲

真毓生，湖南夷陵人，是與人的兒子，能做文章，十五六歲的時候，大家便知道他的名氣，看相的說他後來要娶一個女道士做妻子，他爹媽聽了這話，一齊發笑，但是替他要做媒的，總是配不上，他的母親娘家姓臧，人叫他臧太太，那臧家的老太爺住在黃崗，真毓生因爲這緣故，常到他外婆家裏去，聽得那時候有人說黃州有四個雲，那個年輕的面貌，沒人趕得上，因爲黃州城裏有一座呂祖菴，裏面女道士面貌長得都纒緞的，所以有這四個雲的說話，那座菴，離開臧家的村裏，祇有十多里路，毓生便走去打他的門，果然有四個女道士出來，滿臉堆下笑來，迎接他進去，看他們的神氣，都是很風雅很清潔的，裏面有一個年紀最輕的，長得真美貌，心裏歡喜他，兩眼看住他，那女道士拿手指撐着腮，祇回過臉去，看着別的地方，那班女道士忙着拿杯子出來倒茶，毓生便問他的姓名，那年輕的女道士回答道：「姓陳，名雲棲。」毓生和他開玩笑道：「奇怪了，我姓潘。」陳雲棲紅着臉，直到粉腮上，低着頭不說話，站起來，走了一回，又倒茶，拿上等的果子出來，那班女道士自己說出姓名來，一個叫白雲，深年紀三十多歲，一個叫盛雲眠，年紀十來歲，一個名梁雲棟，大約有十四五歲年紀，卻是徒弟，祇有雲棲不出來，毓生心裏不舒服，便問雲棲爲什麼不肯出來，白雲深說：「這丫頭見陌生害怕。」毓生便站起來告辭，白雲深再三拉他不住，便道：「你如要見雲棲，明天請你再過來。」毓生回去，心裏想得很利害，到了第二天，又跑去，那班女道士都在，獨缺了一個雲棲，他也不好意思，便去查問那班女道士，收拾碗盞，留他吃飯，毓生竭力推託，他們不依，白雲深拉開麵餅，送上筷子，去勸他吃，停



了一回問雲棲在什麼地方。他回答道：「稍候一候，他自己來。」候了半天，天色已黑了，毓生要回去，白雲深捉住他的臂膀留住他道：「暫時住在這裏，我去催那丫頭來見你。」毓生便坐下了，停了一回，點上燈來，擺上酒菜，雲眠也走了，吃了幾杯酒，去毓生推說是醉了，不肯喝酒，白雲深道：「再喝三杯，那雲棲便出來了。」毓生果然照他的數目，喝下梁雲棟也上來哄他說雲棲快出來了，勸他喝酒，毓生也喝下肚去，拿酒盃扣在桌上，說真醉了，白雲深回過頭去，對梁雲棟道：「我們的臉薄，不能勸他吃酒，你快去把那陳家丫頭拉來，祇對他說潘家的官人候陳妙常已久了。」梁雲棟跑去，停了一回，回來了，老實的說道：「陳雲棲不肯出來。」毓生聽了，便要回去，但夜已深了，便假裝做酒喝醉，天睡着他，兩人上去替他脫下衣服來，輪流着去幹一夜工夫，被他吵鬧得受不住，到天亮，他便不做聲出去了，接連幾天，不敢再去，但他心裏記掛着雲棲，祇得在近邊打聽他的消息，有一天夜晚，看見白雲深走出門去，跟着一個年輕男人走去，毓生心裏高興，十分怕那梁雲棟急上去打門，雲眠出來開門問他，說雲棲也到別處去了，又問他雲棲可在盛雲眠領着他走去，走進一座院子，喊道：「雲棲，有客來了。」但見那扇屋子的門，碎的一聲關上了，盛雲眠笑道：「門關起來了。」毓生站在窗戶外，面滿肚子想說幾句話，盛雲眠轉身跑去，雲棲在屋裏隔着窗戶道：「別人都拿我來做幌子，釣引你，你若跑來，性命快不保了，我雖不能單身修行，守着過一世，也不肯隨便做那丟臉的事，原是要尋得一個和玉簪記裏潘家官人一般的纔肯嫁他。」毓生求他做妻子，和他過一世，雲棲道：「我的師父管養我到這樣大年紀，也不是容易的事，你若真歡喜我，應該拿二十兩銀子贖我的身去，我在這裏守你三年工夫，你若想現在那是做不到的。」毓生答應他，正要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他，那盛雲眠又來了，祇得跟了他出去，便告辭回去，從此想要託人去求告着，再見一見他的臉，卻巧有一個家裏的人跑來說他父親害病，便連夜趕回去，沒有隔了幾天，那舉人死了，老太太的家教十分利害，他心裏的事不敢告訴母親知道，祇是省下幾個銀錢，一天天的多起來，有人來替他做媒的，便拿身上穿孝去推託，他母親不依，毓生慢慢的說道：「從前在黃崗時，外婆替孩兒到陳家去說媒，孩兒實在心裏願意的，現在我家裏有喪事，那邊的信息便斷了，許久不到黃崗去看外婆了，我早晚去打聽一聽，若說那親事不成功，便依母親的意思，再定別家。」老太太答應他，他便拿了自己省下來的，一注錢跑去，到了黃崗，走進巷去，祇見屋子裏很冷靜，和前大不相同，慢

慢走到裏面，祇見一個老年尼姑，在廚下燒火，便跑上去問他。那尼姑道：「前年老道士死去，四個雲便星散了。」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道：「雲深雲棟，跟了年輕的流氓逃去了。雲棲從前聽說住在城北雲眠的信，息卻不知道。」毓生聽了他的話，肚子裏傷心嘆了一口氣，出去喚一頂轎子，坐着便跑到城北去看見道院，便問雲棲一點也沒有踪影，一肚子不高興，回去對他母親說。道：「娘舅說陳家的老頭子到岳州去了，候他回來，便派家人來通報。」隔了半年，老太太同娘家去提起這件事，問他的母親，他母親也不知道。老太太很生氣，說他兒子造謠，那外婆疑心外孫和他娘舅商量的，所以自己沒有知道。幸而這時娘舅出遠門去了，沒法查考他兒子的話，錯不錯。老太太因為從前許下心願，到蓮花山上去燒香，當夜住在山脚下已經睡下。那客店裏的老班來打門，上去開門一看，送進一個女道士來，和老太太同房寄住。那女道士自己說名叫陳雲棲，聽說老太太住到夷陵，便走過來坐在牀沿上，告訴他自己生得命苦，那話裏的意思，很淒涼。後來他說有一個表哥姓潘的，和老太太是同村的人，求他帶一個口信，祇說道：我暫時寄住在棲鶴觀，王道成那邊早晚受着苦，叫我表哥早來看我，我怕錯過了這時候，以後我自己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老太太聽了，想想夷陵地方姓潘的，他也不知道，但聽他說那姓潘的，既是進過學的，他們秀才輩裏想來沒有不知道的。到天亮，便告辭出去，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求老太太回去轉問老太太回到家裏，對毓生說起那陳雲棲的事。毓生聽了，直挺挺的跪在地下，道：「老實告訴母親，他說那姓潘的便是我。」老太太追問他，知道這一番情形，說道：「不像樣的孩子，糟塌了寺院，拿女道士來做媳婦，有什麼臉去見親戚客人的面。」毓生低着頭，不敢說一句話。後來碰到毓生，因為考鄉場到省城裏去，便叫了一隻船去尋那王道成，到了那裏，那雲棲在半個月以前出去游玩，不會回來，他回到家裏，肚子裏憂悶着，害起病來，到戚家老太太死去，他母親去送殮，回來走錯了路，跑到姓家的家裏，一問，是他母親同族中的妹妹，便出來把老太太邀進去，看見有個年輕的姑娘，在屋子裏，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長得縹緲，老太太常常想尋一個好的媳婦，免得兒子心裏不快活。如今見了這姑娘，心裏便想到，便問他的身世，他妹妹道：「這姑娘姓王，是京家的外甥女兒，他爹媽一齊死了，暫時住在我家裏。」問他可有婆家，女婿是誰說道：「還沒有婆家呢。」過去拉着他的手，和他說話，聽他滴滴的聲音，又很和氣，老太太心裏很歡喜，便在京家過夜，把要娶他做媳婦的意思，告訴他妹妹，他妹妹

道：「這事情原是很好，但他這人自己的身價看得很高，若不這樣，怎能耽擱到現在？」薛姨婆聽了，道：「太太喚他去和他一牀兒睡着，很是要好，他自己情願認老太太做娘，老太太也歡喜叫他一同回去，到那姑姑娘聽了，很歡喜，到了第二天，和他同坐一條船，回去了，家裏那毓生害病，還不會起床，老太太想叫他心裏開心，病便好得快，喚了頭去告訴他，說老太太替少爺帶了一個美人來了，毓生聽了，不信，去爬在窗戶口，張望看他比雲棲更縹緲呢，便想到和雲棲三年的約會，已經過去了，他出門去游玩，不回來，那美人一定有人做他的女婿的了，現在有這一個美人在家裏，心裏也很歡喜，想着那臉上，便露出笑形來，他的病也好了，老太太便叫他兩人對拜着見面，毓生轉身出去，老太太對那姑姑娘道：「你可知我和你同回家來的意思麼？」姑姑娘微笑道：「我已知道了，但我爲什麼肯和老太太一同回來的本意，你卻不會知道，我年紀小時，便許配給夷陵地方一家姓潘的，音信不通，已經多年，想來一定已另外娶了媳婦了，我若料得不錯，便情願做老太太的媳婦，若我料錯了，那潘家並不會另娶媳婦，那我便做老太太的女兒，報答你老人家的恩德，將來總有這一天的。」老太太道：「你們既然有約在前，我便也不勉強你，但是我從前在五祖山上的時候，有一個女道士，向老身打聽姓潘的，如今你又打聽姓潘的，我實在知道夷陵的大戶人家，沒有這姓的。」那姑姑娘聽了，詫異起來，道：「在蓮花山下過夜的，便是你老人家嗎？那時來打聽姓潘的，便是我。」老太太到這時，纔明白起來，笑道：「這樣說來，那潘姓的孩子，在我家裏了。」姑姑娘問他：「現在什麼地方？」老太太叫了頭帶他親自去問那毓生，毓生詫異道：「你便是雲棲？」姑姑娘問他：「你怎知道？」毓生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纔知道他故意說是姓潘和他開玩笑的，姑姑娘知道那姓潘便是他，他羞得話不會說，完急跑回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問他：「你爲什麼又姓王？」他回答道：「我本來姓王，那師父歡喜我，便認我做女兒，所以跟着他的姓。」老太太聽了，也歡喜，檢個好日子，給他兩人行了夫妻的禮，從前雲棲和雲眠都住在王道成的院子裏，後來因爲王道成的屋子太小，雲眠便到漢口去，雲棲生成嬌養，吃不起苦，又不好意思出去，替人念經拜懺，做道士，道成心裏很不舒服，碰巧他娘舅姓京的，到黃崗來，雲棲和他遇到了，淌下淚來，他娘舅便帶他回去，替他換了女道士的打扮，預備給他配一個讀書人家，所以瞞着人，不肯說他曾經做過女道士的，但是有人來做媒，他總不願意，娘舅和舅母不知他的意思，心裏很厭惡他，那天跟着老太太回去，有了一個寄託的地方，好似拿

去了身上背着很重的東西，他夫妻倆吃了合歡酒後，大家說起從前經過的事，開心得落下淚來。雲棲做媳婦，孝順他婆婆，做事又很小心，老太太也很可憐歡喜他。在家裏，祇是彈彈琴，歡喜下幾盤棋，不知道管家裏柴米油鹽的事。老太太心裏又很耽憂，過了一個多月，老太太叫他兩人到京家去，在京家住了幾天，回來那條船在江面上行着，忽見一條船馳過，船裏一個女道士，快叫船家追上去，一看那女道士，便是雲眠。雲眠祇和雲棲好，雲棲當時見了雲眠，很歡喜，叫他過船來，兩人見了，對坐着淌下淚來，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盛雲眠道：「許久不見，面心裏很記掛，老遠的路，跑到棲鶴道院裏，便聽說你到那姓京的娘舅家裏去了，所以特意到黃崗去尋你，真料不到我心裏想着的人，已能在這地方見面了。現在我看你很好，祇有我這一個飄來蕩去的人，不知如何了局。」說着，便嘆氣。雲棲便想了一條計策，給他改了道士打扮，認做他的姊妹，帶他去陪伴老太太，慢慢的替他留心。婆婆家盛雲眠依他的話，一同到毓生家裏，雲棲先進去對老太太說明了。盛雲眠隨後進去，看他走一步路，神氣很大，大方說話，裏邊很知道外面的規矩。老太太是個寡婦，獨自一人，很冷靜。有這個盛雲眠來和他做伴，便很歡喜，祇怕他回去。盛雲眠一早起來，替老太太做事，他肯擺出做客人的模樣來。老太太看了，更歡喜，暗地裏想娶他做媳婦，借此遮掩女道士的名，可是沒有這機會。說出這話來，有一天，老太太忘了一件事，急急問時，那盛雲眠已替他做了多時了，便對雲棲道：「你好似畫裏的美人，不能管家裏的事，也沒有什麼用處。新媳婦若得和你大姊一樣，我便不用耽憂了。一卻不知道雲棲存了這條心，多時了，祇怕說出去，給老太太埋怨。現在聽了老太太的話，笑道：「做新媳婦的要學着那娥皇女英，一同嫁一個丈夫，不知老太太心裏怎樣。」老太太聽了，不做聲，也噙着嘴笑了一笑。雲棲退出房去，告訴毓生道：「老太太已答應了，另外收拾一間屋子。」對盛雲眠道：「從前我們同在道院裏，一個枕頭睡着的時候，姊妹說祇求得一個知心着意的男人，我兩人一同嫁他，這一句話，你還記得嗎？」盛雲眠聽了，忍不住兩隻眼眶子淌下淚來，道：「我所說的知心着意的人，不是別樣，譬如從前我每天辛苦從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痛苦，這幾年來，稍稍辛苦一點，便叫老太太掛在心裏，可憐我那我心裏從前悲傷，現在快活，已是兩樣了。你若不趕我出去，叫我永遠陪着老太太，我也心滿意足，不想照從前的話做了。」雲棲去告訴老太太，叫他姊妹兩人燒着香，各人立願，沒有懊悔的，怨話便也叫毓生和他結了夫妻，到上牀的時候，他對毓生道：「我是二

十三歲的老姑娘。毓生聽了還不相信。停了一回。淌下鮮紅的血來。染在褥子上。纔詫異起來。盛雲眠說道：「我所以要嫁一個丈夫。並不是守不住冷靜的况味。實在因為一個女孩的身體。老着臉皮去招呼陌生人。和妓女一般。實在受不住。今天這一夜以後。算你的妻子替你服侍老太太。做一個女管家。若說那夫妻房裏快活的事。請你找別人去尋歡。」到三天以後。他便捧着被褥。跟老太太睡去。老太太拉他出去。他不肯去。雲棲一早跑到老太太屋子裏。霸住了他的牀舖。他沒有法子。便跟了毓生去。睡從此過三天。便替換一回。做成了習慣。老太太本來會下棋的。自從做了寡婦以後。沒有工夫玩。但有了雲眠。把家裏的事料理得樣樣有道。白天閒着。常和雲棲下棋。點着燈煎茶。聽兩個媳婦彈琴。到半夜裏。纔散去。常對人道：「孩子的父親在世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快活。」盛雲眠管着家裏銀錢進出的事。常常寫不賬簿。上送去給老太太看。老太太看了道：「你們常常說從小。沒了爹娘。這寫字彈琴的事。是什麼人教你們的？」雲棲笑着把他們的出身說出來。老太太聽了。也笑道：「我當初不情願替兒子娶一個女道士。做媳婦。現在竟得着兩個女道士了。」說着忽然想起毓生年紀小的時候。那看相的說話。纔信那數定着不能逃的。毓生第二回去考鄉場。考不中。老太太道：「我家裏錢雖不多。有薄田三百畝。幸而有雲眠料理着。夠穿夠吃了。孩兒祇要在我身旁。領着這兩個媳婦和做娘的尋尋快活。不必去求功名求銀錢。」毓生依了他母親的話。後來雲眠生了一男一女。雲棲生了一個女的。三個男的老太太活到八十多歲。纔死。孩子都中。秀才大孫子是雲眠所生。也考中舉人。

###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親早死。母親在他父親死後。養下樂仲來。母親是相信菩薩的。不吃葷菜和酒。樂仲年紀大了。歡喜吃酒。又歡喜吃美味的菜。暗暗的批評他娘。常常拿味美的菜。送給他娘吃。他娘却把葷菜拿過來。他母親害病臨死的時候。很想吃肉。樂仲一時沒有地方買得肉。便割下左邊腿上的肉來。做成菜。送給母親吃。他母親的病好了些。懊悔破了吃素的戒。便不吃東西。死了。樂仲傷心得很。拿一柄快刀。索興割去了右腿的肉。露出骨頭來。家裏人一齊上前去救他。搽上藥包着布。心想母親在世的時候。苦苦的守節。又恨他母親太笨。便把屋子裏供着的菩薩一齊擄去。豎一塊木柱。拱着他母親。吃醉了酒。後常常對着木柱。很傷心的哭。年

紀到了二十歲，纔娶媳婦。他身體還是一個完全童子呢。娶了媳婦，過了三天，對傍人道：「男女住在一個屋子裏，是天底下最醜的事。我實在不知道有什麼快活。」便趕出他媳婦。媳婦的父親，叫顧文淵，託親眷去求他，把媳婦接回去，說了三四趟。樂仲不答應。守候了他半年，那顧家便把女兒再嫁到別家去。樂仲一個人住在家里，十年工夫，他的舉動沒有束服，用人唱戲的，都和他一同吃酒。鄰舍朋友向他去借錢，便一點不可惜。拿銀錢給他，有人來說家裏嫁女兒，沒有鍋子煮飯，他便把自己灶上的鍋子挖下來，送給他。他自己便向鄰舍人家去借鍋子來煮飯。那班無賴，知道他的脾氣，大家早夜想法子騙他的錢。樂仲便把自己預備着還錢糧的幾個錢，湊起來，倒空了錢袋子給他們。不多幾時，那討錢糧的差人走上門來，他去押着當着想法子。因為這緣故，家裏變成窮了。從前樂仲錢很多，他同族大家搶着趨奉他，家裏所有的東西聽他們拿去，也不去和他較量。待到樂仲窮了，來看他的，人也很少。幸而樂仲肚子裏想得開，也不在他意中。遇到他母親的忌日，樂仲正巧害病，不能去上坟。祭掃想託姪兒兄弟輩代他去上坟，叫用人到他們家裏去請。他們都推託有事。樂仲便在屋子裏，供着酒對着木主哭得十分傷心。因此他的病更利害。正在昏沉的時候，覺得有一個人跑來，拿手摸着他的眼眶子，睜開一看，便是他的母親。詫異起來，問他什麼地方來的。他母親道：「因為家裏沒有人上坟，所以跑到家裏吃飯，帶便看看你的病。」樂仲問母親一向住在什麼地方，他答道：「住在南海。」他手摸過四肢，都覺得涼快，捧大眼睛，四面一看，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那病便十分好了。起牀以後，想去拜南海。苦于沒有同伴，後來遇到鄰舍村坊裏有結香會的他，便賣去了十畝田，拿了錢去入會。那會裏的人，因為他吃酒吃葷，不乾淨，大家推出他，他苦苦的求告，纔許他同去。到得半路上，他吃牛肉吃酒吃葷，韭菜菜，那氣味，滿了一屋子。大家厭惡他，趁他酒醉睡熟的時候，不去叫喚他，各自去了。樂仲便一個人在道走着，走到福建交界處，遇到一個朋友，邀他去吃酒。有一個有名氣的妓女，名瓊華，一同坐着。樂仲偶然說起，到南海去游玩，瓊華聽了，也願和他同去。樂仲很高興，待他收拾行李，便和他一起動身。睡覺吃飯，大家在一起，實在一點也沒有私通的事。既到了南海，會裏的人，吃素拜懺，纔完。看他帶了那妓女，受盡人批露和譏笑，瞧不起他。樂仲和瓊華瞧出他們的意思，待他們拜過了再上去拜大家拜完了，心中恨着沒有看見什麼裏邊，竟有淌下眼淚來的。他兩人正爬下地去拜着，忽見滿海面都是開着蓮花，花上面的人，戴着翡翠珠子的釧。

子瓊華眼睛裏看去，都是菩薩。樂仲看去，每一朵蓮花上，都是他的母親。他急急跑上頂去，嘴裏喊着母親。跳下海去，跟着大家看見，上面萬朵蓮花，變成五色的雲霞，遮滿了海面，停了一刻工夫，雲也收起了，碧清的水面，一切東西都不見了。那樂仲的身體，還站在岸上，連他自己也不知怎的出來的。衣服鞋子，並不會受着潮濕。他對着海大哭起來，那哭聲響得連海島上也聽得。瓊華上去拉着勸他，他悲切的走出廟來，僱一條船坐着向北渡去。在半路上，有個有錢的人，把瓊華喚去，樂仲單身一個人住在客店裏，看見一個小孩，纔八九歲，在客店裏要飯，看他的面貌，不像是窮苦人家討飯的。細細的問他，他便說被家裏的後母趕出來的。樂仲心裏可憐他，那孩子也跟他在他身傍，苦苦的求他救。樂仲便帶着他一同回家去，問他姓名，他自己說，名叫阿辛。姓雍。母親姓顧，常常聽得他母親說起，嫁到雍家，過了六個月，便生下我來。我本來是姓樂。樂仲聽了，十分詫異，自己疑心，祇和那顧家的尋了一回快樂，不應該就種下子息。便問他可知那姓樂家裏在什麼地方。他答道：「不知道，可是我母親去世的時候，給我一封信，叮囑我不可遺失。」樂仲急急的向他來信來看。阿辛打開荷包，袋裏拿出來，交給樂仲。樂仲一看，便是那年他給顧家的一張退婚帖兒。詫異道：「真是我的兒子。」查一查他的年歲，月份一點兒也不錯。肚子裏快活，但是家裏的光景，一天艱難似一天，住了兩年，把田地也賣完了，竟不能養活底下人。有一天，他父子兩個正在灶下自己煮飯，忽有一個美人走進屋子來，一看，便是瓊華。詫異着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笑道：「已經和你做過假夫妻，還問什麼。從前不肯立刻跟你，祇因有那老太婆在着。現在老太婆已死，我回心一想，若不嫁人，時便沒有法子自己養活自己。若嫁人，時便沒法子保全身體乾淨。要一個兩全的法子，便沒有好如嫁你的妥當了。因此不怕艱辛的來找你。」說着，便脫了衣衫，却去首飾替兒子煮飯。樂仲很歡喜，到得夜裏，他父子兩人一起睡覺，照舊一樣，另外收拾一個房間給瓊華住。下瓊華也很會照看孩兒，親戚朋友聽得這件事，都拿着禮物來替他做三朝。他兩人笑着收下禮物。客人到齊了，便拿出酒菜來。瓊華獨自一人替他照料齊備。樂仲也不問他這酒菜打那裏來的。瓊華慢慢的拿出金子珠寶來，贖回舊時的產業。從此那了頭人，牛，羊，馬，匹，一天天的多起來，熱鬧起來。樂仲常對瓊華道：「我酒醉的時候，你須要躲藏起來，不可給我看見。」瓊華笑笑，答應他。有一天，樂仲喝酒喝得十分醉了，連連的喚着瓊華，瓊華打扮得十分整齊出來。樂仲看住他，好半天，忽然很快活，縱跳和瘋子一般道：「我明白

了。酒醉頓時醒來，覺得世界上發出亮光來。他住的屋子，都變做白玉造成的。過了這個時辰，纔還過來。變成舊時的模樣。從此他不再在大街上喝酒了。祇在家裏對着瓊華吃酒。瓊華吃素，喝着茶陪待他。有一天他酒吃得醉了，喚瓊華替他敲腿。看見腿上的刀疤，變了兩朵紅荷花，露出肉面上來。看着很奇怪。樂仲笑着說道：「你看這個花開過以後二十年，我和你要分手了。」瓊華聽了，也信他的話，待替阿辛娶了一房媳婦。後瓊華把家事交給新媳婦，和樂仲分開院子住着。兒子和媳婦一天去見三回，不是疑難的事，不去告訴他。知道僱着兩個丫頭，一個燙酒，一個煎茶罷了。有一天瓊華走進孩兒屋子，那新媳婦告訴他許多事。半天回去，阿辛也跟過去看他的父親，一走進房門，看見樂仲赤着腳坐在榻上，聽得兒子說話的聲音，張開眼睛微笑道：「你娘倆來了，也很好。」說着便把眼眶子又閉上了。瓊華看了驚慌的道：「你要做什麼？」一看他大腿上那荷花開得很大，拿手到他鼻子口去試試，他氣已經斷了。急急伸着兩手去捏住那花瓣兒，一邊禱告道：「我幾千里路跑來跟着你，也很不容易，替你教兒子管媳婦，也有一點好處，我和你便相差了兩三年，怎麼不等一等呢？」隔了煮一鍋飯的工夫，忽然去張開眼來，笑道：「你自己有你的事，何必再拉一個人做伴？沒有法子，暫時為你留在世上。」瓊華放開手，那花瓣兒已經再合攏來，從此住在屋子裏，說說笑笑，和從前一樣。過了三年多，瓊華已經快到四十歲，還縹緲得和二十多歲的女人一般。他忽然對樂仲說道：「凡是人死過以後，被傍人捧頭，埋腳，實在不好，看不乾淨。」便叫木匠打兩口棺材，阿辛看了詫異，問他做什麼。瓊華道：「不是你能知道的。」木匠做完了工，他洗澡打扮完了，對他的子媳道：「我要死了。」阿辛哭道：「幾年來靠母親照料，纔得不受冷不受餓，母親還不能得到享一天快活，怎便就丟了兒子？」瓊華道：「你父親種下的福氣，你做兒子的享受，那用人丫頭牛馬匹，是從前騙錢去的人，來還你父親的債，我一點也沒有功勞。我本來是一個散花天女，偶然動了男女的念頭，便罰落在人世上。三十多年，現在限期已滿了。」說着便爬進棺材去，自己睡下。再上去叫喚他，那兩隻眼眶子已合起來。阿辛哭着去告訴父親，他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已經直挺挺的。了衣服帽子，穿戴得完全。阿辛看了哭的死去活來，放下棺材去，兩口棺材並着頭，停放在大廳上。幾天不肯收殮，望他再活過來。忽然亮光從大腿上射出來，照得四面牆壁通明。瓊華的棺材裏那香氣跟着散出來，左近鄰舍人家都開得棺材蓋，上後那香氣和亮光慢慢的收去了。埋葬以後，姓樂的幾家



房份子弟們，偷看着樂仲家裏有錢，大家商量趕出阿辛，到衙門裏去告狀。那官也分不清楚，預備拿田地產業分一半給那姓樂的，幾家房份阿辛不服，做了狀子，告到府衙門裏。日子攔了許多，不肯斷這案件。從前顧家把女兒嫁到雍家去過了，一年多那姓雍的搬家到福建，信息從此便不通。顧家年紀老了，沒有兒子，很想着他女兒，便跑到女婿家裏去，女兒已經死了，外孫也被他趕出了，顧老頭很生氣，告到衙門裏，姓雍的害怕起來，拿許多錢送他，姓顧的不肯收，一定要那外孫，姓雍的想盡法子到各府各縣裏去找，尋找了半年，也找不到雍家。兩夫妻都受着刑罰，姓顧的偶然在路上見一結綵的車子行過，他斜刺裏讓開，站在路傍，車子裏一個美人，喚着說道：「他不是顧家的老頭嗎？」姓顧的上前去答應，那女人道：「你的外孫便是我兒子，現在姓樂的家裏，你不用吃官司了。你外孫正在那裏遭難，應當去救他。」姓顧的要問他，那車子已去遠了，姓顧的便收了雍家的錢，到西安去，到了那裏，那官司正打得熱鬧，姓顧的便自己跑到衙門裏去，說他女兒休回娘家的日子，再嫁雍家的日子，和生下阿辛的年月，一一的說得很清楚。那班姓樂的房份都給官打一頓，趕出去。這案件便結下來，回家後，姓顧的說起他看見那美人的這一天，便是瓊華死去的這一天。這時官司還不曾打呢，阿辛替姓顧的把家搬來，給他房子，又送他幾個丫頭，到六十多歲生了個兒子，阿辛也很照顧他。

## 申氏

涇河有個文人的兒子，姓申，家裏很窮，常常不煮飯，夫妻倆對坐着，沒有法子想。妻子道：「沒有法子，你去做賊。」姓申的道：「讀書人的兒子，不能替祖宗爭氣，卻要敗壞家門，不好去見祖宗，做壞人活着不如做好人死去。」妻子生氣道：「你要活着，又怕丟臉，世界上不種田有飯吃的人，祇有兩條路，你既不做賊，我還不如去做妓女。」姓申的生氣，和妻子大家不讓話，他妻子氣得忙睡覺去，姓申的暗想一個男人不能想法弄兩餐飯吃，弄得妻子要做妓女去，原不如死了好，便走起來，在院子裏樹上上吊，祇看見他父親走來，驚道：「癡兒子，怎麼到這地步？」拉斷他的繩子，叮囑他道：「賊是可以做的，要檢那稻子長的地方躲着，這一過多了，錢不用再做賊了。」他妻子聽得落下地來的聲響，驚了醒來，喚他丈夫不答應，點着燈去尋他，看見樹上的

繩子斷了，姓申的死在下面十分驚慌，撲着他，隔了一回醒過來，扶他睡在牀上，妻子的氣平了一點，待到天明，推說是丈夫害病到鄰舍人家去討得薄粥來，給姓申的吃，姓申的吃過了，走出門去，到了中午，背着一袋米回來，妻子問他什麼地方來的道：「我父親的朋友都是大戶人家，從前不好意思去求討，所以不肯去求。古人說的，沒有遇到好事的人，可以沒有一樣事不做。現在快要去做賊了，還有什麼顧忌他？你快去煮飯，我便要聽你的話去搶東西。」妻子疑心，他不會忘記從前說話的氣，也忍受他，便淘米煮飯，姓申的吃完了，急急找一根硬木，磨一刀，劈着做一根棍子，拿着要走去，妻子看他神氣好似真的，拉住他，姓申的道：「你叫我做的事，壞了拖累你，不要懊悔。」一摔着袖子去了。天晚，走到鄰舍村坊上，離開村坊一里多路，躲起來，忽然下急雨，上下被雨淋溼了，望見遠遠的一堆樹林，要跑去躲着，那電光一照，看已走近村坊的牆頭，前面好似有人走路，怕給人看見，牆下稻草很密，跑着進去，蹲了身體，躲在裏面，不多時候，一個男人走來，身體很高大，也來躲在稻田裏，姓申的害怕，不敢動，一動，虧得那男人斜着身體走去，稍稍的看他一眼，他已走進了牆頭，心想牆裏面是有錢人家，姓亢的屋子，這個人一定是做賊的，候着他多偷點東西走出來，應該有我的份，又想他這個長大，倘好好的向他，要他不肯給，一定要到打架，自己想打不過他，還不如趁他不防備的時候，打倒他，計策已定了，躲着等着。這時，快要雞啼了，纔跳着牆頭出來，腳不會到地，姓申的忽然跳起來，棍子打在腰骨上，立刻倒在地上，便是一隻大烏龜，嘴張開和盆子一般，十分害怕，又接連打着他，便死了。從前姓亢的老頭子，有一個女兒，很聰明，很美貌，爺娘歡喜他，某夜有一個男人走進房來，抱着逼着他，要和他尋快活，要叫喊起來，那舌頭已經伸進在他嘴裏，昏昏沉沉，不知人事，聽他弄着去了，不好意思去告訴人，祇是叫許多了。頭老媽一起陪着緊緊的關着門窗罷了，夜裏睡着，便不知道什麼門能自己開的，他走進屋子，那許多人都昏沉過去，頭老媽都給他強姦了，因此大家說出來，都驚慌着去告訴，頭老媽頭子喚着家裏人，拿着刀圍住了女兒的屋子裏的人，點着蠟燭坐着，大約快到半夜時候，裏外的人一時都睡熟了，忽然做夢似的醒來，一般看見女兒亦身睡著，樣子好似發癡，好半天纔醒過來，老頭子很恨他，卻沒有法子去捉他，過了幾個月，他女兒瘦得和柴棒一般，很危險，常常對人說：「有人能趕走他的，送他三百銀兩。」姓申的平日也聽在耳朵裏，這一夜捉到了烏龜，便想到害老頭子女兒的一定是這樣東西，便打着門去要賞錢，老頭子歡喜

請他坐在客位裏，叫人把烏龜抬在院子裏，一塊塊的割開他，留住姓申的過着夜，這妖怪果然沒有了，便照數送給他錢，背着錢回家去。妻子想他一夜不回家來，正十分憂愁，想望的時候，看見姓申的進來，急急問他，姓申的不說話，拿錢擱在牀上，妻子去一看，大驚道：「你真的做強盜嗎？」姓申的道：「你逼着我做這個事，又反說這樣的話。」妻子哭道：「從前原拿這話和你開玩笑，現在犯了殺頭的罪名，我不能受強盜的拖累，我先去死罷。」便跑出去，姓申的便追出去，拉住他回到家，仔細把老實情形告訴他，妻子纔歡喜，從此以後，想法做買賣，漸漸致富了。

##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親沒有行業，賣他在五蓮山的廟裏，得了幾百個錢，年輕時不學和尙念經拜懺的事，趕着豬到街上，好似奴才，後來他師父死了，稍稍留下一點錢，給他藏在袋裏，走出廟去做雜貨買賣，欺騙打算，心很利害，幾年工夫，倒是多了錢，買了田地房屋，他在水坡里收了很多徒弟，吃飯的人，每天有一千多圍着，水坡里四面千百畝田，都是好田肥田，由金和尚買下來，裏面大房子幾十處，都是和尙，沒有別人，便是有人，也是來住在他屋子，替他種田的，這種人共有幾百家，每一個門裏面，四面接連的房子，都是這一班人排號住着，和尙住在裏面的地方，前面有一座客廳，那正梁柱子上，畫着金花，照在人眼裏，堂上的茶几屏風，光彩照得出人，再走進這屋子後面，是內房臥室，紅色的門簾，繡花的幔帳，蘭花的香氣，塞滿了一屋子，噴着人，映着螺鈿雕着檀香木做牀，牀上繡花的被褥，摺疊起來，有一尺八寸高牆，上美人山水，許多有名氣的字畫，挂着貼着沒有空的地方，喊一聲門外面幾十個人，一齊答應着，好似打雷一般，戴着紅纓帽，穿着皮靴子，和烏鴉一般走過來，說着事，遮住嘴說話，側着耳朵聽話，有客人忽然來了，十幾桌筵席，立刻可以做出來，煮着茶，熱氣騰騰，很多的拿上來，祇是不敢堂皇，留下唱曲的妓女罷了，男孩子有幾十個，都是聰明刁滑，能討人歡喜，黑紗包着頭，唱着好聽的曲子，金和尚一走出門，前後幾十匹馬，腰裏掛着弓箭，擠在一堆，奴才們喚他，都稱做爺爺，便是本城的人和百姓有的喚他祖父，有的喚他伯伯叔叔，不喚他師父，不喚他和尙，不拿和尚的名字喚他的，徒弟走出門去，比金和尚稍差一點，他騎着馬，很華麗的韁繩，也和做官人家的子弟差不多。

多金和尚又結交許多朋友便是在一千里外的人也和他來去拿這來挾制大官員的錯處但是他的做人粗蠢得沒有文氣從頭到腳下沒有雅緻的骨頭也不念一句經咒腳跡不踏進寺院裏去房子裏的女人打扮得很漂亮和京城裏一般胭脂花粉都向和尚去要來和尚也不去較量這個因為這樣這裏面的人不種田卻名叫種田的有一百多人常常有種田人家殺死了和尚埋葬在牀底下的也不十分去查問他祇是趕他出去罷了他的習慣是這樣的金和尚又買了別姓的孩兒做兒子請讀書人做他的先生教他做文章孩兒能夠做文章便叫他去考縣考過了幾時照章程捐了做太學生不多幾時去考鄉場中了舉人從此金和尚人喚他太公了從前喚他爺爺的便喚他太爺爺不多幾時太公和尚死了那舉人披麻帶孝睡在草蓆上向北跪着自己稱孤兒許多徒弟拿着錫杖站滿了牀前但是孝幃裏面哭着的聲音祇有舉人太太一個人罷了讀書做官的媳婦都全身打扮着走來拉着孝幔弔孝的傘扇轎馬塞滿了路落葬的日子沿路的祭棚弔臺和陪着落葬的東西紮着稻草貼的金紙裝出陰間的東西來轎傘幾十樣馬一千匹美人一百個開路神穿着黑緞子的衣服頭上戴着冲天帽冥屋樓閣房廊接連的有幾十畝地大一萬扇窗一千扇門走進去迷住了路不能走出來供祭的東西裝飾的東西多得都說不出名目送葬的人撐着傘擠在一堆上從大官起都是彎着腰走進去起拜着一共八回本地的貢生監生和差人拿手爬在地下一磕頭便走不敢驚動公子勞動許多師叔呢各處的人都來看着男人拉了女人做娘的抱着孩兒淌着汗走着路上接連都是人的聲音熱鬧得和水滾一般各樣變戲法的打着鑼鼓聽也聽不清楚站着的人自從肩膀以下都遮住了祇見一萬顆頭搖幌着那懷孕的女人痛得利害要養下孩兒來許多女伴拉着褂子遮住了做成韓兒圍着看他祇聽的孩兒的哭聲也來不及問是男是女了扯破了裙幅兒包着抱在懷裏有的去扶住他的去拉住他一份那舉人分着一半住着屋子的南面北面西面東面都是和尚們

## 續黃梁

福建一個姓曾的舉人名次考得很高，他和幾個新考中的人到城外去遊玩，偶然聽得昆廬廟住了一個起卦的人，便一同騎着馬去叫他起課，進去坐下，那起卦的人看見他的神氣，便對他說話，趨奉姓曾的，搖着扇子微笑着，問他可有穿蟒袍扣玉帶的份起卦的人，正經着臉說他有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做姓曾的，很快活，神氣怪驕傲，遇到小雨便和他一同遊玩的同伴避雨在和尚房子裏，房子裏一個老和尚坐在蒲團上面，不和他招呼，大家拱一拱手，坐上榻去，各自說着話，大家拿宰相的話去道他的喜，姓曾的說道：「我做了宰相，便請張年文做江南的撫台，我的表弟兄做參遊我的老人家，也可以做個小千總，把總心願意足了一房的人，天笑起來，停了一回，聽得門外雨下得大了，姓曾的疲倦起來，睡在榻上，忽見有兩個太監送了皇帝親手寫的上諭，喚曾宰相去商量國家大事，姓曾的心裏快活很快的去上朝，皇帝喚他走近去，和他說話，好半天，說三品以下的官聽他選擇，賞他蟒袍玉帶，姓曾的穿在身上，磕頭出去，回到家裏，已不是他舊房子了，柱子上畫着花，梁上彫着花，十分高大，他自己也不知怎麼這樣快，便到這地步，但只擔着鬚鬚喚一聲，便有答應的聲音，和打雷一般，停了一回，六部裏的官走來，便倒拖着鞋子走出來迎接，做侍郎官的人走來對他說：「一個揖，和他說話，比侍郎小的官，點頭罷了，山西撫臺送來女吹鼓手十個，女人頂美的，名叫嬌嬌，名喚仙仙，這兩個人格外得他歡喜，另眼看待，他蓬着頭洗澡以後，坐着息力，天天聽着吹打唱曲子，有一天想到從前窮的時候，常受本城的紳士王子良照應，現在做了高官，他還很辛苦，在做官路上想法子，怎不去提拔他，早朝上了一個奏摺，薦他做諫議官，便得了聖旨，立刻陞官用着他，他又想到姓郭的太僕官曾經和我相罵過的，便去喚了姓呂的給諫官和做侍御官的陳昌一班人，告訴他自己的意思，過了一天，說那姓郭懷話的奏摺，接連着送到皇帝跟前，得了聖旨，除去他的官，退回家去，恩怨分明，心裏很快活，偶然走上，去有一個吃醉酒的人，恰巧冲了他的子，便道：「打發人細住他，送去給知府官，立刻打死和。」

着田地的，都怕他的勢，送好田地產業給他，從此他的錢多得可以比得上國庫，不多幾時，

着死了，朝夜想着他，忽然想到前幾年，看見東面一家人家的女兒，長得十分縹緲，

因為沒有銀錢，不能如了心願，今天有幸，可以如了心願，便打發奴才們硬送

簾轎抬了來，却比從前遠望看見的時候，格外縹緲了，自己想想，心願已經

都談說他。但是大家都學着站班的馬，不敢開口姓曾的，也心氣高傲，不把他放在。姓包的上奏摺，大概道：「我得那姓曾的，這個人本來是一個吃酒賭錢的流氓，在街上遊說一句話，合了意，便很榮耀的，得着皇帝的歡喜，他父親穿紫袍，兒子穿紅袍，做着官，皇帝的大着臉，到十分多了，不想拼了這個身子，從頭到腳，下拿來報答萬分裏一分的好處，反暢心足意的大着臉，威福他該犯殺頭的罪，便拿頭髮記着數，也數不清，皇帝家裏的功名，給他霸佔住了，當做買賣的，看官缺的好壞，定價錢的大小，因為這樣，文官武官，跑到他家裏去，講價錢，想法子，真正好似店家做買賣的，看他的臉，嘴坐在房子裏守候他的人，數也數不清，有幾個有本領的人，不肯去趨奉他的，輕的便放他去，做官重的，便革去功名，做了平民百姓，甚至有一件事，不如他的意思，便說他是欺侮皇帝的，奸臣遠遠的趕走，滿朝的官，見他害怕，皇帝家裏便沒有人幫助了，還有那平常百姓家裏的錢，任意去搜割，好人家女兒，硬叫人去做媒，兇殘冤氣，遮住了天上的太陽光，他的用人，一到那知府知縣，官便趨奉他，看他的臉色，他的信札一送去，那三司官和撫臺，便做出沒王法的事來，有幾個他家裏燒燻飯的用人，和連帶的遠親，出門去，便騎着官家的馬，和風一般快，和打雷般響亮，地方官的伺候，遲了一點，那馬上得人拿鞭子，立刻打下來了，糟塌百姓，呼喚官府，他的跟人走到的地方，空地連青草也沒有，但是他正靠着皇帝歡喜他的心，一點不知愧，悔，皇帝喚他去說話，人還不會離開朝堂，那送銀錢禮物的人，已送到他家裏去了，得意揚揚的，纔從衙門裏出來，那吹唱的，已在後花園裏熱鬧起來了，聽戲玩女人，養狗養馬，日夜荒唐，淫蕩，國家的事，百姓的性命，一點也不在他心裏，世上怎可以有這一種宰相京城中的人，都驚慌詫異，人心洵洵，若不趕快拿刀斧殺死他，看他神氣，一定要養成功，曹操王莽的禍水出來，做臣子的，早夜就着憂愁，不肯閉着嘴，不說話，拼了死罪，把這一件件事說出來，說給皇帝聽，跪求殺了好刁的人的頭，收沒了貪賊冒名的家產，上面可以挽回天的怒氣，下面可以快了百姓的心……」那奏摺送上去，姓曾的聽了氣也短了魂，也嚇跑了，虧自皇帝寬待他，把那摺子留在裏面，不拿出來查辦，接着那各科的官員，九部的官員，大家上奏，摺說他的壞話，便從前拜他做老師的，也轉過臉來，欺侮他，接到聖旨，查抄他的家產，充軍到雲南去，他兒子做平陽府知府，已打發官員跑去捉他來，審問姓曾的正聽了聖旨，害怕，接着便有幾十個兵，挂了寶劍，刀槍，直跑到屋裏來，說去他的

衣帽和妻子同綁起來，停了一回，看見幾個脚夫搬出銀錢來，擱在院子裏，共總有幾百萬，珠子翡翠瑪瑙白玉有幾百斛，褲子帳子簾子牀榻這一種東西又有幾千樣，還有那孩子的被褥，女人的鞋襪，丟在院子裏，階沿上，姓曾的一樣一樣看了酸心刺眼，再停了一回，有一個人搶一個小老婆出來，披散了頭髮，很可憐的哭喊着他粉臉上慌張的沒了主意，一陣淒涼擁上心來，藏着一肚子氣，不敢說話，停了一回，樓閣上倉庫裏也封鎖起來，封條上寫着日子，立刻喝着姓曾的叫他出去，那看管的人牽着他拉着他圍着他拖他出去，夫妻倆哭聲在路上走着，要尋一頭老馬，壞車子暫時拿來坐着，代走路，也不如願得到，走到十里路以外，他妻子脚軟了，要倒在地上，姓曾的忙伸出一隻手去，大家纔扶着，又走了十多里路，他自己也沒有氣力了，忽見一座高山，直插在雲端裏，自己就憂怕不能夠走過山去，常拉着妻子，大家對哭着，那看管的人不許他停一停脚步，又看看那斜掛着的太陽，已落下去了，沒有地方可以住，夜沒有法子，一蹣跚的走去，待到走到半山裏，他妻子的氣力已沒有了，哭着坐在路傍邊，姓曾的也站住了，息力隨那看管的人，喝罵着，忽聽得許多的聲音，叫喊起來，有一班強盜，各人拿着快刀，縱上來，那看管的人十分害怕，逃開去，姓曾的跪着說道：「單身一個人，很遠的路，充軍出去，袋裏沒有銀錢，苦苦的求他饒放，那班強盜道：『我們都是受你害的，百姓祇要拿你奸賊的頭，別樣都不要。』」姓曾的道：「我雖說犯了罪，是皇帝派下來的官員，強盜們怎可以沒規矩？」那強盜也生氣，拿一柄大斧頭砍姓曾的頸子，便覺得頭落下地來，有聲音，他魂靈正詫異，疑心着，便有兩個鬼走來，反綁住他的手，趕他走路，走着過了幾刻工夫，走進一座城池，停了一回，看見一座宮殿，殿上有一個奇形怪狀的判王樣子的，靠在桌子上審問，定有罪無罪，姓曾的走上前去，跪在地下，求饒，那判王看着案卷，祇看了幾行字，生氣的道：「這是欺侮皇帝，就誤國家的罪孽，應該丟在油鍋裏。」許多鬼答應了一聲，便有一個大鬼，丟他在階沿下面，看見那鍋子有七尺多高，四面燒紅了炭火，那罐子的脚也燒紅了，姓曾的把身子縮做一團，苦苦的哭喊，要躲避也沒有地方，那鬼伸出左手來，抓他的頭髮，伸出右手捏住他的脚骨，丟他在鍋子裏面，祇覺一個身子跟着油波，灸上灸下，皮肉燒得又枯又爛，痛得攢到心裏去，那滾的油攪進嘴裏去，煮着燒着，肺肝肚腸，心想死去，卻又想盡法子不能死，大約過了吃一頓飯的時候，那鬼纔拿一柄大鋼叉，撈姓曾的出來，又丟在大堂下面，那個大王又查看籙子道：「靠着威勢欺侮人，該要吃刀山的刑。」那鬼又拉

他去看見一座山，不很寬大，卻很尖利的刀插着，多得和箭尖一般。已有幾個人掛着肚腸，穿過了肚子。那山上面叫喊的聲音，那鬼逼着姓會的走上，去姓會的很響的哭着逃下來。鬼拿一枝毒藥，擲子插進腦子，去姓會的熬着痛求他，可憐那個鬼生氣，抓住姓會的，提起來向空中用力一拋，覺得身體拋在雲上面，昏沉的落下去。那刀尖一齊插在胸口，痛得說不出，又過了一回時候，那身體發重，刀眼大起來，忽然脫下來，手腳縮在一堆。那個鬼又趕着他去見大王。大王吩咐查算他賣官賣功名，枉法強霸產業，一共得到的金銀多少，便有一個長着落腮鬚子的人，拿着籌碼，捧着算盤，說道：「三百二十一萬。」大王道：「他既然搜括得來，叫他吃下肚去。」停了一回，拿金錢堆在階沿上面，又倒下鐵鍋子去燒，和紅火一般。鬼叫幾個同伴輪換着，拿水杓灌在他嘴裏，流在嘴巴外面，把皮肉焦臭，流下喉嚨去，便肝腸絞亂起來。活在世上的時候，祇怕這一樣東西的少，到這時祇怕這樣東西的多。半天工夫纔吃完。大王叫押到甘州去投生，做女兒，走了幾步路，看見架上擱着一條鐵梁，粗得大約有幾尺，套上一個大輪子。他的大不知道有幾百千里，發出五色的光來，直照到雲端。鬼打着叫他爬上輪子去，正閉着眼睛跳上去。那輪子便跟着腳轉過去，好似身體吊下去。渾身覺得涼快，張開眼來，自己一看，他身子已變做了女孩兒，看見他的爹娘，便穿着破衣裳，露出破棉花來。泥屋子裏面，那瓢棍還擱着，心裏明白是做了化子的兒子。天天跟着化子，捧鉢鉢中的饑餓聲，常常不能吃一頓飽飯，穿着破衣裳，冷風攢進骨頭去。到十四歲上，賣給顏秀才做小老婆穿的吃的，夠過着日子。那大老婆却兇得利害。天天拿鞭子打他，常又拿燒紅鐵塊去燙他胸口的奶，虧得丈夫愛惜他，他自己寬寬心，東面鄰舍有一個壞的年輕男人，忽然爬過牆來，逼着要和他私通，自己就想到前世造下了罪孽，已被鬼罰落到這裏來。現在怎麼還可以這樣便放大了聲音叫喊起來？丈夫和大老婆起來，那年輕的壞男人纔逃出去，住下不多幾天，秀才睡在他房裏，在枕頭上說着，正自己告訴冤枉苦楚，忽聽得很響的一聲房門開得很大，有兩個強盜，拿着刀進來，竟割下秀才的頭，搜括着衣裳東西，他縮做一團，躲在被底下，不敢再有響聲。停一回，強盜去了，便喊着跑到大老婆房裏，大老婆很害怕，怕兩人哭着，便疑心小老婆串通了奸夫謀殺丈夫，做了狀子，告到州衙門裏。審問他，竟拿兇狠的刑罰，硬打招認了，定了罪名，照皇法碎割到死，綁着到法場上去。肚子裏冤氣塞住了，跳着脚喊冤，枉覺得在九層陰世裏十八層地獄下面，沒有這樣黑暗的正，悽涼叫喊的時候，聽得遊



玩的同伴喚着他道：「老兄做夢着了魔嗎？」立刻醒過來，看見老和尚還盤着腿坐在座位上，同伴的人大家說：「天晚了，肚子又餓了，怎麼這許多時候還是貪睡？」姓曾的站起身來，和和尚微笑道：「宰相的應驗靈嗎？」姓曾的詫異他拜着求他指教，和尚道：「修好心行好事，火坑裏也種得出青蓮花來的，野和尙怎能知道你的事呢？」姓曾的得意地走來，不覺生氣回去，做宰相的思想從此淡下去了，後來悄悄走到了山裏，不知怎樣結局。

## 白蓮教

白蓮教裏有個山西人，忘了他的名姓，大約是徐鴻儒徒弟吧，專拿邪法騙人，要學他法子的人都去拜他。做先生這人有一天要到別處去，堂上擱着一個盆子，又拿一個盆子，上面蓋着可囑他徒弟坐着，看叫他不要揭開來，去了以後，他的徒弟去揭開來看，見盆子裏放着清水，水上面編着草，做一隻船，風蓬桅杆都完全奇怪起來，拿手指去撥動他，跟着手翻過來，急急扶起來，照舊時一樣，仍舊拿盆子蓋上，停了一回，師父來了，埋怨他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徒弟再三說沒有動，師父道：「方纔海裏船翻了，怎可以欺瞞我？」又一天夜裏，點一對大蠟燭在堂上，叫人小心看管，不要被風吹熄了，到打了二更，師父不會回來，朦朧中疲倦起來，到床上暫時睡一回，待到醒來，蠟燭已吹熄了，急忙起來，點火，停了一回，師父走進來，又埋怨他徒弟道：「我原不會睡，燭火怎能熄呢？」師父生氣道：「方纔我在暗地裏走着，十多里路，還要這樣子嗎？」徒弟聽了十分詫異，這樣奇怪的事，一樣樣寫也寫不清楚，後來有一個心愛的小老婆和他的徒弟私通了，他知道了，耐不住，不說出來，打發這徒弟去喂豬，徒弟走進豬圈去，他站在地下，立刻變了豬，他便喚殺豬的來殺了他，賣去他的肉，別人沒有知道的那徒弟的父親看看兒子不回來，走去問他，推說是許多日子不來了，徒弟的父親回到家裏去，到處打聽，一點沒有信息，有一個和他同拜先生的暗中知道這件事，去告訴那徒弟的父親，這父親告到縣官裏，縣官怕他逃去，不敢去捉他，來定罪去，告訴上，帶了穿盔甲的兵一千個人來圍住他的屋子，老婆兒子都被捉住了，關住在囚籠裏，要拿他送到京裏去，路上走過太行山，山裏走出一個大人來，高得和樹一樣，齊嘴和盆一般，大牙齒有一尺多長，那兵士站住了，不敢上去，那人道：「這是妖怪，我的妻子能趕去。」

他——便依他的說話，解去妻子的綁，妻子拿着刀上去，那大人生氣，一張嘴吞下肚去，大家更害怕，那人說道：「他既然吃我的妻子，便要喚我的兒子去。」放出他的兒子出來，又被他吞下肚去，和前次一樣，大家都不知怎麼好，那人哭着道：「既吃了我妻子，又吃了我兒子，叫我心裏怎肯罷休，這非我自己上去不成功了。」大家果然把他放出囚籠來，給他刀打發他上去，那大人氣吁吁的迎上前來對打了一回，那大人抓住了放進嘴裏去，伸着頸子咽下肚去，一會兒不見了。

仇大娘

仇仲是山西人，忘了他的縣名，天下大亂，他被強盜捉了去，兩個兒子名叫福祿，年紀都小，續弦娘子姓邵，管養兩個孤兒，留下來的家產，還能給他們的穿吃，但常遇到鬧荒，那強橫的人又去欺侮他們，便弄着飯也沒有吃，仇仲的叔叔叫尙廉，望他改嫁，常勸他去，那邵氏卻立定主意，不改變尙廉暗地裏寫着賣身契據，把他賣給大戶人家，要硬逼着他，商量已妥當了，別人卻不知道，鄰舍人家有一個魏名，本是個刁滑的人，和仇仲家結下多年的讎，恨想謀害他，因為邵氏做了寡婦，假造了許多壞話，糟塌他，那大戶人家聽了，說他沒有規矩，便不要他了，日子長久了，尙廉暗中的計策，和外面的謠言，邵氏知道了，冤氣塞住在胸口，一朝到夜，淌着眼淚，手脚不舒服起來，他身體睡在牀上，福兒才十六歲，因為做針線，沒有人便給他成了親，那媳婦是姜秀才肥騰的女兒，很有賢慧，能幹的名氣，百事靠他照料，因為這樣，家用寬舒起來，便打發福兒去跟着先生讀書，魏名心裏妬忌他，在面子上卻和他親近，常常喚福兒去吃酒，福兒認他是朋友，魏名暗中告訴他道：「你母親害了癱瘓，不能管家中錢財，兄弟坐着吃現成飯，一件事也不做，你們夫妻為什麼做着牛馬，而且兄弟聘了媳婦，過幾天就要用銀錢替你打算，不如分了家，那便窮在兄弟，有錢在你了。」福兒回家和他妻子商量，他妻子啐了他一聲，無奈魏名天天拿這種話說給他聽，福兒心裏活動了，老實地拿自己的意思去告訴母親，母親生了氣，罵他，福兒含恨常常把那錢米隨便化用他，魏名趁這機會，和他賭錢，倉裏的米輸完了，他妻子知道，卻不敢說出來，後來到了沒有飯吃的地步，母親詫異，趕來查問，纔把實在情形告訴他，母親生氣，卻拿他沒法想，便和他分家，虧得姜家的女兒賢慧，早晚替母親煮飯服侍他，和從前一樣，福兒到了分家以

後更沒顧忌，放大膽子去逛妓院賭錢幾個月，田地產業還了游蕩用去的債，那母親和妻子都不知福兒錢化完後沒法子想，便寫了契券要拿了妻子去借錢，却苦于沒肯收受的人。本城有個趙閻羅，原是不會捉去的大強盜，霸了一個鄉村，原不怕福兒反悔的爽快，借錢給他，福兒拿了錢去幾天工夫便化完了，要想反悔，契券上的話，趙閻羅瞪着眼睛看他，福兒十分害怕，把妻子騙出來送給他，魏名聽得了，暗地裏歡喜跑去告訴姜家，原是要借這個去傾軋仇家，姓姜的生氣打起官司來，福兒怕得利害，逃出去，姜家的女兒到了姓趙的家裏，纔知被他丈夫賣去，大哭起來，祇要尋死，趙閻羅起初拿好話勸他，不肯依從，後來逼着他，便叫罵起來，姓趙的很生氣，拿鞭子打他，不肯依從，便拔下頭髮上的簪子來，自己刺自己的喉嚨，趕快去救他，已經刺通了一點，也不放在他心裏，官相驗得姜家的女兒受傷很重，喝叫打他，那差人沒有誰敢動手打他的，那官早聽得他有兇橫的名氣，到這時更相信了十分生氣，喚家人走出來，立刻打死他，姓姜的便拾女兒回家去，到了姜家，打官司時，邵氏纔知道福兒做的不好的樣子，一聲叫喊，快要斷氣，昏沉的要死去，福兒年紀才十五歲，孤零零的不能自己照料，從前仲仇有一個前頭妻子生的女兒，名喚大娘，嫁在遠地的府城裏，脾氣兇橫，每回娘家的時候，送他東西，不滿他的意思，便要得罪，爹娘常常回去，仲仇因為他這樣厭惡他，又因為路隔得遠，便幾年工夫不去看望他，邵氏臨死時，魏名要去喚他來，借此叫他來吵鬧，却巧有一個做買賣的，和娘是同住在一地方的，便託他去傳話給大娘，又哄他說家裏可以想法子謀吞家產，過了幾天，大娘果然和兒子跑來，一走進門，看見他小弟弟，服侍母親的病，不覺傷心起來，便問起福弟，福弟祿兒告訴他這事的情形，大娘聽了道：「家裏沒有年紀大的人，便聽別人糟場，到這樣，我家的田地房產，那班賊怎可以騙去。」便走到廚房裏，燒着火，煮粥，先給母親吃，再喚着兄弟和兒子吃着，吃完了，又走出去，到縣衙門裏去告狀，告那班賭棍，大家害怕起來，湊了錢去送給大娘，大娘收了，他的錢，卻仍舊告他，縣官叫人去捉了幾個人來，每人都打着枷，着田地房產的事，一點也不問起，大娘氣得不肯罷休，帶了兒子到府城裏，那知府官最厭惡賭錢的人，大娘說了些孤兒的苦楚，和那班歹人做了圈套，騙錢的情形，知府聽着，也變了臉色，斷下來，叫縣官追還田地給原主，仍舊辦仇，福拿這做戒他的不好，待到回家去，縣官得上司的命令，打着催着，因為這樣產業都

還他。大娘這時已經多年守寡，便打發小兒子回家去，又叮囑他跟着哥哥學買賣，不要再來。大娘從此住在娘家，養母親教兄弟，內外都有規矩，母親十分放心，病好了起來，家裏的事交給大娘，鄰舍兇橫的人稍去欺侮他，他便拿着刀趕下門去，理直氣大的爭辯，沒有不怕他的。住下一年多，田地房產一多起來，常常賞些飯菜去，送給姜家的女兒，又看見祿兒大了起來，常常託媒人替他做媒，魏名對別人道：「仇家的產業給大娘拿去了，怕將來不能再拿過來了。」別人都相信他的話，所以沒有人肯和他結親，有一個范公子名叫子文家裏造一座花園，算山西地方第一家，花園裏面有名的花種在路兩傍，一直連到內宅裏，有人不知道，錯走進去，遇到公子在家裏請客，生氣捉住他，說他是賊，拿棍子打他，快要打死，到了清明，祿兒打書房裏回家去，魏名領他去游，便走到花園裏，魏名原來和管花園的認識的，放他走進去，四處游玩着，亭子迴廊，停了一回，走到一處地方，溪溝裏的水流得很急，有一架小橋，紅色的欄杆，過去通着一座黑漆的門，遠遠望着門裏面許多花朵，原來便是公子的內書房，魏名哄他道：「你請先走進去，我要去小便。」祿兒隨意走去，跟着橋走過去，走進門到一座院子裏，聽得女人的笑聲，正要站住脚步時，一個丫頭走出來，看見了，轉過腳跟便進去，祿兒纔害怕逃去，不多時候，公子走出去，令家人拿繩子追上去，祿兒害怕沒有法子，自己跳在溪水裏，公子不生氣，反笑起來，喚許多用人拉他起來，看他面貌衣服都文雅，便叫替他換去衣裳，鞋子拉他走進一座亭子裏，問他的名姓，很和氣的臉色，說着好話，樣子十分親熱，停了一回，跑到裏面去，走出來笑着，拉住祿兒的手，走過橋去，走到原地方，祿兒不知他的意思，在外面站住了，不敢走進去，公子硬拉他進去，看見花園籬笆裏面，隱約有女人在偷看，待到坐下來，便有許多丫頭來篩酒，祿兒謝道：「小孩子沒知識，錯走到內室裏，能受你饒恕，我已出於望外了，祇求放我回家，受好處不少了。」公子不聽他，停了一回，酒菜拿了出來，祿兒又站起來，推說是酒醉飯飽，公子按他坐下，笑道：「我有個曲子的拍名，若能夠對上來，便放你走，祿兒是的是的，應着，求他說出來，公子道：「拍名渾不似。」祿兒想了半天，說道：「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道：「真是石崇呢。」祿兒一點也不懂他的意思，原來公子有一個女兒，名叫蕙娘，長得縹緲，又認得字，天天尋着好女婿，夜裏做夢看見一個人告訴他道：「石崇是你的女婿。」問他在什麼地方，說道：「明天落下水裏去了。」早晨起來去告訴父親，大家聽了詫異，祿兒恰和夢裏的情形相合的，所以拉他內室去，賤太太們出來看他，公子

聽了他對的謀心裏歡喜，便道：「這個拍子的名兒，是我的女兒想出去的，常常想起沒有對得上的句子，現在有你對出來，也是天定下的緣份。我要把女兒嫁你，我家裏有不少空屋，望你不用來迎娶了。」

姓魏的人替他背着濕衣裳，送他騎着馬，待回家去對母親說了，母親詫異起來，說也不吉利的。從此便知道那姓魏的起了壞心，但因為兇險遇到吉利事，隨便他去，不去和他做繃人，祇是對兒子說：「叫他遠遠不要和他來往。」

過了幾天，公子又打發人來對他母親說：「他母親不敢答應，大娘答應下來，便打發兩個媒人去送下聘禮。」

不多幾天，祿兒入贅到他家裏去。一年多中了秀才，妻子的兄弟長大來待他，不如以前祿兒生氣，帶了妻子回家去。母親已拄着拐杖能走路了，幾年工夫，靠着大娘照管房屋，也很完好。新媳婦回到夫家後，丫頭用一大羣，很有大戶人家的樣子。姓魏的又見不和他來往，妬忌的心更深了，但無機會可以踏進去。這時候有一個大強盜，案子破了，遠遠的逃去，他便造謠言說那強盜的銀錢是寄在祿兒家裏，祿兒照官定下的罪，充軍到口外去。范公上下送錢，求人祇把新蕙娘免了充軍，田地房產收沒充公，虧得大娘拿了分家的憑據，親自去告到官裏，求官判斷，新添的好田地多少畝，算是掛着仇福的名字。母女兩人纔能安航住下。仇祿心想不能再回家來，便寫了一張離婚的憑據，交給丈人家裏，自己去了。走了幾天，便到北京城裏，在客店裏吃飯，有一個化子呆呆的在門外張望，那面貌很像是大哥，走近去盤問他，果然是仇福，便自己說出這情形來。兄弟兩人都悽慘，仇祿脫下裏面的衣裳，分幾兩金子給他，叮囑他回家去。仇福哭着收下了，分別走去。仇祿到了關外，投在將軍營裏當兵，看仇祿人生得文氣，叫他管文書，和許多用人住着。那用人盤問他的家裏情形，仇祿告訴了他裏面有一個人，詭異道：「是我的兒子。」原來仇仲當初替強盜家裏看馬，後來強盜逃去，仇仲便飄來蕩去，走到關外，做了將軍的用人。仇祿把這情形當面說出來，纔知道真是父子。一房的人都替他開心，住了不多幾天，將軍捉着大強盜幾十個人，其中有一個人是從前魏名冤枉說仇祿和他通同的強盜，待到他招認出來，父子兩人都哭着告訴將軍，要替他伸冤。皇帝知道了，叫地方官贖回產業，來還了仇仲父子兩人，都歡喜。仇祿又問家裏有多少人，為預備贖回身來的打算，纔知道仇仲投到將軍名下多年了，娶了兩回妻子，卻沒有兒子。這時候正做着繃夫，仇祿便收拾行李回家去。當初仇福分別了兒

弟回家去，爬在地下，自己認錯。大娘扶着母親坐在堂上，拿着棍子問他：「你願意吃打，便可以暫時留在家裏。不然田地房產早已完了，也沒有你吃飯之處了。請你仍舊出去，仇福淌下淚來，願意吃棍子。大娘丟下棍子說道：『賣老婆的人也不犯着打你，但是舊案還不會銷滅，再犯了罪，便去告官的。』」便打發人去告訴姜家。姜家的女兒罵道：『我是仇家的什麼人，卻要來通報我。』大娘常提起這個話，告訴仇福，嘲笑他。仇福慚愧，不敢說一句出氣的話，住下了半天。大娘雖是照應他，很週到，卻呼喚他和底下人一般。仇福做着事，沒有一句怨恨的話，交給他銀錢，常不肯私自用去。大娘因他沒有壞心腸，便對母親說了，求姜家的女兒再回家來。母親怕他不回來，大娘道：『不是這樣說的，他若肯嫁兩個丈夫，打罵怎肯自己受，但也不能不叫他這樣生氣。』便帶着兄弟親自去賠罪。丈人丈母埋怨他，大娘喝着叫他跪下。然後請姜家的女兒出來見面，請了三四回，硬躲着不肯出來。大娘去尋得了拉他出來，那女人便指着仇福辱罵他。仇福慚愧得沒有存身地方。姜老太太攙着叫他站起來，大娘便問回家去的日子。那女人道：『從前愛姊姊的好處，很大。現在聽了姊姊的話，怎還有兩樣有兩樣的說話，祇是怕他不能再賣去我，况且恩義已斷，還有什麼臉面和這無賴漢過着日子。請你另外收拾一間房子，我回去服侍老太太，比剃去頭髮做尼姑好一點，已很好了。』大娘替他說了，講定第二天回家去的，約便分別了。第二天拿轎子去抬他回來，母親在門口迎接着，跪下拜他。那女兒放聲大哭，大娘勸住了他，擺上酒來吃着，說笑着，喚仇福坐在桌子橫頭，便擎起酒杯道：『我苦苦的羈住產業，不是自己要好處，現在弟弟懊悔從前的錯處，真節的媳婦，又回家來了，便把賬簿憑據交給我，我是光身一個人來，仍舊光身一個人回去。』夫妻倆都站起來，改了臉色，攔住拜他，苦苦的哭着，大娘便住下了。住了不多幾天，伸冤的公文下來，田地屋子便還了舊主人。魏名十分詫異，不知他什麼緣故，自己恨沒有法子，可以再害了，恰巧西面鄰舍有被火燒的事，魏名推說是救火跑去，暗地裏拿草結燒着火，放在仇福屋子裏，風又忽然大起來，延燒過去，快要燒完，祇留下仇福住的兩三間房子。全家的人擠在一起，住在裏面不多幾天，仇祿回來了，大家見着面，又傷心，又歡喜。當初范公子拿到了離婚的字據，拿去和薑娘商量，薑娘很傷心的哭，扯碎了，拋在地下，父親依着他的心願，不再勉強。仇祿回家來聽說，他不曾嫁人，高興的走到丈人家裏，公子知他的屋子燒去了，要留他住下，仇祿不肯便告辭回來。大娘勸得藏有金子，拿出來修理泥牆，仇福捐着鐵

頭造房子，掘下地去看見地窖裏的銀子，到夜裏和兄弟拿出來，裏面石頭的池子，有一丈裏面堆滿了，都是元寶，從此僱了工匠大造房子。仇祿感激將軍的義氣，拿了錢去贖回父親來，仇福要去便打發有力氣的人，管住他出去。仇祿迎接蕙娘回家來，不多幾天，父親哥哥回家來，一家人歡喜很熱鬧。大娘自從住在娘家，不許兒子來看望他，怕旁人說他有私心，待到父親回來，硬辭着要回家去，弟兄不肯放他去，父親便把產業分做三份，兒子得兩份，女兒得一份。大娘再三推辭，兄弟哭着對他道：「我們沒有姊姊，怎麼有今天？」這一天大娘便住下了，打發人去喚兒子搬家，一同往下了。有人問大娘兩個娘生的弟兄，怎會關切到這樣，大娘道：「知道母親不知道有父親的祇有禽獸，是這個樣的，難道做了一個人，學着禽獸嗎？」仇福仇祿聽了，都淌下淚來。僱工匠修理他的屋子，都和自己一樣。魏名自己想想十多年工夫，要害他，反好了他，自己很懊悔，又羨慕他有錢，想去和他親熱，他便借了仇仲的喜買了東西送去。仇福要不收他的，仇仲不好意思，推却他，收了。他的雞和酒雞，拿布條綁着腳，逃到竈下去，竈肚裏的火燒着了布條，雞跑去躲在堆柴草的地方，書僮丫頭看見了，不會留心，停了一回，柴草燒起來，燒着了屋子，一家人驚慌起來，虧得手脚多，一刻工夫救熄了。那廚房裏百樣東西，都沒有了。兄弟都說他不吉利，後來遇到父親的生日，魏名又送一隻活羊來，推却他不能吊住。羊在院子裏的櫺下，夜裏有一個僮吃主人打了他，氣憤憤的走櫺下，吊羊的繩子來，自己吊死了。兄弟嘆道：「他的待我好，還不如待我不好。」從此魏名雖十分要緊，也不敢收他的錢了。反多多的謝他，後來魏名年老了，窮得做了化子，常給他布和米，並且待他也不能再好了。

### 李伯言

李秀才伯言是沂水人，心腸熱，脾氣直爽，忽然害了病，家裏人拿藥給他吃，他不要吃，道：「我的病不是藥可以醫治的，陰間閻羅王出了缺，要我去替他做幾天閻羅王，不要收埋我，要等着我。」這天真死了，差人跟他走進一座宮殿去，拿出皇帝的衣帽來給他穿戴，案桌上面籙子公文一大堆，有一件案子，江南的一個人查他生平姦淫好人家，的女人八十二個人，審問他據供在照陰間的王法應該要受火燙的罪，大堂下面有一條粗的銅柱子，高有八九尺，空着心子，可以燒炭的裏外都燒紅了，許多鬼拿着路的刺棍打着趕他，叫他

上去，手動着，脚抱着，纔到頂上，便見烟氣衝出來，碎時一聲響，人便落下來，縮成一團，倒在地下，停了一回，再醒過來，又打着他，烤着好幾次，他和煙氣一般散開了，不能再成人形了。又有一起案件，是和他同一縣城裏一個姓王的，被丫頭的父親告他，污了他的生兒，姓王的是李秀才的親戚，家裏前幾天有個人來賣丫頭，姓王的不知道他的來歷，卻貪他的價錢便宜，而買下。到這時，姓王的急病死了，過了一天，有個姓周的朋友在路上遇到他，知道他是鬼，跑去躲在書房裏，姓王的也跟他走進去，姓周的害怕，便禱告他，問他打算要什麼。姓王的道：「求你到陰間去做一個見證。」驚慌起來，問他什麼事，說道：「我的丫頭實在是在化錢買下的，現在被告這件事，你親眼看見的，果然死了一回，到閻羅王跟前，去質審李秀才，看見了王，心想幫助他，忽然看見能做主。」不多幾時，姓周的果然死了一回，到閻羅王跟前，去質審李秀才，看見了王，心想幫助他，忽然看見殿上火燒起來，李秀才十分驚慌，站了起來，差人走上來說道：「這裏不和人世上一樣的一點私心，不可以用，趕快息了念頭，轉着別的想法，那火便自己熄了。」李秀才定了神，靜一靜心，火立刻沒有了，停了一回，審問案件，姓王的和丫頭的父親一分辯，就問姓周的，姓周的把實在情形說出來，姓王的因得有心做犯法的事，定下打屁股的罪，打過了，打發人送他們回去，還陽姓周的和姓王的都隔了三天醒過來，李秀才辦事完了，坐着轎子騎着馬回家來，在路上看見沒有頭斷了幾百個人，爬在地下，很傷心的叫喊，停着車子問他，因是別地的鬼，想回家鄉，怕過關過城的時候，被人攔住，求他發一張走路的執照，李秀才道：「我代做閻王三天，已交卸職任了，怎可替你們幫忙。」大家道：「南村的胡秀才，快要做道場，代我們去叮囑他，可拿到執照。」李秀才答應他，到裏去了，跟班差人都去了，李秀才醒過來，胡秀才號叫水心，和李秀才要好，聽得李秀才又活過來，便跑去望他，李秀才問起做道場是什麼日子，胡秀才道：「強盜造反時，妻兒們都保全了性命，前幾天和我妻許了這心願，從沒有對一個人說過的，怎麼能和道呢？」李秀才把這情形告訴他，姓胡的道：「閻房裏一句話，便傳到陰間，可怕得很。」便恭敬的答應着回去了。第二天到姓王的家里，去姓王的還沒氣力，睡在牀上，見了李秀才，心裏一時起了敬重心，謝他的幫忙，李秀才道：「王法不可寬待，現在幸虧不打壞。」姓王的道：「已沒別樣病了，祇是棍子打破了皮肉，長膿爛着，又隔着二十多天，纔好，屁股上的肉爛下來，最後結了一個疤。」



## 夜叉國

從前交州有個姓徐的，飄洋去做生意，忽被大風吹去，睜開眼來看，已到了深山多草木的地方，他便吊住了船，走上岸去，背着米和肉，正走進山去，看見兩岸都是洞，密得和蜂巢一般，裏面有人聲音，走到洞外一看，裏面有兩個夜叉，牙齒攢在唇外，眼光亮晶晶的，好似兩盞燈，抓住一隻活的鹿，在那裏吃，他嚇得魂靈出竅了，急想逃下，那夜叉已回過頭來看見了他，丟下了吃的東西，上來捉他，兩個說着話，好似鳥獸叫，扯破了姓徐的衣裳，好像要吃他，姓徐的害怕，拿袋中裝着的乾糧和牛肉送給他，他分着吃了，又翻那姓徐的衣袋，姓徐的搖着手告訴他沒有了，夜叉生氣，又抓住他，姓徐的哭道：「放了我，我船裏有鍋子，可以煮東西吃。」夜叉不懂他的說話，仍是生氣，姓徐的再三和他裝手勢，夜叉好似有點明白，跟他到船裏，拿了傢伙走進洞裏，捆着柴草燒着火，煮他吃剩的鹿肉，煮熟了他，倆吃着，又歡喜，夜裏拿一塊大石頭攔住門，好似怕姓徐的逃去，姓徐的縮着身子，睡着，心裏不免掉一死，天亮了，兩個夜叉走出去，又把門攔住，停了一回，帶着一隻鹿，來交給姓徐的，剝着皮，在洞深的地方用了泉水煮成幾鍋，停了一回，一羣夜叉走來，吃完了，大家拿手指着鍋子，好似嫌他小，過了三四天，有一夜，一個夜叉背着大鍋子來，喚姓徐的來燒鹿肉吃，住了幾天，夜叉和姓徐的熟識了，走出去，也不拿東西攔住他，姓徐的也能夠聽他們的聲音，知道他的意思，常學了他的聲音，說夜叉話，夜叉更歡喜，他帶了個雌的來給姓徐的做妻子，姓徐的起初見他，害怕不敢近他的身，那雌的來拉着姓徐的和他交合，十分歡喜，常常留着肉給姓徐的吃，好似夫妻的樣子，有一天許多夜叉一早起來，頸子下面每人掛着珠子，替換着走出門去，好似伺候貴重的客人，吩咐姓徐的多煮幾鍋肉，他去問那個雌夜叉，她道：「這個是天壽節氣。」那雌夜叉走出去，對許多夜叉道：「徐官人沒有珠子。」大家除下五粒來，便交給雌夜叉，雌夜叉也自己除下十粒來，一共有五十粒的，拿野苧麻做繩子，穿着掛在姓徐的頸子上，面姓徐的看看每一粒珠子，停了一回，一同走出去，姓徐的煮肉完了，雌夜叉來拉他去，說是去迎接天王，走到大窟窿裏，裏面有石頭又光又平，四面都有石頭的座位，上面一個座位鋪着豹皮，另外一座位都拿鹿皮鋪着，夜叉二三十個排着坐在洞裏面，稍停一回，大風吹了，慌張的一齊走出來，看見一個大的走來，也像夜叉的樣子，一

直跑進洞裏，爬着坐在上面，朝兩面看着。許多人跟着走進去，東西排開站着，抬起他的頭，拿兩條臂膊做十字樣子。那大生物教衆看着，問臥眉山的許多人，在這裏了嗎？大家齊聲答應，看着姓徐的道：「這是什麼地方來的？」那雌夜又對他說：「是我的女婿，大家又稱贊他，裏肉的本領，便有兩三個夜叉搶着跑去拿熟的肉來，擱在茶几上面，他抓來吃得，便稱贊滋味好，又吩咐他常送給他吃，又看着姓徐的道：「珠串怎麼這樣短？」大家道：「他纔來，不會置備。」那東西在頸子上，除下珠串，脫下十粒給他，大得和手指一般。母夜叉急上去替姓徐的掛上，姓徐的也叉着臂膊說：「又話謝他，那大生物便去了，大家纔吃他那裏的東西，也走散了。」住下四年多工夫，那母夜叉忽然養孩子了，一胎養下兩個雄的，一個雌的，都是人樣子，不像他的娘。許多夜叉都歡喜他的兒子，常常來抱着玩。有一天，出去搶東西吃，祇有姓徐的一個人，在洞子裏，忽然來了一隻雌夜叉，要和姓徐的偷情。姓徐的不肯，夜叉生氣，打姓徐的，倒在地上。姓徐的妻子從外面走來，立刻生氣，兩人打起架來，咬斷他的耳朵，稍停一回，他的雄夜叉也回來了，勸解他，叫他回去。從此以後，這雌夜叉常管着這姓徐的，不再離開。又過了三年，子女都能走路。姓徐的常教他們說人的話，語慢慢說話中，有了人的氣息了。便是小孩子跑着山和走平地一般，和姓徐的有了父子的情份。有一天，雌夜叉和一子一女走出去，半天不回家來。那北風大起，姓徐的很傷心，想起舊時的家鄉，帶着兒子走到海邊上去，看見從前的船還在，和他商量回家去。那兒子要去告訴母親，姓徐的攔住他，父子兩人上了船。一晝夜到了交州，到了家裏，妻子已嫁人，拿出珠子兩粒賣得錢滿一兆，家裏很有錢。兒子取名喚彪，十四五歲的時候，便能拿得起奇重的東西，脾氣粗暴，歡喜打架。交州的元帥見了他，奇怪，叫他做千總，恰巧遇到邊地造反，他到的地方都有功勞。十八歲做了副將。這時候有一個做買賣的飄海出去，也被風吹到臥眉山地方，纔走上岸，見一個年輕的男人，看了他，詫異起來，知道他是中國人，便問他住的地方。那做買賣的人告訴他，那年輕男人拉他走進山谷，一個小洞，石洞外面都是一堆堆的草，又叮囑他不要走出去。停了一回，拿鹿肉來給那買賣人吃，自己說父親也是交州人。那做買賣人聽了，便知道是姓徐的，那做買賣的人在客地裏，常常看見他，便道：「我是他的老朋友，現在他兒子已做了副將。」這個年輕的人不懂是什麼名稱，做買賣人道：「這是中國的官名，又問什麼叫做官？」便道：「出門去，便坐着車馬回進來，高坐在上面，堂上一聲呼喚，那下面一百個人答應着看。」

見的人，斜着眼睛看他，這便叫官。一年輕人十分羨慕做買賣的人，又道：「既然你的父親在交州，爲什麼許多日子住在這裏呢？」那年輕人把實在情形告訴他，做買賣的勸他回到南方去，他道：「我也有這想頭，只是母親不是中國人，說話相貌兩樣，況且給同伴知道了，一定要殺害我們，因此心裏打不定主意。」便走出去說道：「等到北風起時，我來送你動身，託你向父親哥哥寄一個信。」那做買賣人躲在洞裏，快到半年工夫，常從草堆裏向外張望，他這座山裏時有夜叉來去，十分害怕，不敢稍動一動。有一天北風吹了，那年輕人忽然走來，領他逃出去，叮囑他道：「我託你的話，不要忘記。」做買賣人答應他，便回去，一直到了交州，走到副總衙門裏，仔細告訴他看見的情形，徐彪聽了，傷心要走去，找尋他父親，怕海裏的風波，許多的地方危險，兇惡，不容易去，竭力攔住他，徐彪大哭，父親不能攔住他，便去告訴交州的元帥，帶着兩個兵到海裏去，逆風攔住了船，在海裏搖幌了半個月，四面一看，沒有邊岸，眼前便模糊了，沒法分出南北方向來，忽然起了風波，接住天坐的船，翻過來，徐彪落在海裏，浪滾着，好半天被一樣東西拉了去，到一地方，竟有房屋，徐彪一看，他和夜叉一個樣子，徐彪便說着夜叉的話，夜叉詫異起來，問他徐彪纔告訴他要去的，地方夜叉說道：「臥眉山是我的老家，冒犯了你，有罪了，你離開原路，已八千里，此處便是壽龍國，到臥眉國去，不是這條路。」便去尋了船來，送徐彪去，夜叉在水裏推着走，和射箭一般，一轉眼，一千里路過了一夜，已到了北海岸上，看見一個年輕人在水邊上張望，徐彪知道山裏沒有人的，以爲是他的兄弟，走近去，一看，果然是弟弟，便拉着手哭起來，停了一回，問起母親和妹妹，都說平安，強健，徐彪要跟着去，他兄弟攔住他，慌張地走去，回過身來，謝那夜叉，那夜叉已不見了，不多時候，母親和妹妹走來看見徐彪，大家哭着，徐彪說出自己的意思來，說怕去了，給人欺侮，徐彪道：「孩兒在中國，很榮耀，別人不敢欺侮，回家去的主意，已打定，正怕風向倒吹，不容易渡過海去。」母子正沒法的時候，忽見船上的布風篷，向南吹動起來，他的聲音拍拍的響着，徐彪道：「天幫助我了。」大家跟着上船，波浪和射箭一般，三天工夫到了岸上，看見他的人都逃開去，徐彪替他三個人脫下衣褲，分穿着到了家裏，那夜叉娘看見老頭生氣，罵他，恨他不和他商量，姓徐的連連認錯，家裏人拜見主母，沒有一個不害怕，徐彪勸母親學說中國話，穿着綢緞，吃着酒肉，便十分高興，母女兩人都是男人打扮，幾個月工夫，稍稍聽得出說話來，兄弟妹子也白淨起來，兄弟名豹，妹子名夜兒，都是強壯，有氣力，徐彪

自愧不知讀書，便教兄弟讀書。徐豹最聰明，經書史書一過眼便明白，又不肯做讀書人的事，仍舊叫他拉着硬弓，騎着快馬，中了武進士的功名，娶一個姓阿游擊官的女兒做妻子。夜兒因為是異種，沒有人和他結親。過了幾時，他帳下袁守備官死了，妻子硬配給他。夜兒能拉一百石重的弓，隔一百多步射着小雀。袁守備每一次出去打仗，便和他妻子一起去。他做同知將軍官，大功都是出于女人之手。徐豹三十四歲封元帥，母親常跟着他去打南蠻，每見了敵人，便穿着盔甲拿着槍，她也去打仗，看見他的沒有一個不逃走。聖旨封他做男爵，徐豹上奏摺辭謝，總算後來封她爲夫人了。

### 連城

喬秀才，是晉甯人，從小有學問，爲人很有義氣，與顧秀才很要好。顧死了，常照顧他的妻子。縣官因此也很敬重。縣官死了，家眷流落，不能回去。喬秀才也賣去了產業，送他靈柩回去。因爲這樣，讀書人都敬重他。但他家境一天天的衰敗，有一個史舉人女兒名連城，繡得很好的花，也識字，父親愛惜他，拿出他繡的倦繡圖，請年輕人題詩，要挑選一個女婿。喬秀才送一首詩的大意道：「低的鬢高的髻，一頭好頭髮，一早起來坐在窗前，繡一張綠色的荷葉，繡到那一對鴛鴦的地方，他魂靈好像要飛去，般悄悄的停着針綫，縷起兩道眉毛。」又稱讚他繡的花道：「繡花線做出來，好似畫一般，那張畫上的花鳥，好似天生成，般這樣看來，當年蘇惠的織錦，也算不得好本領，微倖把迴紋感動他的丈夫。」女兒得了這兩首詩，很歡喜，對着父親稱讚，父親嫌他窮，女兒見了人，便稱讚他，又打發女用人推說是父親的意思，送銀幫他的家用。喬秀才歎道：「連城是我的知己。」滿心想着他，不到幾時，女兒許配給鹽商兒子王化成。喬秀才才死了，望頭，但是做夢還不忘記他的不多。幾天女兒生癆病，病深不能起牀，有一個西域的和尙，自己說能醫病，但是要用男人臂上的肉。錢春着和在藥末裏，史舉人差人到王家去告訴，女婿女婿笑道：「癡老頭，要割我心頭的肉嗎？」那來人回去，史孝廉生氣道：「有能割肉的人，女兒給他做妻子。」喬秀才聽見，便去自己拿出很亮的刀，割臂肉給和尙，血淋了袍子，袴子和尙替他搽上藥，纔止住。做丸藥三顆，三天吃完，病好像沒有了。史孝廉想要依着說話做，先去告訴王家，王家的人生氣，要去告官。史孝廉便擺酒席，請喬秀才來，拿千兩銀子道：「深受了你的大恩，祇好

拿這報答你。」便從頭至尾說出背約的原因。喬秀才沉臉道：「我所以不愛惜皮肉，不過要報答知己罷了。那裏是賣肉。」拂着袖子便回去了。女兒聽了心裏很可憐他，叫女用人去安慰他，又道：「像你這樣的才學，不會長久流落的。天底下不怕沒有美人，我做的夢很不吉利，三年內必定要死的，不要和人家爭這地底下的人了。」喬秀才告訴女用人道：「讀書人爲了知己人而死是不論的，實在怕連城不是真正的曉得我不做夫妻有什麼要緊。」女用人代姑娘解說，喬秀才道：「若果能是真心見面的時候，要對我笑一笑，死了也沒有不願意的。」女用人回去了。過幾天，喬秀才偶然出來遇見姑娘從阿叔家裏回來，瞟一眼姑娘的眼光，回轉來往後看，噙着嘴唇微微一笑。喬秀才很歡喜道：「連城真正是知道我的。」恰巧王家來商量娶親的日子，連城的舊病又發起來，幾個月便死了。喬秀才去吊喪，一陣心痛死去。史孝廉叫人擡着送他回去。喬秀才自己知道已經死了，也沒有什麼悲傷，走出村坊去，還想見一見連城，遠遠望着西北一條路走的人，連接的便也混進身子夾在他們堆裏，一忽兒走進一個衙門，碰着顧秀才嚇了一跳，問你怎麼樣來的，便拉着手要送他回去。喬秀才歎道：「心裏的事沒有辦完。」顧秀才道：「我在這裏管文件，很得信用，倘然可以出力，不敢惜力的。」喬秀才問起連城，顧秀才便領他走過了許多房屋，看見連城和一個穿白衣服的姑娘，淚汪汪的席地坐在廊檐角裏，看見喬秀才來，立刻站起來，好像喜歡了，略問爲什麼來的。喬秀才道：「你死了，我那裏敢再活着。」連城哭道：「這樣負義的人，還不忘記他做什麼，但已不能許配你在今世，祇願配在下世了。」喬秀才告訴顧秀才道：「有事你去罷，我歡喜死，不願意再活了，但是請查一查連城投生在什麼地方，好和他一同去。」穿白衣服的姑娘問秀才是誰，連城仔細的告訴他，姑娘聽了，也很悲傷。連城告訴喬秀才道：「這位姑娘是我的同姓，小名寶娘，長沙知府官的女兒，一路回來，大家便親熱。」喬秀才看了一看，樣子很可憐，纔要細問，顧秀才已去了回來，對喬秀才道：「我替你商量定了，叫姑娘跟你還陽，好不好。」兩人很歡喜，纔要作揖分別，寶娘大哭道：「姊妹去了，我跟誰去呢，望你救救我，我替姊妹去捧手巾罷。」連城沒有法子想，和喬秀才商量，喬秀才又苦求顧秀才，顧不答應，說是做不到。喬秀才再三勉強着他，便說道：「勉強做做看。」去了吃一頓飯的工夫，回來搖着手道：「實在萬不能做到了。」寶娘聽見了，說着哭着，祇跟在連城的後面，立刻跑去，悲傷的樣子，教人的肝腸都酸軟了。顧秀才道：「請你帶寶娘去，倘然犯

法，我拚命也去。」賓娘纔歡喜，跟喬秀才出去。喬秀才怕他路遠沒同伴，賓娘道：「我跟你去，不回家了。」喬秀才道：「你太痴心，不回去，怎能活往後？我到湖南，不要避開我，已算好了。」卻巧有兩個老太婆，拿了勾魂票到長沙去，秀才囑託他，賓娘哭着分別去了。路上連城走得很慢，歇息了十幾回，纔看見家門。連城道：「重活了，恐怕變卦，請你找了我的屍骨，我從你家裏活過來，沒有後悔。」喬秀才也說不錯，回到喬秀才家裏，連城好像不會走路，喬秀才站着等他。連城道：「我到此地，手脚飄蕩地沒了主意，心裏願望恐怕做不到，還要仔細想法子，不是這樣活了，怎能自己做主。」兩人手拉手，走進旁邊廂房裏，不說話了。一回兒，連城笑說：「你不喜歡我麼？」喬秀才詫異問他的原故，紅着臉兒道：「恐怕事已不成功，我對不起你，我要拿魂靈報答你。」喬秀才歡喜，親熱了一回，遲遲地不敢走出去，等了三天。連城道：「俗語說的，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憂愁愁的住在這裏，終不是久計。」便催喬秀才進去，剛到靈牀，忽然醒了。家裏人很詫異，送湯水給他吃，下去。喬秀才叫人請史孝廉來，討了連城的尸首，自己說道：「能救他活來。」史孝廉聽了他的說話，纔搬進來。看看已經醒了，告訴父親道：「孩兒的身子，已屬喬官人，再沒回去的道理，倘有什麼變故，仍只有一死。」史孝廉回去，打發了頭去，替他服侍。王家聽了，寫狀子去告官，官受了銀子，判斷給王家。喬秀才氣得要死，也沒法子。連城到了王家，生氣不喝水，不吃飯，祇望早死。等到屋子裏沒人，便拿帶子吊在梁上，過了一天，有精神，等到快要死了，王家害怕，送還史孝廉。史孝廉可送還喬秀才。王家知道了，也沒有法子，便安靜了。連城好起來，常記掛賓娘，要叫人打聽，因為遠，不便去。有一天，用人進來，通報大門外有車馬，停着，夫妻倆跑出來，見賓娘已走到天井裏，大家看見了，十分歡喜。那知府親自送女前來，喬秀才接着進來，知府道：「小女全靠你再，生也不嫁別人。」喬秀才磕着頭，照規矩謝他。史孝廉也來了，和他認了同宗。

小二

滕城趙旺夫妻，都相信菩薩，不吃葷東西。一村中很有善名，家裏略有一點家財，有個女兒，名叫小二，聰明美麗，趙旺很歡喜。年才六歲，教他和哥哥長春，同跟先生讀書，過五年，讀熟了五經，同窗丁宣人，紫陌，比小二大三歲，大家很親熱，暗中把意思告訴母親，要定趙家的親事。趙家不肯，要把女兒許配富人，家不到幾時，趙家

信了白蓮教，徐鴻儒造反，趙家全家都連累做反叛。小二很聰明，凡有紙做兵豆做馬的法子，一看便知。小女孩子拜徐鴻儒做先生的，有六個人，祇有小二最聰明，因此學會了法子。趙旺靠女兒而得到上司的相信，這時了紫陌十八歲了，中了秀才，但不肯定親，因為不忘小二偷偷的逃去投在徐鴻儒部下，小二看見他歡喜待他的情分，比平常更好。小二是徐鴻儒最得意的學生，管軍機的事，日夜出來進去，父母都不能管他。了紫陌常在晚上來見他，有時叫底下人走開，挨到三更天，了紫陌悄悄告訴小二道：「我到這裏來，你知道我的心事麼？」小二道：「我不知道。」了紫陌道：「我並不是忘想攀高，我的來是爲的，是你邪術是沒有用處的，祇能弄到滅亡，你是個聰明人，難道想不到這，能跟着我逃走，我的心裏便不難過了。」小二呆了半天，忽然和夢醒一般的道：「背了父母私走，是沒義氣的。」便去告訴兩個老人家。趙旺不相信道：「我們的先生是神仙那裏會錯？」小二知道勸不醒的，便打散頭髮，挽了一個髻，拿出紙鶴子和了紫陌各人騎了一隻紙鶴子的翅膀飛起來，像一對鷓鴣鳥一般，並着翅膀飛快，天亮時候到了萊蕪，小二用手指捏住紙鶴子的頭頸，忽然收了翅膀停下來，再騎兩匹驢子，跑到山陰，假說是避亂的，租了房屋住着，兩人匆忙的逃出來，少帶東西，柴米沒有了，了紫陌很是着急，向鄰舍借米，沒有人肯借他，一升一斗的，小二沒有着急的樣子，祇當了簪子，珥環，關了門，兩人對坐着，猜燈謎，背忘記了的書，拿這個來賭勝敗，的並着兩個手指打他的肩膀，西鄰翁家是當強盜的，有一天打搶了回來，小二道：「鄰舍人家富，我還有什麼憂愁，暫時借他一千兩，他不肯借給我。」了紫陌以爲不容易，小二道：「我有法教他情愿給我。」便剪紙做判官的樣子，擱在地下，罩上雞籠，拉了了紫陌到榻上，煮了酒，檢了一本禮記，行酒令，隨便說那裏一本第幾頁，第幾行，來翻看，那個得着食，傍水傍的，便喝着酒，酒部的加倍喝，後來小二正巧得着酒人兩個字，了紫陌拿了大盆子篩酒，催他喝，小二道：「倘借得着銀子，你便得着飲部。」了紫陌翻書得着「籠人」兩字，小二大笑道：「事已成功了一點。」滴的篩酒給他。」了紫陌並不佩服，小二道：「你是水兵，應該和鱉魚喝法。」正在調笑，聽見籠子裏響得真真的，小二說來了，拿起籠子來看，袋裏許多銀子，滿出口兒外面，了紫陌很歡喜，後來翁家老太婆抱着孩兒來玩，輕輕道：「主人纔回來，點着燈，夜裏坐着地板，忽然崩開，深得看不見底，一位判官從裏面出來道：「我是陰間的差人，泰山帝君和閻王在那裏做記強盜惡事的書，要用銀燈十盞，每盞重十兩，施二百架燈，可以

消滅罪孽。」主人害怕，燒着香，磕頭禱告，送他一千兩銀子，判官進去了，地板也便合攏了。夫妻倆聽了他的話，故意做出詫異的樣子，但是從此就買起牛馬，養底下人和丫頭自己，也造起房屋，村中無賴子，看他家裏有錢，合了許多流氓，跳過牆頭，搶了家丁夫妻兩人，從夢裏嚇醒，看見火把照着強盜，擠滿了一屋，兩人捉住了丁紫陌，另外一個人伸手到小二懷裏，小二袒開胸膛，爬起來，直着手指，喝道：「停止！」十三個人都伸伸舌頭，站着和木頭人一般。小二纔着袴子，走下牀來，叫擻底下人拿強盜一個個的，反綁着手，威逼着叫他自已招認得明白，便責備他們道：「遠路人躲在山凹裏，要想人家幫助，爲什麼這樣沒理，急難的時候，人來應該殺了你們，但是我實在有點不忍心，暫時放了你們去，倘然再來，一定不饒你們的了！」一羣強盜，磕着頭謝他去了，住了不到幾時，徐鴻儒被官兵捉了，趙旺妻兒都犯了殺頭罪，丁秀才拿銀子去贖了長春的小兒子回來，小孩子纔三歲，養做自己的兒子，名字叫作承祧，從此同一條巷裏的人，慢慢知道他們是白蓮教的徒弟，卻巧這時蝗蟲吃了田裏的稻子，小二拿紙鶴子幾百隻，放在田裏，蝗蟲也逃開了，不敢進田裏去，因爲這樣，纔得沒有妨害。同住人妬忌他，大家去告官，拿他當徐鴻儒的同黨，官打聽他家裏有錢，關了丁紫陌，丁紫陌拿銀子去買通官府，纔了卻這件事。小二道：「錢財的來路不正，應該要快快的用完，但這裏不好長久住的，」便賤價賣了房子，搬到萊蕪縣的西邊，小二做人很聰明，會積蓄，做生意，勝過男人，從前開過琉璃廠，碰着進來一個工人，便教導他一切，碁燈那新奇的样子，好看的顏色，別人店裏都不能學到，他因爲這樣，價錢又貴，又賣得很快，住了幾年，家財大了，小二監督丫頭用人，很嚴，吃飯的人，幾百個，沒一個閒空的人，空下來，和丁紫陌煮茶下棋，或者看書尋樂，錢米的進出，和丫頭用人，凡五天查看一回，小二自己拿了簪子，秀才替他點簿子，家中懶惰的人，用鞭子打了，罰他跪在地下，這一天，給他們休息，不做夜工，夫妻擺菜蔬，和酒，叫許多丫頭唱小曲，取笑，村裏二百多家人，凡是窮的，都給他們資本，因爲這樣，有一批懶惰游民，碰着大旱的時候，小二教人造臺，在空地上，坐轎子，夜裏出去，踱方步，做法，大雨便下來，五里之中，雨水下足了，人家當他神仙，小二出來，沒有遮臉的東西，村裏人看見他，有年輕男人，在一傍暗地裏說他，縹緲，再看他的時候，都害怕，不敢抬頭，碰到秋天，村裏小孩子不能耕田做事，便給他錢，叫他採茶葉，割草，幾乎有二十年東



西堆滿了，人家暗笑他，碰到山西鬧大饑荒，人吃人，小二拿出割下來的草和米，給餓的人，近處村上的人才得獲救不少。

### 庚娘

金大用，中州大戶人家的兒子，娶了尤知府的女兒，叫庚娘，貌相好，脾氣又是賢慧，夫妻倆人十分要好，因遇着造反家裏的人逃出去，姓金的帶着家眷逃去路上，遇到一個年輕的人，也是帶着妻子逃難的，自己說是揚州王十八，願意領着他走路，姓金的歡喜，同到了黃河邊上，庚娘對姓金的道：「不要和這年輕的人一同坐船，他常常看着我，臉色大變，他心裏不可料。」姓金的答應他，姓王的去找，尋了一條大船來，替姓金的搬着行李，姓金的不好意思推卻，又想他帶着年輕的女人，料他沒有別的心腸，那女人和庚娘同住在一處，看他神氣性格也十分和氣，姓王的坐在船頭上，和搖船的人說着話，~~姓王的~~是親戚朋友不多，時候太陽落下去，水路很遠，不能認出南北的方向來，姓金的四面一看，又冷靜又兇險，真疑心詫異，停了一回，雪白的月亮升上來，看見滿眼都是蘆葦，待到停下了船，姓王的拉着姓金的父子兩人走出艙門外去看開，一開眼界，便趁他不防備，推他下水去，姓金的父親見了要喊，那搖船的人拿篙子撞他，也淹在水裏去了，金大用母親聽得聲響，走出來看，又推他淹在水裏，姓王的纔喚着救命，那母親走出來時，庚娘跟在後面，已有一些看見，待到聽得一家人都淹死了，便也不害怕，祇道：「公婆都死了，叫我回什麼地方去？」姓王的勸他道：「娘子不要就愛求你，跟我到南京去家裏田地房屋，很可以養活你，你不用憂愁。」庚娘抹乾了眼淚道：「能這樣子，我心願也足了。」姓王的十分快活，服侍他十分要好，待到天黑以後，拉着庚娘求和他尋快活，庚娘推說是身上月經來了，姓王的便到他女人房裏去睡，第一更打完了，夫妻兩人吵鬧起來，不知他為什麼事，祇聽得那女人道：「你做的這種事，那天上的雷要打破你的頭了。」姓王的打他的女人，那女喊道：「立刻死了罷，實在不願做殺人強賊的老婆。」姓王的生氣，拖着女人出去，祇聽得一聲響，女人落水了，不多幾時，到了南京地方，引着庚娘到他家裏，走進客堂，見他的老太太，老太太詫異說他，怎不是舊時的媳婦，姓王的說那媳婦吊下水去死了，新娶了這媳婦，回到房裏，又要強姦他，庚娘笑道：「三十多歲的男人，還不懂做人的規

矩小人家的孩子，第一天成親，也要吃一杯薄水酒。你是有錢的人，便也不難，但我倆對坐着，算什麼樣子。姓王的高興起來，做了酒菜，對面坐着吃酒。庚娘拿着酒杯勸他吃酒，很親熱。姓王的酒吃醉了，推說不會吃。酒，庚娘拿了一大杯酒，硬裝笑臉勸他吃。姓王的不好推託，便吃得爛醉，脫得精赤，催他睡。庚娘拿去了碗盞，吹熄了蠟燭，推說是去小便，走出房去，拿刀走進來，暗地裏伸手去摸姓王的頸子。姓王的還拉住他的臂膀，說出不好聽的話來。庚娘用力切下去，不會死，喊了起來，又斬下去，才殺死了。那老太太模糊的聽得聲音，跑去問他，庚娘也殺了他。姓王的兄弟，名叫十九，知道了，庚娘知道不能逃走，便自刎着頸子，刀口鈍得不能切進肉去，開門便跑。十九追着他，已跳在池裏了，喊着去喚人來救起他來，已死了。繚繚得和活的一般。大家去看姓王的屍首，看見窗子上，一封信，拆開來看，便是庚娘訴說他冤枉的情形。大家說他是烈女，商量湊些銀錢給他埋葬。天亮走來看的人，幾千個，看他的面貌，都對他拜着。一天傍晚，湊着一百銀子，於是去葬他。在南門外，歡喜做事的人，替他穿戴着珠帽袍子，弄得十分考究。當初金秀才的跳河，攔在一片板上，虧得不會死。快天晚時，到了淮河裏，被小船上撈救起來。那隻船原是備有錢的尹老頭子，專門備着去救那淹在水裏的人。金醒來，去見那老頭子，說謝謝他。老頭子留他住下，教他兒子讀書。姓金的思想，不知父母的信息，便要出門去打聽，所以打不定主意，停了一回。有人來說，擄着了死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姓金的疑心，是自己的爹娘跑去一看，果然不錯。那老頭子替他買辦棺木，金秀才傷心大哭時，又有人來說，救個落水的女人。他說金秀才，是他的丈夫。金秀才抹着眼淚，慌張的走出來。那女人已走進來了，一點不像庚娘。是王十八的妻子，對着姓金的放聲大哭，求他不要丟開他。姓金的道：「我心裏已亂了，怎有閒工夫替你想法子？」那女人更傷心。姓尹的打聽他們的原因，歡喜起來，說這是天報，應勸姓金的收了這女人。姓金的拿守孝的話推託，又要報讎，帶着女人，拖累不便。那女人道：「照你說的，譬如庚娘還在你身傍，你也要丟開他嗎？」那老頭子聽他的話不錯，對他說，明暫時收養着他。姓金的便答應他，看定墳地，埋葬着老頭子。老太太那媳婦，麻穿孝，待到埋葬完了，姓金的藏着刀，拿着飯碗，要到揚州去。這女人攔住他道：「我姓唐，祖宗一向住在南京，和那個傢伙同住一個地方的。以前他說是揚州，是假的。姓金的想不出什麼法來，忽然傳說那女人殺死離人的事。黃河兩岸的人，知道了，說着姓名，十分明白。姓金的聽了，心裏一爽快，但是更傷心，回絕那女人道：「虧得

沒有糟塌你。你是有志氣的女人。怎好壞了良心再娶妻。那女人道：「已經說定在前。不肯變卦。情願自己當小老婆。一恰巧有一個副將軍袁先生和姓尹的是老友。正要動身到西邊去。來看姓尹的。見了金秀才。兩人十分要好。請他去做書記。不多幾時。那逃兵造反。姓袁的有大功勞。姓金的因為幫着打仗。查出他的功勞來。封他做游擊官。回來和她纔行了花燭之禮。住下了幾天。帶着女人到南京去。打算要去上。庚娘的坟。暫時路過鎮江。要到金山去游玩。船至江心。一轉眼有條船搖過。裏面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女人。他很詫異。這年輕的女人很像是庚娘。船很快的搖過。那女人從窗口看着姓金的。那神氣更像了他。疑心不敢追上去問他。急喊道：「看一羣鴨子飛上天去啊。」那年輕的女人聽得了也喊道：「食嘴的小狗。要吃貓的魚。」原是前幾年夫妻在房裏的曖昧笑話。姓金的十分詫異。掉過船頭搖近去。一看。真是庚娘。丫頭們扶着走過船來。兩人抱住了傷心的哭。那水面上來往的客人看了也傷心。唐氏拿見大老婆的禮去見庚娘。庚娘詫異地問他。姓金的纔說出他的情形來。庚娘說道：「同在船裏談天心。總不忘記。想不到兩家。驀人變做一家人了。承蒙你代葬了我公婆。應該先謝你。怎拿這個來對我。」羣年紀來排大小。唐氏比庚娘小一歲。喚他做妹妹。從前庚娘已埋葬後。自己不知道過了幾年。頭忽有一個喊着道：「庚娘。你的丈夫未死。還可以再見面。」便和夢一般醒來。伸手摸着四面都是石壁。纔明白自己死過去已埋葬了。祇覺得氣悶。也沒有什麼難受。有一班壞的年輕男人。看見他埋葬的穿戴又多又值錢。掘開坟來。打破棺材。正要搜括衣飾。看見庚娘還活着。大家都詫異。害怕庚娘怕他欺侮自己。求道：「虧是你們來叫我。能看見天和太陽頭上的響子耳環。你們拿去。情願給你們賣。我去做尼姑。還可以得幾個錢。我也不說出去的。」那班強盜磕着道：「娘子有烈性。神道和人都敬重的。小人不過窮得沒法子做這不好的事。祇求不要說出去。已好了。怎敢賣你去。做尼姑。」庚娘道：「這是我自己願意的。」又一個強盜道：「鎮江的耿太太守着寡。沒有兒子。若看見了娘子。一定歡喜的。」庚娘說着謝他。自己披下珠子首飾來。給了強盜。強盜不敢收他的。再三給他。纔大家拜着收下來。便推着車子。送他去。到了耿太太家裏。推說是船被風吹到這裏。迷了路。耿太太是大戶人家的。寡老太婆。看見庚娘十分歡喜。便算是自己生的。恰巧母女兩人由金山回去。庚娘仔細說出原因來。姓金的便走過船去。拜見老太太。太太當他女婿一般。請到他家裏。留了幾天。纔回家。從此來往不斷了。

## 宮夢弼

柳芳華是保定人家裏很富有，在當地也有名氣，爲人氣量很大，歡喜接待客人，同桌吃飯的，常有百餘人。常常周濟別人的急難，即使送去千把兩銀子，也不心痛。親友借去的錢，常不還他，祇有一個客人，名喚宮夢弼，陝西人，從來沒有求懇的事，每來一趟，便住一年，說話的思想，很漂亮。姓柳的常和他同睡，姓柳的兒子，名叫和，這時梳着丫，又髻，稱呼他爲叔叔。姓宮的也愛跟柳和玩耍，每遇柳和從書房裏回家，便和他揭開鋪地磚，頭埋下石子去假裝是藏金子，兩人玩笑着，屋子五開間，掘開來藏着，差不多滿了。大家笑他做的事情，和小孩一般。那柳和歡喜這玩意兒，更比和別的客人親熱，過了十多年，家裏慢慢的窮了，不能供給許多客人的衣食，因爲這個客人慢慢的少了，但是總有十幾個人，統夜說笑，吃酒，還常這樣的年經，老了，越法窮下去，還是賣去了田地，拿了錢去料理殺雞，煮飯給客人吃。柳和也很會化錢，效着父親的樣去結識小朋友。姓柳的也不去攔阻他，不多幾天，姓柳的害病而死，沒錢買棺材，姓宮的便拿出錢來給姓柳的收殮。柳和越法感激他，事體不論大小，都託宮叔叔。姓宮的從外面進來，袖裏一定藏幾塊瓦片，到房裏便丟在角落裏，更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柳和常對姓宮的愁家裏窮，姓宮的道：「你不知辛苦做人家的煩難，便是給你一千塊錢，可以立刻化完，做男人的，祇怕不能自己養活自己，怕什麼窮呢？」一天告辭着要回家去了，柳和哭着叮囑他快回來。姓宮的答應着便去，柳和窮得不能養活自己，當了東西，過日慢慢的當完了。天天望姓宮的回來，替他照料。那姓宮的絕腳不來，去得和黃鶴一般。從前柳秀才在世時，給柳和結親，在無極地方的黃家是世代有錢的，後來聽得柳家窮了，暗暗有懊悔之意。姓柳的死了，送訃文去告訴他，也不來弔孝。還當做是路隔得遠，原諒他。柳和滿了孝，他母親叫他到丈人家裏去，說定結親的日子，想望黃家可憐，照應他到了他家，姓黃的聽說他衣鞋破舊，叫看門的不要收留他，傳話出來道：「回家去想法拿一百塊錢來，可以再來，不是那樣便和你從此斷絕。」柳和聽了這話，很傷心的哭着對門有個劉老太婆，可憐他，送飯給他吃，送他錢三百個，勸他回家去。他母親也傷心生氣，沒有法子，便想起從前客人欠他錢的十個裏，面倒有八九人，叫他去檢那有錢的求他幫忙。柳和道：「從前和我來往是認我有錢罷了，若說做孩兒的用四匹馬拉坐着高大的車。」

子去借一千塊錢，便也不是難事。照現在這樣，什麼人還肯想到從前的好處呢？況且父親給人的金錢，也沒有契據保人去討債，也不大靠得住的呢！母親再三叫他去柳和依了母親的話，過了二十多天，不能討到一個錢，祇有個唱戲的名喚李四從前得到他，他思慮好處，聽得他的情形，動了義氣，送了一塊錢，母子兩人很傷心的哭。從此沒有想望了黃的女兒，已經十五歲了，聽說父親斷絕了柳和心裏很不服，姓黃的要女兒去嫁別人，女兒哭道：「柳官人不是生成窮的，現在窮了，便丟開他不是好良心。」姓黃的不歡喜，婉婉轉轉再三勸他，他女兒終究不改心腸。老頭子老太婆一齊生氣，朝晚厭惡地罵他，那女兒也隻不響，不久夜裏被強盜搶，姓黃的夫妻兩人被火燒得快死，家裏東西擄掠得一點沒有，勉強敷衍過了三年，家裏越法窮苦，有個西方做買賣的人，聽得他女兒長得標緻，情願拿五十塊錢來聘他去，姓黃的貪圖錢，答應他，打算硬逼她女兒留心，看出他的計策，除去打扮，拿爛泥塗在臉上，連夜裏逃走，在路上討飯，過了兩個月，纔到保定，打聽得柳和住的地方，一早走到他家，他母親認做是化子，女人故意吆喝着，他出去，那女兒哭着，自己說出情形來，母親拉任手，淌下淚來道：「我的孩兒，這麼身體瘦到這個樣子！」女兒又悽悽涼涼的告訴這情形，娘兒倆都哭起來，便替他洗臉梳頭，顏色鮮潤，眉眼光彩，母子倆都歡喜，但是家裏有三個人，一天祇吃一頓，母親淌着淚道：「我娘兒倆原應這樣吃苦，最可憐的是對不起我賢慧的媳婦！」女兒笑着安慰他道：「做新媳婦的，在化子羣中吃盡苦楚，今天看了覺得有天堂地獄的分別！」母親聽了，也發起笑來，女兒有一天走進一間空房裏，看見割斷的柴草一堆堆的，沒有空地，慢慢走到裏屋，子中灰塵堆滿了，在裏面暗角裏，有東西堆積着，踢踢他碰着，腳拾起來一看，都是銀錢，錢異起來，走去告訴柳和，柳和同去一看，便是姓黃的從前丟着的瓦片，石子都變了白金，便想到幼年時常和他埋着石子在屋裏，不知是不是都是金子，那舊時的屋子已經押給東邊人家了，趕快拿錢去贖回來，破磚零落，他藏着的石子還好好，露在外面，很覺得失了想望，待到掘起別的磚頭來，卻雪亮的都是白銀，一刻兒工夫，數目得了上萬銀子，從此贖回田地房產，買丫頭用人，牆門院子，整齊高大，賽過從前，便自己勉勵着自己道：「若還不自己要好，便對不起我那宮家叔叔！」打定主意，關上書房門，三年工夫，中了舉人，便親自拿一百塊錢去送給劉老太婆，穿了新衣，帶了用八十多個都騎着高大的馬，老太婆祇有一間屋子，柳和便坐在牀沿上，人聲馬聲塞住了一條，弄黃老頭自從

女兒不見了那西方做買賣的人逼着要回聘金，卻已化去了一大半，賣去了住屋，纔能還他。因此窮苦得和柳和從前一般，聽說舊時的女婿，很得意，關上門，自己傷心罷了。那老太婆買了酒菜，請柳和吃着，便說起黃家的女兒賢慧，又可惜他逃去了，問柳和已娶了親沒有。柳和說已娶了，吃完，硬拉着老太婆去看新媳婦，坐了車子一同回家，到了家裏，那女人很齊整的打扮着出來，許多丫頭攙扶着他和仙女一般。兩人見面十分詫異，便說起前事，再三問他爹娘的情形，住下幾天，看待他十分好，做了好衣裳，上上下下都換了新的，纔送他回去。那老太婆跑到黃家，仔仔細細告訴他女兒的情形，又說起女兒叫他來請安的話，他兩夫妻十分詫異。那老太婆勸他到女兒家去，姓黃的很是不好意思，過幾天，凍餓得受不住，沒法子到保定去了。到了門口，看見門牆高大華麗，看門的人氣哄哄的，睜大了眼睛，從早到夜不肯替他進去通報。一個女人走出來，姓黃的裝着笑臉，說着客氣話，告訴他自己的名姓，求他去告訴女兒，知道稍停一回，那女人走出來，領他走進廂房去。道：「娘子很願意來見一見你，祇怕給官人知道，還要覷有空呢。」老太爺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肚裏可餓嗎？」姓黃的便說出他的苦楚來，那女人拿一壺酒，兩盞菜，拿出來放在姓黃的跟前，又攔着五塊錢道：「官人在房裏吃酒，娘子怕不能出來，明天早晨要一早起來，不要給官人聽得。」姓黃的答應他，一早起來收拾行李，門也還沒有開，留在門間裏面，坐在被上等着，忽然齊聲說：「主人出來了。」姓黃的正要躲避，柳和已經看見，詫異起來，問他是誰家裏人，却不敢回答。柳和生氣道：「這個一定是壞人，應該捉到衙門裏。」大家答應着走出來，拿短繩細綁在樹上，姓黃的又慚愧又害怕，不知怎麼說話，不多久，昨夜那個女人出來，跪着道：「是我的娘舅，因為是前夜來的時候晚了，所以不曾告訴主人。」柳和吩咐鬆綁，那女人送出到門口，說道：「忘記叮囑看門的，便把事情弄壞了。」娘子說想着我的時候，可打發老太太假裝賣花的，和劉老太婆一同來。」姓黃的答應回家，對老太太說，老太太想得女兒利害，去告訴劉老太婆，老太婆真的和他同到柳和家裏，一共進了十多重門，纔走到他女兒房裏，女兒穿着轆轤，頭上梳着髻，戴的珠子翡翠，穿的綢緞，香氣吹在人身上，嬌滴滴的喚一聲，大大小小的丫頭老媽子跑進來，站滿了兩傍，搬着金靠牀，放着兩個摺疊枕，一個伶俐丫頭送茶來，大家拿暗話問着，好兩人看着，淌下淚來，到了天晚，打掃一所房間，給兩個老太婆睡，被褥又暖又軟，便是前幾年有錢時候，也不曾享用過，住了三五天，女兒心思很好，老太太常常拉他到沒人的地

方哭着說以前的錯處。女兒道：「我們是女兒娘有什麼錯處不可忘記，祇是官人氣不解，怕給他聽得呢。」每見柳和走來，便跑去躲着。一天正對面坐着柳和，忽然走進來，見了很生氣，罵道：「什麼東西，鄉下老太婆，敢貼身和娘子同坐着，應該拔去他的鬚髮。」劉老太婆急急走進來道：「這是老身的親眷，王家阿嫂賣花的，求你不要責罰。」柳和便拱手認錯，坐下來道：「媽媽來了幾天，我十分忙碌，不能和你說話。黃家的老畜生，還活着嗎？」答道：「很好，祇是窮得不能過活。」官人十分有錢，又做官，怎麼不想想丈人女婿的情份呢？」柳和拍着桌道：「從前那一年，不是媽媽可憐我，賞我一碗飯吃，又怎麼可以回到家鄉來，現在還要拿他剝下皮來，有什麼情份可想呢？」說到生氣的地方，便頓腳站起來，罵着女兒道：「他便算沒良心，是我的爹娘，我路遠迢迢的走來，手上的皮肉，起繃凍，得破了，腳趾頭都穿出來，也自己想想，沒有什麼對不住你，怎麼便對着他女兒罵他的父親，叫人耐不住？」柳和纔耐氣而去。黃家老太太又慚愧，又害怕，臉上失色，告辭着要回家。女兒拿了二十塊錢，悄悄的給他，待到回家去，日久斷絕了信息。女兒十分記掛他，柳和便打發人去叫他來。夫妻兩人走來，難為情得沒有容身之地。柳和認罪說道：「舊年你來，又不明白告訴我，得罪的地方很多。」姓黃的祇好是是的答應。柳和替他改換衣鞋，住了一個多月。姓黃的心裏終究不放心，幾次說要回家，柳和給他白金一百兩道：「西方做買賣的人，五十塊錢，我現在加倍給你。」姓黃的面紅耳赤，收了柳和打發車馬，送他回去。從此姓黃的也才變了小康之家，養老終身。

## 田七郎

遼陽武承休，歡喜結交朋友，都是有名的讀書人。夜裏做夢，看見一個人對他道：「你結交的朋友到處都有，都是亂結交的，祇有一個人可以和他同過苦日，怎麼反而不去認識他？」問他是什麼人，他道：「田七郎。」醒來，很詫異。到了次日早晨，看見和他做伴的人，便問七郎這個人，客人中有人認識他是東村裏打獵的武承休，恭恭敬敬的到他家裏去見他，拿馬鞭打着門，不久有個人走出來，年約二十多歲，野獸一般的眼睛，黃蜂一般的腰身，穿着軟帽衣裳，短黑褲，許多地方拿白布補着，拱手齊額，便問他從那裏來。武承休便說出他的姓名，又推說是在路上走着，身上不舒服，借你的屋子息一息。方問起七郎，他答道：「便是我。」便請客人

進內看見破屋幾椽，拿木條支撐着，走進一間小屋中，虎皮狼胎掛在柱上，沒有櫈榻，可以坐人。七郎在地上鋪着老虎皮，坐着武承休，和他說話，他很老實，規矩十分歡喜，他立刻給他錢，叫他去做買賣。七郎不肯收，再三送給他，七郎只得收下去，告訴母親，停一回，拿出來還他，再三推謝不收。武承休硬送給他，他母親變背走來，兇聲說道：「老身祇有這個兒子，不願意叫他跟着貴重的人。」武承休不好意思，便回家去。在路上反覆想着，不懂他的意思，恰巧那跟去的人在屋後聽得他母親說話，便去告訴武承休。當時七郎拿錢去告訴母親，母親道：「我方纔見公子有晦氣，一定要受很大的禍水，聽得有句古話，受人家好意看待的，要就人擔憂，受人家恩典的，要快快救人的難，有錢的人報答人，用錢窮苦的人報答人，用義氣。沒有事卻拿他許多錢，不是好事，怕他要拿死命的事託在你身上了。」武承休聽了這話，很佩服他母親的賢慧，但是越法佩服。七郎次日擺着酒席去喚他，他推託着不來。武承休走到他客廳裏坐着，向他要酒吃。七郎親自來篩酒，送上鹿肉來給他吃，十分盡情盡禮。過了一天，武承休回請他吃酒，便來了說笑十分要好，送他錢，推謝着不收。武承休推說是託他買老虎皮的纜，收下了。回家去看他藏着的老虎皮，算一算不夠他的錢數，要想再打老虎送去給他，走進山去三天，沒有打得，恰巧他妻子害病，看着服侍他，吃湯服藥，沒有空去做這事。過了十天，他妻子死了，替他做祭落葬，他拿來的錢稍稍化去了幾個。武承休親自去弔孝送葬，送錢十分厚重，待到葬過以後，他背着弓到山裏去，越法想打幾隻野獸去，送給武承休，卻終未捉着。野獸武承休打聽得他的緣故，便勸他不用性急，很想七郎暫時到他家裏去住幾天。那七郎因為欠着債，心裏不舒服，不肯來。武承休便要他那家裏從前藏着的虎皮，拿這個逼着他來。七郎打開舊時藏着的皮來一看，便已被蟲蛀壞了，毛都落下來，心裏不舒服，得越法利害。武承休知道了，跑到他家裏去，再三勸慰他，走進去，看那破皮道：「這個也很好，我要的原不是要毛。」便拿着沒有毛的皮出去，又拉他一同回去。七郎不肯，便自己回家。七郎想想不夠補報那姓武的，包着乾飯，走進山裏去，幾夜工夫捉住了一隻老虎，拿完全一隻老虎，送給他。武承休歡喜，擺上酒菜，拉他住下三天。七郎再三推託，武承休鎖住了院裏的門，使他不能走出去。客人看見七郎衣裳穿得不好，暗想這個公子亂交朋友，那武承休招呼七郎和別的客人兩樣，替他換新衣裳，推託着不肯收。趁他睡熟時，悄悄替他換上，他沒法，便收下了。待到回家以後，他兒子聽了母親的吩咐，來還新衣裳，回他的舊衣，姓



武的笑道：「你回去對老太太說，舊衣服已拆破做了鞋底布了。」從此七郎天天拿兔子和鹿來送給他，姓武的有一天到七郎家裏去，恰巧他出去打獵，尚未回家，老太太出來靠着門對他道：「再不要來引誘我的兒子，你很不存好心。」姓武的恭恭敬敬的向他行禮，滿面慚愧，退出半年多工夫，家人忽來道：「七郎因為搶捉豹，打死了人命，捉到衙門裏去了。」姓武的十分詫異，跑去看他，他已上了傢伙，關在牢裏，看見姓武的，沒有說話，祇道：「從此沒人看顧年老的母親。」姓武的繚眉出來，急忙拿許多錢去送給縣官，又拿一百塊錢送給那縣人家裏，一個多月沒有事，放了七郎回家來，他母親嘆道：「你的頭髮皮肉都是從公子手裏拿出的，不是我做老娘的，可以來看顧你的了。」祇望公子活到一百歲，沒有災難，便是我兒的福氣。」七郎要跑去謝姓武的，母親道：「去便去見了公子，不要說謝，小好處可以說謝，大恩德不可說謝。」七郎見了姓武的，姓武的拿好話勸他，七郎是是的應着，家裏人都怪他冷淡，姓武的歡喜他誠心老實，越法好好的看待他，從此常常住在公子家裏，送他東西，便收下，不再推遜，也不說起拿別的東西回送他，恰巧到了姓武的生日，這一天客人來的很多，到夜裏屋裏都睡滿了，姓武的同七郎睡在一間小屋裏，三個用人便在牀下鋪着稻草，睡二更打過許多用人，都已睡熟，他兩人還是接連說話不休，七郎的腰刀掛在牆上，忽然自己跳出套來，幾寸多，鑄鑄的響着，亮晶晶好似電閃，姓武的害怕，七郎也坐起來，問牀底下睡着的什麼人，姓武的回答他，都是用人，七郎道：「這些人裏面一定有壞人。」姓武的問他是，何道理，七郎道：「這刀是從外國買來的，殺人不見一點血，到現在掛在身旁，已經三代了，殺了不知有多少人，還是和剛從磨刀石上磨快一般，看見壞人，便叫着跳出來，便離開殺人的時候，不遠了，公子應該親近規矩人，離開壞人，或者還可逃出性命。」姓武的點頭答應，七郎總是不快活，翻來覆去在牀上，姓武的道：「災難是有定數的，怎害怕得這樣利害。」七郎道：「我別樣都不害怕，祇因有年老的母親在家。」姓武的道：「怎麼便危險到這地步。」七郎道：「沒有危險便好。」原來牀底下的三個人，一個名叫林兒，是多年的相公，能給主人尋快活，一個是僮兒，十二三歲，姓武的常常使喚他，一個名叫李應，脾氣頂倔強，常常因為小事和公子睜大了眼睛爭鬧，姓武的常常恨他，這一夜他肚裏暗暗的想，疑心一定是這個人作怪，到了次日一早，喚他來，好好的對他說，打發他回去，姓武的大兒子名叫紳，娶王家女，一天，姓武的到別處去了，留下林兒住在家中，看管書房裏菊花，正開得熱鬧，新媳婦

一想公公出門去了，書房院裏一定是沒有人的，自己跑去採菊花，林兒忽然走出來勾引調戲他，那媳婦要逃去，林兒硬抱着到房裏去，那女人推着哭喊得臉色也變了，聲音也啞了，武紳跑進去，林兒纔放手逃去，武承休回家聽了生氣，去找尋林兒，竟已不知到那裏去了，過了兩三天，纔知他躲在一個御史家裏，那人在京裏做官，家裏事體都託弟弟做主，武承休和他講同僚的交情，送信去向他要回林兒，那人的弟弟竟攔住了，不放他出來，武承休更加發狠，送狀子到官衙門裏去，捉人的牌票雖發下來，那差人不去捉，縣官也不催問，武承休正氣得利害，恰巧七郎走來，武承休道：「你的說話應了，便把這情形對他說，七郎臉色變了，沒有一句話說，便一直出去，姓武的叮囑有氣力的用人，搜尋林兒，林兒夜裏回去，被搜尋的人捉住了，拉去見姓武的，姓武的打得他很利害，林兒說話頂撞武承休，武承休的叔叔名喚恆，原是老實人，怕姪兒氣得利害的時，候聞勸，他不如拿王法辦他，姓武聽他的話，綁他到衙門裏去，那御史家裏知道，連忙送信到縣，那縣官見信，將林兒放了，交與來人帶去，林兒的膽越法大了，故意在許多人跟前，胡說東家媳婦和他私通，武承休拿他沒有法子，氣塞住胸口，要死，過幾天，走到御史家裏去，跳着蹲着，罵鄰舍人家，勸着叫他回去，過了一夜，忽然有個用人來說，林兒被人殺死了，丟着屍首在空地裏，武承休又詫又喜，肚裏的氣稍稍出了一出，一回，御史家裏告他，叔姪兩人，便跟着叔叔到衙門裏去，對實縣官，不許他分辯，要打武恆，武承休高聲道：「殺人是沒有憑據的事，還有那欺侮叫罵做官人家，便是小生實在做出來的，不干叔叔的事。」縣官裝做不聽，見武承休睜大了眼，要跑上去，許多差人拉他下來，拿棍子的差人都是紳士家裏的，走狗武恆又是年紀大了，打的板子數目，不到一半，便已死去，縣官見武承休的叔叔快死了，也不再追問，武承休哭着，又罵着縣官，也好似不聽見一般，便抬着他，叔叔回家，傷心氣憤，得沒有法子，想想要尋到七郎，和他商量，那七郎再也不來，勸他問他，暗暗的，自己，想待七郎也不薄，怎麼便立刻和路上人一般，也疑心殺死林兒的，一定是七郎，回心一想，若真是這樣，怎麼可以不來商量商量，因此便打發人到他家裏去打聽，到那裏一看，那門關鎖起來，靜悄悄的，沒有人，鄰舍人家，沒人知道他的信息，一天，那御史的兄弟，正在衙門裏上房內，和縣官說情，恰巧早晨挑柴水進來，忽然一個砍柴的人，走到跟前，放下擔子，拔出刀來，很快的跑上去，那人慌忙拿手去攔，一刀將手臂斫斷，倒在地下，又一刀下去，纔砍去了頭，縣官十分害怕，逃去，那採柴的人，還慌慌張張的四面找

尋許多差人趕快去關上衙門，拿着棍子很響的叫喊起來。那採柴的人便自刎死了。許多人走過來看他，認識的人知道他是田七郎，縣官害怕極了，纔走出來查看。看見七郎直挺挺的睡在血堆裏，手裏還捏着刀，正搭着厥相驗那屍首，忽然直挺挺的跳起來，竟割去了縣官的頭，又倒在地下衙門裏的差官去捉他的母親，便逃去了。已有好幾天，武承休聽得七郎死了，跑去哭得十分傷心。許多人說他是打發七郎做這件事的，武承休賣去了家產，送給衙門裏纔能逃去。七郎的屍首拋在荒草地裏，三十多天飛鳥和狗都圍着看住他。武承休拾來好好的埋葬他，他的兒子寄住在登州，改姓是佟，投去當兵，因為打仗得勝有功，官封同知將軍。回到遼東，武承休已有八十多歲了，便指點着告訴他父親坟墓的地方。

### 羅刹海市

馬駿名龍媒，是商人的兒子，臉長得很美，年輕漂亮，歡喜唱戲，常常跟着戲子，拿綢手帕包着頭，繚綴得好似美人，因為這個又有繚綴人的稱呼。十四歲中了縣秀才，便很有名氣。他父親年老力衰，不做買賣，住在家裏，對秀才道：「這幾本書肚中餓了，不能煮着吃，身上冷了，不能拿來穿我的孩兒，可以仍舊接下去做你父親的買賣。」馬龍媒從此便做買賣，跟着人飄海去，被旋渦風吹了去。幾天幾夜到了一座城池，這地方的人都長得十分醜陋，看見姓馬的來了，認做他是妖怪，許多人叫喊着逃去。姓馬的第一次看見他這個樣子，十分害怕。後來知道這一個國裏的人是怕自己，便反拿這個去欺侮國裏的人，看見有吃的地方，便跑着過去。別人害怕得逃去，便去吃他吃剩的東西。日久走進山裏樹林裏，這裏面人的相貌也有好，像是人的，但是衣服破舊，得和化子一般。姓馬的坐在樹下，村坊裏的人不敢走上去，祇是遠遠的望着他。過了許多日子，知道姓馬的不是要吃人的，纔稍稍走近身來。姓馬的笑着和他說話，他說的話雖然兩樣，也有半可以懂得。姓馬的便說：「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村坊裏人歡喜他都去告訴他的鄰舍，說這個客人不是要吃人的，但是那十分醜陋的，遠遠看了一眼，便走不敢走近他身來。那走近身來的，嘴巴鼻子的地位，還是和中國人差不多。大家去拿了茶酒來給姓馬的吃，姓馬的問他害怕的緣故，他答道：「平時聽祖父說，朝西走去，有兩萬六千里路，有一個中國那百姓的樣子，一大半生得很奇怪，祇是聽人這樣說，現在纔相信了。」問他爲何這樣

窮。他道：「我們國裏頂看重的，不是在文章上面，卻在相貌上面。他繚繚到十分的做大官，次一等的做縣官，下一等的也得做官人的歡喜。因此拿了飯菜來養活妻兒，像我們纔生下地來，爹娘便說不是好東西，常常丟開我們，不肯立刻丟開，都是爲子孫的事罷了。」問他這裏喚做什麼國，說道：「是大羅利國。京城在北面，離開三十里路。姓馬的要他領去看一天亮，領着他一同走去，天亮纔到京裏，京城拿黑石成城，顏色和墨一般，樓上房屋快到一百尺高，但是不用瓦片，拿紅色石塊蓋着，拾起他的破石來，磨擦在指甲上面，和硃砂一樣。這時卻巧是上朝退出來，朝堂裏有個人撐着傘扇出來，村坊裏人指點着他道：「這個是宰相呢。」一看兩隻耳朵都是反生的，鼻子有三個眼兒，眼睫毛蓋住眼睛，和門簾一般，又有幾個人騎着馬出來道：「這個是大官級。」一個個的每人說出他的官名來，一大半是頭髮蓬鬆，鬚鬚倒豎，長得很奇怪，但是官位慢慢的小下去，他那醜相也慢慢的差了些，不多幾時，姓馬的走回去，街上的人見了他，逃着跌倒在地。這村裏的人再三對他們說明，白那街上的人纔敢站着，待到回去，國裏不論大大小小的人，都知村坊裏有個奇怪人，因此鄉紳人家做官人家搶着來看，要開眼界，便喚這村坊裏的人領着姓馬的，但是每到一家，有看門的便關門，男人女人在門鎖眼裏看着，說着：「一天到晚沒人敢請他進去見面的。」村坊裏人道：「這裏有個做侍郎官的，曾經替前皇打發到外國去，他看見過的人很多，或者不致見了你害怕。」走到侍郎官的門口，那侍郎官果然歡喜，對他作揖，拿貴重客人看待他，看他的相貌，好似八九十歲的人，眼珠子突在外面，鬚倒捲，好似刺毛一般。他道：「我年輕時受了皇帝的吩咐，差遣到外國去的時候，很多，祇是從來不曾到過中國，現在一百二十多歲了，又能看得見大國裏的人，這個不可不去告訴皇帝，但是我躲在家裏十多年，不曾踏朝堂的階沿石了，早晚替你勉強去走一趟。」便擺上酒菜來，盡盡主人客人的規矩，酒吃下了幾杯，喚出女人吹打的十多個人，替換着唱跳，相貌大半和夜叉一般，都拿白綢包頭，拖一件紅衣服，舖在地上，打着唱的，不知是什麼話，調兒板眼奇奇怪怪，聽了很快活，問中國也有這樣的曲子嗎？說是有，主人請他學着調唱幾句，便拍着桌子唱了一個曲子，主人快活道：「奇怪啊，聲音和鳳凰啼龍叫一般，從來也不會聽得的。」第二天去上朝，推着他給國皇，皇帝很歡喜，下了聖旨，有兩三個大官說他的怪樣子，怕要嚇壞了皇帝，皇帝便罷了，便問出去對姓馬的說，十分替他可惜，住着日子多了，和主人吃酒，醉了拿着劍跳着拿煤搗着臉。

扮了張飛，主人說他臉繹緻道：「請你扮張飛的去見宰相，宰相一定歡喜你。」姓馬的道：「唉，拿這還可以怎可以靠臉面去弄官做？」主人再三和他說了姓馬的繹答，應主人擺上酒席，請做官的來吃酒，吩咐姓馬的畫着臉兒等候不久，客人來了，喚姓馬的出來見客，客人託異起來道：「怎麼前幾天長得醜，卻現在長得繹緻呢？」便和他一同吃酒，十分高興，姓馬的跳來跳去，唱着梆子腔，一桌的人沒有一個不聽了，歡喜到了明天，大家上奏章薦這姓馬的，皇帝歡喜，拿旗傘去喚他來，待到見面以後，問中國管理百姓的法子，姓馬的仔仔細細的告訴他，很蒙皇帝的稱贊，賞他吃酒，在離宮中酒吃醉了，國王道：「聽說你很有唱戲，可不可以唱給我聽？」姓馬的便站起來跳舞，也學着拿白綳包頭唱，那很急，很快的調兒，國王十分歡喜，當天便封他做下大夫的官，常和國王在內宮吃酒，交情很好，和別人兩樣，日久後，那做官的同伴和許多官員，很知道他臉上，是假扮的，他到的地方，便看見傍人咬着耳朵說話，不十分和他親近，姓馬的到這時，勢覺孤立，肚裏憂愁不安，便上奏章求不要做官，不許他，又求在家裏休息，便給他三個月，的空工夫，因此便坐着車子，裝滿了金子寶貝，又回到山村裏去，村坊裏人跪走着迎接他，姓馬的拿金子銀錢分給那從前和他要好的人，快活歡喜的聲音，和雷一般響，村裏人道：「我們小人受了大夫的賞賜，明天到海市裏去，應該拿幾樣貴重的玩兒東西來回送給大夫。」問他海市在那裏，道：「海中央的店舖，四面海裏住着的人都拿了貨物珠寶，來四面十二個國都來做買賣，那裏有許多神道來玩兒，雲霞遮住了天，波浪常常起來，做官的人自己保重，不敢去冒這個危險，大家都拿金子綳綳交付我們，代買奇怪貴重的東西，現在離這個日子不遠了。」問他從什麼地方知道這個消息，他道：「每一回看見海面上紅色的雀兒飛來，飛去七天以後，便開海市。」姓馬的問他動身的日子，要和他同去游玩看看，村裏人勸他要自己小心，姓馬的道：「我本是飄洋的人，怎怕風浪呢，不多幾天，果然有走上門來，託帶銀錢的，便跟着，一同把銀錢裝進船去，船裏坐得下幾十個人，平的船底，高的船欄杆，十個人搖着櫓，很快的水，冲着和射箭一般，一共三天工夫，遠遠看見水光雲氣，模模糊糊的地方，樓屋一層層的堆着，做買賣的船許多停在一起，好似螞蟻一般，停一回，到了城牆下，看看牆上的磚頭都長得和人一般，砲臺高得接住白雲，吊住了船，走進城去，看見街道上擺設的奇怪的珍珠異樣的寶貝，亮光照在眼裏，大半是人世上所沒有的，一個年輕的人騎着快馬跑來，街上的人都逃着躲着，說他是東陽第二。」

個世子，世子走過，眼看着秀才道：「這不是別地方的人。」便有騎馬在前面領路的人走來問他：是那裏人？秀才站在路傍作揖，告訴他地方名姓。世子喜道：「已經承蒙你到這裏來，緣份是不淺的。」因此便給秀才一匹馬，要和他並肩騎着走路，便走出西門，纔到海島的岸邊，他騎的馬叫一聲，跳下水去。秀才十分害怕，叫喊起來，祇見海水在中間分開，直挺挺的和牆壁一般的豎着，停一回，看見宮殿，玳瑁做的梁魚鱗做的瓦，四面牆上亮晶晶照着人影，看得眼睛也花了。跳下馬來，作一個揖，走進去，抬起頭來看，見龍王坐在上面。世子上去道：「臣子到街上去游玩，看見一個中國有學問的人，領來見大王。」秀才走上前去拜見龍王，便道：「先生是有學問的讀書人，一定能壓倒古時的才子，要求你的大筆做一篇海市賦，求你不要可惜你的好文章。」秀才磕着頭依了他的話，給他一方水晶碗，瓦龍鬚筆，紙的光好似雪一般，墨的香氣好似蘭花一般。秀才立刻做了一千多字，送上殿去。龍王拍着桌子道：「先生大才，給光彩我們水國很多了。」便喚齊了許多龍子龍孫，一同吃酒，在采霞宮裏，酒菜吃過幾樣，龍王拿着酒杯對客人道：「我最歡喜的女兒沒有好配頭，願意嫁給先生，先生願意嗎？」秀才站起來，心裏不好意思，是的是的答應着罷了。龍王對兩邊的人說着話，不多幾時，有宮女數人，攙着姑娘走出來，身上掛的珠玉，吹打的聲音忽然大了。拜過了對他一看，真的是仙人呢。姑娘拜罷，走進去，稍停一回，酒吃完，兩個丫頭，擎着花燭，領着秀才走進偏宮去。姑娘打扮得十分齊整，坐着候他。珊瑚牀，鑲嵌着八樣珠寶，帳子外面的排蘇，掛着亮晶晶的珠子和斗般大，被褥都香軟天，纔亮那年輕的姑娘，繚繚的丫頭，跑進來，站滿了兩傍。秀才起來，跑去上朝謝恩，封他做駙馬都尉的官。拿他做的賦，送去給許多海國裏看。許多海龍王都特意派着人來道喜，搶着送上請帖，請駙馬去吃酒。秀才穿着繡花衣服，騎着青色的，小龍，喝着道走出來，武官幾十個人，騎了馬，拿了雕花弓，背着銀棍子，又光彩又熱鬧，騎在馬上，彈箏坐在車子裏，敲玉片在三天中走遍了海國。從此龍媒的名字，傳喚在四海裏，宮裏有玉樹一株，粗得有兩臂合抱一般，樹幹透明乾淨，裏面有心兒，淡黃的顏色，樹梢細得比手臂還細，葉子好似綠玉，厚有一個錢多，細葉很多，有很深的影子，常常和姑娘讀着詩句，在這樹下，花開滿了一樹，樣子好似簪葡萄，每一片花瓣落下來，叮咚有聲，拾起來一看，好似紅瑪瑙，雕上花，光明得很，叫人歡喜，常有奇怪的鳥兒來叫着，毛片是金綠色的，尾巴比身子還長，叫的聲音好似擊着脆玉，叫人聽了，心裏傷心。秀才每一回聽他，便想起家鄉，便對

娘姑道：「出門三年，爹娘的信息不通，每一回想起，眼淚掛在胸口，汗淌下背脊來。姑娘可能跟着我回去嗎？」姑娘道：「仙人和凡人之路分開的，不能跟着你去，我也不願意拿夫妻的情分來奪去你父子的情分。待慢慢的替你想法子。」秀才聽了哭起來，自己也忍不住，姑娘嘆道：「這個是在勢不能兩面保全的呢。」明天秀才從外面回來，龍王道：「聽說駙馬想着家鄉，明天一早打發你動身好嗎？」秀才謝道：「住在客地裏一個孤零零的，臣子十分受着好意，看待肚裏記着要報答你的恩結，住在心肝裏許我暫時回家去。」見爹娘，還要想法子再住在一起呢。」到了天晚，姑娘擺酒送行，秀才和他說定再見日期，姑娘道：「情分已滿，秀才十分傷心。」姑娘道：「回家去養活兩位老人家，可以見你的孝心，人活在世界上，在一塊兒和分離，百年和隔着一早一晚一般罷了，爲何要做出這小兒女傷心哭泣的樣子來？從此以後，我替你守着貞節，你替我守着義氣，兩地同心，便是夫妻爲何一定要早晚大家住在一起纔算是同到老呢？若不記住我倆說定的話，便是結親也不好，若愁的料理飯菜，沒有人收個丫頭便算了，還有件事要吩咐你，自從嫁了你，好似肚裏有了胎，請你給他取個名字。」秀才道：「若是女孩，叫做龍宮，是男孩，名叫福海。」姑娘向他要了一樣東西，做憑據，秀才在羅剎國的時候，得到紅色玉蓮花一對，拿出來給姑娘，姑娘道：「三年後四月初八這一天，你可坐船到南島去，還你的孩兒。」姑娘拿魚皮做一個袋，裝滿了珠寶，交給秀才道：「小心藏着，幾世吃穿不完。」天亮，龍王擺酒送行，贈他的東西很多，秀才拜別出宮，姑娘坐一輛白羊拖的車子，送他到海邊，上秀才走上岸去，跨下馬來，姑娘說一聲保重，回轉車頭，便去稍停，便離得遠了，海水又合起來，不能再見秀才，回到家裏，自從他飄海去之後，許多人說他已死，待到到了家裏，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詫異，虧得老頭子老太太沒有害病，祇有他妻子已另嫁了人，纔明白龍王女兒守義的話原來早已知道了，他父親要替他再娶媳婦，秀才不肯收了個丫頭罷了，很小心的記着三年以後的日子，坐船到島裏，看見兩個孩兒，坐着浮在水面上，拍着水玩笑着，不搖動也不沉下去，上去拉住他，孩兒笑嘻嘻的，拉住秀才的臂膀，跳到他懷裏，另一個大聲哭起來，好似怨秀才不去拉他自己的意思呢，也拉他上來，細細一看，一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相貌都和順秀氣，額角上的花帽子掛着一塊玉，便是那紅蓮花，背上有個綢袋，打開一看，有着一封信，意道：「公公婆婆想來都好，很快的過了三年，和世界永遠分開了一片汪洋，送信的人也不能來，天天做夢也想着伸長了。」

頸子害成癆病，很大的一片青天，我肚裏有怨恨，也不能拿他怎麼樣呢？又想到那逃到月宮裏去的嫦娥，也要住這空空洞洞的月宮裏，丟了梭子的織女，羨恨那銀河隔開他們的夫妻，我是什麼人，卻要想永遠團圓。有時想到這裏，便又收了眼淚，大笑別後只兩個月，竟養了雙胞胎，現已噉噉喳喳的在懷中，很知說笑，尋菓抓梨，沒有母親，也可養活，拿這個還了你留下的紅玉蓮花，裝扮在帽子上，做個憑據，坐在膝蓋頭，抱孩兒的時候，好似我在我身邊呢。聽說你能實踐從前說的話，我心裏已很放心，我這一生中不嫁第二個男人，到死也不改心腸，鏡箱裏藏着貴重東西，不用蘭花香油，對鏡打扮許多日子，不搽粉畫眉，你好似出門的客人，我做了游蕩男子的媳婦，便是攔着不用，怎麼可說我們不是夫妻呢？祇是想那公婆，也已抱了孫子，從未見一見新媳婦的面，講到情理上，也算得是缺點。一年後，婆婆落葬，便要來送落穴，盡做媳婦的規矩，過了這次以後，若說龍宮沒有毛病，不少那見面的日子，福海長壽活着，也許有來往的路，祇要你保重，說不盡滿心的苦衷，再會。」秀才翻來覆去，看着信，抹着淚，兩個孩兒抱住頸子道：「回家去罷。」他越法傷心，摸着他道：「孩兒知道家在那裏？」孩兒哭着，叫着「呀呀啞啞」的說着，要回家去，秀才看着海裏白茫茫的一片，邊互際，那梳雲髻的人不見，面烟一般的水面，路也找不出來，抱着孩兒，掉轉船頭，搖着滿肚的不高興，回家去，秀才知道母親的壽不長，收殮身的東西，都預備好，坟上種松柏樹，一百多株，過了一年，老太太果然死了，棺材抬到坟裏，有個女人，披麻帶孝的，走近坟傍，大家正詫異看他，忽然風刮雷響，接着下急雨，轉眼間已經不見，松柏樹新種下的一大半，都乾枯了，到這時，都活過來，福海年紀大了，常常想起他母親，忽然自己跳下海去，幾天工夫，纔回來，龍宮因他是女人，不能去，常常關了房門，哭一天，日間天上黑陣陣的，龍王的女兒，忽然進來，勸住了他，哭道：「孩兒自己要做人家的，哭着做什麼？」便給他八尺長的珊瑚樹一株，龍腦香一包，珍珠一百顆，八寶嵌金盒一對，算是給他做陪嫁的東西，秀才知道了，急忙走進來，捏住手，抹着淚，停了一回，很快的雷打進屋來，那龍女早已不見了。

## 向杲

向杲號初旦，太原人，和他庶母的哥哥，名晟，手足之情很好，晟愛上了一個妓女，叫波斯，想永遠做夫妻，因為



他的娘要錢太多說定的話不能如願，恰巧他的娘要棄淫業，願先嫁了波斯，有個莊家的兒子，本來歡喜，波斯要贖他，做小老婆，波斯對娘說：「既要離開這苦地方，但仍要我去做小老婆，和做妓女差不多呢，肯依我的心願，那向秀才才是好的。」他娘答應了，把這話去告訴向晟，這時向晟死了老婆，不會娶親，心裏歡喜，盡力湊了錢去娶波斯回來，姓莊的聽了，恨向晟的搶了他所愛的女人，在路上忽然碰到了，百般辱罵，向晟不服，便叫跟着他的人用馬鞭打他，打得快死，纔去向晟聽得跑去，一看他哥哥已死，十分傷心，寫了狀子到府城裏去告狀，姓莊的到處送錢，叫他的官司打不贏，向晟氣受在肚子裏，沒地方去告狀，祇打算去刺殺那姓莊的，天天藏着快刀，躲在山中草堆裏，日子多了，這個消息傳出去，姓莊的知他計策，出門去便小心防備，聽說汾州有個名叫焦桐的，力能射箭，拿許多錢去請他來保護，向晟沒法行計，但是還天天守着，他有一天躲着，忽然下大雨，身上都溼了，冷得發抖，隔了一回，風又四面吹來，冰雹接着落下，身體昏昏沉沉的，神志也不清了，山上原有一座山神廟，他來在廟門口，那和他認識的道士在裏面呢，前幾天道士常在街上討飯，向晟常給他飯吃，道士因此認識向晟，看見向晟衣裳打濕了，便拿一件布袍子給他道：「暫時換了這件衣服。」向晟換了衣服，耐着冷，蹲在地下，像狗一樣，自己一看，那毛皮立刻長出來，身子變做老虎，道士已經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心裏詫異，回心一想，捉住了，驢人吃他的肉，法子也很不錯，走下山去，仍舊躲在那地方，看見自己的屍首在一堆草裏，纔明白自己已死了，還怕給老鴉吃下肚去，常坐着看守，過了一天，姓莊的恰巧走過這地方，老虎跳出來，從馬上撲姓莊的，落下馬來，咬斷他的頭，吞下肚去，焦桐回過身來，射箭射中在老虎的肚子上，倒在地下便死了，向晟正痛苦的時候，忽然蘇醒過來，又過了一夜，纔能走着路，垂頭喪氣的走回家去，家裏的人看他連夜不回來，正疑心的時候，看見了歡喜，大家問着好，向晟祇是發呆，不能說話，稍停了一回，聽得姓莊的信息，搶着到牀頭邊去告訴他，向晟便說：「老虎便是我呢！」又說出他的奇怪情形，從此傳說出去，姓莊的兒子恨他父親死得傷心，便去告向晟，官方因為他的事空洞無據，並不受理。

## 江城

臨江高秀才名蕃，年輕時臉長得秀氣，十四歲中了縣秀才，有錢的人家，願拿女兒嫁給他，秀才挑選常常不

聽父親的話，父親叫仲鴻，年已六十歲，祇有這個兒子，不忍心兒的不依他，當初東村有個樊老頭，教小孩子讀書，在街上開了個書館，帶了家眷寄住在秀才家裏，老頭有一個女兒，小名江城，和秀才同年，這時都在八九歲的年紀，兩個小孩子根本沒有不規矩的心理，後來樊老頭搬了去，隔了四五年，不再聽得音訊，有一天，秀才在小弄裏，見一姑娘打扮得很縹緞，跟着一個小丫頭，祇有六七歲年紀，不敢回轉頭去看，他祇是偷看他細細的一看，是江城呢，頓時十分詫異，兩個人沒有什麼話說，大家看呆的站着停了，一回纔走開，從此雙方心裏依依不捨，秀才故意拿紅手帕丟在地下，走去小丫頭拾了去，笑嘻嘻的去送給姑娘，姑娘也在袖裏，裏換了自己的手帕，對丫頭說道：「高秀才不是別人，不可以偷他丟了的東西，應該追上去還他。」小丫頭果然追去，送給秀才，秀才拿了手帕，十分快活，回家去見了母親，要託人去和他說媒，他母親道：「家裏沒有半間屋，南北來去，怎可以做夫妻？」秀才說：「我自願要他，自然是不懊悔的。」他母親自己打不定主意，去和仲鴻商量，仲鴻打定主意不答應，秀才聽了一肚子不高興，胸口塞住了，吃不下，一粒飯去，母親憂愁，對姓高的道：「樊家雖是窮，也不是勢利人，可以比的，我想到他家裏去看見女兒，明亮的眼光，整齊的牙齒，真的縹緞心裏，歡喜便拿金子綢緞送給他，老實告訴他的意思，樊老太婆客氣了一回，再收他的定禮，回家去告訴這情形，秀才纔解笑了起來，隔了一年，檢了好日，娶姑娘回家來，夫妻兩人合意，十分快活，那女人很愛生氣，一翻臉就在耳邊吵鬧，秀才因為歡喜他，耐住他，老頭太太稍有一點聽得心裏不舒服，悄悄的埋怨他的兒子，給姑娘聽到了，十分生氣，秀才如果回說幾句不好聽的話，姑娘更生氣，趕出了他，門外關上房門，秀才輕輕的在門外苦求着，不敢打門，抱了膝蓋，在廊簷下，姑娘從此後看他，好似籬人一般，他起初時候，還可以寬他的氣，慢慢的到了後來，公婆稍說他幾句，她也沒有規矩，公婆生氣，逼着他，他休回娘家，樊家又難為情，又害怕，邀了好朋友去求仲鴻，仲鴻不答應，一年多，秀才走出門去，遇見了丈人，丈人拉住了袖子，邀他全到他家裏去，認罪也來不及，打扮着女兒走出來，見面夫妻兩人看着，不知不覺傷心起來，樊家便買酒來請女婿吃，招呼他勸他，十分客氣，天晚了，硬拉着他住着，過夜，打掃了牀鋪，叫他夫妻同睡着，待天亮回家去，不敢把這事告訴爹娘，祇是遮瞞着，從此三五天在丈人家裏住，一夜，爹娘不知道的，姓樊的約有一天自己去看仲鴻，起初

不肯見面，逼着他纔出來見他。姓樊的走路去求他，姓高的不管推在他兒子身上。樊說：「女婿昨夜睡在我家，不聽得有兩樣說話。」姓高的詫異起來，問什麼時候來借住過夜的。姓樊的把這情形告訴他，姓高的紅着臉道：「我實在不知道他歡喜他，我爲什麼要做難人呢？」姓樊的出去後，高喚兒子大罵，秀才祇是低頭不敢喘一喘氣。說話的時候，樊家已經送女兒來了。姓高的道：「我不能替兒子耽錯處，不如各立門戶，便請你做一個分家的見證人。」姓樊的勸住他，他不聽，便分開屋子住了。打發丫頭去服侍他，一個月多，兩人十分安靜。老頭老太太暗暗歡喜，不多幾天，姑娘膽大起來，秀才臉兒上常常有手指抓破的紋路。爹娘明知道他也耐住不去問他，有一天秀才挨不起打，逃去躲在父親屋裏，慌張得很。老頭老太太正詫異着問他，那姑娘已經拿着棍子追進來，竟在老頭子身邊抓住打他。老頭老太太叫喊起來，他也不睬，打了幾十下，纔氣哄哄的回去了。姓高的趕出兒子道：「我原要避開吵鬧，所以和你分開，你自願這樣子，又爲什麼要逃呢？」秀才被趕出來，實在沒有安身的地方。姓高的怕他肚子裏受着委屈，尋死叫他一個人跟着，卻給他飯吃，又喚了姓樊的來，叫他訓兒。姓樊的走到房裏勸導他，他女兒又不聽，反說出沒理的話來。姓樊的走了，罰誓再不來去，不多幾天，樊家的老頭氣出病來，和老太太兩人接連着死去。姑娘恨他，也不去弔孝，祇是天天隔着牆壁叫罵，故意要叫公婆聽得。姓高的又不理他，秀才一個人住着，祇是覺得冷靜，拿錢去給老太太，姓李的留妓女在書房裏來去，都在夜裏日子多了，姑娘聽得知道了，走到書房裏去亂罵。秀才再三說是冤枉的，指天罰咒。姑娘纔回房去。從此天天留心着秀才的錯處。李老太太從書房裏走出來，卻巧被他遇到了，搶着喊住他。老太太神氣顏色改變了，姑娘更疑心對老太太道：「老實說，出你做的事來，還可以饒你，倘要瞞住了，不說要拿你的毛拔完。」老太太道：「半個月工夫裏，祇有妓院裏的李雪娘到這裏來過，方纔公子說的，曾在玉筍山上見陶家的媳婦歡喜他的兩隻小脚，叮囑我去喚他來，他雖說是不規矩，也不肯便做妓女，原是不能一定的。」姑娘聽他所說，真的暫時饒了他。老太太要走，又拉住他，天到黑了，喝道：「可先跑去吹熄他的燭火，便說姓陶的女人來了。」老太太依了他說的話，姑娘便很快的走進去。秀才歡喜極了，拉在臂膀，按他坐下，說出他思想的話來。姑娘並不做聲。秀才在暗中摸他的脚道：「自從山上一見你的臉兒，心裏依依不捨的，祇是想着呢。」姑娘又不說話。秀才道：「許多日子的心願，現在纔得如意，怎可對面不看臉呢？」

親自去點了燈來一照，見是江城，十分害怕，變了臉色，丟去蠟燭，在地下跪着發抖。姑娘揪住他的耳朵，拉回房去，拿針刺着兩腿，便叫他睡在牀底下。醒過來又罵着他，秀才已怕他似虎，姑娘打他的嘴巴，又喝他不拿他當人看待。秀才天天在蘭花麝香的香味裏，好似牢監裏的犯人。姑娘有兩個姊妹，都嫁給秀才們。大姊和氣善心，不大會說話，但和姑娘不要好。二姊嫁在葛家，做人刁滑，很能說話，看着自己的影子，裝模作樣，臉不及江城那兇惡，卻和他一樣。姊妹兩人見了面，沒有別樣話說，祇是各人說着在房裏待丈夫怎樣，兇自己算是得意的。因此兩個人十分要好。秀才到親戚朋友家裏去，姑娘便生氣，祇有到葛家去，知道了不攔住他的。有一天在葛家吃酒，待吃醉，姓葛的笑他道：「你爲什麼如此怕他？」秀才笑道：「天下的事有許多講不通的，我的害怕是怕他長得標緻。」姓葛的不好意思，沒有話可以回答他。丫頭聽了這話，去告訴二姊。二姊生氣，拿着棍子趕他出來。秀才看他的樣子，害怕拖着鞋子要逃，那棍子已打中在腰眼上，三棍子下去，倒下地。三回便不能站起來，打在腦袋上，血和水一般。二姊進去，他一頓一蹶的走回家來，妻子詫異起來，問他，但因為得罪了阿姨的事，不敢便告訴出來。再三追問他，纔說出來。姑娘拿布綁好秀才的頭氣，憤憤的道：「別人家的男人，爲什麼要他打呢？」換了一件短袖子的衣裳，懷裏藏着木鎚，帶着丫頭，一直趕去，到了葛家裏。二姊笑着說着出來，迎接江城，不說話，動手打他，倒在地下，扯破了褲子，用力打他，牙齒也落下來，嘴唇也破了。撒出屎糞來，江城回到家裏去。二姊又害羞又生氣，打發他丈夫來告訴姓高的秀才，跑出來。再三說好話，姓葛的道：「我到這裏來，不能不這樣子做。」做兇女人沒有好心腸，虧得你夫人代我打他一頓。我兩人有什麼懼恨呢？」姑娘已聽得了急急走出來，道：「老婆吃了苦，反暗地裏和別家人要好。這種男人應該打！」連連喚找棍子來，姓葛的十分害怕，搶着門逃出去。秀才從此不再走動了。他同窗王子雅來看他，再三拉他吃酒。吃酒的時候，大家拿女人的事說笑着，說到很醜事上面，姑娘正在門縫裏偷看客人，躲着聽得很仔細，悄悄拿巴豆煮在湯裏，送給他吃。不多時候，肚瀉得富不住，只有一絲氣息。姑娘打發丫頭來問他道：「還敢沒規矩嗎？」纔想到這病的來頭，叫着痛苦去求他。那煮巴豆湯已煮好了，等他吃了，吃下去，便停住。從此以後，他的朋友大家說着不敢到他家裏去吃酒了。姓王的開一家酒店，店裏種了許多紅梅花，擺着酒請他的朋友吃。秀才推說去會友，說明白了，走去。到夜晚，酒也吃醉了，王秀才道：「恰巧有個南昌的名妓，寄住在這地方。」

可以喚他來吃酒。大家十分歡喜，祇有秀才站起來，離開桌面，說要回去了。許多人拉住他道：「太太房裏的耳朵眼睛雖長，也聽不到這個地方聲音的。」大家說定了，秀才便又坐下來，稍停了一回，妓女果然來了。年紀十七八歲，問他的姓，說是姓謝，小名芳蘭。說話文雅，一桌的人好似發了狂。那芳蘭格外留心，在高秀才身上，常對他遞眼色，給大家看出來了。故意拉着兩人並肩坐下，芳蘭捏住秀才的手，拿手指寫在他手裏，寫一個「宿」字。秀才到這時候，要回去捨不得，要住着也不敢，心裏和抽絲一般，不能說出他的樣子來。他歪着頭在耳邊說酒吃醉的樣子，更大胆了。牀上有一隻胭脂老虎，也一齊忘記了，稍停了一回，聽得打更的聲音，店裏吃酒的客人，少了，祇坐着一個繚綰的年輕男人在燈光下面，獨自吃着酒。有一個小書僮捧着手中站在一傍，大家暗地裏說他高貴雅緻，不多幾時，那年輕的男人吃完了酒，走出門去，書僮回身走進對秀才道：「我主人等着你去說話。」大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祇有秀才變了色，來不及告辭，急急便走去。原來那年輕的男人，便是江城書僮，便是他房裏的丫頭呢。秀才跟着他到家裏，任他鞭子打着，從此更關狂，他帶孝道喜的事，也不許他去學臺來招考。秀才因錯講了文章，罰落了童生，有一天和丫頭說話，姑娘疑心和他有私情，拿酒鑊套住了丫頭的頭，打他，停了一回，綁住了秀才和丫頭，拿繡花剪刀剪去他肚子上的肉，替換着補上去，放去了繩子，叫他自己束褲子。一個多月，補上去的地方，竟合成了一塊了。姑娘常赤了腳，踏着餅丟在泥土裏，喝着秀才去抓着吃下去。這樣許多事，母親因為歡喜兒子，偶然到他家裏，看見兒子瘦得和柴一般，待到回去，痛哭得要死。夜裏做夢，看見一個老頭道：「不用憂愁，這個是前世的事。江城原是靜業和尚所養的長生老鼠，公子前世裏是一個讀書人，偶然到廟裏去游玩，錯弄死了他。今世的壞報，應不能拿人的力量去挽回他的。每天早晨起來，誠心念觀音經一百遍，一定有好處。」醒過來去告訴仲鴻，奇怪起來。夫妻都聽他說話，兩個多月，那姑娘兒得和從前一樣，更放大了膽子，聽得大門外面打鑼打鼓，便蓬着頭髮，走出去，癡頭癡腦的樣子，大家指點着他，不知道害羞。公婆替他不好意思，但是不能夠攔住他。肚子裏恨他，罷了，忽然有一個老和尚，在門外叫喚着講菩薩的事，聞着的人很多，和尚吹着鼓，面上的皮，學着牛叫的聲音。姑娘跑出去，看見人多，沒有空地，地方喚了頭，拿了一張牀，爬起來，站在上面，許多人眼睛一齊的望着他。姑娘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停了一回，和尚講得快要完了，要灌水一鉢，拿着對姑娘念道：「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前

世裏也不是假的。今世裏也不是真的。吁！老鼠縮着頭進去，不要給貓兒尋到了。一念完了，呼了一口水，噴在姑娘臉上，粉和清水淌下來，滴在衣袖上。大家十分詫異，想這姑娘一定要生氣了。姑娘卻一句話也不說，抹着臉自己回進去，和尚也便去了。姑娘走進房裏，呆呆的坐着，垂頭喪氣的樣子。一天到夜不吃東西，收拾床舖便睡下了。到半夜忽然喚秀才醒來，秀才認做他要小便了，捧着小便的盆子走進去，姑娘推開了，悄悄拉了秀才的臂膀，拖他到被窩裏去。秀才看他樣子，手脚發抖，縮做一團。姑娘嘆道：「你害怕得這樣，怎麼樣做人呢？」便伸手去摸着秀才的身體，每摸到刀棍子的疤上，低聲哭着，拿手指甲自己掐着皮肉，恨不得立刻便死。才秀見他這樣子，心中不好着思想，想法勸他。姑娘道：「我想和尙一定是菩薩的化身，清水噴了一口，好似換了一副肚腸一般。現在回想到從前做的事，都好像隔了一世。我從前怕不是人，有夫妻卻不能尋快活，有公婆卻不會侍奉。這是什麼心腸！明天可搬回家去，仍舊和爹娘一同住，還可以隨時服侍。」說了一夜，像說了十年分別後的話。天一亮便起來，摺疊衣服，收拾傢伙，頭拿着箱子，他親自捧着被催秀才走去打門。他母親走出來，詫異起來，問他告訴他自己的意思。母親延挨着不說話，有不願意的樣子。姑娘已帶着頭走進來了。母親跟着他走進去，姑娘爬在地下，傷心的哭着，祇求饒他一死。母親看他像真心的，也淌下眼淚來道：「我的孩兒，你怎麼改得這樣快？」秀才對他娘說出昨天的事，纔明白前幾天的夢不錯了。歡喜起來，喚底下人替他打掃房子。姑娘從此依順臉色，肯聽說話，勝過孝順的兒子。看見人便害羞，好似新娘一般。有人說笑話，說起從前的事，便紅漲滿了粉腮兒，又勤謹又儉省。二年工夫，公婆不管家裏的事，他有錢上萬了。秀才這一年中了舉人，姑娘常對秀才道：「那天一見芳蘭，到現在還記着麼？」秀才因為不吃他的苦楚，心裏已經十分滿足，不規矩的行爲一點也不敢有過了。幾天因為到京去趕考，幾個月工夫纔回來，走進房裏，看見芳蘭正和江城對坐着下棋，詫異起來，問他，便是姑娘拿幾百塊錢贖她出來的呢。

邵女

柴廷賓是太平人，妻姓金，不養孩子，很有妬忌的脾氣。姓柴的化了一百個錢，買了個小老婆，金氏待他，很兇過了。一年死去，姓柴的生氣走出門去，一個人睡着，幾個月不走進女人房裏去。有一天姓柴的生日，金氏說

着好話，很恭敬的向他行禮。姓柴的不好意思，推出他，纔和他說笑着。金氏在房裏擺酒，喚姓柴的進去。姓柴的推說酒吃醉了，金氏打扮得很齊整，自己跑到姓柴的房裏道：「我一天用盡心力，你便是酒醉也請你吃一杯去。」姓柴的纔走進房去，妻子道：「前幾天錯弄死了丫頭，現在很懊悔了，怎麼這樣和我翻臉？沒有夫妻的交情嗎？以後你便是娶十二個小老婆，我不來怨恨你的。」姓柴的這纔歡喜燭完了，便住下過了夜。從此歡喜敬重，和從前一樣。姓金的便喚了媒婆來，叮囑他替他找個繚繚的小老婆，卻暗暗吩咐他，延挨着不要來送，回信自己卻故意催逼着。這樣一年多，姓柴的不能等到處去，叮囑親戚朋友替他買來，買得了林家的乾女兒，姓金的一看歡喜得很，吃茶吃飯都在一起，胭脂頭油花朵首飾聽他拿着，但是那林姑娘原是北京人，不會學過針線，繡鞋要別人替他做成。金氏道：「我家裏要勤儉做人的，不是封王封侯的人家，買來做畫裏人看的。」因此便給他一塊好綢緞，叫他學着做針線，似兇師教訓徒弟一般。起初是喝罵他，後來便拿鞭子打他，姓柴的痛在心裏，不能替他想法。那金氏的可憐歡喜林姑娘，格外加倍勝過從前，常常自己替他打扮着，搽粉塗脂，但是鞋後跟稍稍有一點摺縐的痕跡，便拿鐵棍子打他的兩隻小腳，頭髮稍亂了，便打他兩頰。林姑娘受不住苦，自己上吊死了。姓柴的傷心，看了難受，很怨恨似的，妻子生氣道：「我替你教訓娘子，有什麼錯？」姓柴的纔明白他的奸刁，因此又翻臉了。永遠斷絕夫妻的交情，暗暗的在別間屋裏打掃房間，想買一個美人，給他另外住着，延挨了半年，不曾尋到這種人，偶然去送朋友落葬，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又漂亮又繚繚，照在眼睛裏，停住了眼睛，魂靈也飛去。那姑娘詭異，他看得出神，眼睛斜過去看他，去打聽別人知道是姓邵，姓邵的是窮讀書人，祇有這個女兒，從小聰明，教他讀書，一過眼便能明白，更歡喜讀佛經，和那看相的書，父親十分歡喜他，有來說媒的人，便叫他自己挑選，他窮的都沒有合乎心願。因此十七歲還不會許人家，姓柴的打聽得他的情形，知道不能想得到手，但是心裏卻丟不掉他，又想他家裏窮，或者可以拿錢去打動他，便託了些老太婆，沒有人敢去做媒的，因此冷了這一條心腸。忽然有一個賈老太婆，因為賣珠子到柴家去，姓柴的告訴他心中的事，送他許多錢，說道：「祇求你去一趟，說一說我的真心，成功不成，功原不是要一定靠在你身上的。」老太婆貪圖他錢多，答應了他，走上門去，故意和姓邵的妻子說許多話，看見了他女兒，詭異起來，稱贊道：「好一個繚繚姑娘，若說到了皇帝的昭陽院裏去，趙家的姊妹怎麼可

以比得上呢。」又問配了什麼人家姓邵的妻子回答他還不會有。老太婆忙道：「這樣的姑娘怎麼沒有王侯做女婿呢？」邵妻嘆道：「王侯家裏是不敢想，祇要有一個讀書人家的子孫便是好了。我家裏這個小冤家檢來檢去沒有一個中意的，不知道什麼意思。」老太婆道：「太太不要忙，這樣一個美人不知道前世裏修的什麼福氣的人，纔能消受得下。昨天有一件大笑話的事，柴家官人說道在一家人家的墳地傍邊看見姑娘的臉，願意出錢聘去，這不是餓殺鵝鴨想上天鵝肉嗎？」邵妻子微笑着不說話。老太婆道：「因為他是秀才人家不好和他計較，若說別人家多拿他幾個錢也可以做得了。」姓邵的妻子笑不說話。老太婆拍手道：「倘若真的這樣，那老身的主意也打錯了。天天得着太太好心看待到屋子裏，便坐着賞我吃酒，若拿到了一千銀子走出門去，便坐車騎馬，走回家來，便住着樓房，老身再到你家裏來，那看門的人便要呼喝我了。」姓邵的妻子肚子裏打算了好半天，站起來走進去，和他丈夫說了一回，喚他的女兒去，又一回工夫，三個人走出來，邵妻笑道：「丫頭真是怪脾氣，多少的好官人不要聽說去做小老婆，便肯嫁了，祇怕讀書人們知道了笑話。」老太婆道：「倘進門去養一個小官人，太太便不敢拿你怎麼樣。」話說完了，告訴他過去分着住開的法子。姓邵的歡喜喚着女兒來道：「你試和賈老媽媽說說，這是你自己願意的，不要後悔。」因為這個報怨爹娘女兒紅着臉道：「爹娘現成享受好福氣，那養女兒便有用處了。況且我自己知道命苦，若嫁得好丈夫，一定要短少壽命的，稍吃一點苦楚，未必不是福氣。前幾天看見柴官人也是有福氣的臉，子孫手裏一定會興旺的。」老太婆十分歡喜，跑去告訴姓柴的，出於他意料的，便拿一千銀子備了轎馬娶姑娘住在別處屋子裏。家裏的人沒有一個敢說出來，那姑娘對姓柴的道：「你的法子真叫做燕子做窩，在門簾上不想到早晚的事，塞住人的嘴巴，攔住人家的舌頭，要顯露風聲出去，怎可以做得到呢？你不如早一天回去的好。」姓柴的怕吃他打罵，姑娘道：「天下沒有不可以感化的人，我若沒有錯處，從什麼地方出來？」姓柴的道：「不是這樣說的，這人不是平常的兇人，不能拿人情道理去說動他的。」那姑娘道：「我做了下賤的丫頭，吃苦原是應該的，不是這樣挨着日子，偷活着性命，怎可以長久呢？」姓柴的因為這肚子裏總打不定主意，有一天姓柴的到別地方去，那姑娘穿着丫頭的衣服走出門去，喚用人拉着，一匹老雄馬，一個老太婆挾着被褥，跟在後面，一直走到太太家裏，跪在地下，自己告訴他那老太婆，起初聽了生氣，停



了一回，想他自己來告訴的，可以饒恕他。又看他臉色和打扮，都很客氣，氣也稍平，便喚丫頭拿出綢衣服來，給他穿道：「他這沒良心的人，說我的壞話，去告訴大家，害我冤枉出不了的名氣，按到實在都是男人家，沒有良心，那班丫頭到有規矩，因此做出事來，你想瞞着我，却到別地方去成立人家，這難道還算人嗎？」姑娘道：「我細細的留心，他祇是不肯認錯罷了。俗語說道：大的不肯做小，照規矩說來，老婆的和丈夫好似兒子的和父親，小老婆和的大老婆呢，太太若肯待他和氣一點，那多年的恨，可以忘記了。」大老婆道：「他自己不同來，和我有什麼相干？」便喚丫頭老媽媽給他打掃房屋，心裏雖說不願意，也祇得暫時耐着。姓柴的聽說姑娘回家去了，心裏害怕，不得了，暗暗的想，若走進了老虎窩裏，已鬧得不像樣了，很快的跑去，看見家裏靜靜的，心纔放心。那姑娘攔住了門口，勸他叫他到，大老婆房中去，姓柴的有些不願，姑娘吊下眼淚來，姓柴的心，就願意姑娘跑去，見大老婆道：「官人纔回來，自己不好意思，沒有這臉來見太太，太太去和他說笑一回。」大老婆不肯去，姑娘道：「我已說過了，丈夫的和妻子好似大老婆的和小老婆孟光的服侍丈夫，別人不說，他是要好過分，這是什麼原由，規矩應該這樣的。」大老婆便聽他的話，看見姓柴的道：「你好似刁兔，有三個窩，為什麼要回家來？」姓柴的低着頭，不和他說話。姑娘暗暗的拉他的手臂，姓柴的纔勉強裝着笑臉。大老婆的臉色也稍和順一點，便要回進房去，姑娘推着姓柴的跟在後面，又叮囑廚房裏的人，做子酒菜，從此夫妻要好起來。姑娘一早起身，穿着丫頭衣服去見大老婆，看他洗面罷了，送過手巾去，行丫頭的規矩，十分小心。姓柴的走進他的房去，再三推他，十多夜纔肯留他住。一夜，大老婆心裏也稱贊他，但是自恨及他不上，慚愧的日子多了，便心裏妬忌他，祇因為那姑娘服侍得，很小心，沒有可以捉他的錯處，有時稍罵他幾句，姑娘祇是和和氣氣的聽着。有一天夜裏，夫妻兩人有一點口角，早晨梳粧時，還是滿臉生氣的樣子。姑娘捧着一面鏡子，鏡子落在地下，打破了。大老婆生了氣，揪住他的頭髮，睜大了眼睛，姑娘害怕，直挺挺的跪着，求饒打他，到幾十下，姓柴的不能耐住，氣憤憤的跑進房去，拉着姑娘出來，大老婆嘴裏罵着，趕着打他。姓柴的奪下鞭子來，轉身去打他，臉上的皮肉，打破幾處，同出來，從此夫妻和離人一般。姓柴的攔住姑娘不放，他去，姑娘不聽，一早起來，候在門簾外面，大老婆拍着牀，生氣罵他，出去不許他走近身去。日夜咬着牙齒，打算候姓柴的出去時，再出氣在姑娘身上。姓柴的知道了，回絕了外面的事，關着門，不和別人來往。大老

婆拿他沒有法子，祇是天天打了頭，拿來出氣，用人都受不住，自從他夫妻絕交以後，姑娘也不敢陪着丈夫過夜，姓柴的一個人睡着，大老婆聽了，心裏也就放心，有一個大丫頭，本來是奸刁的，偶然和姓柴的說着話，大老婆疑心他有私情，虐仗着他，丫頭便在沒有人的地方發狠罵他，有一天夜裏，輪到這個丫頭陪着過夜，姑娘叮囑姓柴的，攔住不讓他去道：「丫頭臉上有殺氣，肚子裏料不定他什麼主意。」姓柴的聽了他的話，喚他來哄着問他：「你爲什麼打壞主意？」丫頭驚慌害怕，沒有話說，姓柴的很疑心，搜他的衣裳，尋得了一柄快刀，丫頭沒有話說，祇是求饒他死，姓柴的要打他，姑娘攔住他道：「怕給太太聽得了，這個丫頭一定沒有命的，他的罪原是不能饒放，但是不如賣去他，又保全了他的性命，我也可以拿到錢了。」姓柴的聽他說的不錯，卻巧有一個人要買小老婆的，趕快賣去他，大老婆因爲他不和他商量，埋怨姓柴的，姓柴的生氣對姑娘道：「都是你自己不好，前幾天謀死了他，怎有今天的事。」話說完了，走去，大老婆聽他的話，奇怪一個個的去問傍邊人，沒有知道的人，問那姑娘，姑娘也不肯說，心裏很氣悶，生氣拉住他衣角亂罵，姓柴的便走進來，把實事告訴他，大老婆十分詫異，對姑娘說幾句好話，他心裏又恨他，告訴得不早，姓柴的以爲他心裏的離恨，忘了不再去防備他，恰巧他出遠門去了，大老婆便把姑娘喚來，埋怨他道：「要謀殺主人的罪，不能饒放，你放他是什麼意思？」姑娘一時不能把自己意思說出來，大老婆燒紅了鐵鑊，姑娘的臉要弄壞他的面貌，丫頭老媽子都替他抱不平，每喊一聲痛，那家裏的人都哭起來，願意替他受罪，大老婆便不燙他，拿鐵針刺他的脇骨上，二十多下，纔推他出去，姓柴的回家來，看見臉上的傷痕，十分生氣，要跑去，找大老婆，姑娘拉住他衣襟道：「我明知道是一個火盆，故意踏上去，那時嫁你的時候，難道認你家裏是天堂嗎？也是自己知道命苦，借他是出氣罷了，安心忍耐着，還有罪滿的時候。」便拿藥去搽在受傷的地方，幾天工夫好了，忽然拿鏡子照着，快活地道：「你今天應該對我道喜，他燙斷了我的晦氣，紋露了。」早晚服侍大老婆，和前幾天一般，金氏見前幾天大家哭着，自己知道他身子孤零零，沒有人和他好，稍稍有點愧悔，常常喚那姑娘一起做事，說話臉色很和氣，一個月多，忽然害病，茶飯都吃不下，姓柴的恨他，一點不去看他，問他，幾天工夫，肚子脹得和鼓一般，日夜吃着苦楚，姑娘服侍他，忘了睡覺，吃飯，金氏更感激他，姑娘把自己知道醫理，對他說，金氏自己知道從前待他太兇，疑心他要報讎，故意推開他，金氏的做人管家，很兇，很有規矩，丫頭老媽

聽他的管束。自從生病後，都是出去偷懶，沒有做事的人。姓柴的親自去料理，做得很辛苦。那家裏的鹽米，不吃自己沒有了，因為這忽然想到照料家務的人，請了醫生來給他吃藥。金氏見了人，便自己說是噉脹病。因為這醫生給他把脈，沒有一個不說他是氣悶病的。一共換了幾個醫生，沒有用處。又快到死了，再給他煎藥。姑娘走來道：「這一種藥吃一百包也沒有用處，祇是利害罷了。」金氏不聽他的話，姑娘的倒下，別的藥去換了藥吃下去，吃完了大便了三回，病似沒有一般，便喚他來說道：「女華陀今天你看我怎麼樣了？」姑娘和許多丫頭都笑他。金氏問他笑什麼，纔老實告訴他，他滿着眼淚道：「我天天受着你的照應，卻不知道從今以後，求你連家裏的事情也依着你的主意做去。」不多幾天，病好了。姓柴的擺了一桌酒，給他道喜。姑娘捧着酒壺，陪立在傍邊。金氏自己站起來，搶了酒壺去，拉住他和他並肩坐下，要好得和平。常兩樣到更深時，姑娘推說有事，離開桌子。金氏打發兩個丫頭回來，硬和他睡在一牀。從此以後，有事一定要和他商量的。吃飯一定在一起的。同胞姊妹也沒有這樣和氣，不多幾時，姑娘養下一個男孩兒。生產後，常常生病。金氏親自服侍他，後來金氏害心痛病，痛起來便臉面都發青了，祇是要尋死。姑娘急急去買了銀針，幾個來待到買來，他氣快要斷了，摸着穴道刺進去，忽然痛停止了。十多天又發起病來，又拿針刺他，過了六七天，又發病了。但她的手一到，金病便好了。但是心裏常耽着憂愁，怕他再發病，夜裏做夢到一處地方，好似廟宇殿裏的鬼和菩薩都動起來，菩薩問他：「你是金氏嗎？你的罪過很多，壽數應該完了。想你知道改過，所以祇給你一點善楚。拿這個稍稍罰你，從前弄死了兩個小老婆，這個是前世的報應。祇有這個邵氏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卻待他兇惡得這樣拿鞭子打他的苦楚，已經有柴秀才代他還了，可以抵消得過還欠他的。一燙二十三針，現在三回，祇還了一個零數，便要病去了。根嗎？明天又要發病了。」醒過來十分害怕，還想他是做亂夢，是不準的。吃飯以後，果然害病，他痛苦加倍利害。姑娘來了，拿針刺他，手到之處，病便好了。疑心地道：「本領祇有這一點，病根為什麼不給我拔去？」姑娘說：「再要燙他，這個病不是拿皮肉燒到爛，不好的祇怕太太當不起。」金氏想到夢裏的說話，因此便沒害怕的樣子。但是在叫喊忍痛的時候，暗想欠這十九針，不知要變成什麼樣的病，不如一天吃完了苦，還可以免後來吃苦。求姑娘再打針下去。姑娘笑道：「針怎麼可以隨便打的嗎？」金氏說道：「不用看穴道，祇求你打十九回。」姑娘大笑，不肯。金氏求他坐起身來，跪在床上。姑

娘不好意思，老實把夢裏的事告訴他。姑娘便大概，在經絡上面打針，滿了數，從此以後病好了，果然不再害病。了自己十分懊悔，待底下人，也沒有兇樣子。兒子名曰俊，聰明得沒人趕得上。姑娘常道：「這兒子是中翰林的相。」八歲時候，有聰明孩兒的名氣。十五歲中進士，做了翰林官。這時夫妻年紀四十歲，小老婆年紀三十二三歲罷了，坐了轎回娘家去。鄰舍人家都羨慕他。邵老頭自從賣去了女兒以後，家裏忽然有錢了，那讀書人瞧他不起，不和他做朋友，到這個時候也和他來往了。

### 郭秀才

廣東有個姓郭的讀書人，天晚從朋友家回來，走進深山，不識路了，走到長草堆裏去，聽得山頂上有人說笑着，急忙跑過去，看見十多個人，坐在地下吃酒，遠遠看見姓郭的走來，大家一齊開口說道：「桌面正缺一個客，很好很好。」姓郭的坐下去，後看見這一班客人，一半戴着讀書人的帽，便要問他路，有一個人笑道：「你真是一個迂腐的人，丟了這很亮的月光，不看爲什麼要尋路。」便送過一杯酒來，姓郭的吃下去，香味噴進鼻管，一吃便完，又有個人拿酒壺篩酒，姓郭的原是很能喝酒的，便又送來送去，敬人吃酒，一吃一杯，大家稱贊他道：「爽快得很啊，真是我的朋友。」姓郭的做人爽快，能說笑話，能學着雀兒叫，沒一樣不像的。走開座位來，小便裝着燕子叫，大家詫異道：「半夜怎麼有這樣東西呢？」又學着杜鵑叫，大家更詫異。姓郭的坐着，微笑着，不說話，正亂七八糟時，姓郭的轉過頭去，學着鸚鵡叫道：「郭秀才酒吃醉了，送他回去。」大家詫異着，聽着靜悄悄的，不再聽得叫了，稍停了一回，又叫起來，後來知道這個是姓郭的裝出來的，纔笑起來，都撒着嘴，跟他學着，沒有一個像的。有一個人說道：「可惜青娘子不會來，又有個人道：「八月十五再到這地方來，郭先生不能不來的。」姓郭的答應他，有一個人站起來道：「客人有本領，我們也玩着，踏肩膀給他看，怎麼樣。」因此齊聲答應着，一齊站起來，前面有一個人站着，便有一個人很快的跳在他肩膀上面，也直挺挺的站着，接連疊上去，到了四個人，高得不能上去，後來上去的人，攀着肩膀，踏着臂膀，好似爬梯子，十多個人一刻工夫走完了，望上去可以接住天上，正詫異着時，直挺挺的倒下地面來，變做長路一條，姓郭的呆站着，半天跟着這條路，纔得回家去。第二天肚子痛起來，大便下來綠色的，好似銅青，碰着東西便染上了，也沒有大

便的氣息。三天工夫，纔停住了。跑去。看老地方。那飯菜骨頭丟滿一地。四面長草堆。並沒有道。路。到八月十五這一天。姓郭的要去赴約。但給朋友勸住了。

###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年輕時就很聰明。能做文章。爹娘很早的死去。家裏窮得要命。沒有穿衣吃飯的地方。求僱給胡新政官管理信札。胡先生叫他做一篇文章。十分歡喜。地道。這人不永遠窮的。可以拿女兒嫁給他。做妻子。一。通政官有三個兒子。四個女兒。都在手抱的時候。配給大戶人家。祇有小女兒四娘。是姨太太生的。母親早死了。到十五歲。不曾許人家。便招贅了程孝思。有人批評他笑他。說他是年紀老了。昏了主意。那胡先生不去理他。打掃房間。給秀才。狂供養他。十分好。許多兒子。瞧他不起。不和他一起吃飯。用人了。頭欺侮他。秀才一句話不說。不和人去計較。用功讀書。十分吃苦。大家在旁邊譏笑他。程孝思讀書不息。大家又拿大鑼在他身旁打着。程孝思拿了書本。走開去。在女人房裏讀書。當初四娘不會許人的時候。有一個很靈的看相的人。知道人的貴賤。看過他家裏的人。都沒有說好的話。祇有四娘走來。便道。這一個。真正是貴人。待招贅了程孝思。許多姊妹。都喚他貴人。拿這話譏笑他。那四娘做人穩重。少說話。好似不會聽得慢慢的。連了頭老媽。也跟著大家。喚他四娘。有一個丫頭名喚桂兒。心裏很不舒服。大聲道。怎道我們家裏的官人。不做大官嗎。二姊妹聽得了。在鼻管裏笑道。程官人若做了大官。挖了我的眼睛去。桂兒生氣道。到那個時候。怕捨不得你的眼珠了。二姊妹有一個丫頭名喚春香。道。二姑娘若翻悔了我。拿兩隻眼珠子替他。桂兒很生氣。和他打着手掌。罰着咒道。一定要你雙眼睛。二姊妹氣的說話。冒犯自己。便打他的嘴巴。桂兒叫喊。吵鬧。太太聽知道了。便也沒有法子說誰錯。誰不錯。祇是微笑着罷了。桂兒喊着去告訴四娘。四娘正在那裏織布。不生氣。也不說話。自管自織着布。遇到胡先生的生日。許多女婿都來了。送壽的禮物。都塞滿了院子。大媳婦譏笑着四娘道。你家祝壽的是什麼。二媳婦道。兩隻肩膀扛一張嘴。四娘一點也不難為情。旁人看他好似癡子。拿他開玩笑。祇有胡先生心愛的小老婆。姓李的。三姊妹是他生的。看重四娘。時時大家照看他。常常對三媳婦道。四娘肚裏聰明。外面老實。聰明在肚裏。却不拿出來。許多姑娘都被他壓倒了。卻自己不知

道况且程官人日夜用功吃苦，難道永遠在人下嗎？你不要看他們的樣人，應該看待他，將來也好見面。因爲這個三姊每回娘家的時候，便格外和他要好，這一年，姓程的靠着胡先生的力量，得進了縣學，明年學臺來考讀書人，那胡先生恰巧死了，姓程的披麻帶孝，不能夠去考，待到滿了孝，四娘送他銀錢，叫他去補考，這才叮囑他道：「從前長住在這裏，所以不會被他們趕出，祇因爲有一個老年父親活着，現在是做不到了，倘能出一口氣回來的時候，還有家。」臨別的時候，李氏和三姊送他的東西很多，姓程的進了考場，立定志向，十分用心，要想一定考中，不多幾天，榜出來了，竟被他取，心裏不如意，肚子裏悶住了，不能回家去，虧得袋裏的錢稍有一點，帶着錢袋子進京去，這時他妻子的親眷，一大半在京裏做官，怕被人嘲笑，便換去了舊時的名字，假造了一個地名，在大官員家裏，東海人李御史官看見他，稱讚他，留他在衙門裏，給他錢用，替他捐一個貢生，叫他去考順天舉人，連考都中，給他做庶吉士官，這時便說出自己的情形來，李先生給他一千銀子，先打發用人跑到劍南地方去替他造房子，這時胡先生的大兒子，因爲父親死了，沒有錢用，賣去他的好房子，便去買下來，待到造成後，打發轎馬去迎接四娘來，前幾天，姓程的中了功名，後有以書信去報喜的，一家人都不願意聽他，又看他的名字不對，喝他出去，恰巧第三個兒子做喜事，親戚都到他家裏替他鬧三朝，姊妹和許多女親眷都在那裏，祇有四娘不看見，到哥嫂房裏去喚他，忽有一個人跑來，送上姓程的寄給四娘的信，一封兄弟拆開表一看，大家看着臉都變了顏色，酒席面上許多親眷客人，請四娘出來見面，姊妹心裏耽着憂，祇怕四娘記着恨不肯來，不多時候，很快的竟來了，對他說喜的，拉他坐下來，的向他問好的，耳朵裏聽的便聽着四娘眼睛裏看的，便看着四娘，嘴裏說的，便說着四娘，那四娘穩重得和從前一樣，大家看見他不說什麼，放心了一點，因此搶着把酒杯去敬四娘吃酒，正吃酒說笑時，門外面哭吵的聲音，大家詫異都出去問着，停了一回，看見春香逃着進來，臉上有血點，滴着，大家問他，他哭着不說話，二媳婦喝住他，止哭道：「一柱兒逼着要眼珠子，不是推開他逃走，幾乎要被挖去了。」二媳婦不好意思，汗和粉一齊淌下來，四娘裝做不知道，一桌子的人不說一句話，客人纔告辭回去，四娘打扮得齊整，祇拜着李太太和三姊走出門上車去了，大家纔知道買那花園屋子的，便是這個程孝思，四娘初到那花園屋子裏，零碎東西，一大半沒有，那太太和許多弟兄，各人打發丫頭用人和傢伙來送給他，四娘一樣也不收，祇有李太太送他的一個丫頭，他

收下了。住着不多幾天。程孝思回家來上坟。車馬跟着一大班和雲一般。到丈人家裏去拜胡先生的棺材。接着去拜見李太太。許多弟兄穿衣戴帽子。舒齊了他已上車去了。胡先生死後許多兒子。天天搶奪家產。棺材擱着不管。幾年工夫。靈座坍塌下來。要把屋子做坟地了。程孝思看着傷心。便不去。和那班兒子商量。定了日子。做坟落葬的日子。坐轎騎馬來送葬的人。很擁擠。鄰舍人家稱贊敬重他。程孝思十多年工夫。做了許多官。都是不貪財有名氣的。凡是遇到鄰舍朋友有難事。沒有不竭力幫忙的。第二個兒子。恰巧因爲人命被衙門裏捉去。做御史。巡查官的是程孝思的同譜。規矩很利害。大兒子去求他媳婦的父親。王道臺說情。一句回話也沒要去求。妹子卻自己知道沒有臉見他。便拿了李太太親手寫的信。走去到了京裏。不敢立刻進去。觀着程孝思。上朝去後。再走進去。望四娘想着手足的交情。却忘記了一瞬眼的睚恨。看門人去通報後。便有舊時的老媽子走出來領他。走進客廳。送上酒飯來。也很潦草。吃完了。四娘走出來。臉色很和氣。問大哥家裏的事。很忙。一萬里路外面。怎麼有空來看我。大哥全身爬在地下。哭訴出他爲什麼來的情形。四娘扶他起來。笑道：「大哥是有本領的人。這件什麼大事。便要這個樣子。妹子是個女人。從來也不會看見對人哭着。」大哥便拿出李太太的信來。四娘道：「幾位哥哥家裏的娘子。都是天上的人。各人去求求父親哥哥。便也可以了事。何至於要跑到這裏呢。」大哥沒有話說。祇是再三求着他。四娘變色道：「我以爲是很遠的路。走來是來看妹子的。原來是爲了大官司來求貴人嗎？」一摔着袖子。一直走進去。大哥又害羞又生氣。便出去了。回家去仔細對人說了大小的人。沒有一個不罵他。李太太也說他心腸硬過了幾天。第二個兒子。放着回家來。大家歡喜。正笑四娘的徒然叫人怨恨。你呢。停了一回。四娘打發用人來看。李太太喚他進來。那用人送上金子銀錢來。說我家太太爲了二舅爺的事。打發我來得很快。沒工夫寫回信。稍送一點東西。算是代寫信了。大家纔知道二官人的回家來。是程孝思的力量。後來三娘家裏窮了。程孝思照着他。送給他東西銀錢。又因李太太沒兒子。接他來養着。看待很好。

### 僧術

黃秀才。是大戶人家出身的。才情很大。生平志向很高。村坊外面一座廟。有個住着的和尚。向來和他交情很

好過了幾天，那和尚到四處去游玩，出去了十多年，又回來見了黃秀才，嘆道：「我以為你得意得長久了，現在還是個白衣秀才嗎？想來你的命生來是薄的，我替你去送錢給陰間的皇帝，你能預備十千個錢嗎？」他答道：「沒有力量。」和尚道：「你去湊成一半少的，我替你去借來三天限期。」姓黃的答應他再三想法，當去了東西湊成這數三天工夫，和尚果然拿了五千個錢來交給姓黃的，姓黃的家裏原有一口井水深不乾，說是通河海的，和尚吩咐他把錢網起來，擱在井邊，叮囑道：「大約計算我走到廟裏時，便推他落下水裏去，候着煮半餐飯的時候，有錢浮起來，便對他拜着。」說着便去了。姓黃的不懂他是什麼法子，回心一想，靈不靈還不能一定，這十千錢卻可惜，便藏起他九千錢來，卻拿一千錢丟下去，稍停一回，有個大水泡衝上來，水泡破了，便有一個錢浮上來，大得和車輪子一般，姓黃的十分驚慌，待到拜過後，又拿四千個錢丟下去，落下去有響聲，被大錢攔住了，不能沉下去。到天晚，和尚來了，埋怨他道：「爲什麼不完全丟下去？」姓黃的道：「已經丟下去了。」和尚道：「陰間的差人祇拿了一千個錢，怎可以說謊？」姓黃的老實告訴他，和尚嘆道：「小器量的人，一定不是大人物，這是你生成的命，應該中一個貢生到老，若不是這樣子，狀元可以得到。」姓黃的十分懊悔，求他再想法子，和尚再三推託着出去。姓黃的看看井裏的錢還浮着，拿繩索去釣他上來，大錢纔沉下去。這一年，姓黃的中了副榜，做了貢生，才覺得和尚的說話很靈。

### 柳生

周秀才順天官家的子孫，和柳秀才很要好。姓柳的得到仙人教他看相的法子，常對姓周的道：「你功名是沒有緣的一萬鍾米的錢，還可以拿人的記策去拿來，但是你的太太生成薄福，怕不能帮你成功大事。」不多幾天，他妻子死了，家裏很窮，不能過日子，便走到姓柳的家裏去，想要問他的親事，走進客廳裏，坐着好半天，姓柳的走進屋去，不走出來，喚了他三四回纔出來道：「我天天替你尋好夫妻，現在纔尋到，方纔在裏屋施一點小法，求月卜老人綁住紅繩子。」姓周的歡喜起來，問他他答道：「方纔有一個人拿着袋走出去，你看見他沒有？」說道：「看見的衣服破碎，得和化子一起。」說道：「這是你的丈人老頭子，應該敬重他，對他行禮。」姓周的道：「我和你因爲要好，便和你商量私事爲什麼和我開這樣玩笑？我雖說家裏窮，還是做



官人家的子孫，何至於和街上的賤人結親。」姓柳的道：「不是這樣說的花牛還有好種，有什麼害呢。」姓周的問他：「可曾看見他的女兒？」說道：「不曾，我和他不認識的，姓名還是問了他知道的。」姓周的笑道：「還不會知道是不是花牛，怎知他的種呢？」姓柳的道：「我照定數上算起來，便知道他這個人兇惡又下賤，但應該生一個大福氣的女兒，硬拉攏來，一定有犬禍，待我再禱告。」姓周的回家後，不肯拿他說的話當做真的，想盡法子去尋親，沒有一家成功的。有一天，姓柳的忽然來了道：「有個客人，我已代你送帖子去請他來了。」問他是什麼人，說道：「你祇不用問，你趕快去煮飯。」姓周的不知他是什麼意思，依他的話，預備酒菜，停了一回，客人來了，原來是姓傅，在營裏當兵的心裏，不和他要好，在面子上和他敷衍罷了。那柳秀才招呼他，稍停一回，酒菜擺上來，拿下等的杯筷給他吃，姓柳的站起來，對客人道：「公子仰慕，你已有很久了，常託我來尋你，前幾天纔得見面，又聽說你不久要出遠門去打仗，急忙請你來，可稱得是慌慌張張，張張做主了。」吃酒時，姓傅的憂愁馬病，了不能騎了，姓柳的也低頭替他想法，停一回，客人去了，姓柳的埋怨姓周的道：「一千兩銀子，也不能買到這個朋友，爲何看得他這樣輕？」借他的馬騎着回去，便推說是姓周的主意，走上門去，拉了馬送給姓傅的，姓周的知道了這事，以後心裏有點不舒服，已經把他沒法想了。過一年，要想到江西去，到臬臺衙門裏去做師爺，找姓柳的問他，好不好，姓柳的說很好，姓周的笑道：「我心裏沒有別意，祇希望積蓄幾個錢，便要娶一個好女人，祇望以前說的話不靈，不知能否做得到。」姓柳的道：「都可如你的意願。」到了江西，遇着一大羣強盜，造反三年工夫，不能回家，後來稍稍太平了，日子趕路在半路上，被土匪搶了去，同遭殃的有七八人都搶去他的銀錢，放了叫他回去，祇有姓周的被他拉到強盜窠裏，強盜領袖問他家裏情形，便道：「我有個小女兒，要嫁你做妻子，請你不要推却。」姓周的不答應，強盜生氣，立刻吩咐殺頭，周很害怕，心想不如暫時依他的話，待過了幾天，慢慢的丟開他，便對他道：「小生心中打不定主意，爲的是身體文弱，不能跟着打仗，怕要拖累丈人，如能叫我夫妻兩人同到別處去，這個恩典，再大也沒有。」強盜道：「我真耽心女人拖累人，這有什麼不可答應你呢？」領他到裏面去，打扮了女兒出來見面，年約十八九歲，生來和天仙般的美貌，這一天夜裏，吃了交歡酒，很合了他心中的想望，細細打聽他的姓名，纔知他父親便是前幾年那個背袋子的人，便告訴他姓柳的，說話很感激，詫異過了三四天，將要送他去，忽

然大兵殺來，一家人都被他捉住綁起來，有三個將官，督着住他，已把他的丈人殺了頭，第二個輪到姓周的，姓周的想：「現已沒有活命的希望。」一個武官細細看着他道：「這個人不是姓周嗎？」原來姓周的兵，已因打仗有功，做了副將軍，對他同伴道：「這是我們家鄉官家有名的讀書人，怎可說他是強盜？解了他身上的綁，問他從那裏來的，姓周的說着謊道：「在江西臬台衙裏娶了媳婦回去，不想在路上被捉到強盜窠裏來，虧得你救我，這個恩典如同再造，祇是妻子分開了，求你大力，再給我夫妻團圓。」姓周的吩咐把擄來的人，一排排的站着，叫他自己去認出來，給他吃酒飯，幫他盤費道：「從前受你送馬的好心，日夜不忘，祇是在慌張的時候，來不及還禮。」便把兩匹馬，五十兩黃金，幫助他到北方去，又打發兩個騎兵，拿着弓箭護送他，在路上，那女人告訴姓周的道：「癡父親不聽人的忠告，母親死在這事上，那知有今天這一日，所以偷活着，過日是因年輕時候，曾經給那看相的說定了，祇望過幾天有好日，能收埋父母的骨頭，我在地窖裏埋着的許多金子，可以去掘起來贖回父親的屍骨，餘下來的錢，拿回家去，還可做買賣過日。」叮囑那騎兵在路上等候，兩人走到原地方，房屋已經燒盡，在瓦礫堆中，拿掛在身傍的刀，掘下地去，一尺多深，果有金子一齊裝在袋裏，回家拿了許多銀子，送給那騎兵，叫他收埋父親的屍首，又領他去拜祭母親的墳，纔去到了直隸省，界重賞給那騎兵銀錢，打發他回去，姓周的很久不回家去了，家裏的人認爲他已死，放胆吞沒他的家產，糴米綢緞和傢俱，拿得一點也不留，待到聽得主人回來，十分害怕，許多人一齊逃去，只有個老媽子，一個丫頭一個老家人，在屋裏，姓周的因爲自己已從死裏逃生，不再去追問他，後來去打聽姓柳的，便不知到那裏去了，這個女人管家，勝過男人，看見老實的人，給他本錢，卻收他平均利息，常常喚了許多做買賣的，在廊簷下算帳，這女人掛着簾在裏面聽着算盤，上錯打了一粒珠，便說他算錯的地方，所以內外的人不敢欺他，幾年工夫，那替他做買賣的人，已滿一百家裏的錢積有十多萬了，便打發人去搬了父母的屍骨來埋葬。

## 二商

山東莒縣有姓商的兄弟兩人，哥哥很有錢，弟弟窮苦，隔着一垛牆住着，康熙時候，收成十分壞，弟弟吃飯不能周全，一天太陽高掛，天空還沒有煮飯，餓了肚子，躑來躑去，沒法想，妻子叫他去求哥哥幫助，商道：「沒有

用的。若說哥哥可憐我窮，應該早會照顧我了。」妻子再三要他去，姓商的便喚他兒子跑去，稍停一回，空手而回。姓商的道：「怎麼樣呢？」他妻子仔細的問他兒子說：「什麼他兒子道：『伯伯不說話，拿眼睛看着伯母。伯母對我道：兄弟倆分家住開，有飯各人吃，那能大家照顧呢？』」夫妻沒有話說，暫時拿了破碗破床，換了一點糠皮吃着充饑。鄰舍人家有三四個壞的年輕人，看見那大商有錢，夜裏爬牆進去，夫妻兩人從夢中嚇醒，敲着臉盆叫喊起來。鄰舍人家大家恨他沒有去救他的，人沒法，急忙喊着二商，二商聽得嫂嫂叫喊，要跑去救他，妻子攔住他，大聲對他嫂嫂道：「兄弟分家住開，有禍水各人受着，那能大家照顧呢？」停一回，強盜打破了門，捉住了大商和他妻子，拿火燙他，叫喊的聲音很淒涼。二商道：「他原是有情義，而我豈有在傍看着哥哥死，卻不去救呢？」帶着兒子跳過牆去，大聲叫喊。二商父子兩人原是有氣力的，別人都害怕他，又怕他驚動了別人來救他，強盜便逃走。看看哥嫂兩腿燙爛了，扶他上牀，喚齊了丫頭用人纜回家。大商雖說受了傷，那金子綢緞卻未曾丟掉。妻子道：「現在剩下來的東西都是弟弟賞給我的，應該分些給他。」妻子道：「你有好兄弟，不吃這個苦了。」姓商的便不再說話。二商家沒飯吃，想哥哥一定有東西拿來，謝他，隔了許多日子，靜悄悄的沒有動靜。他妻子不能再耐了，便叫兒子拿了袋去，向他借一斗米。他妻子恨給得太少，要去還他，被二商攔住，過了兩個月，窮得更加支撐不住。二商道：「現在沒法可想，不能活命，不如賣房子給哥哥，哥哥怕我到別處去，或者不學我的契據，另外借錢給我，也未可知。假使不是這樣，拿到剩下幾個錢來，也還可活命。」妻子聽他說的不錯，打發兒子拿了契據到大商家去。大商去告訴了他的妻子，便道：「即使弟弟沒良心，終也是我的手足，他去了，我便孤零零的，還不如還了他的契據，給他幾個錢，照應他罷。」妻子道：「不是這樣說的，他說要去，是要挾制我的意思。若真的借錢給他，便中了他的計，世上沒有兄弟的人，便都要死了嗎？我堆高了牆頭，也還可自保，自不如收了他的契據，隨他到別處去，也可加添我的房子。」商量妥當，叫二商畫花押在契據後，給了他錢，打發他去。二商便搬去住在鄰村鄉下，那些不規矩的人聽得二商去了，又打門進去，捉住大商，打他燙他，模樣做到大商傷心之極，把所有的金銀一齊拿出來贖命。強盜臨走時，打開米房，叫村中的窮人放量去拿，一會兒都已拿完。到了第二天，二商纔知便跑去，看他那哥哥已經昏昏沉沉，不能說話，撐開眼來看見兄弟，祇拿手亂抓着，席子稍停一回，便死。二商生氣，告到縣官裏，強盜

首領逃到別處去，不能尋捉搶米的一百多人，都是鄰舍的窮百姓。知州官也是沒法，大商留下一個小兒子，祇有五歲，家裏已窮常常跑到叔叔家去。幾天不回家，送他回去便哭個不住。二商的妻子很看他不起。二商道：「他父母雖沒良心，他的兒子有什麼罪，便買了幾個蒸餅自己送他回去。」過了幾天，又瞞住他的妻子，暗暗的背着一斗米給嫂嫂，叫他看養兒子。常常這樣的，又過幾年，大商賣去了他的舊屋，嫂嫂拿了錢自己可以養活。二商便不再來了。後來年景十分荒路上餓死的人到處都是。二商家中吃飯的人更加多了，不能照顧別人。姪兒年紀十五歲，身體羸弱不能做事，叫他拿了籃跟着哥哥出去賣芝麻餅。一天夜裏夢見哥哥臉色淒慘，縋着眉說道：「我聽了妻子的話，便斷了弟兄的交情，弟弟不記住我從前的錯處，更使我不好意思所賣去的舊屋現在還空關着，可以去租着住下。屋後茅草堆下面地窖裏藏着金子，掘起來可以叫我那不爭氣的兒子跟着你，那個長舌婦我恨得他很利害，不要去照管他。」待到醒來，很是詫異，拿了許多錢去給房東，纔能租到。果然掘得了五百兩銀子，從此丟了這下等行業。在街上開了店舖，姪兒十分聰明，記算一點不錯。又老實，凡是進出絲毫一定要說明白。二商更加歡喜他。一天淌着淚替他母親來要米。二商的妻子想不給他。二商看他一點孝心，便每月拿米給他。幾年工夫，家裏很有錢了。大商的妻子害病而死。二商也老了，便和姪兒們分家家裏所有的錢分了一半給他。

### 細柳

細柳是京城裏讀書人的女兒，她的腰細得搖搖擺擺，使人歡喜，便叫她細柳。細柳年輕時，很聰明，便知讀書識字，歡喜讀看相的書，脾氣不肯多說話，從來不說別人的好壞，祇是有人來說媒，一定要親自看一看，人看得人很多了，都說不合意，到了十九歲，父母生氣道：「天下的人照這樣是沒有人配得上你的，你打算做姑娘到老嗎？」女兒道：「我實在要用人力去勝過天力，現在許多日子不成功，也是我命裏生成，從今以後，便祇聽着爹娘的話是了。」這時有個高秀才，是官家有名的讀書人，聽得細柳的名氣，去說定親事，下了聘禮，待到要來以後，夫妻十分要好，秀才的前妻留下一個孤兒，小名叫長福，這時年已五歲，細柳看管他十分周到。細柳有時回娘家去，福兒便哭喊着跟他，罵他拉他回去，都攔不住。一年多，細柳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長

估秀才問他這名字的意思。答道：「沒有別意，祇望他常跟在父親身邊罷了。」細柳對於女人活計的事，不很用心。那田地的在東南面，租米的多少，拿着帳簿查問，祇怕不知道得仔細。日久對秀才道：「家中的事，你放手不要來問我，待我自己來管，不知可不可以當得家呢？」秀才依了他的話，半年工夫，家裏沒有攔起的事。秀才也稱讚他能幹。一天，秀才到鄰家去吃酒，恰巧有個催欠租稅的人，打着門罵人，叫用人去對他說好話，不肯去，便叫書僮去把秀才喚回來。那差人走去以後，秀才笑道：「細柳現在可知聰明的女人，不及那癡呆的男人呢？」細柳聽了這話，低着頭哭。秀才詫異起來，拉住他說好話勸他，細柳終也不快活。秀才不忍心，因為家事拖累他，仍要自己管着。細柳不肯，一早起來，夜深睡去，照料各事十分辛苦。每年藏着隔年的錢糧，因為這樣，一年到頭，從來沒有催錢糧的人到他的門口的。又常預算着穿的吃的，從此開支越法舒齊。因此秀才便十分歡喜，常和他道：「細柳爲什麼這樣子細呢？眉細、腰細、腳兒細、心思更細。」細柳回道：「高郎實在是高了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坊裏有人賣好棺材的，細柳不嫌價貴，買下來，錢不夠，又再三想法去，向親戚鄰舍借來湊着。秀才因為這不要緊的東西，再三攔住他，不聽藏在家裏，一年多鄰家有死人的，便拿了加倍的錢到他家裏來買。秀才貪他錢多，去和細柳商量。細柳不答應，問他什麼道理。他不说，再三問他，便淚汪汪的要哭出來，心裏奇怪，但不肯硬拗他的意思，只得罷了。又過一年，秀才年已二十五歲，細柳拉住他，不讓他出遠門去游玩，回家來晚了些，叫書僮用人去找他，在路上接連不斷，因為這樣，朋友們時常和他開玩笑。一天，秀才到朋友家去吃酒，覺得身體不舒服，便回家去，到半路上，掉下馬來，死了。虧得衣服被褥都是前幾天預備好的，那家纔佩服細柳娘聰明。長福年紀十歲，纔學做文章，父親死後，嬌嫩懶惰，不肯讀書，常常逃出去跟着牧牛的童兒游玩，罵他，不肯改過。過了幾天，拿棍子打他，他依舊懶強，糊塗母親沒法，便喚他到面前來對他道：「既然不願讀書，也不能再硬你去讀，祇是家範不可以有閒着不做事的人，可以換去你的衣裳，跟着書僮用人一同做事，假使不是這樣，便拿鞭子打你，你不要懊悔。」因此便給他穿破的棉衣，叫他去看豬，回家便拿了碗盞，跟着許多用人吃薄粥。過幾天，嫌他辛苦，哭着跪在廊簷下，情願仍舊讀書。母親並不去理他，好似不聽得，沒法拿了鞭子，抹乾眼淚，走出去。秋天將盡，身上沒有衣服，腳上沒有鞋子，冷冰冰的兩點滴在身上，縮着頭和化子一般。鄰家看了可憐他，要填房娘子的，都說着細柳勸戒着。

嚙嚙喳喳有許多話說，細柳也稍稍聽得幾句，却隨他們說去，不在他心上。長福吃不起這苦，丟了豬逃出去，細柳也隨他去一點也不查問。過了幾個月，討飯了身體又瘦又醜，自己走回家來，不敢走進家門，求鄰舍的老太婆進去告訴他母親。細柳道：「他若能吃得起一百根子，便許他來見面，不是這樣叫他再出去。」長福聽了這話立刻走進去，哭得十分淒涼，願意吃根子。母親問他現在可知懊悔嗎？他道：「知道懊悔了。」道：「既知懊悔，不用拿根子打了，可守着自己本分看豬去，再犯了罪，便不饒你。」長福大哭道：「願意吃一百根子，求再給我讀書。」細柳不答應，鄰舍老太婆在傍勸說，纔收留他，洗乾淨身體，給他穿衣，叫他和弟弟長怙一同跟着先生讀書，很是用心和從前兩樣。三年工夫，考中了秀才，撫臺楊先生看他做的文章好，每月給他幾個錢，算幫帖他燈油錢，長怙很笨，讀了幾年書，不能識得自己的姓名，母親叫他丟了書本去種田，長怙游蕩着，懶惰去做苦工。母親生氣道：「四種百姓都有自己的行業，既然不肯讀書，又不願耕田，豈不要餓死嗎？」立刻拿根子打他，從此跟着人們耕田做事。一天起身晚了，便追着罵他，那衣服茶飯，母親常常拿好的給哥哥，長怙嘴裏雖然不敢說，心裏却暗暗不服。田裏的事做完了，母親拿出錢來，叫他學着去做小買賣，長怙很歡喜，賭錢一到手，便輸，推說是強盜搶去，命裏生成去騙他的母親。母親知道了，拿根子打他，快要死，長福直挺挺的跪了，哭着求饒，願意拿自己的身子去代他受罪，他母親的氣纔出。從此一出門，母親便仔細的去打聽他，長怙的行爲也好了一點，卻不是他心裏自己要好的。一天去求母親，打算跟着許多做買賣的人到洛陽去，實在要借這個出遠門去，如他的心願，他心裏常常害怕，不如他的心願，母親聽了一點也不疑心，他便拿出零碎金子三十兩來，替他收拾行李，到後來又拿元寶一錠給他，道：「這是你祖宗做官，袋裏留下來的東西，不可用去，拿這個裝點行李，防備有要緊事纔可用呢。況且你第一次出遠門，也不敢望你得到大利，祇有這個三十兩金子不要蝕本已夠了。」臨走時，又叮囑他，長怙答應而去，笑嘻嘻的心裏很得意，到了洛陽，回絕了客人朋友，住在一家名妓李姑娘家裏，一共十多夜，零碎金子慢慢用完，自己想有一大錠金子，在袋裏不是把錢用完而放在心裏，待到去拿來劈開一看，便是假金子，十分詫異，變了臉色。李老太婆看了他這樣說着冷話，得罪客人，長怙心裏不好意思，但是袋裏空空沒有地方可以去，還望那姑娘想他從前的交情，並不立刻斷絕他，停一回，有兩個人拿着繩子進來，立刻牽住他的頸子，害怕得不知說些什麼話才好。

求着問他犯了什麼罪。原來那姑娘已經偷了假金子告到衙門裏去了。到了官跟前，不許他說話，用刑罰打得他快要死去。在牢間裏又沒有錢用，常被牢頭禁子所虐待，向犯人討飯，暫時活着這一絲氣息。起初長枯出門以後，他母親對長福道：「記牢了二十天以後要打發你到洛陽去，我的事太多，怕要忘記他。」長福問他到洛陽去何意，他纔着眉要哭出來，不敢再問，便走出去過了二十天，又問他，他嘆道：「你弟弟現在不學好好，比你從前不願讀書一樣，我不受着晚娘的壞名，你怎麼有今日？別人都說我狠心，而我祇有暗自淌淚，別人不知道罷了。」說着便淌下淚來。長福站在一旁，恭恭敬敬的聽着，不敢追問，他哭罷便道：「你弟弟游蕩的心還沒有死，所以給他假金子，拿這個去給他吃點苦，現在料他已經關在牢裏了，撫臺待你交情很好，你跑去求他，可以救他性命，又可以叫他懊悔。」長福便立刻動身到了洛陽，他弟弟已被捉去有三天了，便走到牢裏去看他，長枯祇剩了一口氣，臉色眼睛和鬼一般，看見哥哥淌下淚來，不敢抬頭，長福也哭着，這時長福是撫臺所看得起的人，所以遠近都知他的名字，縣官知是長枯的哥哥，立刻放了長枯到家裏，還怕母親生氣，跪着走過去，母親看着他道：「你如了心意嗎？」長枯流下淚來，不敢再說，長福也一同跪下，母親纔喝他起來，從此自己十分改悔。家裏許多事情，看照得十分勤謹，便是偶然懶惰，母親也不喝問他。一共幾個月，也不和他說起買賣的事，心裏要想自己去求，又是不敢，把這意思告訴哥哥，母親聽了歡喜，竭力押去了東西，向人借了錢，交給他，半年工夫，那得到的利息，比本錢加倍了。這一年，長福中了舉人，又過三年，中了狀元，弟弟做買賣也發財到一萬多了。本地有到洛陽去做客人的，看見他老太太年已四十歲，還像是三十多歲的人，他打扮的十分樸實素淨，和平常人家一樣。

### 夢狼

白老頭是直隸人，大兒名叫甲，在南方做官，路隔得遠，三年工夫，很是記着他，沒有信息，恰巧有個親眷姓丁的來看他，老頭兒因為他許久不來了，寬待他，姓丁的本是做走無常的差使，說話時，老頭兒常常問起他陰間的事，姓丁的對他說的話都是人所不知道的，老頭兒並不十分相信，祇是點頭微笑，待到分別以後，幾天工夫，老頭兒正睡着，看見姓丁的又來了，拉他同去玩，要跟着他走去，走進一座城門，過一回，姓丁的指着一

扇門道：「這是你的外甥家裏。」這時白老頭有個外甥，在山西做縣官，詫異道：「怎能在這裏？」姓丁的道：「倘然你不相信，進去便知道了。」老頭兒走進去，果見他的外甥，紗帽蟒袍，坐在大堂上，刀槍旗傘，兩傍排着，沒人替他去通報。姓丁的拉他出來道：「你兒子的衙門，雖這裏不遠，想要去看看他嗎？」老頭兒答應，隔了一回，走到一座門口，姓丁的道：「走進去。」看看門口，有隻大狼，攔着路，十分害怕，不敢走進去。姓丁的又道：「走進去。」又走進一座門，看見大堂上下，坐着的，都是狼，又見階沿下面，枯骨堆着，和山一般，更其害怕。姓丁的便把自己身子，遮着老頭兒進去。他的兒子甲，正從裏面出來，看見父親和姓丁的，十分歡喜，坐了一回，喚用人，拿出酒菜來，忽有一隻大狼，嘴裏啣着一個死人，走進來，老頭兒身體發抖，站起來道：「這個是做什麼的？」甲道：「是拿到廚房裏去做菜的。」老頭兒急忙攔住他，心裏不放心，要告辭出去。那一羣狼，攔着路，進退正失了主意，忽見許多狼，慌慌張張的叫着逃開去，有的躲在林下，有的躲在桌下。他詫異起來，不懂他們什麼事。停一回，有兩個穿金盔甲有力的人，睜大了眼睛，走進來，拿出黑繩來，捆住白甲。白甲倒在地下，變做老虎，牙齒一根根的露在嘴唇外，一人拔出利劍來，要斬他的頭。另一人道：「暫時不要殺，暫時不要殺。這是明年四月裏的事，不如暫時打斷了他的牙齒。」便拿出大錘子來，打他的牙齒，牙齒一粒粒的掉下地來。老虎大叫起來，聲音震動山頭。老頭十分害怕，忽然醒過來，纔知是個夢。心裏奇怪，他打發人去喚姓丁的，姓丁的推託不來。老頭兒便記住他的夢，打發小兒子到白甲那裏去，寫了封信，勸他十分傷心。到了那邊，見他哥哥的門牙都落掉了，詫異地問他，原來是他酒吃醉的時候，掉下馬來，打斷的。問他什麼時候，便是他父親做夢的這一天，更加詫異，拿出父親的信來，白甲讀着，臉上變了色，停一回道：「這是假夢，真恰恰碰得巧罷了，有什麼奇怪？」這時他正送錢給有權的人，得到一個好缺份的官，所以不拿這奇怪的夢放在心上。他弟弟住了幾天，只見那些惡差人，站了滿衙，送錢來說情的，到半夜也不斷，淌着淚苦勸他。白甲道：「弟弟天天住在茅草屋裏，所以不知做官人的秘訣罷了。做官的權柄，是在上司手裏，不是在百姓手裏。上司歡喜了，便是好官，拿好心看待百姓，什麼法子再叫上司歡喜呢？」他弟弟知道，不能勸得住他，便回家去。把這情形都告訴了老頭子。老頭子聽了大哭，也只沒法，祇是賣去了家產，救窮人。天天在菩薩跟前禱告，祇求忤逆兒子的報應，不要害他妻子兒女受罪。第二年，有人來報說：「白甲因為上司保舉，做了吏部官，來賀。」



喜的人擠滿了門口。一老頭子祇是嘆氣，睡在牀上，推說是害病，不見任何客人，不久聽說他兒子回家，在路上遇見強盜，主僕都送了性命。老頭兒纔坐起身來，對別人道：「鬼神生氣，祇叫他自己受罪，保佑我們一家人，不算得不好了。」便燒香謝神，那勸慰老頭的人，都說是路上傳來的話，靠不住的。那老頭卻十分相信，並不疑惑，定了日子，替他做墳，那白甲原未曾死，前幾天四月裏，白甲卸任，離開他的地界，便遇見強盜，白甲倒出行，李裏的銀錢來送給他，那羣強盜道：「我們來是替一縣的百姓出口冤氣的，難道專爲銀錢來的嗎？」便斬下他的頭來，又問他的僕人，有個名喚司大成的，是誰，司大成原是白甲的心腹，幫着白甲做惡事，那僕人都點着他，強盜也把他殺了，還有四個惡差人，是幫着白甲搜刮的人，是打算要帶他到京裏去的，都捉來殺盡，纔分着錢裝在袋裏，很快的跑去。白甲的魂靈，躲在路傍，看見一個縣官走過，問殺死的是誰，前面領路的人答道：「是某縣的白知縣。」那縣官道：「這是白某的兒子，不可叫他老年人看見，這樣兇惡傷心的事，去拾起他的頭來。」便有人捧着頭裝在他頸上，道：「邪人不可使他正，拿他的肩膀對着他的嘴便了。」便走去，過一回，醒了過來，妻子去收拾他的屍首，見他還有一絲氣息，裝在他車裏，走着慢慢的灌下湯水去，也能吃下，祇是寄住在客店裏，窮得不能回家，過了半年後，老頭子纔得到確實信息，打發小兒子去接他回家，白甲雖說又活了過來，但是他的眼睛，能夠看見自己的背脊，不能再列入人類了。白老頭的外甥，有清官的名氣，這一年，便陞他做了御史官，都應了他夢裏的情形。

## 天官

郭秀才，京都人，二十多歲，面貌縹緲，一天，天色將晚，有個老太婆，送着一罈酒來，詫異他來得無故，老太婆笑道：「不用查問我，祇吃下去，自有好處。」便頭也不回的去了，揭開酒罈來，很好的香氣，四面飛散，便吃了下去，忽然十分酒醉，糊裏糊塗一點也不知道，待到醒來，身旁有個女人，睡着他，皮膚滑得和油一般，麝香蘭花香氣噴露出來，問他不說話，便和他交合起來，交合完了，拿手去摸着牆壁，牆壁全是石頭，暗暗有泥土氣，好像是在墳堆裏，十分詫異，疑心被鬼迷了，便問那女人，你是什麼菩薩，那女人道：「我不是菩薩，是仙人，這裏是我的洞府，和你前世有緣，不要疑心我，祇耐心住着，再走進一重門，有漏下亮光來的地方，可以去大

小便。停一回，那女人起身關上房門去了。隔了許多時候，肚子餓了，便有個女孩子走來，給他吃麵餅鴨肉。乾便伸手去摸着吃着，黃陣陣的不知早晚。不多久，那女人來睡，纔知天晚了。姓郭的道：「白天看不見天，夜裏沒有燈火，吃飯不知嘴長在什麼地方，永遠這個樣子，那嫦娥和鬼怪，有何分別？天堂和地獄，又有何分別呢？」女人笑道：「因為你是世界上人，歡喜多說話，便去告訴給別人聽，所以不肯把模樣臉面給你看見。況且在暗中摸索着臉兒，長得好壞，也可分別得出來，爲何一定要點燈火？」住下幾天工夫，黑暗悶得十分利害，常說要暫到家裏去一次。女人道：「明天夜裏和你去逛一逛天宮，便立刻和你分別。」到了次天，忽然有個小丫鬟拿着燈籠走進來道：「娘子等着官人好半天了。」跟他出去，在星點的亮光下，祇見樓屋不少，走過幾灣廊下，纔到一處地方，客堂上掛着珠簾，點着大蠟燭，和白天一般。走進屋中，那美人打扮得十分齊整，朝南坐着，年約二十多歲，穿着繡花綢衣，照得眼睛也花了。頭上插着亮晶晶的珠子，長釵搖動，四面掛下來，地下都點着短蠟燭，連裙裏都照到，真是天仙一般的美人啊。姓郭的心被迷住了，手忙腳亂，不知應該怎麼好，不覺屈下膝來，女人喚丫頭扶他起來坐下。一回許多好酒菜擺上，桌來女人篩着酒道：「吃下這個酒，算是替你餞行。」姓郭的打躬說道：「從前對面不識仙人，實在叫我心裏又疑又愧，如肯許我改過從前的錯處，情願求你收我做一生一世不變心的臣子。」女人看着丫頭微微一笑，便吩咐搬酒席到臥房裏去。房裏五色排鬚繡花帳被褥，又香又軟，喚姓郭的在牀上坐下吃酒時，那女人說了幾遍，你離家日子多了，暫時回去，也沒有什麼害處，初更將盡，姓郭的也不說要去，那女人喚丫頭拿了燈火，送他，姓郭的也不說話，假裝吃醉睡在牀上，推他不動。那女人喚丫頭扶他起身，脫去他的衣服，精赤了身體，一個丫頭摸着他的私下地方，說道：「這個男人面貌和氣文雅，這東西怎麼不生氣呢？抬他起來，擱在牀上，放聲大笑，着出去，那女人也睡下了。郭秀才便翻着身，禮女人問他酒醉嗎？他道：「小生什麼，是酒吃醉纔看見仙人，魂靈和心裏顛倒罷了。」女人道：「這是天宮裏，不待到天亮，要早些出去，若嫌洞府氣悶，不如早分別。」姓郭的道：「譬如現在有個人，在夜裏得到一枝花朵兒，聞着香味，摸着他，卻是苦得沒有燭火，這情形怎能受得住？」那女人笑着答應他，給他燭火，更打了四下，喚丫頭拿着燈籠，抱着衣包，便送他走進洞裏，看見牆上粉飾得很精工，睡的地方皮褥子，櫥櫃，氈毯，一尺多厚，郭秀才脫下鞋子，裹着被頭，丫頭在跟前走來走去，不去郭

秀才細細對他一看，神氣繚繚，和他玩笑着道：「說我不文氣的，便是你嗎？」丫頭笑着，拿脚踢着枕頭道：「你好挺屍了，不要再多說話。」看他鞋尖兒上掛着珍珠和大的菽米粒一般，捏住了他的脚，拖他丫頭倒在懷裏，便和他尋開心，他喚着痛，好似當不住的樣子。郭秀才問他多大年紀了，答道：「十七歲。」問他女孩子也知道這事嗎？他道：「我不是女孩子兒，但是離開男人已有三年了。」郭秀才細細問他仙人的名姓，和他的地方排行，丫頭道：「不要問，就是說不是在天上，也和在人世，上兩樣若一定要知他的實在信息，怕要沒有地方存身了。」郭秀才便不敢再問，到了第二天夜裏，那女人果然照着燭火走來，兩個人同睡同吃，這樣做慣了一夜，那女人走進來道：「原想和你永遠要好的，不料有事來攔住我們，現在要打掃天宮，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和你吃了這杯酒，分別了。」郭秀才淌下淚來，要拿他一樣花粉衣飾去做個紀念，那女人不肯送他，黃金一斤，珠子一百粒，酒已吃完，忽然昏昏沉沉的，醉倒了。等到醒來，覺得手脚好似細住一般，綁得很緊，腿也不能伸直，頭也不能露出來，用盡氣力翻來覆去，昏昏沉沉的，掉到了牀下去，伸手摸摸那東西，是被一牀綢被裹着，被繩子綁住了，起來坐着，定神一想，看見牀上的花格子，纔知是在自己的書房中，這時他離開家裏已有三個月了，家裏人認爲他已死，郭秀才起初不敢老實說出來，怕被仙人知道了，罰他，但他心中暗暗疑惑，偷偷的覷着，沒人在跟前的時候，去告訴他的好友，沒有能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那牀被擱在牀頭，香味寒滿了一屋，拆開來看，便是湖州絲棉夾着，未香做成，便去很寶貝的藏着，後來有個做大官的，聽到了這件事，來問他，笑道：「這是晉朝賈皇后偷漢的老方法，仙人怎能這個樣子？雖這樣說，這件事也應小心守着秘密說出去，給人知道了，你一家人都要犯死罪。」有個算命的，常常走進走出，在一家做官人家，說出他家裏的樓屋樣子來，很像是嚴世蕃的家中，郭秀才聽了這話，十分害怕，連忙帶着家裏人逃出去，不久那嚴世蕃受了殺頭罪，纔敢回家。

## 冤獄

陽穀朱秀才，年紀很輕，舉動輕浮，歡喜說笑話，因爲死了妻子，去託媒婆替他做媒，遇見鄰家的妻子，看他臉兒長得繚繚，開着玩笑，對老太婆道：「方纔看見你的鄰舍，風韻又好，臉兒又好，若說我要娶老婆，像他這樣

便好了。」老太婆也和他開玩笑道：「你去殺死他的男人，我便替你想法。」姓朱的笑道：「知道了。」過了一個多月，那鄰人出去討債，被人殺死在空地裏。縣官捉住鄰舍地保去相驗了屍首身上的血跡和實在的樣子，查問他一點沒有頭路，祇有那媒婆告訴和姓朱的開玩笑的話，因為這樣便疑心姓朱的，捉了他來。再三審問，不肯招認。縣官又疑那女人和他有私，拷打他五樣毒刑，罰都已用過。那女人受不住，只有冤枉招認。又問那姓朱的，姓朱的道：「細嫩的皮肉，吃不住兇刑，罰他說話都是錯的，既叫他吃冤枉罪，卻又加上他不乾淨的名氣，便算是鬼神不知，叫我心中怎能忍心得過呢？我老實說出來罷了，要殺死他的丈夫，打算娶他的老婆，都是我做的事體。這女人實在是不知道的。」問他拿什麼東西做憑據，答道：「那血衣裳，可以憑據。待到差人到他家裏去搜尋，實在沒有地方可以尋得，又打他，死了又復活了兩回，姓朱的便道：「這是我母親不忍拿出憑據來害死我罷了，待我自己去拿來。」便叫差人押他回家對母親道：「給我那衣服，不過是死罷了，便是不給我也要死的。」一樣是死，故意延挨着，不如快給我，的好。」他母親哭着走進屋中，停一回，拿着衣服出來交給他。縣官看那血跡不錯，定了殺頭的罪。上司駁下來，再審問，沒有兩樣話。說過了一年多，殺頭定了日子。知縣官正審問案件，忽有一人直上公堂來，睜大了眼睛，看着縣官大罵道：「你這糊塗官，怎麼可以管得百姓？」幾十個差役上去捉住他，那人擎着手臂，一打搖搖幌幌的一齊倒在地。下縣官害怕得要逃，那人大聲道：「我是關帝菩薩，跟前的周將軍呢，糊塗官，你若動一動，便要立刻殺死你。」縣官害怕得發抖，恭恭敬敬的聽着。那人道：「殺死你的人，名喚宮標，對姓朱的有何相干？」話說完，倒在地上，好似斷了氣一般，稍稍一回，便醒過來，臉上沒有人的樣子。待到問那人，便是宮標，立刻審問，他都認了自己的罪。原來姓宮的本是不規矩人，知他討債回來，想他腰裏一定是有錢的，待到殺了他，也沒有得到什麼。聽說朱秀才冤枉，自認了罪，暗中快活。這一天，他親自走到衙門裏去，自己一點不知道。縣官問朱秀才血衣裳從什麼地方來的，朱秀才也不知道。喚他的母親來審問，原來是割開臂膀上的血染上去的。查看他的左臂，刀傷口未曾好，呢縣官也很詫異。後來因為這事，被上司參去了官，罰他拿出錢來贖罪。沒錢便關在牢裏死了。那鄰家的母親要嫁去他的媳婦，媳婦感激朱秀才的義氣，便嫁給他了。」

## 羅祖

在即墨地方有個名叫羅祖的人，年輕時候家裏窮，脾氣直爽，器量很大，他同姓的人應該派一個男人到北方去當兵，便喚羅祖去。羅祖住在邊地幾年工夫，養下一個兒子，那地方的守備官看待他十分好，後來遇到此三年工夫不能回家，遇到那參將要送封信到北邊關去，羅祖便自動去求這個差使，打算要便路去看他的嬌妻，愛子參將答應他。羅祖到了家中，只見妻兒健康如常，十分歡喜，但是牀下有雙男人的鞋子，心裏疑惑他，又到那姓李的家中道謝他。姓李的擺上酒來，十分要好，妻子又說姓李的好心義氣，羅祖心裏真是感激不盡。到了第二天，對他妻子道：「我要去送王將的信，今夜不能回家了，不須要等門，出門上馬而去，在附近地方，他躲了起來，到夜深的時候，便回家去，聽得也老婆和姓李的睡在牀上說話，十分生氣，打破了門，兩人害怕起來，跪着走路，求他饒命。羅祖拔出刀來，停一回，又藏到套子裏道：「我起初認爲你是個好人，現在做出這種事來，殺了你，反而弄髒了我的刀，對你說，我妻兒給你收去了，地方名字也是你認了去，馬匹傢伙都在那裏，我去了。」便走去。這一地方的人同去告官，官打那姓李的，姓李的把實情告訴出來，那事卻沒有憑據，沒有人可以替他做見證。遠近地方去搜尋他，便一點影子沒有，聽這樣子，官疑心他因爲姦情的事，被他殺死了，更加用刑罰在姓李的和他妻子身上，過了一年，一同關在牢裏，而便放了他兒子，送到即墨去。後來在石匣營地方有個樵夫，走進山裏去，看見一個道士，坐在山洞裏，從來不出來討飯吃的，大家看着詫異，送米去給他吃，有個人認識他的，原來便是羅祖，送他吃的東西，塞滿了山洞，羅祖終是不吃，看他神氣好似厭他，吵鬧因爲這緣故，來的人慢慢少了，過了幾年，洞外野草長滿了，好似樹林一般，有人偷偷去看他，他坐的地方未曾移動一步，又過許久，見他走出來，在山上游玩，走近去看，他已不見了，跑去看看他的山洞衣服，上面灰塵堆着，和從前一樣，更加奇怪，再過幾天，走去一看，那皮肉已爛得掛下來了，坐着而死，已是很久了，鄉人便替他造廟，每年三月裏香燭紙錠拿來拜他的，人在路上接連走着他的兒子，到那裏去，傍人都喚他爲小羅祖，那香錢都送給他，現在他的後代，還是一年去一次收那燒香的錢，沂水劉宗玉對我說得十分仔細。

細我笑道：「現在世上許多燒香的人，不想去做有學問有道德的人，祇求做個佛祖，請你去告訴大家，若要立刻成佛，便要放下刀子去。」

### 三生

湖南地方有個人，能記得前三世的事。第一世做縣官，到考場裏去做簾官，看卷子。一個有名的讀書人，叫與子唐，被他除去了名字，他氣死了。到了陰間，拿文卷去告他，這狀子一送進去，那和他同病而死的人，有千萬個，公舉與子唐做領頭，招呼了七零八落的人，聚在一起，那人被他捉去，兩旁立着對問。閻王便問你這人，既然看了文卷，怎麼可以不取好的讀書人，却取那平常人？那個人分辯說：「上面有總裁官，我只得依着上司的話照做。」閻羅便立刻發一枝籤子去捉那考官，隔了許多時候，捉到了閻王，便把那人的話對他說了。那考官道：「我不過總看他大概的文章，雖說有好文章，那各房看卷子的官不送上來，我有什麼法子可以看呢？」閻王道：「這件事不能兩面推託，你們不盡職的罪是一樣的，照規矩應該打一正要用刑罰，那與子唐還不能滿他的意，立刻放聲大哭起來，兩面階沿上許許多多鬼，齊聲跟着喊起來。閻王問爲何這樣叫喊，與子唐恨恨的道：「一定的罪太輕，一定要挖出他兩隻眼珠，算是不識文章，好壞的報應。」閻王不依，大家叫喊得更是利害。閻王道：「他不是不願意取好文章，祇是他的眼光的見識小罷了，大家又要破開他的心來，閻羅王沒法，叫人脫去他的衣服，拿了雪亮的刀，劃開他的胸口，兩人淌着血，叫喊着許多人十分快意。大家齊道：「我們受了冤枉，在陰世裏沒有出這一口氣，現在有了這與先生，怨氣都消了。」便一齊散去。那人被他破開肚子以後，押他到陝西去，轉生在平常人家做兒子，在二十多歲時，遇到本地許多強盜，造反，却被捉去，混在強盜羣中，有個做巡兵道官的去打強盜，捉住的人很多，那人也捉住在裏面，心裏還自己想不是，強盜希望可以辯白，放他回家，待到看見大堂上坐着的官，也只二十多歲，細細一看，便是那姓與的轉世。道：「我是沒有命了。」停一回，那捉來的人都已放走，祇有他來得晚，不許他分辯，竟殺了他。到了陰間，送進狀子去告那與子唐，閻羅不肯立刻去捉他，待他壽終，遲到三十年後，姓與的來了，當面問他，姓與的因爲把人的性命看得輕，罰他做畜生，查查那人所做的事，曾經打過他的爹娘，他犯的罪是同樣重的那人，怕下

世裏再受報應。求投生做隻大畜生，閻羅定他做一隻大狗，姓與的做一隻小狗，那個人投生在北順天府地方一家店舖中。一天他睡在街上有個客人從南方來，帶着一隻金毛狗，大得和貓兒一般。那人一看這便是姓與轉世的心裏看輕他，長得小去咬他，小狗也咬住他的喉嚨，不放掛住了，好似鈴鐺一般。大狗搖着跳着，叫着躲着，那街上的人趕他不開，停一回一齊死了一同走到陰間衙裏，兩邊都有分說。閻王道：「冤冤相報，到什麼時候可以罷休？現在替你們分解開了，便定姓與的下世做那人的女婿，那人生在慶雲地方二十八歲中了舉人，生下一個女兒，性格安靜，面貌縹緲，大戶人家搶着要去，定下親來，那人不答應，偶然走到隔壁府城裏，恰巧學臺發出考秀才的榜來，他第一本卷子，是姓李，實在便是那姓與的，便拉他到客店裏，很好的看待他，問他家中情形，恰巧還沒有娶妻，便和他說定了親事。傍人都認爲他是歡喜才子，卻不知他有前世的理由呢。過幾天娶了他的女兒去，兩人十分歡喜，但是女婿仗着自己才學，瞧不起丈人，常常隔着一年，也不到他家裏去一趟的。丈人也耐着他的氣，後來女婿到了中年，還不得意，再三考不上功名，丈人想盡法子替他託人說情，纔能得到功名。從此兩人便好得和親生父子般了。

###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他的父親單名叫廉，脾氣又癩又笨，和同住在一條街上的富家姓羊的有讎恨。姓羊的已死了幾年工夫，席廉在臨死時對人道：「那姓羊的現在拿錢去賄賂了陰世的差人，要打我了。」停一回，他身上紅腫起來，大聲叫喊而死。姓席的傷心得飯也吃不下道：「我的父親是老實人，現在被惡鬼欺侮，我要到陰裏去替父親出這口冤氣。」從此不再說話，有時坐着，有時站着，樣子好似癡了一般。原來他魂靈已離開本身了，姓席的覺得纔出門去，不知向那裏走好，祇見路上有過路人，便問他縣城在什麼地方，稍停一回，走進城去，他的父親已經捉去關在牢裏了，走到牢監門口，遠遠看見他父親睡在廊下，樣子十分可憐，抬起頭來，見他兒子水汪汪的臉，下淚來，便對他說：「牢監裏的差官，都拿了別人的錢，聽別人的話，日夜拷打，腿股上傷得十分利害。」姓席的生氣恨恨的罵牢裏的差官說：「父親若犯了罪，自有皇法，難道說你們這些死鬼可以做得主的嗎？」便走出去，拔出筆來做狀子，遇到城隍菩薩，早晨審堂，喊着冤枉，送進狀子去。

姓羊的害怕起來，內外送錢去打通，纔升堂審問。城隍說他告的事情沒有憑據，說姓席的不好，姓席的滿肚怨氣，沒有地方再去說。糊糊塗塗的走了百餘里路，到了府城裏，把這縣官和公差受賄的情形去告到府衙裏，隔了半個月，纔能去審問。那府官打姓席的，仍舊批着叫城隍再審這件案子。姓席的到了縣城裏，吃着種種刑罰，傷心怨氣，不能自己出得城隍，怕他再來打官司，叫公差押了送到他家門口，公差走到門口便回去了。姓席的不肯走進門去，逃到閻王衙門裏，告那府官縣官的兇惡貪賊的情形。閻羅立刻去捉來當面審問。兩個官暗中叫心腹人和姓席的講人情，答應給他一千兩銀子。姓席的不答應，隔了幾天，那客店掌櫃對他道：「你掘強得已經很利害了，官府裏來和你講和你卻打定主意不答應，現在聽說在閻王跟前，他倆都有信送進去，怕要事情弄壞。」姓席的認爲是路上人傳來的謠言，還不肯相信。他停一回，有個穿黑的人來喚他進去，走上大堂，看見閻王有生氣的樣子，不許他說話。吩咐打二十棍，姓席的氣憤憤的道：「小人犯什麼罪？」閻王糊糊塗塗的好似不聽見，姓席的一面被打着，一面喊道：「打是應該的，爲何教我沒有錢呢？」閻王更加生氣，吩咐拿出火牀來，把姓席的拋下去，火在下面燒，牀面上燒得通紅，鬼脫下了姓席的衣服，捉着擱在上面，翻來覆去，搓着按着，痛得很利害，骨肉焦黑，恨不能就死。約有一個多時辰，鬼說道：「好了，便扶他起來，拉他走下牀來，穿衣，虧得躑着腳，還能走路，再走到公堂上面，閻王問他還敢打官司嗎？」姓席的道：「冤枉事情不明白，這顆心還不死，若說我不打官司，是欺瞞大王了，一定要打官司。」又問他打官司有什麼話說，姓席的道：「我親身吃的苦，都要說出來的。」閻王又生氣，吩咐拿鋸子鋸開他的身體來，兩個鬼把他拉走，看見豎着一枝木頭，高有八九尺，有木板兩塊，朝天擱在下面，上下結着的血塊，模糊糊糊，正要上去綁起他來，忽然大堂上大聲喊着姓席的兩個鬼，鬼又押下來，閻羅又問他還敢打官司嗎？答道：「一定要打官司。」閻羅吩咐捉去，快快鋸開他的身體來，待到拉下去，鬼便拿兩塊板夾住姓席的，綁在木條上，纔鋸下去，覺得頭腦慢慢的劈開來，痛得不能忍耐，但他熬住了，痛受着不再說話。鬼道：「好倔強呀，這男人。」鋸子沙沙的響着，慢慢到了胸脯下，又聽得一個鬼道：「這人十分孝順，沒有罪惡，鋸子稍稍歪一點，不要弄壞了他的心。」便覺得鋸子彎彎曲曲的，鋸下去，他的痛加倍利害，停一回，半個身體分開了，板放開，兩半身體一同倒下去，地來鬼走上大堂去，去通報大堂上，傳下來吩咐叫他合起身體來，去見閻王，兩個鬼便把他合起來，忽然



身體并在一起，還覺得創口一條紋路，痛得要破開來，走了半步，又倒下地去。一個鬼在腰裏拿出絲帶來，交給他道：「送你這樣東西，算報答你的孝心，接過來綁起來，一個身體立刻有了氣力，沒有一點痛苦，便走上大堂去跪在地下，閻王又問他，和以前問的話一樣，姓席的怕再吃兇惡的刑罰，便回說：「不，官司了，閻王立刻吩咐他送回陽間去，差人帶着他走出北門外，指點着告訴他回家去的路，轉身便去，姓席的想：「陰世裏官的糊塗，更比那陽世裏的來得利害，無奈沒路可去，告訴上帝知道，世人傳說的灌口有二郎菩薩，是上帝有功的親眷，這菩薩又聰明又正直，去告訴他，定有用處，暗暗歡喜，兩個差人已去了，便轉身向南方跑去，正快跑的時候，有兩人追來了，道：「閻王疑心你不回家去，真的走錯了。」拉他回去，又去見閻王，暗想：閻王更要生氣了，吃的苦楚，一定更是利害，那閻王卻沒有兇的樣子，對姓席的道：「你的心思，原是孝順的，但你父親的冤枉，我已替他伸雪了，現在已經去投生在有錢的做官人家，為何要你這樣傷心呢？」現在送你回家，給你一千兩金子的家產，活到八九十歲的長壽命，你滿意了嗎？」便寫定在簿子上，蓋上一顆大印，拿給他親自看過，姓席的道謝走去，鬼和他同走出去，到了路上，趕他罵着他，道：「狡猾的賊，常常翻悔，叫傍人跑來跑去，辛苦死了，再犯了罪，便要捉去，放在大磨子裏，細細的磨你。」姓席的睜大了眼睛，嗚道：「惡鬼，怎麼樣呢？我的脾氣，歡喜吃刀鏟子，不歡喜吃棍子，打求你一同回去見閻王，閻王若叫我回去，再要你送什麼呢？」便轉身跑去，兩惡鬼害怕，說好話勸他回家，姓席的故意慢慢的走了幾步，便要在路傍休息，鬼肚裏生氣，不敢再說話，約有半天工夫，走到一個村坊裏，一座門半開着，鬼拉着和他一同坐下，姓席的便坐在門檻上，兩個鬼趁他不防備的時候，推他到門裏去，驚嚇住了自己，一看身體已經生下來，變做小孩兒了，生氣哭着不吃奶水，三天工夫，便短命而死了，魂靈飄飄蕩蕩的，不忘灌口地方，大約跑了幾千里路，忽見前面傘扇過來，旗槍攔着路，要穿過路去躲避，便衝撞了執事，被前面騎馬的人捉住，綁起來，送到車子跟前，抬頭看見車裏有個年輕的神氣模樣，高漂亮，問姓席的：「你是什麼人？」姓席的冤氣，正沒有地方出，又想到這個定是大官，說不定可以有賞罰權柄，便細細告訴他吃的苦和肚中的傷心，車裏的人吩咐鬆了繮，叫他跟着車子走，停一回，走到一處地方，做官人有十多個迎接出來，站在路傍，車裏的人一個個去和他們問話，停一回，拿手指着姓席的對一個官道：「這是陰世裏的人，正要你去告狀，應該立刻替他審問明白。」姓席道：

去問那跟着的用人，纔知那輩裏的，便是上帝壓下的九王爺，他吩咐的便是二郎，姓席的看看二郎，身體很長，且有許多鬍子，不像是世界上人所說的样子，九王去了以後，姓席的跟了二郎，走到一座衙門裏，祇見他父親和那姓羊的，還有那衙門裏的公差，都在那裏稍停一回，囚車裏有犯人走出來，便是那閻王和府官城隍呢，在大堂上對面審問着姓席的說的情形，都是不錯，三個官害怕得發抖，好像爬在地下，的老鼠，二郎拿起筆來，立刻定了案子，停一回，發下批語來，叫案裏的人同看批語道：「查得做閻王的功名，封到王位，親身得到上帝的恩典，自然應該規矩乾淨去管看許多做官的，不應貪賊枉法，叫傍人說是壞官，污了做臣子的名氣，用斧頭打着刀割着女人男人的皮骨，一齊空了和魚一般吃下去，鯨魚一般吞下去，和螻蛄螞蟻一般的小性命，可憐得很，應該捧了西江的水替你洗着肚腸，城隍府官是小百姓爺娘一般的官，替上帝好似看着牛羊的人一般，雖說是官位在下面，那忠心的人，便不怕辛苦，便是有那大勢利逼着的大官，那有志氣的人，也應該勉強，如今卻拿出他手段來，又不想到百姓家裏窮苦，又四面派出他和狐狸一般的好人，越法不嫌惡他和鬼一般瘦的，苦人祇知貪賊，又枉法，真是長了人的臉面，野獸的心腸，是應該剝出骨髓，拔去毛根，暫時罰他在陰世裏死，應該剝去了皮，換去了毛，仍舊給他，在從肚中生出來，那做差人的，已經蠢的一類了，使不能算人類的，祇應在衙門裏做好事，纔可回到那做人的身體，怎可在苦海裏再生出波浪來，更加造出遮住天一般大的罪惡來，大膽胡行，在狗一般的臉上，做出六月裏落霜一般兇的事來，亂跳亂叫，和老虎一般兇惡，攔斷了大街上做出極惡的事，在陰世裏人人知道，牢卒是可怕的，幫着行兇作惡，在糊塗官身上，大家見了這殺人魔王，很害怕，應在殺人的場中，斬去他的手脚，再在湯鍋裏面，撈出他的筋骨來，那姓羊的有了錢，沒有良心，奸刁還十分假做作金子的亮光，鋪滿了一地，便使得閻王殿上都是烏雲遮住了，銅的臭氣薰着天，便害那在枉死城裏的鬼，全看不見太陽月亮一點點臭錢，便可打發鬼做事，很大的力量，直能打通菩薩，應該抄沒姓羊的家產，拿他的家產賞給席秀才的孝心，便押到東岳大帝跟前，去辦這案子，又對席廉道：「想你的兒子孝順有義氣，你的性格又好，又老實，可以再賞你到陽間去活三紀，便叫兩人送他回家，姓席的便抄下他的批語，在路上父子一同讀着，待到了家裏，姓席的先醒過來，叫他的家人打開棺材，看他的父親，直挺挺的一個屍首，還是冷的守候了他一天工夫，慢慢和暖起來，活了過來，待到搜尋那抄的

批語便已沒有了。從此家裏越法有錢。三年中好的田地到處都是。那姓羊的子孫沒有錢了。樓屋田地都被姓席的買去。鄰家有人要買他的田地裏做夢。看見菩薩喝着他道：「這是席家的東西。你怎可買去。」起初並不十分相信。過了幾天種下稻去。一年到頭沒有收成。因為這個又賣給了姓席的。姓席的父親活到九十多歲纔死。

### 喬女

平原的喬秀才有個女兒。長得又黑又醜。鼻孔祇有一個。蹶着一隻脚。年已二十五六歲。沒有人去說媒。本縣有個穆秀才。年紀四十多。死了妻子。窮得娶不起填房。便去娶了他。來三年工夫。生下一個兒子。不多幾天。穆秀才死了。家裏更加窮了。十分困苦。便去求他母親。照應母親不很歡喜。他女兒也生氣。不再回娘家去。祇做那紡紗織布的事。自己養活自己。有個孟秀才死了妻子。留下一個兒子。名叫烏頭。祇待一歲。因為並無人看。養他給他奶吃。急忙要娶個填房。但是媒人來說了許多人家。都不中他的心意。忽見這個女人。十分歡喜。他暗中叫人去勸那女人。那女人不答應道：「我肚子餓。身上冷。到這個地步。跟着官人有穿衣吃飯。那有什麼不願呢。雖說身上長得不完全。臉兒長得醜。不能趕得上別人。祇有可以自己相信的一件事。便是真節罷了。再去嫁第二個丈夫。官人有什麼中意呢。」姓孟的更其說他好。心裏想看他很利害。叫媒人包着金子。拿着禮物。便去求他母親。母親歡喜自己跑到女兒家中。再三勸他。他女兒打定主義。不改變母親不好意思。願把小女嫁給姓孟的。那姓孟的很不願意。不多幾天。姓孟的生意病死了。這女人跑去哭得十分傷心。姓孟的本是沒有親友。死過以後。村裏沒有事做的人。都去欺侮他家裏的傢俱。拿得精光。正商量着和瓜分他的家產。家裏的人也一個個的偷着拿。去祇有個老太婆。抱着小孩子。在孝幔裏哭着。這女人去問他。知道了這情形。十分不服。聽說林秀才和姓孟的是好友。便走到他面前去告。訴他道：「夫妻朋友是做的大道理。我因為長得醜。相給世上人看不起。祇有孟秀才能知我好。從前雖是再三回絕他。但是本來已經心裏答應了。現在他已死了。兒子又年輕。自然應該做幾件事去謝謝。知己朋友。養活孤兒。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受別人的欺侮。却是一件難事。若說因他沒有兄弟。爺娘便坐着看他兒子死去。家裏破去。卻一點點不去救他。那五倫

裏面便可沒有朋友的了。我沒有什麼事來求你，祇叫拿一張狀子去告到縣衙裏看管那孤兒，便是不肯推託的事。」姓林的道：「知道了。」那女人告別回家，姓林的便打算依了他的話去做。那羣流氓生氣都要拿刀去和他爲難，姓林的十分害怕，關門不敢出來。那女人在家裏打聽着幾天工夫一點也沒有信息，待到去問他，那孟家的田地房產都已經沒有了。這女人生氣之極，挺身出去自己去見官，官問這女人是算孟家的什麼人，那女人道：「公祖管一縣的事，應該知道的，是一個理罷了。若說他的話是錯的，便是極親近的親眷，也不能逃去這罪名。若說他的話是不错的，便是路上的人，也可聽得。」官恨他的話說得惹惱着，趕他出去。那女人冤氣沒處去，只好到那紳士家中去哭訴，便有個先生聽了他的話，稱贊他有義氣，替他去對知縣官說。縣官去審問這案件，果是不錯，用極兇的刑罰去辦那羣流氓，一齊拿回他們所搶去的東西。有人商量留住這女人住在孟家看管他的孤兒，那女人不肯鎖起門來，叫老婆抱着烏頭跟着和他一同回家。另外拿屋子給他住，凡是烏頭天天要用的東西，便和老太婆一同去開着門，拿出米來替他照料。自己絲毫沒有去用他，吃他抱着兒子過苦日和從前一樣。過了幾年，烏頭慢慢的大起來了，替他請先生教書，自己的兒子便教他學着做事。老太婆勸他給他兒子一同讀書，這女人道：「烏頭讀書的錢是烏頭自己有的，我用去了別人的錢，拿來教自己的兒子讀書，這個心叫我怎麼對得起人。」又過了幾年，替烏頭積起米幾百石來，便去定親在一家有名望的人家，打掃他的屋子，分着家，叫他回去。烏頭哭着要他同住，那女人便答應他，但是紡紗織布，照舊做着烏頭的夫妻，奪下他的傢伙來。那女人道：「我娘兒倆坐着吃飯，心裏怎麼能安就。」便早夜替他看管，打發他兒子去巡查看管田地，好似僱他做用人一般。烏頭夫妻兩人有一點錯處，便說他埋怨他，不肯放鬆一點，稍爲有一點不聽他的話，便沉下臉生氣，要回去夫妻跪着說懊悔的話，纔肯住下。不多幾大，烏頭中了秀才，又推說要回家去，烏頭不肯，他去拿出娶親的錢來給姓穆的兒子成親。這女人便和兒子分別，打發他回家去。烏頭拉他不住，暗中打發人在附近村坊裏替他買下家產一百畝地，再打發他回家去。後來這女人害病要回家去，烏頭不答應，病勢日漸重了，叮囑他道：「一定要拿我回家去葬着。」烏頭答應他，待到死了，暗中拿錢去給姓穆的兒子要拿他一同葬在孟家墳上，到了落葬的日子，棺材裏得利害三十個人，也不能抬他起來。姓穆的兒子忽然他存地下，一竅淌出血來，自己道：「不爭氣的兒子，怎麼可以

賣了你的母親。」烏頭害怕，拜着禱告着，纔醒過來，便又過了幾天，修理姓穆的坟墓完畢，纔給他一同埋葬起來。

### 馬介甫

大名的秀才楊萬石向來有怕老婆的脾氣，他妻子姓尹，十分兇惡，稍相得罪了他，便拿鞭子打人，姓楊的父親年已六十多歲，死了妻子尹氏，拿他當用人一般看待，姓楊的和他兄弟萬鍾常偷偷的拿飯給老頭子吃，不給媳婦知道，很是可憐，穿着破棉衣，怕給人見笑，不給他出去見客，萬石到了四十歲，沒有兒子，買了個小老婆，姓王，從早到夜不敢和他說一句話，他弟弟到府城裏去趕考，看見一個年紀輕的人，臉孔衣服都漂亮，文雅和他說話，歡喜他，問他姓名，說是介甫，姓馬，從此交情一天天的親熱起來，結爲兄弟，待到分別以後，約有半年工夫，姓馬的忽然帶了僮兒，用人到姓楊的家中，遇到楊老頭子在門外晒太陽，捉蟲子，疑心他是用人，告訴他姓名，叫他去通報王人，老頭兒披上破棉衣走進去，有人告訴姓馬的，這人便是他的老爺爺呢，姓馬的正在驚訝的時候，姓楊的兄弟戴着露出額角的帽子走來迎接，走上客廳去，作一個揖，便要拜見他，父親萬石推說是恰巧害了病，拉他坐下，說笑着，不知不覺到了晚上，萬石幾次說已經煮下飯了，卻終不見拿飯出來，兄弟兩人替換着跑進跑出，纔見有個枯瘦的用人，拿着酒壺走來，停一回，酒壺裏的酒倒完了，坐着守候了半天，萬石忽然站起來，常去喚拿酒來，那額角上的熱汗淌出來，熱氣飛出來，隔一回，那枯瘦的用人，拿出菜來，白米飯未曾煮透一點，也不好吃吃，完萬石匆匆忙忙的又走進去，萬鍾抱着被來，陪伴客，睡着姓馬的埋怨道：「從前我看你們弟兄很有情義，便和你結拜，現在老爺爺實在沒有穿暖，吃飽，路上人看了也瞧你不起。」萬鍾吊着淚道：「我心裏的事，是不能告訴你，家裏運氣不好，便遇到這個兇嫂，嫂大小小都被他欺侮，不是結拜的交情，這醜事我不敢說出來的。」姓馬的詫異着，嘆了半天道：「我本來要想天亮便去，現在聽了這奇怪的事，不可不親眼見他，一見求你借給我一間空屋，可以自己煮飯。」萬鍾依了他的話，便打掃房間給姓馬的住下，深夜偷着菜來給他，祇怕那女人知道，姓馬的明白他的意思，再三推却，他又喚楊的父親來和他一同吃着，睡着自己走到城裏街上去買了布和綢緞，替他換去袍褲，父子兄弟

都道他好，淌下淚來。萬鍾有個兒子，叫喜兒，年纔七歲，夜裏跟着老太爺睡。姓馬的摸着他道：「這孩兒有福，有壽勝過他父親，祇是年經的時候孤苦罷了。」那女人聽說，老頭兒住得安耽，吃得飽，半生氣常常罵他，說姓馬的喜管別人的閒事，起初的罵人聲，祇在那女人房中慢慢的罵到馬住的屋外來了。他要人家知道，他是指桑罵槐的意思。楊的兄弟身上淌汗，賤來賤去，不能阻攔他。那姓馬的好似不聽得一般。妾姓王，肚裏有了孩兒，已經五個月了。那女人纔知道，剝下衣服來，狠狠的打他，打過了，又喚萬石來跪着，給他戴女人帽子，拿了棍子趕他出去。遇到姓馬的在外面，紅着臉，不好意思走上去，又趕着逼他，纔走出去。那女人也走出來，兩隻手又在腰中頓着，脚閉人塞滿了門口。姓馬的指着那女人，喝道：「滾！」那女人便轉身逃去，好似被鬼追着一般。褲子鞋子都掉下了，那腳帶散落在路上，赤脚走回去，臉色變成死灰，稍定一定神，丫頭拿着鞋襪去給他，他穿好了，放聲大哭。家裏沒人，敢去問他。姓馬的，同着萬石替他拿去了女人帽子，萬石躲着身體，不敢喘氣，好似怕帽子落下來一般。姓馬的硬替他拿去了，卻還是坐立不安，怕私自除去了，被女人埋怨。打聽得女人哭了，纔敢走進去，慢慢的一步步走上前去。女人立刻站起來，走進房裏去，自己睡了。萬石心裏放心，和兄弟暗中，詫異着家裏人都說奇怪。大家站在一起，悄悄說着那女人也有一點聽得，越法害羞生氣。書僮丫頭一個個的打着那小老婆，因為受了重傷，不能起身。那女人說他是假的，走到牀前去打他，下身淌出血來，落下胎兒。萬石在沒人的地方，對着姓馬的哭得很傷心。姓馬的勸解他，喚僮兒拿出酒菜來，二更將盡，不放萬石回去。那女人在房中恨他丈夫，不回房來，正十分生氣。時聽得有敲門聲，連忙喚了丫頭，那房門已被打開，有個巨人走進來，影子遮住了一間屋子。兇惡得和鬼一般，停一回，又有幾個人進來，各人拿着利刀。那女人害怕，不得了，要叫喊起來。那巨人拿刀刺着他的頭頸道：「你若叫喊，便殺你。」那女人急忙拿出金子綢緞來贖命。那巨人說道：「我是陰間的差人，不要銀錢，祇要拿你這兇惡女人的心肝。」那女人更害怕，跪在地下，連連磕頭。那巨人使拿利刀割着女人的胸口，又一樣樣的道：「像那一件事，你自己想想，應該殺死你嗎？」便拿刀一劃，凡是他做的許多惡事，一樣一樣數說着，將要說完，刀割着肉，差不多幾十條。最後道：「小老婆生下兒子來，也是你的後代子孫，怎能狠心打下他的胎來？這一件事，一定不饒放你。」便喚幾個人反綁起他的手來，說要被開他的肚皮，看看兇惡女人的心腸。那女人磕頭求饒，祇說我知道。

道懊悔了，停一回，聽得外面房門開關的聲音道：「楊萬石來了。」他已懊悔從前的錯了，暫時放他活幾天，命一便一齊走散，不久萬石走進來，看見女人精赤着身體，繩子綁住了胸口的刀傷，疤橫一條，豎一條，數不清，解去繩子，問他什麼事，知道這情形十分詫異，心裏暗暗疑心，明天對姓馬的說起這事，姓馬的也詫異着，從此那女人慢慢的膽小了，過了幾個月，不敢說一句兇惡話，姓馬的十分歡喜，對萬石道：「老實告訴你，希望你不要說給別人知道，從前做了一點小戲法，嚇嚇他，既然還能夫妻和好，便暫時和你分別了。」說完，便去那女人，每到天晚，拉住了萬石，做伴說說笑笑，跟定了他，萬石一生中還未曾嘗過這快活滋味，忽然嘗到了這味道，覺得坐立都沒了法子，那女人有一夜想起這巨人的樣子，身體縮做一堆，發抖，萬石想討女人的好，稍稍說出那個鬼是假的，那女人急忙站起來，再三追問他，萬石自己知道說錯了，卻不能再瞞住，便老老實實告訴他這情形，這女人立刻生氣，大罵起來，萬石害怕，直挺挺的跪在牀前，那女人不去理他，苦苦的哀求，打過三更，那女人道：「要想我饒放你，要拿刀劃着你的胸口，多少條，這個恨纔消滅了。」便起來，拿廚刀，萬石十分害怕，便逃，那女人追着，他鬧得家裏的人都已起來，萬石不知是什麼事，祇把身體左右遮住，了哥哥，那女人正叫罵着，忽見老頭子走來，看見他穿的袍子衣服更加氣，便走到老頭子身邊，去把衣服一條一條拉破了，打他嘴巴，又拔老頭子的鬚鬚，萬石看了生氣，拿石頭去打那女人，打在腦袋上，昏倒在地下，萬石道：「他死了，吾父親哥哥有得活命，有什麼恨呢？」自己便投井而死，等到救起已死，停一回，那女人醒轉來，聽說萬石死了，氣也出了，待到落葬，弟媳婦捨不得兒子，立定主意，不嫁人，那女人推他罵他，不給他吃飯，嫁去了，他留下一個孤兒，早晚鞭打着他，等到家中人吃完了，纔給他吃冷飯，塊過了半年，孩兒枯瘦得，祇有一絲氣息，一天姓馬的忽然來了，萬石叮囑家人，不要去告訴那女人，姓馬的看見老頭子穿着破舊衣服，和從前一般，十分詫異，又聽說萬石死了，跳着脚哭，傷心，那孩兒聽說姓馬的來了，便走來跟着他，上前喚聲馬叔叔，姓馬的認不得了，仔細一看，纔認出來，詫異着道：「孩兒怎麼枯瘦到這樣子？」老頭子便仔仔細細的說出這情形來，姓馬的氣哄哄的對萬石道：「我從前說哥哥不是人，果然不錯，兩人祇有這一個種，殺死了他，打算怎麼樣呢？」萬石不說話，祇是低頭貼着耳朵，淌下淚來，坐着不說話，過了幾刻鐘，那女人已經知道，不敢出來，趕客人，祇喚着萬石走進去，打他的嘴巴，叫他和姓馬的斷絕，他掛着淚走出來，臉上打的

疤很清爽看得出來。姓馬的生氣對他道：「哥哥不能兇，難道不能休他回娘家嗎？打父親害死兄弟，聽他胡行耐氣受着怎麼可以做人？」萬石站起身來，好似有一點動了氣。姓馬的又激他道：「你若不趕出他，應該拿出威勢來壓倒他，便是殺死了他，也不要害怕。我有兩三個知己朋友，都是做大官的，一定可以極力幫忙。保你沒事。」萬石答應了，氣憤憤很快的走去。跑進去，恰巧和那女人碰着，喝問他做什麼。萬石慌慌張張的，臉上變色，伸手跪在地下道：「馬秀才叫我趕出老婆。」那女人更是生氣，回過頭去找尋刀棍。萬石害怕逃出來，姓馬的陪着地道：「哥哥真是不能教訓了，說着便打開箱子，拿出一撮藥來，和着水給萬石吃下去。道：「這個藥名叫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肯輕易用他的道理，因為他要吃壞人的骨，試試他吃下去。」稍停一回，萬石覺得氣惱塞滿了肚子，好似很旺的火在肚裏燒着，一刻也不能耐得住，一直走到他女人房裏去，叫着罵着和打雷一般響。他女人來不及說話，萬石拿一隻腳踢起來，那女人倒下地去，拋開去幾尺遠，便又拿了拳頭大的石塊，連連打着那女人身上，打得差不多沒有一塊好皮肉。他嘴裏發着噓噓的響，罵着萬石，在腰上拔出掛着的刀來，那女人罵道：「拿出刀來敢殺死我嗎？」萬石也不說話，去割下他大腿上的肉來，大得和手心一般，丟在地上，正要再去割他，那女人哭叫着討饒。萬石不理他，又割下他的肉來，塞裏人看着，萬石兇得發狂，大家走上前去，用力拉他出去。姓馬的接着走去，拉住他的臂膀去勸他。萬石一口氣未曾消完，幾回要跑去，找那女人，姓馬的攔住他，俾一回藥力慢慢的沒有了，他呆呆的出神，好似丟了魂。靈姓馬的叮囑他道：「哥哥不要膽小，做丈夫的威風全靠這一回，一個人的所以怕人，不是一早一晚成功的。他的所以成功，是慢慢來的，譬如你昨天死去，今天另外一個人活過來了，要從今以後，改去舊時的脾氣，換了新的脾氣。萬一再怕他，便沒法想了。」打發萬石走進去，打聽他那女人兩條腿發抖，心裏害怕，喚丫頭扶他起來，要拿膝蓋走着路，拉住他，纔停走出去，告訴馬秀才父子兩人，大家道喜。姓馬的要回去，父子兩人都拉住他。姓馬的道：「我恰巧要到東海去，所以便路來看你回家時，可以再見面的。」一個多月工夫，那女人起牀了，和客人一般看待丈夫。日久，他看待丈夫好似貴州地方的驢子，沒有本領的，慢慢和他開玩笑，慢慢嘲笑他，慢慢罵他，停了不多幾天，老脾氣完全發作了。老頭子不能受得住，連夜逃走到了河南，歸入了道教。萬石也不敢去尋他。一年多，姓馬的來了，知道他的情形，氣憤憤的埋怨他，立刻喚孩兒出來，給他騎在驢子上。



拿鞭子打着跑去了。從此鄉下人都瞧不起萬石。學臺來查考，因為他文章做得壞，除了他的名字，再隔了四五年工夫，家中火燒住的屋子和銀錢東西都變成了灰，延燒了鄰舍的屋子，街坊裏人捉住了他去告到府衙裏，罰他的錢，罰得很多。從此家裏銀錢更少，到得沒有屋子住的地步。附近村坊人家，大家叮囑不要借屋子給萬石住。尹家的兄弟恨那女人的脾氣不好，也推他出去，和他斷絕往來。萬石已是沒路可走了，押去小老婆在做官人家，和妻子坐了船到南方去。走到河南盤費已經用完，他女人不肯跟他走路，常和丈夫吵鬧，要再嫁男人。恰巧有個殺豬的沒有妻子，拿三百個錢買了他去。萬石孤零零的一人在遠處村坊近處鄉下地方討飯，走到一家大戶人家門口，看門的人喝着趕他出去，不許他走上來。停一回，有個做官的人走出來，萬石跪在地下，抹着眼淚。那做官的人細看了他半天，問他的名姓，說道：「是伯父呢？怎麼窮到這個樣子？」萬石細細對他一看，原來是喜兒，忍不住大聲哭起來，跟他走進去看見客廳，廳上金光閃亮，停一回，他父親扶著喜兒走出來，兩人見面，傷心大哭。萬石纔說出他所遭遇的事，當初姓馬的帶着喜兒到這個地方幾天工夫，便出去尋得楊老頭子，叫他祖父孫子一同住着，又請先生教他讀書。十五歲中了秀才，第二年中了舉人，纔給他娶了妻子，便分別要去祖父和孫兒，哭着拉住他，姓馬的道：「我不是人，實是狐仙，我修道的朋友候着，我已有好半天了。」便走去。這位舉人說起這情形，便忍不住傷心起來，便想到從前和庶伯母同吃苦痛，加倍傷心，便打發轎馬，拿着銀錢去贖王氏回家。一年多生下一個兒子來，便隨他做大老婆。尹氏跟着那殺豬的，半年工夫，兇惡特和從前一樣。那丈夫生氣，拿殺豬刀在他腿上搨了個窟窿，穿根粗繩進去，掛在梁上，背着猪肉自管走出去，叫喊得很利害，喉嚨也腫了。鄰舍纔知道解開他的柳，抽出繩來，抽一抽，那痛的聲音震動了四面鄰舍。從此以後，見那殺豬的走來，便毛骨悚然。後來那腿上的傷雖好了，那斷的刺在肉內，連走路也不方便，還是早晚服侍他做事，不敢懶一步。那殺豬的脾氣又兇橫，常常酒醉回家，便打罵得不留情。他到這時纔明白從前的待別人也是這樣的一天。楊太太和伯母在普陀寺裏燒香，附近村坊上的種田女人同來拜見。尹氏在人堆裏呆站着，不敢走近身去。王氏故意問：「是誰家人走上去說？」是張家殺豬的老婆。」便喝着，他走上前去對老太太磕頭。王氏笑道：「這女人跟着殺豬的，常有肉吃，怎麼枯瘦得這樣子？」尹氏又羞又恨，回家去要自己吊死。繩子斷了，不能死。殺豬的越法厭惡他，一年多那殺豬的死

了。尹氏在路上遇見萬石，遠遠的看他走來，便拿膝蓋走着路，眼淚掉下來，和斷線一般。萬石當着僕人面前，不好意思，未曾和他說一句話回家去，告訴姪兒，要懸梁收他回來。姪兒打定主意，不肯那女人給鄰家瞧不起。日久沒有地方去，跟着一羣化子討飯吃。萬石還常去看那尹氏，走到廟裏去見面。他姪兒說是敗壞門風，暗中叮囑許多化子欺侮他，纔和他斷絕了這件事。我不知後來究竟是怎麼樣，後面的幾行字是畢公權寫上去的。

### 顏氏

在順天地方有個秀才，家裏很窮，遇到荒年，跟了父親到洛陽，性情粗笨，到十七歲，纔能做成一篇文章。那相貌長得十分縹緲，會說笑話，會寫信。見他的人，不會知道他肚裏是沒有學問的。不久，爹娘跟着死了，孤零零一人，在洛陽教小孩讀書。這時村坊裏有姓顏的，是個死了爹娘的姑娘，也是讀書人家的後代。年輕時生得聰明，他父親在世時候，常教他讀書，讀過一遍，便記在肚中，不忘了。十幾歲，學着父親做詩。他父親道：「我家有個女學士了，可惜不是男人。」十分歡喜，他存心想替他挑選一個做官的女婿。父親死了，他母親打定主意，三年工夫，檢不到好女婿，他母親又死，有人勸他嫁個好的讀書人。那姑娘心中也願意，但是沒有這樣一個人可以嫁他，恰巧隔壁有個秀才，爬着牆頭過來和他說笑，有張字紙包着繡花線，那姑娘打開一看，便是這秀才寫的信，是寄給隔壁這個秀才的。他拿了這封信，翻來覆去看着，心裏歡喜，他信上面的文章做得好，字也寫得好。這鄰家女人看出他的心事來，悄悄的對他道：「這是個很漂亮的小夥子，死了爹娘，也和妹妹一樣年紀，也和你差不多，倘然你歡喜他，我便叫我丈夫替你做媒，成功了這門親事。」這姑娘靜悄悄的，不說一句話。那女人回家去，把這意思告訴他丈夫，鄰舍那個秀才，原和這秀才是好朋友，去告訴他，十分歡喜。他有母親遺下的一隻金鴉，鑲託他轉送去，算是聘禮，檢定了日子，成了親。夫妻兩人十分要好，待到看見秀才做的文章，笑道：「文章和你好似兩人做的，這樣子幾時可以得着功名？」早晚勸秀才用功讀書，嚴緊得和教師一般。天將晚，先點着燈，伏在桌上自己讀書，給丈夫做個榜樣聽得，打了三更，纔不讀。這樣有一年多工夫，秀才的文章做得十分通順，去考都不中，名氣很壞，連飯也沒有吃，心裏悽涼，冷靜，喊着肚餓，又傷

心掉下淚來。他女人喝道：「你不是好漢，枉算是個男人，倘叫我做了男人，看得考功取名，好似拾芥菜子一樣容易。」這秀才正在不高興的時候，聽了老婆的話，瞪着眼生氣道：「躲在房裏的女人，自己未曾到考場裏去過，便認做功名富貴，好似你在廚房裏吊水糞粥一般容易嗎？若男人的帽子擱在頭頂上，怕也和我一樣了。」他妻子笑道：「你不要生氣，待到考日到了，我便改了打扮去替你考，倘然考不中，和你一樣，便不敢再看輕天下的讀書人了。」秀才也笑道：「你不嘗過黃連的苦味，請你去嘗一嘗，祇怕露出破綻來，要給鄰舍笑話了。」他妻子道：「這不是笑說，你從前說起順天有老家在那裏，便改了男人打扮，跟你回去，假說是你的兄弟，說是包在抱裙裏時出來的，那人能認得出我是假的？」那秀才依了他的話，這女人走進房中，戴着手巾，穿着男人衣服走出來道：「你看我，我可以做得男人嗎？」秀才看看他，活像一個漂亮的年輕男人，秀才心中歡喜，告辭了鄰舍和好友，都送一點點禮物，買了一匹瘦驢，叫妻子騎着回家。秀才的堂兄還活着，看見兩個弟弟面貌長得和白玉一般，十分歡喜，早夜看顧他，又見他日夜用功讀書，更加歡喜，敬重他，僱個短髮的小僮替他做事。到天晚以後，打發他回去，遇到鄰舍有喪事喜事，哥哥一人出去應酬，弟弟祇是關了房門讀書，住了半年，不大人見他的面，有客人要喚他出來見一見面，他哥哥便代他推辭，讀他做的文章，便睜大了眼睛，很詫異的樣子，有人推進房門去，逼着見他，作一個揖，便逃了去。那客人見了他的面貌，神氣大家又稱讚他，從此名氣十分大，做官人家搶着要招贅他去，做女婿，那堂兄和他商量，祇是嘻嘻笑着，再三逼問他，便說立定主意，要得功名不中狀元，不娶妻的，遇到學臺來招考，兩人一同去考，哥哥又是不取，弟弟考了第一名，去考鄉場，中了順天府第四名舉人，第二年中了進士，給他做桐城縣知縣，有清官的名氣，過了幾天，陞做河南道掌印御史，錢多得和王家差不多，便推說害病，求放他回去，皇帝許他回家，客入塞滿了門，都回絕不見，從中秀才起，直到做大官，從來不說起娶親的事，傍人沒有一個不說他奇怪，回家後，慢慢的買了頭有人疑心他和了頭，私通他，嫂嫂留心看他一點，沒有偷偷摸摸的事，不久明朝滅亡了，天下大亂，便對嫂嫂道：「老實告訴你，我是你小叔的妻子呢，因為丈夫沒用，不能自己立功名，我生氣，自己做出這種事來，深怕傳說出去，被皇帝去查問，給四方的人笑話。」嫂嫂不信他的話，脫下靴子來給他，一隻小脚看，幾詫異起來，看看靴子裏面，便是破棉花塞滿了，從此便叫秀才接下他的功名，仍舊關着房門，做女人，躲起來。

了。但是一生中未曾生過孩子，便拿出錢來買個小老婆，對秀才道：「大概一個人自己做到大官，便買姑娘來自己尋快活。我在外面做官，做了十年，還是孤零零一人，你怎麼這樣大的福氣，坐着享用美人？」秀才道：「小白臉三十人，請你自己去喚來享用便了。」大家傳出去當笑話。這時秀才的父母已幾次受到詰封了，和紳士人家來往着敬重秀才，拿御史官的禮節看待他。秀才不好意思，冒用妻子的官銜，祇守着秀才的本分到老也未曾用過轎馬扇繳。

### 菱角

湖北胡大成的母親很是敬重菩薩。大成到書房中去讀書，路過觀音廟門口，母親叮囑他走過一定要進去磕頭。一天走進廟去，有個年輕的姑娘，同了一個孩兒在裏面玩，那頭髮蓋在頸上，神氣很繚繚。這時大成纔十四歲，心裏愛他，問他名姓，那姑娘笑道：「我是廟西焦畫師的女兒，名叫菱角。你問我有什麼事？」大成又問他可有女婿了，沒有，姑娘紅着臉道：「沒有。」大成說：「我做你的女婿好不好？」姑娘含羞道：「我自己不能做主。」他眼睛烏溜溜的，上下打量着大成，神氣好似歡喜嫁他。大成便走出去，姑娘追上去，站得遠遠的，對他道：「崔爾成是我父親的好友，請他來說媒，沒有不成功的。」大成道：「知道了。」想他又聰明又多情，更是愛他，回家去對他母親老實說出他心中願意的事來。母親祇有這個兒子，常怕不如他的心意，便去託那姓崔的做媒。那姓焦的要很多聘禮，事已不成，功了姓崔的再三說大成是清白人家，又是好才學，姓焦的纔答應。大成有個伯伯，年紀老了，沒有兒子，在湖北做教官，妻子死在衙中，母親叫大成去弔他的孝。幾個月工夫，打算要回家，伯父又害病死了，住的日子長久了，遇到一羣大盜，竊住了湖南家裏的信息，便斷絕大成，躲在百姓家，自己看看一個人，心裏很是淒涼。一天有個老太婆，年紀四十八九歲，在村坊裏跑來跑去，到太陽落山時，他還是不去，他自己說強盜造反，一家人離開了，沒有地方可以回去，打算自己賣去，自己有人去問他，要賣多少錢，他自己道：「不肯做人家的奴才，也不願意做人家的妻子，祇叫有人要我去做母親，便跟他去，不較量價錢。」聽了他話的人，都笑他。大成走去，看看臉兒，眼睛上面有兩三處，很像他的母親，想起心了事，便十分傷心，自己想單身一人，沒有替他縫補衣裳的人，便接他回家，盡做兒子的規矩。老太婆歡喜。

便替他煮飯做鞋子，辛苦得好似做娘一樣，不聽他的話，便要罵他，他稍稍有一點疾病痛苦，便看管他，照料他，勝過他自己親生的。忽然對他說道：「這個地方太平，可以不用耽憂，但是孩兒年紀大了，雖說在客邊，娶親是不能不娶的。過三兩天，便替孩兒娶個媳婦。」大成哭道：「孩兒本來有個媳婦，只因分開在南北兩處罷了。」老太婆道：「世界大亂的時候，人家裏的事體顛倒，怎麼可以死等？」大成哭道：「不要說夫妻說定了，不能翻悔，還有誰肯把心愛的女兒嫁給我這飄來飄去的人？」老太婆不回答，他祇是替他做門簾，帳子，被褥，枕頭，十分完備，也不知他是從那裏來的一天，天已晚了，叮囑大成道：「點着蠟燭坐着，不要睡，我去看看新娘來了沒有。」便走出門去。三更已經打過，老太婆還不同來，心裏十分詫異，停一回聽得門外有吵鬧之聲，走出去一看，便有一個女人坐在院裏，披散頭髮，在那裏哭，詫異起來問他是誰，也不說話。好半天纔道：「娶我來也不是好事，祇有尋死罷了。」大成十分詫異，不知他什麼事。那女人道：「我在年輕時，許給了胡大成，不料他到了湖北去，信息斷絕了，爹娘硬拿我許給你家，我的身體可以搶來，我的心願是不能強去的。」大成聽得他哭連忙說我便是姓胡的，你可是菱角嗎？那女人住了哭，詫異起來不信，他兩人拉着手走進房裏去，在燈下細細一看，道：「不知是不是做夢。」從此便把傷心變做歡喜，兩人各說分別以後想得苦衷，從前反亂後，湖南一百里地方，逃得一個人也沒有，姓焦的帶着家裏人，逃到長沙的凍西，又收了周秀才的聘禮，在亂世時不能結親，說定了在這天夜裏送到他家，中菱角哭着不洗臉，不梳頭，家裏的人硬推他坐在車裏，到了路上，菱角翻下車來，便有四個人抬着轎子走來，說是周家來迎娶的，便扶他坐上轎子，很快的走着，好似飛的一般，到了這地方，纔停下一個老太婆拉他進去道：「這裏是你丈夫家裏，祇管進去，不要哭，你家的婆婆早晚就要來了。」說着便去。大成問明白了這一番情形，纔明白這老太婆是菩薩呢，夫妻點香，一同拜着禱告着，「願意叫娘兒倆再在一起。」母親自從兵馬反亂後，跟了同伴的女人跑去，躲在山溪邊的洞中，一夜有個老太婆喊道：「強盜來了，便一齊慌慌張張的四面逃開，躲着有個童兒拉一匹馬來給他，母親母親慌慌張張的也沒有工夫問他，扶着他肩膀騎上去，又輕又快，跑着轉眼間跑到了洞庭湖畔，馬又跳在湖中，踏着水面跑去，馬蹄下的水一點不動，不久扶他走下馬來，拿手指着一扇門道：「這個裏面可以住下。」他母親正要謝他，回頭去看那匹馬，變做了金毛的狐，一丈多高，那童兒騎在上面去了，母親拿手去

敲門很快的開了，有一人走出來問他是誰，他一聽聲音很熟，一看原來是大成，娘兒倆抱住了哭。那媳婦也詫異起來，走過來，一家人又歡喜又放心，疑心那老太婆是觀音菩薩化身的，從此更是誠心日夜念着觀音的經咒，便寄住在湖北竟買下田地房產預備久住了。

### 邢子儀

滕縣有個姓楊的，入了白蓮教，有邪法。白蓮教領袖徐鴻儒被殺了以後，姓楊的幸得逃出來，便靠着他的本領，到四處去玩家中田地房產，很有錢。他到泗水地方一家紳士人家，做邪法玩着。女眷們走出來看他，姓楊的見他女兒長得繚繚待到家時，想去搶他來，他的填房老婆姓朱，長得也很漂亮，打扮得十分繚繚，假裝做仙女，又給他一隻木鳥，教他使用的法子，便從樓上推他下去。那姓朱氏覺得身子輕得和樹葉一般，飄蕩蕩的架着雲走去，不久到了一處地方，雲停住了，不向前去。知道已到這天夜裏，月光很清爽，低下頭去看，得十分明白，拿了木鳥丟下去。那鳥張着翼膀飛去，一直飛到那女子的屋中，那女兒看見，五色的鳥飛進來，喚了頭去，捉那鳥已經飛到門簾外面去了。女子去追他，那鳥落在地上，做出拍着翼膀的聲音，走上捉他。他攢到裙子下去，一轉身的時候，已經背着女兒飛上去，一直衝上雲霄裏去了。頭大聲叫喊起來，那朱氏在雲堆裏道：「下面世上的人不要驚慌，我是月宮裏的嫦娥，他是王母第九個女兒，偶然罰落在世上，王母娘娘天天想着他，暫時喚他去見一見面，便送他回來。」便和他拉着衣襟走去，正到泗水的邊界上，恰巧有人放流星，斜飛過來，打在鳥翼上，鳥受驚落下地來，拉着朱氏一同落下來，落在一個秀才家中。秀才名喚邢子儀，家裏十分窮苦，他脾氣正派，曾有一個鄰舍女人，夜裏跑來尋他，他推出去不收留，那女人肚裏生氣，走去對他丈夫說，邢子儀的壞話，造謠說他來調戲他。丈夫原是一個無賴，早晚走上門去罵他，邢子儀便賣去了田產，寄住在別村中。聽說有個看相的姓顧，很能看得出人的好處，長命便走去問他，姓顧的看見他來，笑道：「你是有錢千鍾的人，怎麼穿了破棉衣出來見人？難道說我是沒有眼珠的嗎？」邢子儀冷笑着說他錯了，姓顧的細細一看道：「不錯，雖說依舊是窮苦，但是得到金洞的日子是不遠了。」邢子儀又不相信他，姓顧的道：「不但是忽然有錢，還得到美人。」邢子儀終是不信他，姓顧的推他出去道：「暫時回去，暫時回去。」

我的說話到了以後，再向你謝禮呢。」這一夜，獨自坐在月光下，忽有兩個女人從天上落下，一看都是縹緲仙人，詫異着認爲是妖怪，便去查問他，起初不肯說，那子儀要去喚鄰舍人家走來，朱氏害怕，纔把實情告訴他，又叮囑他不要說出去，情願到老跟着他，那子儀想官家的女兒不能和邪法的女人一樣看待，便打發人去告訴他的家裏，他的爹娘自從女兒飛上天去以後，掉着眼淚，又詫異着，忽然接到通報的信，詫異歡喜，得出了他的想望，立刻僱着轎馬，連夜跑去給那子儀一百兩銀子，帶着女兒回家，那子儀得到了縹緲的老婆，正憂愁家中窮得利害，拿了他的錢，心中十分歡喜，跑去謝那姓顧的，姓顧的又看看他的臉道：「還不會到，還不會到好運已經交上，了一百兩銀子，算得什麼？」不收他的謝禮，那紳士回家去，告到官裏，捉那姓楊的，姓楊的早已逃走，不知到那裏去了，便抄沒他的家財，發出牌票去捉朱氏，朱氏害怕，拉住了那子儀，掉着眼淚，那子儀也沒有法子，暫時送錢給那拿牌票的人，僱着車馬，帶着朱氏，到紳士家中，苦求他想法免罪，紳士感激他的義氣，替他竭力想法，拿了錢去贖罪，留他夫妻住在別的屋子裏，好得和親戚至好一般，那紳士的女兒年輕時，受了劉家的聘禮，姓劉的是當時做大官的，聽說女兒寄住在邢家，過夜認爲是丟臉的事，退了婚，和女家斷了婚姻，紳士打算到別家去說媒，女兒對爹娘說：「立定主意要嫁那子儀。」那子儀聽了歡喜，朱氏也歡喜，自己願意在地下，下面做小老婆，紳士憂愁姓邢的沒有家，這時那姓楊的住宅，由官出賣，便去買下來，夫妻便回家去，拿出從前的錢來，買了幾件傢俱，養着了頭用人，十天工夫，錢已用完，祇望那女兒來，還可得到他的錢來相助，一天夜裏，朱氏對那子儀道：「作孽的丈夫，那姓楊的曾經拿一千兩銀子埋在樓下，祇有我知道的，方纔我去看那地方，磚頂石塊，照舊鋪着，說不定地洞中藏着，未曾動也是不知的。」一同掘開來一看，果然得了錢，便相信那姓顧的本領不錯，重重謝他，後來女兒嫁來，嫁裝錢很多，不多幾年，可算是府城裏唯一的有錢人家了。

## 陳錫九

陳錫九，下邳人，父親叫子言，是本城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一家有錢人家，姓周的，敬重他的名氣，大和他結做親眷，那陳錫九連考了幾次不中，他家裏窮苦，出門去讀書，到了陝西幾年工夫，沒有信息，暗中有賴婚之意。

把一個小女兒嫁給王舉人做填房娘子。王家送來的聘禮很多，用人馬匹十分熱鬧。因為這樣，更加厭惡錫九家。窮打定主意和他離婚，問他女兒女兒不答應，他父母生氣，拿破爛的衣服首飾給他，打發他去嫁給錫九。一天到晚不曾煮飯吃，姓周的也不去照看他。一天打發他僱用的老太婆拿飯菜盒子送去給他女兒吃。一進門對錫九的母親道：「東家叫我來看看小姑娘餓死了沒有。」他女兒怕他婆婆聽得了，不好意思勉強笑着去遮住他話聲，便拿出盒子裏的飯菜點心擺在婆婆跟前。那老太婆攔住他道：「不用這樣，自從小姑娘到了他家裏來，何曾交與出一杯溫涼水來。我家的東西想來這老媽媽也沒有這臉兒吃得下去。」他母親十分不好意思，說話的臉色都變了。那老太婆不服說着壞話去衝撞他，正吵鬧的時候，錫九從外面進來，知道了這件事，十分生氣，拉住頭髮打他的嘴巴，趕着走出門去了。到了第二天姓周的來接他的女兒，他女兒不肯回去。明天又來接來了許多人，許多人的嘴說說噴噴，噓噓的好似要尋鬧他婆婆硬勸女兒回去。女兒淌着淚拜着婆婆坐上車子而去。過幾天又打發人來逼着要他離婚，信他母親逼着錫九寫給他拿去，祇望那子言回家來可以想法到別家去結親。周家有一人從陝西西安來，知道子言早已死了，陳家的老太又傷心又生氣，成了病，過幾天死了。在傷心慌亂的時候，還希望他老婆來看他，日久一點沒有消息，傷心生氣更加利害，有荒田幾畝賣去了，料理埋葬的事，葬了討飯。陝西去找尋父親的屍骨，到了陝西到處打聽住在這裏的人，有人說幾年前有個讀書人死在客店裏，葬在東門外，現在墳墓已經荒沒。錫九沒法，祇有早晨起來在街上討飯，夜裏睡在城外廟裏，希望有人知他父親埋葬地方，到夜裏走過許多墳地，有幾個人攔住他的路，逼着他要飯錢。錫九道：「我是別處人在城裏城外討飯的那裏欠了別人的飯錢。」大家聽了生氣，把他打倒在地下，拿包葬孩兒的蠟燭棉花塞住他的嘴，氣力也沒有，了喉嚨也噤了，慢慢的快要死了。大家忽然驚慌着道：「那裏的官府來了。」放手走去，靜悄悄的沒有人聲。一回有坐車騎馬的人走來，便問倒在地下的是誰，便有幾個人扶他走到車前，車中的人道：「是我的兒子，惡鬼怎敢這樣可都去綁來，不要給他們逃去。」錫九覺得有人拿去他嘴裏塞住的東西，稍停一回，細細一看，真是他的父親大聲哭道：「我為父親的屍骨，真吃了不少苦，現在原來還在人世上嗎？」他父親道：「不用耽憂，現在新媳婦也在母親身邊，母親想兒子想得利害，可以暫時去一次。」便和他同坐車子跑得和風雨一般快，隔一回到



了一座衙裏走下車子，跑進幾重門去。那母親在裏面，錫九抹着眼淚，聽母親說話，看見他妻子在母親身旁，問母親道：「兒子媳婦在這地方，可不是變了陰間的人了嗎？」他母親道：「不是的，是你的父親接他來的，等你回家以後，打算立刻送他回去。」錫九道：「孩兒伴着爹娘，不願回家。」母親道：「辛辛苦苦出門，走到這裏來，是爲父親的屍骨，你不回家去當初的主意，怎麼說法呢？況且你孝順的事已經傳到上帝那裏，賞你金子一萬斤，夫妻享用的日子正長，怎麼說不回家去？」錫九掉着眼淚，父親連連的催他走，錫九哭着放出聲音來，他父親生氣道：「你不走嗎？」錫九害怕住了，哭聲纔問埋葬在那裏，父親拉他道：「你走去，我告訴你，離開許多堆地方，一百多步遠，有大小白榆樹的地方，便是一拉住他，走得很快，竟來不及和母親告別，門外有個身材高大的人，拉着馬等他，待他騎上馬去，父親叮囑他道：「你天天睡的地方，有一點盤餐，可以趕快打點行李回家，向丈人去要，回媳婦來，不要到媳婦不要罷休。」錫九答應着，走去馬跑得很快，雞啼時候，跑到西安，入扶他下馬，正要託他去對父母說一聲，那人和馬已經不見，尋到舊時睡的地方，靠着牆壁，閉眼假睡，要候着天亮，坐的地方，有塊石頭，攔住大腿，到天亮一看，是塊銀子，去買了棺材，僱了車子，尋到兩株榆樹下面，尋得了父親的屍骨，便回家去，一埋，埋葬好了，家裏窮得祇有一間空屋子，幸得鄰舍可憐他，孝順大家給他飯吃，打算去要回媳婦來，自己想想，沒有氣力和堂兄名叫十九的，同去走到門口，看門的攔住他，十九本是個無賴，說出話來，不規矩，得罪人，姓周的，託人勸錫九回家，願意立刻送女兒去，錫九纔肯回去，當初他女兒回娘家去，姓周的對着女兒罵，女婿和他婆婆，他女兒不說話，祇是對着牆壁掉淚，陳老太太死了，也不給他知道，拿到了離婚的信，丟給他女兒道：「陳家休出你了。」女兒道：「我未曾做兇惡忤逆的事，趕出我，是什麼意思？」要回家去問明他的原因，又關起來看住他，後來錫九到西安去，使造出死的信，息要斷絕女兒的想，這件一說出去，便有個杜中翰來說媒，竟答應了他，定了好日，女兒纔知道，便哭着不吃飯，拿被頭遮住了臉，喉嚨裏氣和一條絲一般，在那裏動，姓周的正在沒法，忽聽得錫九來了，說出話來，不規矩，心想女兒一定早要死的，便抬去，送了錫九，心想等女兒死了，再拿來，出出他的氣，錫九回家去，那送女兒來的人已來了，還怕錫九見他，害病不肯收，下纔走進門，丟了，便走，鄰舍替他耽憂，大家商量，抬他去，還周家，錫九不聽他們的話，扶他上牀，氣已斷了，纔十分害怕起來，周家的兒子，帶了幾十個人，拿着傢伙進來。

門窗都被打壞，錫九逃去躲着，到處搜尋鄰舍都來替他打抱不平，十九帶了十多個人，當先第一個跑去救急。周家的兒子弟兄們都被他打壞抱頭逃去，姓周的更加生氣，告到衙門，捉錫九。這一班人，錫九正要眼珠子慢慢動起來了，稍停一回，已能翻身十分歡喜，到官跟前，去自己說出這情形來。那縣官生氣，說姓周的誣控，姓周的害怕，給了他許多錢，纔可免罪。錫九回家去，夫妻兩人見了面，又傷心，又歡喜，併在一起。從前他女人不吃飯，祇有一口氣，睡在牀上，自己打定主意，一定要死。忽然有人拉他走起來，道：「我是陳家的人，快快跟了我去，夫妻可以兩人見面，不是這樣怕來不及了。」不知不覺身體已經走出大門，兩人扶着，他坐進轎中，一會兒到了官衙裏，看見公婆都在那裏，問他這是什麼地方，他婆婆說不用問，停一回便要送你回家。一天看見錫九來，暗中歡喜，一見面便走開，心裏十分疑心，他公公不知什麼事，常常幾天不回來。昨夜忽然回來，道：「我在武夷地方遲回家來，兩天吃虧了保兒了，可以快快送兒子媳婦回家去。」便打發車馬送女人去，忽見了家中的大門，便好似做夢醒來一般。他女人和錫九大家說起從前的事，兩人又詫又喜。從此夫妻在一起，祇是早晚不能自己過日子。錫九在村坊裏開了一個教孩兒讀書的書館，順便自己用心讀書。常常一個人自己道：「父親說的天賞我黃金，現在家裏四壁牆頭光滑滑，難道教人讀書可以發財嗎？」一天從書房裏回家，遇見兩個人問他道：「你是姓陳嗎？」錫九答應說是的，兩人便拿出鐵練條來拴住他。錫九不明他什麼意思，稍停一回，村裏的人都走攏來，大家問他，纔知是府城裏的強盜，攀害他的，大家可憐他冤枉，湊了錢送給那差人，因為這樣，路上可以不會吃苦，到了府城裏，見了知府官，仔仔細細說出來，上代的情形。那知府道：「這是有學問的兒子，溫柔文氣，又有學問，怎能做強盜，吩咐解去了鐵鍊子，拉出強盜來，用兇刑審問他，纔說是那姓周的拿了錢去，指使他說的。錫九告訴他丈人女婿結讎的原因，知府更加生氣，立刻去捉來，便拉錫九到衙門裏去，和他說明是上代的朋友，原來知府是舊時下邳縣官韓先生的兒子。原是子言的讀書學生呢。送燈油錢一百兩銀子，又給他兩匹驃子，代着走路，吩咐他常到府城裏來，可以查查考考他的文章，又在許多上司面前說他的孝順。自總制官以下，都有銀錢東西送他。錫九穿着皮衣，騎馬回家去，夫婦兩人快活得，很一天，他的丈母哭着走來，見了女兒，爬在地下，不站起來。女兒詫異着問他，纔

知那姓周的已被害鎖起來。在牢監裏了。女兒很傷心的哭着。說自己不好。祇是要尋死。錫九沒法。到府城裏去替他說情。知府饒放了他。叫他自己拿出錢來贖罪。罰他穀子一百石。掛出牌來。寫明給孝子陳錫九。待到他家。拿出倉裏的米來。和着糠糝。拿去給他。錫九對他妻子道：「你的父親。拿小人的心腸來。推想君子了。他怎麼知道。我定要拿他的。卻零零碎碎。和着糟糞呢。」便笑着。不收錫九家中。雖說稍有幾個錢。那牆壁又破。又舊。一夜許多強盜。走進來。那用人。知道了。大聲叫喊起來。祇偷着兩匹驢子。便去。後來半年多。錫九夜裏讀着書。聽得有打門的聲音。問他。沒有人聲。喊用人。走起來。大家去開門。一看。兩匹驢子。跳進來了。便是從前不見的驢子。一直跑到馬棚中。氣喘噓噓的。淌着汗。喘着氣。拿燭火一照。每一匹背着一個皮袋。打開一看。便是銀子。裝滿了。在裏面十分詭異。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後來聽得這一夜。一羣大盜。去搶周家。滿裝着走出來。遇到看守的兵。追上來。便丟下了他。細裝着的東西。逃去的那驢子。認識舊主人家裏的。便跑回來了。姓周的從牢裏放回家來。那受刑罰傷的地方。還痛得利害。又被強盜搶了。害了一場大病。過幾天。死了。他女兒夜裏做夢。見他父親。坐在囚籠裏。綁住了。抬來道：「我一生做的事情。懊悔不及。現在受着陰間的刑罰。不是你的公公。不能救我。出罪替我去求女婿送一封信去。」醒過來。嗚嗚咽咽的哭着。問他。他把這情形都說了出來。錫九早想到太行山去。一次當日。便動身到了那地方。拿了三牲祭物。供着禱告。便在那地方。想有什麼東西看見。一夜倒天亮。沒有什麼兩樣。便回家來。姓周的死了。妻兒子更加窮了。靠着小女婿王舉人。考上了補做縣尹官。因為貪賊革了職。全家人搬到了潘陽去。更加沒有依靠。還是錫九常去照看照看他。

### 修客

董秀才。是徐州人。喜舞劍。常誇張。自稱大本領。無意在路上。遇到個客人。騎着驢子。和他一起走着。和他說話。說話很爽快。問他的名姓。說是遼陽人。姓修。問他到什麼地方去。說道我離家已三十年了。才從海外回來呢。姓董的道。你到各處去游玩。看見的人。想必很多。可曾見到奇怪的人。沒有姓修的人。怎樣一種奇怪人。姓董的便說。出他歡喜的一種人來。恨不能得到有本領的人。教授姓修的道：「有本領的人。那裏沒有一定。要是忠臣孝子。纔可以傳授他本領呢。」姓董的又做出很驕傲的樣子來。自己稱贊自己。便拔出寶劍來。敲着又

唱着又斬去路傍的小樹。拿這個誇張他寶劍的快。姓修的摸着鬚子微微笑着。向他要借來一看。姓董的交給他翻來覆去看過一遍。說道：「這是盜甲的鐵鍊成的。被臭汗氣薰過了。是頂壞的東西。我雖不知道劍法。但有一柄劍在這裏。很可以用得。便在衣裳裏拿出短劍來。一尺多長。削那姓董的寶劍好如削瓜。削茄子一般。跟着手斜切斷了。好似馬蹄一般。姓董的詫異極了。也向他要過來。拿在手裏。再三揩抹着。纔還他。拉着姓修的回家去。硬留他過夜。問他用劍之法。他推說不知。姓董的拿着劍說了許多話。他祇是靜悄悄的聽着罷了。到夜已深了。忽聽得隔壁院子裏有吵鬧之聲。隔壁院子是秀才的父親住着。心裏又驚慌。又疑惑。走近牆壁去一聽。祇聽得有人好似生氣的說道：「喚你的兒子快快出來。受刑罰。使饒放了。你稍停了一回。好似拿棍子打他。不斷的叫喊着。真是他父親的聲音。秀才拿着刀要趕去。姓修的攔住他道：「這一趟去。怕沒有活命。應該想個妥當的法子。」秀才慌慌張張的問他有何法子。姓修的道：「強盜喚着名字。要你一定要殺死你。你呢。你沒有別的弟兄。應該把身後的事。吩咐你的妻子。我開門出去。替你去喚人們來。」秀才答應了。進去告訴他的老婆。老婆拉住衣服哭起來。秀才胆大之心。立刻消滅了。便一同走到樓上去。尋找弓箭。拿來防備。強盜打進來。慌慌張張。不曾預備好。聽得姓修的在屋上笑着道：「強盜已去了。拿蠟燭火去照看。尋覓已不見了。慢慢的出去。祇見他父親到鄰家去吃酒。拿燈籠照着。纔回來了。祇有院裏有許多蘆竿。燒剩的灰呢。纔知道那姓修的是有本領的人。」

### 布商

有個做布商的人。走到青州地方。偶然走進一座破廟裏。看見屋子已坍塌了。嘆着氣很可惜。不住嘴的說着。和尚站在身邊道：「現在你如相信菩薩。暫時請你造一座山門。也是菩薩面上的光彩。」那客人很爽快的答應了。和尚歡喜拉他到方丈室裏去。坐待他十分客氣。停了一回。連裏裏外外的殿宇。屋子都要求他裝修。那布客推說不能夠。和尚再三逼着他。臉色都兇起來。那布客害怕。立刻答應他。拿出錢來。又倒空了行李。走出去。都給了和尚。正要出去。和尚攔住他道：「你統統拿完了錢。實在不是你願意的。你是否要出去。想法子。叫人來殺死我嗎？」不如我先下手。便拿着一把刀。那布客苦苦的求他。不去聽他。便求自己吊死。纔答應他。

逼他進去。關在一間黑房裏。又催逼他。恰巧有位防海將軍。走過廟外。遠遠的從垣牆缺口。看見個穿紅裙的女人。走進和尚房裏去。心裏起了疑心。便跳下馬。走進廟去。前後到處搜尋。竟不能找到。走到那黑房地方。看見雙門緊鎖。將軍要開。和尚不肯。推說有妖怪。在裏面將軍生氣。劈開了門。進去便見那布客吊在梁上。救他下來。一刻兒工夫。又醒過來。問出他的事體來。又用刑問和尚。那女人在什麼地方。實在沒有的。原來是菩薩變化的。殺死了和尚。銀錢東西。仍舊還了布客。布客也募化了錢。修理廟屋。從此香火十分興旺。趙舉人豐原說得十分明白。

### 彭二揅

禹城的韓公甫。自己說和本城人彭二揅。一同在路上走着。忽然回過頭去。不見了他。祇有一匹驢子跟着他。走祇聽得叫喊之聲。很利害。細細的一聽。知在被袋裏。走近去一看。他在袋裏縮做一堆。雖然半邊很重。也不能落下地來。要拉他出來。那袋口縫得很緊。拿刀割斷了線。纔看見那姓彭的和狗一般。睡在裏面。待他出來。問他。怎麼走進去的。他自己糊裏糊塗。不知道原來他家裏有狐狸作怪。事體和這樣子相像的很多呢。

### 崔猛

崔猛號勿猛。是建昌做官人家的子孫。脾氣倔強。年小的時候。在書房裏讀書。許多讀書孩子。稍稍得罪了他。便擎着拳頭打人。師父幾次勸戒他。他終不改名和號。是先生給他取的。到了十六七歲。氣力大得無人打得過他。又能拿一條長竹竿。跳在高的屋子上面。歡喜打抱不平。因為這個。鄰舍人大都敬重他。去求他。告訴他的人。站滿了階沿。擠滿了屋子。崔猛打倒那兇惡的。保護那良善的。不怕別人怨恨他。稍稍不聽他的話。便石頭棍子一齊打下來。身體被他打壞了。遇到他生氣的時候。無人敢去勸他的。祇是看待他母親。很孝順。母親來了。他氣便消了。母親埋怨他。崔猛祇是是的應着。聽着話。一出門。便忘記了。鄰舍人家有個兇女人。虐待她的婆婆。她婆婆肚子餓得快。要死了。他兒子偷偷的送飯給她吃。媳婦知道了。罵他。罵不住。嘴聲響得四面人家都聽得。崔猛聽了生氣。跳過牆去。鼻子耳朵。嘴唇。舌頭。都割下來。立刻死了。母親聽了這件事。十分驚

慌喚了鄰舍之子來，再三和他說好話，拿個年輕的丫頭嫁給他。這件事纔了局。母親生了氣，哭不吃飯。崔猛害怕起來，跪着求母親打他，又告訴她懊悔之意。母親淌着淚，不去理他。崔猛的妻姓周，也和他一同跪着。母親便拿棍子打他，又拿針刺他的臂膀，刺成個十字的花紋，用紅硃塗在上面，叫你不要滅去。崔猛都依着。母親纔吃飯。母親喜歡佈施僧道，常常給他許多飯米銀錢。滿他的心願，恰巧有個道士在門口。崔猛走過他跟前，道士拿眼睛看着他道：「官人臉上許多兇橫氣色，怕不易保得住好死。多年做好事的人家，不應有這種人。」崔猛新近聽了母親的勸戒，聽了這話，便很恭敬的對他道：「我也自己想到了，但是一見不平的事，好似自己耐不住氣，用心改過了，可以免得這禍嗎？」道士笑道：「暫時不要問，可以免得與否，得請你先問問自己，能夠改過否？祇叫你竭力自己耐住氣，如有萬分之一的改過了，我便告訴你一個免死之法。」崔猛一生不信做法事，解救之法，祇是笑笑不語。道士道：「我原是你不信的，但是我所說的話，是和做法事的人不一樣的，做了有極大的好處，便是不靈，也不會有損害你的地方。」崔猛問他什麼法子，他便道：「方纔門外有個年輕的男人，該好好的待他，待你到犯了死罪以後，這人能救你的性命呢？」喚崔猛出去，指給他這人看。原來是趙家之子，名叫僧哥。姓趙的是南昌人，因為荒年，便寄住在建昌。崔猛從此便十分和他要好。喚姓趙的住在他家裏，待他十分好。僧哥年紀十二歲，走進裏屋去拜見他的母親，兩人說定了結拜做了弟兄。隔了一年，他到東面去有事，姓趙的帶了家人去了，信息便斷了。崔猛的母親自從鄰舍女人死了以後，管教兒子更利害，有人來告訴他的，便推出去回絕他。一天崔猛母親的兄弟死了，跟着母親去弔孝，在路上遇到幾個人，綁住一個男人，喝着罵着逼他走路，又鞭打他，閒看的人塞滿了路，車子也不能走上前去。崔猛問他什麼事，那認識崔猛的人，搶着去圍住他，車子告訴他，前幾天有個大紳士的兒子，某人在這地方強兇霸道，看見個李申的妻子，臉兒長得纒纒，要去搶他，來卻沒有法子，便吩咐家人驅他來賭錢，借錢給他，錢輸完了，又借給他，又拿他很大的利錢，逼着寫一張借票，拿他妻子做抵押。一夜工夫，欠債幾千塊錢，過了半年，算一算本利，共有三十多千。李申無力還他，便打發了許多人，搶他的妻子。李申到他門口去哭，那人生氣，拉去綁在樹上，鞭打他，針刺他，逼他寫一張押去妻子的不懊悔的憑據。崔猛聽得了這話，氣塞住了胸口，好似一座山打着馬跑上前去，心想去打他。他母親揭開車簾，便喚着他道：「喝，又要這樣子了嗎？」崔猛纔站住，待到

吊過孝回家來，不說話，也不吃飯，直挺挺的坐着，眼光也直射着，好似肚子裏有氣惱之事，妻子問他，也不說話。到了夜裏，拿衣服罩住頭，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到天亮，到了第二夜，又是這樣，開着門走出去，又走回來，睡下，這樣子三四回，妻子不敢去問他，祇是靜悄悄的，看着他，停了一回，延挨了好半天，便反關上了門，睡熟了。這一夜，有個人殺死那紳士之子，在牀上，破開了肚子，淌出肚腸來，李申的妻子也精赤了身體，死在牀底下。官疑心是李申做的，捉他去辦官，立刻用極兇的刑罰，腳骨都露出來，到底不肯招認，過了一年，多吃不住，這一個苦冤枉招認了，定了殺頭罪，恰巧崔猛的母亲死了，待到落葬以後，對他妻子道：「殺死那個人，實在是我做的，祇因有年老的母親在，所以不敢說出來，現在大事已經過了，怎麼可以拿我自己犯的罪去害別人呢？我打算到衙門裏去受死罪。」妻子驚慌起來，拉住他，他拉斷了衣角，走去，自己到衙門裏去認罪，官聽了，很詫異，給他帶了枷，送到監裏，放去了李申，李申不肯出來，再三自認罪，官不能定罪，把兩個人都關在監裏，親戚朋友都說笑李申，李申道：「公子所做的是我，我要做卻不能做的呢？他替我做了，又怎麼可以狠心坐着看他死呢？現在我便認定和公子不會認罪的時候一樣。」他定了主意，不肯換身，再三和崔猛搶着認罪，日子多了，衙門裏的人都知道他們之事，硬放他出來，拿崔猛抵罪，快到殺頭的日子了，遇到做卹刑官的趙部郎，到此地來查看犯人，查到崔猛的名字，叫傍人走開，便喚他來，崔猛走進去，抬起頭來，見大堂上坐着的是僧哥，又傷心，又歡喜，老實告訴他，姓趙的心裏想了好半天，仍叫他到監裏去，命牢禁好好的待他，後因他自己來認罪的，減輕了罪名，充軍到雲南去，李申服侍他，跟着他去，不會滿一年，照大赦的規矩，放他回來，這都是姓趙的力量，待到回家以後，那李申到底跟着他，不去替他料理買賣產業之事，給他錢，他不收，爬竿子打拳的本領，十分留心學習，崔猛好好的待他，給他娶一個女人，給他幾畝田，過活，崔猛從此用心改去了以前的行為，每回揆着臂上針刺的疤，便吊下眼淚來，因為這個情形，鄰舍人家有人打架的，李申便假說是崔猛的話，勸解他們，也不去告訴他，有個姓王做監生的人，家裏十分有錢，四處地方無賴，不做好事體的人，在他家裏走進走出，本城幾家有錢的人家，大半被他搶了銀錢去，有犯得罪了他，便打發強盜去殺死他，他兒子也姦淫兇惡，王家有一個守寡的孀娘，女子兩人都和他私通的，姓王的妻子姓仇的，去攔勸那姓王的，姓王的把他吊死了，仇家的兄弟告到衙門裏，姓王的送錢給官，把那告狀的反得了誑造的罪，兄弟兩人

一肚子冤枉，氣惱無處去說。到崔猛跟前來，他告訴他，李申回絕他們，推他們出去。過了幾天，有客人走來，恰巧沒有用人喚李申送茶出來。李申不做聲，便出去對傍人說道：「我和崔猛是朋友罷了，跟着他充軍出去，到一萬里路外面，不能說我是不好的了。從來也不拿他的薪水工錢，又呼喚着我和用人一般。我心裏是不願意的呢。」便氣哄哄的出去了。有人去告訴崔猛，崔猛聽了詫異，他改了脾氣，但是也不去稀奇他。李申忽然告到公堂裏，說崔猛三年不給他工錢。崔猛十分詫異起來，親自和他去對話。李申氣哄哄的和他爭辯官說他的道理錯，趕他出去。又過了幾天，李申忽然夜裏走到姓王的家裏去，拿他的父親兒子孀娘一齊殺死了。黏一紙在牆上，自己寫着名姓在上面。待到追上去捉他，已經逃走，得沒有影兒。姓王的家裏疑心崔猛打發他來的官，不相信。崔猛纔明白前幾天的打官司，原來怕他殺了人，延害自己。發文書到左近的州縣地方，追尋他，捉拿他十分利害。遇到李闖強盜造反，這件事纔不說起不多幾時，明朝滅亡了。李申帶了家眷回來，又和崔猛要好，得和從前一般。這時土匪來了許多，王家有個姪兒名喚得仁，喚齊了他叔叔手下的一班強盜，霸住了山頭，爲盜在村裏放火搶東西。一夜他一個強盜都走來借看報讎之名，崔猛恰巧到別處去了。李申待到打開了大門，纔知道跳過牆去，躲在黑地裏，那強盜尋不着，崔猛拉了崔猛的妻子，搶了銀錢東西去了。李申回家來，祇有一個用人，又氣又心急，不能替他想法子，便割斷了繩子，分做幾十段，把短的繩子交給用人，長的繩子自己藏在懷裏，命用人爬過強盜窠去，走上了半山，拿火燒着了繩子，四面散開掛在亂草堆裏，便回身走去，不要去看他。用人答應着去了。李申看那強盜腰裏都綁着紅綢帶子，便學着他的打扮，有一隻老雌馬，纔生下小馬，強盜拴在他門外。李申便綁住了小馬，騎着大馬，塞住了馬嘴，便出去。一直跑到強盜窠裏，強盜竊住了一座大村坊。李申把馬拴在村坊外面，跳牆進去，看見強盜許多，跑來跑去，手裏拿着刀，不會放手。姓李悄悄問許多強盜，知道崔猛之妻在姓王的家裏停了一回，聽得裏面傳話出來，叫各人息息力。大家齊聲答應，忽然有一人來說：「東山上有火，許多強盜一齊出去一望，起初還祇有一兩點，停了一回，多得和天上的星點一般。」李申氣喘噓噓的連連喊着，喊着東營裏有火，姓王的十分驚慌，穿紮起來，帶着許多人，便走出去。李申觀人堆裏雜亂的時候，退在他後面，轉身走到裏面去，看見兩個強盜看守帳篷，哄他道：「王將軍丟下了一把備刀，兩個強盜搶着去找尋。」李申從後面殺了一個，還有一個，聞聲回過頭來看李申。



又是一刀殺了他。一直進去，背了崔猛之妻，跳過牆便逃出去。解下一匹馬來，拿馬韁繩交給她道：「娘子，不認識路，聽着馬走便了。」那馬捨不得小馬，從別路裏跑去。李申跟着他走出一處山脚口，李申拿火燒着繩子，到處去掛着，便回去了。第二天崔猛回來，認做十分丟臉的事情。他跳着嚷着要一個人騎着馬去打強盜。李申勸住了他，叫了許多村裏人來商量。大家胆小，不敢答應。他再三勸他們，得到大胆願意去的人二十多個。又沒有刀鎗傢伙，恰巧在得仁的同族家裏捉住奸細兩個人，崔猛要殺死他。李申不肯，喚二十個人，每人拿着木棍子，一齊站着在跟前，便割去了他的耳朵，便放他回去。大家生氣道：「這樣的兵器，正怕被強盜知道，卻反給他看看。」若說他全帶了強盜打來，閣村坊保不住了。李申道：「我正要他來呢，誰敢收留強盜的，便殺死他。」叫人到四處地方去，各人去借了弓箭火銃，又到縣城裏去借了大砲兩座。到天快晚的時候，帶了有力氣的人，走到山脚口，擺一座砲對着當路。喚倆人拿着火去躲着，命他看見強盜來了，便放砲。又走到山脚口，斫下樹枝來，攔在山頂上，停了一回。和崔猛各人帶了十多個人，分開在兩邊山上躲起來。到三更快完了，遠遠的聽得馬叫的聲音，在暗裏一看，果然許多強盜跑來了，和線一般接連不斷。他走到山脚口，便樹木推落下去，攔住他回去的路。停了一回，砲放起來，叫喊的聲音震動了山谷。強盜欲逃回去，自己人推着踏着，走到東面山脚口，不能出去，要喚許多人走過來，又沒有空地。兩面山上箭射下來，兩面打着，他來勢和發風落雨一般，斷頭斷脚的人，疊滿在山溝裏，祇剩下二十多人，直挺挺的跪着求饒。放他的性命，便打發了綁着，送他回去。趁打勝的勢力，直衝進強盜窠裏，那把守強盜窠的人，聽得了聲音，逃開去躲着，擄得了他的銀錢衣服，便回來。崔猛十分歡喜，問他燒火是什麼計策，他說道：「燒火在東面，怕他向西追來，繩子短的是要他快快燒完，怕他看出是無人的，後來燒火在山脚口，口裏很狹小，一個人可以攔住他，他便追來看見火，一定是害怕的，都是一時冒險的。下等計策呢，拉了強盜來問他，果然時迫進山脚口裏來，看見火嚇退出去的，二十多個強盜，統統割去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放去了他。從此威名十分大，遠近逃難的人都搬來熱鬧，得和大街一般，招得了本地的兵三百多人，各處地方兇的強盜，沒有敢來搶劫的。這地的人，靠着，他過太平日子。」

## 王桂菴

王樞號桂菴，大名官家的子孫。這時在南方游玩，船停在江邊，隔壁船上有個搖船的女兒，在船裏坐着繡鞋。那神氣模樣都很好，姓王的看了她好半天，那女好似沒有知道，姓王的提高嗓子讀那洛陽女兒對門居這句詩，故意使那女人聽到，那女人好似懂得是爲自己讀這句詩的，稍稍抬起頭來，斜眼偷看着他，依舊低頭繡花。姓王的心裏動了，拿金元寶一隻，遠遠的丟去，落在他衣襟上。那女人拾着丟出去，好似不知道這是金子做的。那金元寶丟在岸上，姓王的又拿金錫丟過去，落在他腳邊。那女人繡着花不睬他，不久那搖船的從別處回來，姓王的怕他見了手鐲，要問心中十分着急。那女人不慌不忙，伸過兩隻小腳去，遮住那搖船人解去了纜繩，趁着順水，一直搖着船去了。姓王的心裏慌慌張張的，捨不下，呆呆坐着，癡癡的想着。這時姓王的纜娶了親，便死了懊悔，不立刻託人去說媒，便去問搖船的人，也一點不知道他姓名，便掉轉船頭，急忙追上去。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法子，回轉船頭，回到南方去。事體做完了，回到北邊去，又沿着江邊細細去打聽，一點也沒有信息。到了家裏，匪覺吃飯都想着他，過了一年，又到南方去，催着船住在江邊，好似住在家裏一般。一天，天細細的數着走過的船隻來去的風篷，船身都看熟了。那從前的這一隻船，竟不看見，住了半年工夫，盤費用完，纔回家去。走着也想坐着，也不能一刻工夫丟開，他有一夜做夢到那江邊的村坊上，走過幾家門口，看見有一人家，那柴門朝南開着，門裏疎疎的竹片攔着籬笆，心想是別人的花園，一直走進去，有株紅色的花，一絲絲的掛滿一樹，肚裏暗想詩裏有句「門前一樹馬櫻花」，這地方很像了，走進去幾步，一蘆排草籬笆很乾淨，又進去，看見北面有座三椽屋子，兩扇門已關上，南面有間小屋，美人蕉遮住了窗櫺，伸進頭去，一張望，便見一座衣架擺在窗口，掛着繡花裙，在上面，知是女人的繡房，心很詫異的退出身去。那屋裏已有人知道，有個人跑出來看客人，那張粉臉稍露出一點，一看便是船裏那女人，歡喜得出乎意外道：「也有和你見面的日子嗎？」正要上去和他親熱，那姑娘的父親恰巧回家，一刻工夫驚慌着醒來，纔知是做夢。那地方樣子一樣樣的，都好似在眼前記在肚裏，不說出去怕和人說了，便說破了這個好夢。後來一年多到鎮江去，那府城南有個姓徐的，做太僕官的，和他家是幾代的朋友，請他去吃酒，他騎馬走去，錯走到一座小村坊裏，路上的樣子，鬍鬚是從前自己走過的一座門裏，馬繚花一樹，地方樣子十分像，詫異得很，停了馬，一直進去，每種東西的樣子和夢裏沒有分別，再走進去，那房子和從前的數目一般，夢中的樣子，既然對了，不

再疑心。一直跑到南屋中。那船裏的人果在屋內。遠遠看見這姓王的。慌慌張張站起來。拿門自己遮住了。喝問那裏來的男人。姓王的站住。又走上去。還疑心是在夢中。那姑娘見他走得慢慢近了。碎的一聲。關上了門。姓王的道：「姑娘不記得那丟手鐲的人嗎？」便再三說出他想念的苦楚。又說夢中的情形。那姑娘隔門盤問他家中的情形。姓王的都說了出來。那姑娘道：「既然是官家的子孫。家裏定有美人爲妻的。爲何要我呢？」姓王的道：「不是因爲你的緣故。娶妻子原是早已娶了。」那姑娘道：「若真照你的話說來。可以知道你的存心。我這事不可告訴父母。但是也不聽父母的勸。便回絕了好幾家人家了。金鐲至今還在這裏。想來你有情的人。一定有信息來的呢。父母偶然到外婆家去。快要回來了。你暫時回去。託媒人來下聘禮。想來不會不成功的。若說想不行禮。便成夫妻。便是你的主意打錯了。」姓王的慌張而去。那姑娘遠遠的喚着王官人道：「我名字喚做芸娘。姓孟。父親叫江籬。姓王的答應着。記住在肚中。便走出來。吃完酒。很快的回去。見那孟江籬。老頭兒迎他進去。擺了坐位。在籬篋下。姓王的自己說出家中情形。又說出來意。又送上一百兩銀子。算是聘禮。老頭兒道：「小女已許給別人了。」姓王的道：「我打聽得很清楚。原是等人來聘娶的。怎麼你回絕我。得這樣的利害？」老頭兒道：「方纔說許配給人了。不敢來騙你。」姓王的神氣模樣都變了。便拱手分別出來。不知那老頭兒的話是不是真的。這一夜睡在牀上。翻來覆去。沒有人可以替他做媒。從前想把這情形去告訴太僕官。怕因爲娶個搖船的女兒。被先生笑話。現在心中急得沒人可以替他做媒。到天明去看那徐太僕。把這實情告訴他。太僕道：「這老頭子我和他有親戚名分。是祖母的嫡親的孫子。怎麼不早說出來？」姓王的纔說出肚中的主意。太僕疑心起來道：「江籬原是窮苦。一向不做搖船的行業。可不要弄錯了。」便打發兒子大郎到孟家去。姓孟的道：「我家雖窮。不是賣女兒給人做老婆的。從前那公子拿銀錢來。自己做媒。想我不是銀錢所能哄得動的。所以不肯和他結這頭親事。既然承先生來說了。一定是沒有錯的。祇是我這個倔強的女兒。十分嬌養。寵愛。好好人家。給他去說媒。便要倔強不答應。不能不勸他去商量。免得過幾天。怨恨我。給他嫁在遠方。」便站起身來。稍稍進去轉了一轉。便回出來。拱手道：「都依你話說。」定了日子。便別了大郎回家去。回話姓王的。便備了許多定親禮物。到孟家去。定了這頭親事。借住在徐太僕的家中。親自去迎接來。拜堂住了三天。辭別丈人。向北回去。夜裏住在船裏。問芸娘道：「從前在這地方遇見了你。」

原疑心你不像搖船人的女兒。那時坐着船到那裏去。他答道：「我叔叔家住，在江北地方，偶然去借了一條船來，坐着去看望叔叔。我家裏勉強可以自給，但是那憑空來的銀錢，很不看重，笑你兩隻眼睛和豆一般小，常常拿了銀錢來哄人，起初聽得你的詩聲，知道你是俗流的讀書人，後來又疑心是輕浮的人，認做我是蕩婦來調戲我，苦給父親見了，那隻金鐲，死也沒有地方了。我可憐才子的心，可算得利害嗎？」姓王的笑道：「你原是刁滑的人，但也上了我的當了。」問他何事，姓王的停了話不說，又再三追問他，便道：「離家一天天的近了，這個也不能到底瞞着你的老實，告訴你我家裏原有妻子在的，是吳尚書的女兒。」芸娘不相信他的話，姓王的故意正着臉說話，說是真的。芸娘臉色變了，不再說話，停了一回，便立刻站起來跑出去。姓王的拖着鞋子追出去，便已跳在江中。姓王的大聲叫喊起來，許多船裏人都驚嚇起來，夜裏的月亮光，糊裏糊塗，祇有滿江照着星點罷了。姓王的十分傷心，跟着江面上尋下去，出了很大的價錢去尋他的屍骨，也沒有看見的人。傷心回家，憂愁淒涼，並在一起，又怕他丈人來看望女兒，沒話可以回答，他有一個姨夫在河南做官，便僱了車子跑去一年多，纔回家。在路上遇着天下雨，把行李搬下來寄住在鄉人家裏，看見他房屋打掃得很乾淨，有個老太婆在廊簷下，和一個孩子玩着。那孩子看見姓王的走進來，便走近去，拖着要他抱。姓王的看了奇怪，又看那孩子長得秀氣，繚繚使人歡喜，抱着他坐在膝上。老太婆喚他，不肯去，稍停一回，雨停天晴，姓王的抱着孩兒交給那老太婆，走到客廳去收拾行李。那孩兒哭道：「阿爹去了。」老太婆聽了，不好意思，喝着他，他哭不住嘴，硬抱着他走進去。姓王的坐着等收拾行李，忽有一個繚繚女人，從屏風後面抱了孩兒走出來，便是芸娘。正在詫異的時候，芸娘罵道：「沒良心的男人，剩下這一塊肉，怎麼安排他？姓王的纔知是自己的兒子。一陣酸氣衝心，來不及問他從前的事，先把從前說的玩話，對着太陽罰咒，自己分辯明白。芸娘纔把滿肚的氣，變成傷心，兩人對哭着，從前這屋子的主人，莫老頭子到六十歲，還沒有兒子，帶着他的太太到南海去燒香，回家時候，船停在江邊，芸娘恰巧浮在水面，順着波浪，滾滾來，正好撞着了老頭兒的船。老頭兒吩咐人救他出水，來醫着，救着一夜工夫，纔慢慢的醒過來。老頭子和老太婆一看，是一個繚繚女人，十分歡喜，認他做女兒，帶他回家，住了幾個月，要替他配女婿。這女人不肯過了十個月，生下一個兒子，來名叫寄生。姓王的採雨在他家裏，寄生纔得一歲呢。姓王的便搬下行李來，走進去拜見老頭兒，老太婆便認爲丈

人女婿住了幾天，纔帶着全家人回去。回到家，那姓孟的老頭兒已經在他家坐等了兩個多月了。那丈人纔到時，看見人們說話的神氣，很有些吞吞吐吐，心中十分疑惑奇怪。待到見面以後，纔大家歡喜放心，一樣樣說出他過去的事情，纔知他就擱着日子，原是爲了這事的緣故呢。

### 寄生

寄生號王孫，是府城裏有名之書生。爹娘因他在抱裙裏時，便能認識父親，說他前世就聰明，十分歡喜他。年紀大起來，長得更加秀氣，繚綴八九歲，便能做文章，十四歲中了府裏的秀才，常常自己挑選老婆。他的父親桂菴有個妹子，名喚二娘，嫁給鄭秀才子儒。生下一個女兒，名叫閨秀，又聰明，又繚綴，沒有人及得上。王孫見了他心裏暗暗的歡喜，他想念得他，恨利害，日久睡覺，喫飯也都忘了。父母十分憂愁，再三盤問，他便把實情告訴出來。他父親打發媒人到鄭家去，那姓鄭的脾氣古板，說是表親要避嫌疑，回絕了他。那王孫病得更重。他母親想不出什麼方法來，暗中好好的對二娘說，祇求閨秀來看他一趟。姓鄭的聽了，更加生氣，說出罵人的話來。父母都已斷了想忘。府城裏有家大戶人家，姓張的，五個女兒都長得繚綴，年小的，小名喚五可，格外比他幾個姊妹繚綴。挑選着女婿，還沒有定人家。一天去上坟，從車裏望出去，見了王孫，他回家去對母親說。母親知道他的意思，看見一個媒婆姓子的，告訴他這意思。那媒婆便到姓張的家中，這時王孫正害着病，于媒婆笑道：「這個病老身能夠醫他。」芸娘問他什麼道理，媒婆便說出張家的意思來。又說五可的繚綴，芸娘聽了歡喜，便立刻叫他去。問王孫，那媒婆走進房中，勸王孫把這件事告訴他。王孫搖着頭道：「這味藥不對我的病，可怎麼好呢？」媒婆笑道：「祇問這醫生好不好，便了。若說是好的，喚了這個來了，也是一樣。一定要這人去求他，到老也等不着他，豈不是太癡心了嗎？」王孫嘆道：「祇因爲統天下的醫生，沒有比這個好的了。」那媒婆道：「怎麼你的見識這樣小呢？」便拿五可的臉兒，顏色頭髮皮肉神氣模樣，嘴裏說着手裏做着。王孫又搖着頭道：「媽媽不用說了，這是我心裏不想他的。」翻過身去，對着牆壁，不再去聽他。老太太歡喜極了，跳着便能走起牀來，急忙走出屋子去。那美人早已在院子裏了，細細一看，原來不是閨秀，穿件松

花黃的袍子，綉花的裙，兩隻小脚微微的露出在外，神仙也沒有他這般美貌。拜問他的名姓，他答道：「我是五可，你是很有情的，卻獨愛這個閨秀，叫人心裏不服。」王孫認着錯道：「一生中尙未見你那樣美的臉，所以眼中祇有個閨秀，現在知道我錯了。」便和他立誓，正在拉手親熱的時候，恰巧母親來摸他，立刻醒過來，却是一個夢呢。回頭想着他的聲音臉兒笑着的神氣，活像在眼前，暗想：五可果像夢裏一般美貌，爲何一定要那不易得到的人呢？便把這夢告訴母親，母親歡喜他，心稍安定，急忙要替他去做媒。王孫怕夢裏見的不能靠得住，有鄰舍的老太婆一向認識那姓張的，托她假推是有別事到張家去，卻叮囑暗中覷着五可。老太婆到了他家，五可正害着病，靠在枕上，拿手撐着頭，那美麗的模樣，可以蓋得過統天下走上去問他，害什麼病，那姑娘靜悄悄的弄着帶子，不說一句話。母親代他答道：「不是害病呢，天天和爹娘嘔氣罷了。」老太婆問他爲何，答道：「許多人家來說媒，都不願意，一定要像王家寄生一般的人，纔肯嫁給我，爲娘的勸他，便裝腔好幾天不吃飯了。」老太婆笑道：「姑娘尙配給王官人，真是玉人配對，他倘然看見了小姐這樣美貌的人，怕又要想死了，我回去便叫他請媒人來說媒，怎麼樣？」五可攔住他道：「媽媽不要這樣，怕他不成功，更加叫人笑話呢。」老太婆再三說一定成功，五可纔微微的笑着。老太婆回轉去，同話樣樣和那媒婆說的話一樣。王孫細細問他穿的衣裳鞋子，沒有一樣不和夢裏所見的相同，十分歡喜，便很放心了，但仍舊不肯把傍人的話十分相信。過幾天，病慢慢的好了，偷偷的去喚了于老太婆來和他商量，要親自去見一見五可。老太婆說怕不成功，暫時答應着他，隔了多天不見他來，正要去找尋他，老太婆忽然笑嘻嘻的走來道：「幸得有機會，可以想法，五可一向有點小毛病，天天叫丫頭老媽，大家扶着他到對門院裏去走一回，你公子去躲着等他，姑娘們走路很慢，上下都可看到。」王孫歡喜依了他的話，明天坐着車子一早跑去，老太婆已先在那裏，便叫他將馬拴在空地樹上，領他走進一間近路口的屋裏，放一張椅子，關上房門去了，稍停一回，五可果然扶着丫頭走來，王孫從門縫中偷眼細看，姑娘從門外走過，老太婆故意指指點點地說着，拿這個延挨他，小脚走路的工夫，王孫在裏面張望着，看得十分仔細，好似又到了做夢的時候，歡喜得身體發抖，不能自禁，不多久，老太婆來道：「可以替得閨秀嗎？」王孫道着謝，回家就把這情形告訴爹娘，打發媒人去說媒，誰知媒人走去，那五可已配給別人了。王孫心中失望，懊悔得要死，立刻又害起病來，爹娘很是憂愁。

埋怨他日已就誤自己。王孫沒有話說，祇好天天喝着米湯，過了幾個月，瘦得不成模樣，睡在牀上，比從前利害。老婆忽然來了，諛道：「什麼病得這樣利害？」王孫淌下淚來，把這情形告訴他。老婆笑道：「癩公子前幾天人家來求你，你故意推却，今天你去求人，便一定可以成功嗎？雖說已是這樣，還可替你想法。早幾天來和老身商量，便是已經許給了皇太子，我也能奪他回來。」王孫聽了十分歡喜，求他去想法。老婆叫他寫一封信，打發人送去，和他說定第二天等在張家的家裏。桂菴怕做事莽撞，給他們推出來。老婆道：「前幾天張先生已經有話說定了，延約了好幾次，便立刻反悔。況且他許配給別人，還沒有寫信去，俗語說：『先燒飯的先吃，有什麼疑惑呢？』桂菴依了他的話，到了明天兩個用人跑去，一點沒有寫信，說話賞給他許多錢回家。王孫心中快活，病又好了。從此想閨秀的念頭，纔斷。當初鄭子儁回絕了這一樁親事，閨秀心中十分不快。後來聽說張家的親事成功了，心裏更是不舒服，慢慢的害了病。一天天利害起來，爹娘盤問他，不敢說出來。丫頭已看出他的心事，偷偷的去告訴主母。姓鄭的聽得了生氣，不給他治病，要使他死去。二娘生氣道：「我的姪兒也實在不壞，怎麼聽着這迂腐的話，害死了我嬌嫩的女兒。」姓鄭的生氣道：「生這種女兒，不如早早死了，免得給人笑話。」從此夫妻反目。二娘故意對女兒說：「要想依舊嫁給王孫，只有給他做小星。」女兒低頭不說話，好似很願意。二娘和丈夫商量，越法生氣，只有隨了二娘，丟開女兒，好似已死一般。不再查問。二娘很是愛惜女兒，要依他的話，女兒便快活起來，病纔慢慢的好了。暗中去打聽王孫的喜期，已定了。到了那時，推說是姪兒做親，假說要回娘家，一早打發人去向哥哥要用人和車子。他們兄弟十分愛好，又因他住的村坊在鄰舍左近，便拿預備去接新娘的轎馬，先去迎接。二娘待到了二娘家裏，他便打扮着女兒坐進車中，打發兩個男人兩個老媽，管着送了去。到了門口，拿地毯鋪在地上，走進去。這時的吹鼓手已來跟去的用人，喝着叫他吹打起來。於是人聲吵鬧起來。王孫跑出來看，祇見一個女人拿紅綢兜在頭上，他詫異極了，要逃去。姓鄭的用人走來拉住他，便給他對拜。王孫不知是什麼事，便也拜過了兩個老媽，扶着女兒一直進去，坐在新房裏。纔知他便是閨秀呢。一家人都慌張起來，不知怎麼好。這時天將晚了，王孫不敢再去行親，迎接新娘的禮，桂菴打發用人把這情形去告訴姓張的。姓張的生氣，立刻要和他斷絕。王孫不肯說，「他雖是先去，卻不曾受過聘禮，不如仍舊叫他親自來迎接。」父親聽了他的話，把這話去對那來人說了。

那來人回家去說了桂菴不敢依他的話。大家想法，歡喜生氣都沒有法想。姓張的候了他好半天，知道他不來，也用驕馬送着五可來了，便另外收拾一間新房，在別個房間裏。那王孫在中間兩面招呼着跑來跑去，沒法安排他母親便從中調停，叫他把年紀排着大小二個女兒都答應，待到五可聽說聞秀比他年紀稍大一點，喚他姊姊，有些不願意的樣子。母親十分就愛到了三朝，一同在母親跟前見面，看見聞秀的模樣長得叫人歡喜，願意讓他做姊姊，從此纔定。但是做爹娘的都怕他日久以後不能大家安分，那兩個女人很好衣服，鞋子替換着穿，大家歡喜得和姊妹一般。王孫纔問起五可回絕媒人的緣故，笑道：「沒有別意，也算報了你回絕于老太婆的讎恨。從前你沒有見我的時候，心裏祇有一個聞秀，待到見了我以後，亦刁難刁難你，借着我這個看你心裏愛我，比愛聞秀怎麼樣。倘然你替別人害病，卻不肯替我害病，那也不必硬要我歡喜。」王孫笑道：「你報讎也算很利害了，但沒有于老太婆，怎能見你的美貌？」五可道：「這是我自己願意與老太婆有什麼相干？走過屋外的時候，怎麼不知你在裏面看我嗎？夢裏已經兩人罰了咒，爲何還不相信我呢？」王孫詫異起來，問他怎麼知道的，他道：「我害病時，做夢到你家裏認做是假的，後來聽說你也做夢見我，纔知我的魂靈一直跑到這裏來了。」王孫聽了詫異，便說出自己夢中情形，時日都是相同，所以他倆的好姻緣，完全因爲是做夢而成功的，那真是奇怪事情，纔把他記了出來。

### 叙鍼

虞小思，東昌人，守着家產過日。妻子姓夏，娘家去了回來，看見門外一個老太婆，帶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哭得很傷心。老太婆抹着眼淚告訴她，纔知她的男人王心齋也是做官人家的子孫，家裏窮苦下來沒有穿衣吃，飯託中人做保，借了姓黃的錢，學做買賣半路上遇見了強盜，一根棍子打在腦殼上，搶去了錢，幸得不死，回到家裏，姓黃的逼着他要錢，一算本利不下三十塊錢，實在無法還他。姓黃的見他的女兒名喚叙鍼，長得美貌，便要想法拿她來做小老婆，打發那個中人的去催他，說他肯的可以抵債，外仍舊把賣女兒的錢抵着借票，姓王的和他妻子商量，妻子哭着道：「我雖說窮得利害，是做官人家之子孫，他是做馬夫出身的，怎麼敢拿我的女兒去做小老婆？況且叙鍼原是有女婿的，你怎麼可以擅自做主？」從前同住在縣城



裏傳舉人之子和姓王的很要好。生下一個男孩子來。名喚阿卯。在蠟燭包的時候。便定了親。後來那舉人在福建做官。一年多便死去。妻子不能回家來。信息便斷了。因此紉鍼十五歲。還不會許配給人呢。妻子說到此地。姓王的沒有話說了。祇商量想一條什麼計策。妻子道：「沒有法子糊亂去。和兩個兄弟商量。原來他妻子姓范的。他的祖父會做過京官。兩個孫子田地還很多。到了明天。他妻子帶着女兒回家去。告訴兩個兄弟。兩個兄弟任他流着眼淚。並沒一句話替他想法子。范氏便哭着回家去。恰巧遇到夏氏問她。她一邊說一邊哭。夏氏可憐她。看看她的女兒長得苗條。叫人歡喜。再加上她傷心可憐的樣子。便拉他到自己家裏去。請他吃酒吃飯。勸她道：「你母女兩人不要傷心。我自然出力幫助你。」范氏連連的說謝謝她。女兒也哭着爬在地上。叫下人更可憐。他細細的想着道：「雖說有一點家產。但是三十塊錢也不很容易。可以拿東西去當了錢來給你。」他母女兩人拜着出去。夏氏和他說定三天期限。別後再三想法弄錢。也不敢去告訴他的丈夫。三天工夫不會湊滿此數。又打發人向他母親去借錢。范氏母女兩個已來了。便把這實在情形告訴她。又約定第二天到了天晚。借的錢拿回來。并在一起包着。擱在牀頭。到了夜裏。有一個強盜挖着牆洞。拿着火把進來。夏氏醒來一看。見有個人臂上掛了一把短刀。相貌兇惡。十分害怕。不敢叫喊。假裝着睡熟的樣子。強盜走近箱邊。他打算打斷鎖門。回頭看見夏氏枕邊有個包包兒。便搶着出來。在燈下打開一看。看過便塞在袋中。不再打開。箱子了。夏氏纔起來叫喊。家裏祇有一個小丫頭。隔着牆頭告訴鄰家。鄰舍人家跑過來。那強盜已去遠了。夏氏便對着蠟燭火。抹着眼淚。哭着隔了不多時。丫頭去睡了。夏氏解下帶子來。自己吊死在窗檻上。丫頭知道了。天已十分明亮了。纔喊着人解下她的繩子來。手脚已冷了。姓虞的知道了。跑來查問。丫頭纔知道她尋死的原因。又詫異又哭着給他埋葬罷了。這時正是夏天。屍首不僵硬也不腐爛。過了七天。纔收殮她。待到葬過以後。紉鍼偷偷的出去。在她坟上哭着。忽然下很大的雨。霹靂打得很響。坟墓打破了。那姑娘也打死了。姓虞的聽得了跑去一看。那棺材已露出在外面。他妻子在裏面叫喊着。抱着她出來。看見姑娘的屍首。不知她是何人。夏氏細細的一看。纔認識了。正大家詫異之時。不多時。姓范的來了。看見他女兒已死了。哭着道：「原疑心在此地。現在真在此地了。」他聽得夫人自己吊死了。日日夜夜哭着不住聲。今天夜裏對我說要來坟上哭。她我不曾允許他。夏氏感激他的義氣。便對丈夫說了。便拿他葬過的棺材。坟地埋葬她。范氏拜着謝他。

姓虞的背着妻子回家去，范氏也回家去，告訴他的丈夫，聽說村北有一個人被雷打死在路上，身上有字寫着道：「偷夏氏錢的賊。」停了一回，聽得鄰舍女人的哭聲，纔知那死的是他丈夫馬大呢。村坊裏人告到衙門裏，捉着他的女人，用刑罰審問她。那范氏因為夏氏弄錢來替他贖回女兒，對着人感激得哭着，馬大是一個要錢沒有行業的人，聽了他的話，便起了搶錢的心，便押着女人去搜他的賊，便祇剩了二十多塊錢。又搜着姓馬的屍首，傍得了四塊錢，官判定賣去了他女人，補還姓虞的。夏氏更歡喜，如數的錢都仍舊給了范氏。叫他拿去還了債，主葬下女兒三天後，夜裏打着大雷，大電，又加上括風，又打破他女兒也，立刻醒過來，不回她自己的家去，去敲那夏氏家裏的門。原來他看見夏氏的坟墓破了，疑心夏氏又活過來了。夏氏驚慌着起來，隔着門問他，那姑娘道：「夫人果然活了麼？我是級鐵呢？」夏氏詫異起來，認做她是個鬼，喊起那隣舍的老太婆來，大家問着她，她知道她又活了，歡喜着走進屋裏，姑娘自己願意跟着做用人，不再回去了。夏氏道：「是不是因為我拿出錢來，算我買了頭嗎？你葬過之後，債已代你還了，可以不用疑心。」姑娘越感激着，哭起來，情願當他母親，服侍他。夏氏還沒有答應，姑娘道：「我會做事體，也不會坐着吃的。」天亮了，告訴范氏。范氏歡喜，急急跑來，依了女兒的話，便將女兒交給夏氏。范氏去了，夏氏硬送姑娘回去，姑娘哭着，記挂夏氏，王心齋自己背着送她來，丟在門外便去了。夏氏看見她很驚慌的問她，纔知道她的原故，便安心留下。虞小恩回來，急急拜下去，叫父親。虞小思向來沒有子女，看見姑娘跟在身邊，教人看了，可憐，很喜歡她。姑娘織布做針線，又勤儉又勞苦，樣樣周到。夏氏害病幾乎死去，姑娘日夜服侍，看見夏氏不吃飯，他也不吃飯，臉上常有哭過的印兒。對人家道：「母親倘然有個好歹，我一定不再活着。」夏氏病稍稍有點好起來，纔喜着臉笑出來。夏氏的病好了，聽見她說的話，流着眼淚道：「我四十歲沒有兒子，但願再生一個和級鐵般的女兒，就心滿意足了。」夏氏從年輕沒有生產過，過了一年，忽然生了個男孩子，人家以為是做好事的報應。住了兩年，姑娘越長，大了，姓虞的和姓王的商量，不能死守從前之話。姓王的道：「女兒在你家裏出嫁之事，隨你的主意。」女兒到了十七歲，聰明美麗，無人比得上。這個話傳出去，做媒的人，脚尖碰着脚後跟的，上門來，夫妻兩人替她挑揀夫家。姓黃也打發媒人來，姓虞的厭惡他有錢無義，謝絕的回答他，替他揀定了馮家。姓馮的，本城有名氣，讀書人之子，也聰明，會做文章，要去告訴姓王的，姓王的出去做生意，沒有回來，便一口答應他，了那

黃家因被虞推却，假說做生意去尋姓王的住處，擺酒去邀他，又借他本錢做生意，慢慢的交情深起來，便自己說他的兒子很聰明，便提起兒子的親事，姓王的感激他的交情厚，又見他有錢，便和他訂約，等到回家去跑到姓虞的家裏，那姓虞的前一天纔得了馮家女婿的婚書，聽見姓王的話，很高興，叫女兒出去告訴他，這個情形，姑娘沉着臉道：「債主是我的仇人，叫我去嫁仇人，祇有一死便了。」姓王的沒有臉去見姓黃的，託別人去告訴他說馮家的親事，姓黃的生氣，說道：「女兒姓王，不是姓虞的，我的婚約在前，他的婚約在後，怎樣可以背約？便到縣官那裏告狀。」縣官因為他婚約在前，判給姓黃的姓馮的，道：「王姓將女兒給了姓虞的，向來說定婚嫁之事，和他沒有干涉，況且我有定婚的帖子，他不過喝酒時，一句話罷了。」縣官不能做主要，看姑娘的心裏，情願到那一邊，姓黃的回去拿銀子去送給縣官，教他幫自己，因為這樣，一個多月沒有判定，有一天有舉人到京裏去，路過東昌，教人打聽王心齋，卻巧問到虞家，轉問他，那舉人姓傅，便是阿卯，入福建省十八歲考鄉場，考中了，還以為從前的婚約沒有改變，因此母親叮囑他，順路打聽姓王的，問問他的女兒，嫁了沒有，姓虞的很歡喜，邀姓傅的到他家裏，一樣一樣說，出以前所做之事，但是女婿從很遠的地方跑來，恐怕沒有憑據，姓傅的從箱子裏拿出從前答應婚約的帖子，姓虞的叫姓王的來看了，果然是真的，大家都很歡喜，這一天正應該復審之日，姓傅的送了名片去訪縣官，這案子纔消滅了，揀好娶親的日子，纔去會試，過了，買了綢緞回來，住在他的舊屋，行了親自迎親之禮，中進士的報子已從福建來了，因為傅舉人又派在禮部的官職，再到京裏去，上了任，回來，姑娘不喜歡到南方去，姓傅的也為房屋墳墓在此，他便一個人去遷了父親的靈柩，迎接了母親，一同回來，後來幾年，姓虞的死了，兒子祇有七八歲，姑娘待他比他親兄弟，還要好，教他讀書，很早的中了秀才，家裏很有錢，都是姓傅的幫助他的。

### 狂生

劉學師說，在濟甯，有個不守規矩的人，性喜喝酒，家裏沒有米的時候，但是他得着錢，便去買酒吃，不把窮苦一念放在心裏，碰着一新縣官上任，喜歡喝酒，沒有和他對喝的人，聽見他的名氣，留他喝酒，很喜歡他，常常在一起談天，喝酒，那人因為和縣官熟識，凡是有小事吃官司的，常常得了人家的錢財，便替人家做說。

客。縣官每每聽他的話，他這樣的事常常做着。縣官心裏討厭他。有一天早晨升堂，他持柬上堂，縣官看了，對他微笑。他用很響的聲音道：「你答應的，便答應；不肯答應的，便回報。我爲何好笑呢？我聽見說讀書人可以殺身不能受辱的，別的事體我不能報復，難道你笑我不會報仇嗎？」說完了，便大笑起來，笑聲震動了公堂牆壁。縣官生氣道：「怎麼敢沒規矩，豈不曉得縣官可以抄家的嗎？」他拂着袖子一直走下去，大聲道：「窮秀才無家可以抄的，縣官更生氣捉住他，打聽他家裏住的地方，誰知一點也沒有田地房屋，祇帶着妻子住在城樓上。縣官知道了，便放了他，不過趕他出去，不許他住在城樓上。朋友可憐他，不會做人替他買了幾尺地，買了一間小房子進去住着，歎氣道：「從今以後我怕縣官了！」

### 偷桃

年小的時候，到府城裏，正是立春節，舊規矩，前一天各種行業的商人，紮成五采牌樓，吹吹打打，到藩台衙門裏去。這個叫做鬧新春。我跟着朋友一全去看。這一天遊玩的人，擠得和牆頭一樣。公堂上四位官員穿着紅袍子，東西兩邊相對坐着。這時候正是小孩子，不知他是什麼官，祇聽見說話之聲，很嘈雜，敲鼓吹打的聲音，很熱鬧，忽然有一個人，領着一個頭髮披散的小孩子，挑着擔子走上來，好像在那裏說話的，許多聲音鬧着，也聽不見說些什麼。祇聽得堂上發出笑聲來，便有穿黑衣服的人，聲音很響的喊開戲，那人答應了動手，問做什麼戲。堂上大家商量的幾句話，差人下來問會做什麼戲，回答道：「能夠倒生出東西，差人便去回復。官員不一回，又跑下來叫他取桃子變戲法的人，答應着脫去衣服，蓋在箱子上，故意做出怨恨的樣子道：「上官實在不明白，很厚的冰還沒有化，那來的桃子，不取又怕做官的生氣，怎麼好呢？」他的兒子道：「父親已經答應了，還有何法回復他？」變戲法的想了好一回，便道：「我這樣法子都想到了，春天的雪還堆着，人世上那裏尋得着祇有王母娘娘的花園裏，一年四季不會凋謝的，或者有的一定要上天去偷纔好。」兒子道：「呀！天可以搭梯子上去的嗎？」他道：「我有法子。」便開箱子，拿出一團繩子，大約有幾十丈，找着一頭望半空中丟去，繩子便立在半空中，似有東西掛着似的，停了一回，愈丟愈高，深深的丟進雲端裏，手裏的繩子也完了，便叫他的兒子道：「孩子來，我老了，沒有氣力，身體又笨重，不能上去，要你去一趟，便拿繩子交給

孩子。他兒子道：「拿這個可以上去麼？」接着有不願意的樣子埋怨着道：「父親也太糊塗。這樣一條線似的繩子要我攀着他到萬丈高的天上，倘若半空中斷了，尸骨也沒有了。」父親又硬逼着他道：「我已經出口懊悔也來不及了，要孩子去一趟，你不要耽心，倘然儻了來，一定有一百元的賞錢好替你娶一個美貌的媳婦。」孩子便拉着繩子慢慢的上去，手攀腳踏像蜘蛛盤絲一般慢慢的走進雲去，再看不見了，停了一回，丟下一個桃子和碗一樣大變戲法的人歡喜拿着獻上公堂堂上的人拿來拿去看了好久，也不知是真是假，忽然繩子落下來變戲法的人慌着說道：「不好了，上面有人割斷了我的繩子，孩子到那裏去了。」停一回，又有一件東西落下來，一看是他兒子的頭，捧起來哭着道：「這個一定是偷桃子給管園的知道了，我的兒子死了。」又停了一會，落下一隻腳，一回兒全身四肢一樣一樣的落下來，沒有缺少一件變戲法的，很悲傷，一件一件的拾起來，藏在箱子裏，蓋好，說道：「老頭兒祇有此子，天天跟我東南西北的跑，現在拿了長官之命，想不到碰着這場災難，祇好拿去葬了他，便跑上堂去跪着道：『爲了桃子之故，我兒子死了，若可憐小人幫助點埋葬的錢，一定我遠來報答的。』」坐着的客人很驚異，大家都賞他些錢變戲法的，接着藏在懷裏，便去敲着箱子叫道：「八八兒，不出來報謝賞等什麼？」忽然一個蓬頭的孩子頭頂着箱子蓋出來，朝北拜着，便是他的兒子，因爲他的法子奇怪，所以到現在還記得，後來聽得說白蓮教的人能夠做這種法子，或者這人是他的徒弟吧。

### 口技

村坊裏來了個女人，年紀大約念四五歲，帶一袋藥做醫生，有人叫她看病，他不能自己開藥方，等到夜裏請教神仙晚上收拾一間小屋子自己關着門坐在裏邊，大家圍在門窗外面側耳靜聽，祇好低低的說話，沒有敢咳嗽的，內外一點沒有聲響，到半更時忽然聽得門簾響聲，女人在裏邊道：「九姑娘來了嗎？」一個女人回答道：「來了。」又說道：「臘梅跟着九姑娘來嗎？」好像一個丫鬟答道：「來了。」三個人細細說着閑話，綿綿的說個不了，後來聽得門簾鉤兒又響了，女人道：「六姑娘來了。」接着又道：「春梅也抱着小官人來了嗎？」一個女人道：「扮性的孩子，呵，他不肯睡，一定要跟着娘來，身體像有一百斤重，抱得吃力煞人了。」

後來聽得女人謙遜之聲。九姑娘問話之聲。六姑娘說話之聲。兩個丫頭大家道辛苦之聲。小孩子嬉笑之聲。一齊亂嘈嘈的。便聽見女人笑着道。小官人也很好玩。遠遠的路帶着貓來。停了一回。人聲漸漸的停了。門簾又響。滿屋子人都熱鬧起來。道。一四姑娘爲何來的。這樣遲。有個小女孩子嬌細的聲音道。路有一千多里。和阿姑走了這許多時候。纔到。阿姑走得又慢。便一個一個的說了些客套話。接着移凳子。子之聲。教添凳子之聲。亂哄哄的都做着熱鬧。得滿屋子一頓飯工夫。便聽得女人問病。九姑娘說好用人。參六姑娘說應該用芪。四姑娘說可以用朮。商量了好半天。便聽見九姑娘叫拿筆視。不一回。拆紙兒之聲。戛戛的響。拿筆丟筆帽之聲。丁丁的響。磨墨之聲。隆隆的響。一忽兒。攔筆碰茶几。震震的響。接着又聽見撮藥。包藥。悉索索之聲。停了一回。女人揭起門簾。教病人來給他藥。和藥方子。回進屋子去。便聽見三位姑娘分別回去。三個丫鬟分別回去。小孩子嘍嘍呱呱。小貓兒咪咪的叫着。一刻兒工夫。又都熱鬧起來。九姑娘的聲音又清又爽。六姑娘的聲音又慢又低。四姑娘的聲音又嬌又婉。又和那三個丫鬟的聲音。各人有各人髣髴的樣子。和聲音聽着。清清楚楚。可以分辨得出來。大家奇怪以爲真的神仙。祇有試試他的藥方。看也無什麼效驗。這個便叫做口技。儘儘拿他來賣錢罷了。但是也算難得的了。

###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家裏很富。愛打抱不平。歡喜古時郭解的做人。御史行台官去拿他。姓丁的逃走了。到安邱去。碰着下雨。躲身在客店裏。雨下到日中。沒有停住。有一個年輕的人來。舉動很闊。停一回。天已晚。便宿在他家。中拿草喂牲口。送飯食。很周到。問他的名姓。年輕的道。此地主人姓楊。我是他的內姪。主人喜歡交朋友。已出去了。家裏只有他的娘子。在窮得沒有東西。客人祇好原諒他。問他主人做什麼行業。說沒有家產。行業祇有天天擺了賭。弄點飯吃。第二天雨還沒有停。供給他的東西。和前日一樣。姓丁的奇怪起來。年輕的道。一老實告訴你家軍窮得沒有東西喂牲口。方才娘子拆了屋頂上的茅草。姓丁的越法奇怪。恐怕他家因爲要得房飯錢。天亮了給他錢。不肯收。硬要年輕的拿進去。一回兒出來。仍舊還了姓丁的道。一娘子說不是拿這個騙飯吃的主人。在外面常常好幾天不帶一個錢。客人到我家裏來。怎麼可以要錢呢。姓丁的又稱贊又歎息。

的去了。叮囑着道：「我是諸城地方的丁前溪，主人回來，便可告訴他，有閒工夫請他來。」好幾年沒有信息，有一年，年歲很荒，姓楊的窮得沒法想，妻子無意中勸他去找姓丁的，丈夫聽了他的話，到諸城，把自己的名姓和管門的說了姓丁的糊裏糊塗的，不記得提起從前的話，纔記起來，拖着鞋便跑出去，作揖請他進來，見他衣服破了，鞋子露出腳跟，請他住，很和暖的屋子，擺酒席請他吃，敬重他，得和別人不同。第二天替他做衣帽裏外，都很暖，和姓楊的感激他，但是想起家裏，很是憂愁，私心不能不望他接濟一點，住了幾天，還不說送行的話，姓楊的心裏，恨着，告訴姓丁的道：「實在不敢邀你，我來的時候，家裏並無粒米，現在承你待我的情分厚，我果然感激，不知妻子怎麼樣了。」姓丁的道：「這個不用你憂愁，已替你整頓好了，請放心，多住幾天，我幫盤費。」差了用人，叫了許多賭錢的人，叫姓楊的坐着頭家，一夜工夫，得着了一百兩銀子，便送他回去。回家見了妻子衣服鞋子，又新鮮，又齊整，有一個小丫頭服侍他，奇怪起來，問他妻子道：「自從你出去之後，第二天，便有車夫送了布匹柴米，堆滿了屋，說是姓丁的客人送來的，又送一個丫頭給我，使喚姓楊的，感激不盡，從此家中已稍有點錢，不再做從前行業了。」

## 尸變

在陽信，有個老頭兒，是本城蔡店鎮人，他的村坊，大約離城五六里，父子倆在路上開了一爿客店，住來往做生意的人，有車夫幾個人來去，以販賣爲生，常常住在他們店裏。一天傍晚，四個人一同走進來住宿，這時候，老頭兒店裏房間都住滿了，四個人想不要再回去，硬要主人收留，老頭兒想了半天，想到了一個地方，好像怕客人不願意，客人說祇求檐下一張鋪，再不敢自己挑揀，這時候，老頭兒有媳婦，纔死死屍停在屋裏，兒子出去買棺材，沒有回來，老頭兒因爲死人屋子冷靜，便穿過街，領客人走進一間屋子，有一盞半明燈，擺在桌上，後面搭有帳幃，紙衣蓋了屍首，又看見睡的地方，在隔壁屋內，有連接的四張鋪，客人因走路很辛苦，纔睡倒枕上，鼻裏呼聲，便響起來，祇有一人，還朦朦朧朧，忽然聽見靈牀上，察察之聲，忙張開眼來，望那靈牀邊的燈，照着，看得很明白，女人的屍首，已揭開紙衣爬起來，一回兒，便下來，慢慢的走進睡的那靈牀上，淡黃色生絹包了額角，低着頭，走進牀邊，向睡着的客人一個個的吹了三遍，恐怕就要吹到自己，忙拿被來

蓋着頭併着氣聽她不到一回兒，女人果然來吹他了，覺得她出房去了，聽見紙兒的聲音，露出頭來偷看，直挺挺的躺着和先前一樣，他害怕極了，不敢叫人暗暗拿脚去踢幾個客人，那幾個人一點沒有動靜，想來想去沒有法子，不如穿衣服逃走，將爬起來拿衣服，那察察的聲音又響起來，他害怕得又躲起來，縮着頭在被窩裏，覺得女人又來接連吹着，好幾遍纔去停了一刻，聽見靈牀上響聲，知道她又睡了，便從被裏很慢的伸出手來，拿着褲子急忙穿了，赤着脚跑出去，死屍也跳起來，立刻便來追趕，等她離開靈牀，那客人已拔了門門出去了，死屍也跑着追他，客人一邊跑一邊叫，村裏的人沒有答應他的，要去打主人的門，又怕遲了，被她追着，便向本城路上，沒命的跑到東城空地裏，看見有廟聽見敲木魚之聲，便很急的打山門，道士疑心他不是好人，又不肯立刻開門，一轉身死屍已來，離開身子只有數尺，客人急得，門外有棵白楊樹，周圍有四五尺寬，拿他來遮避自己，他從右邊逃到左邊，死屍更生氣，但是大家都乏力了，死屍忽然立住了，客人滿身是汗，喘着氣躲在樹邊，死屍忽然跳起來，伸兩臂隔樹來撲他，客人嚇得跌倒了，死屍捉他不着，抱着樹變了僵屍，道士在裏面聽了好半天，沒有聲音，纔慢慢的出來，看見客人倒在地下，用蠟燭照着，已死了，祇有胸口一絲的氣在動，背他進去，半天工夫纔醒來，給他水喝，問他客人模樣，對他們說了，這時候早鐘已經打完，天色朦朧，臙臙道士看看樹上，果然有一個女僵尸，很害怕，去報縣官，縣官親自來相驗，教人拔女屍的手，緊緊的拔不開，仔細一看，他左右十個手指捲得和鉤子一般，手尖兒陷進樹裏，又添幾個人用力的拔，纔拔下來，看指頭的印子和鑿着的洞一般，叫差人去打聽，老頭兒家裏，因為死人不見，客人又死了，亂哄哄的正鬧着，差人告訴他們原故，老頭兒便跟了他去，將死人抬回來，客人哭着和縣官道，和我同出來，有四人現在，一人回去，這件事怎麼叫同鄉人相信呢？縣官給他一道文書發送他回去。

僧孽

姓張的人生急病死了，跟了鬼差人，去見閻王，閻王翻簿子，罵鬼差人捉錯了，逼着他送回去，姓張的下來，暗中央告鬼差人，要看陰間地獄，差人領他走遍十八層地獄，刀山劍樹，樣樣指給他看，最後一個地方，有一個和尚，腿上穿着繩子，倒吊挂着，叫痛得快，要死去，走過一看，是他的哥哥，姓張的，看見了，又怕又悲傷，問他犯



了何罪緣這樣的差人道。這個和尚是募化了很多的銀錢，都用在嫖賭上，要脫他的罪，應該自己修行，姓張的等醒了過來，疑心哥哥已死了，這時候他的哥哥住在興福寺，便去望他，一進了門，便聽見他哥哥叫痛的聲，進房去看，見生着腿瘡，膿血破爛，兩腳挂在壁上，好像陰世裏倒挂一樣，驚異着問他的原故，說道：掛着稍爲好一點，不然痛得連心都痛起來，姓張的便告訴他自己所見之事，和尚很怕，便不吃葷，不吃酒，誠心念經，念咒，半個月便好了，從此便是頂規矩的和尚。

### 三生

姓劉的舉人，能記得前生之事，和我死去的文貢哥是同年，時常原原本本的說他，第一世做紳士，做人不規矩，到六十二歲死了，纔見閻王，待他讀書人的禮節，請他坐，請他喝茶，偷看閻王茶盃裏茶的顏色，很清爽，自己的茶盃裏糊塗得和渾酒一般，暗想迷魂湯，難道是這個嗎？趁閻王望別處之時，拿茶盃在桌角邊倒去，假裝出喝完的樣子，又一回查出他生前的惡事，生起氣來，罰他變馬，便有很兇的鬼綁着他去，走到一家門口，門檻很高，不能跨，正在爲難之時，鬼用力打他，痛得跌倒了，自己一看，身子已在馬槽底下，祇聽得有人道：「花馬生小馬了，是雄的。」心裏明白，祇有不會說話，覺得肚子很餓，沒有法子，爬到雌馬身邊去，吃奶，過了四五年，身子又長又大，很怕鞭打的苦頭，看見鞭子，害怕得逃去，主人騎的時候，一定用了馬鞍子，寬着繮繩，慢慢的走，還沒有什麼痛苦，祇有用人馬夫，不擺鞍子，便走，兩隻腳後，跟着痛得連心都扯了起來，因爲這樣，氣苦極了，三天不吃，便死了，去到陰世，閻王查了罰的日子，未滿，罵他有意躲避，剝下他的皮毛，罰他做狗，心裏很懊悔，不願去，一羣鬼亂打他，痛極了，逃往空地裏，自己想，不如尋死，發恨從山頂上跳下去，跌得爬不起，自己一看，身子已經變了狗，雌狗舐着保護他，纔知道自己的身子，又在人世上了，大了，看見人的尿污，也知道不乾淨，但聞着很香，祇有打定主意，不吃罷了，做狗好幾年，時常發狠要死，又怕罰他躲避，那主人又愛養着，不肯弄死他，便故意咬主人之腿，咬下肉來，主人生氣，用棍子打死他，閻王審問，情由恨他兇惡，幾百叫他做蛇，關他在黑屋子裏，黑得看不見天，氣悶得很，望牆壁爬上去，尋着洞兒出去，自己看着身

不能夠，害了人死又不好，要想一個完全死的法子，總是沒有。有一天睡在草堆裏，聽見車子走過，急忙出去，睡在路上，車子過來壓着，變做兩段。閻王奇怪，來得這樣快，便跪着自己，分說閻王因為他無罪被人壓死，可憐他許他期限滿了，再投人生，便是劉先生。先生生下來，便能說話，文章書史看過，便能背出來。辛酉年中了舉人，常常勸人家騎馬，一定要用厚的鞍子，腿夾着的苦痛，比鞭子打還利害。

### 四十千

新城的王兵部家裏有一個管帳的人，家裏有幾個錢，忽然做了一個夢，一人跑進來道：「你欠我四十千，現在應該還我了。」問他，他不回答，直到裏面去了。等到醒來，妻子生了男孩兒，知道是前世冤業，便拿四十千錢，捆着藏在一間屋子裏。凡是孩子的衣服、生藥、吃藥，都拿這些錢來用。過了三四歲，看看屋子裏的錢，祇有七、百文，卻巧奶媽抱着孩兒過來，在旁邊玩笑，便對着他道：「四十千快要完了。」話說完，那孩子繃着眉頭，臉色都變了，頭顱倒垂，眼睛張着，再拍拍他氣已斷了，便拿剩下的錢買棺材埋葬他。這個可以做欠人家錢的報應。從前有一個年老了沒有兒子的，人去問有學問的和尙，和尙道：「你既沒有欠人家的，人家也沒有欠你的，那裏有兒子呢？」因為生好兒子是他來報答我的原故，生不好兒子是他來向我討債的，生兒子的不用歡喜，死兒子的不必悲傷。

### 陝西某公

陝西的某先生，辛丑年的進士，能記得前世之事。時常說前世是讀書人，三四十歲上死了，死後去見閻王審事。見殿上火爐鍋子和世上傳說的一樣，廳的東邊擺上幾個架子，上頭掛着羊狗牛馬的皮，判官看簿子，叫名字，有的罰他做馬，有的罰他做豬，都脫光了衣服，在架上拿皮蓋着。一回兒輪到了先生，聽見閻王道：「這一個應該變羊。」鬼就拿了一張羊皮來，硬披在先生身上。差人道：「他曾經救過一人的命，閻王再查簿子，看着道：『免了罷。』惡事雖然多，這件好處可以抵過。」鬼又剝他的毛皮，皮已經黏着身體，不能剝下來。兩個鬼捉着臂膀，按着胸口，用力拔下來，痛苦得什麼似的。皮一片一片，又破又斷，拔不乾淨，已經剝好了，近肩膀的地

方還有手掌一般大的一塊未曾剝去。先生生下來時，背心上有羊毛一撮，生着，剪去了，又長出來了。

## 段氏

段瑞環是大名地方的富翁，到四十歲還沒有兒子。妻連氏又很妬忌，又不敢娶小星，偷偷的和丫頭要好。連氏知道了，打罵丫頭，賣到他河間姓樂的家裏。姓段的一天天老起來，他的許多姪兒早晚來借錢，一句話不合生氣的樣子，馬上做出來。姓段的想不能常借給他們，要想承繼一個姪兒，那些姪兒都不答應。連氏雖兒也無法可想，纔懊悔恨道：「老頭兒年紀六十多歲，怎麼知道他不能生男孩子呢？便買了兩個小妾，隨丈夫和他們去睡，不去管他。過了一年多，兩個小妾都有了喜，合家歡喜，從此家裏的氣慢慢寬了。凡有姪兒來借錢，便很兇回報他，不到幾時，一個小妾生女，一個小妾生男孩，不料生下來便死。夫妻兩人沒有希望，祇有望着將來罷了。再過一年多，姓段的中風不能起牀，許多姪兒越法沒規矩，牛馬傢伙搶了各自拿去。連氏罵他們，便反臉來對罵，沒法可想，早晚啼哭。姓段的生病，越法利害，後來死了許多姪兒，立在棺材邊商量分家產。連氏悲傷不能禁止他們，祇留好房子一所，養活老小姪兒輩，還不肯連氏道：「你們一寸地方都不留，要叫老太婆和手抱的小孩子餓死嗎？」一天商量不定，祇有恨着哭着自己打自己。忽然有個客人進來，哭弔，一直跑到靈前，哭得很悲傷，哭完了，便到孝子的草蓆上，大家不知他是誰，問他，客人道：「死的便是我父親。」大家越法詫異，客人就慢慢的自己說出來，從前丫頭嫁給樂家，過了五六個月，便生了下來，取名叫懷，姓樂的撫養他，和親生兒一樣。十八歲中秀才，後來姓樂的死了，許多哥哥分家，不理他，不當他姓樂的兒子。阿懷問母親什麼原故，答道：「既然是兩家姓，各人有各人的祖宗，何必在此分人家的一百畝田呢？」便雇了車到段家，那姓段的已死，說得明明白白，實在有憑據。連氏正在生氣，苦苦聽了，很歡喜，一直出去道：「我現在有了兒子，大家借去的牛馬傢伙，可以好好的送還，不送來，要去吃官司。」許多姪兒都你看我，我看你，臉上變色，難為情，避了開去。阿懷領了妻子來，一同守孝。姓段的氣不過，大家要想法趕出阿懷，阿懷知道了，道：「姓樂的不認我姓樂，姓段的又不認我姓段，我到底回到那裏去呢？生氣要去告官，許多親眷替他們解勸，大家的壞心也平了，下去。那連氏因為牛馬被人搶去，不肯甘休，阿懷勸他隨他們去。連氏道：「我不是為

了牛馬的原故，零碎的氣積滿在心裏，你父親是氣死的，我所以忍氣吞聲，因為沒有兒子，現在有了兒子，還怕什麼？從前的事，你不知道，讓我自己去和他們理論。阿懷苦苦相勸，他不肯聽，寫好了狀紙到縣裏去告。狀縣官派公差捉拿姓段的來。一審問，大家辨論，連氏神氣正直，說話痛快，悲傷縣官被他說動了，將許多姓段的一齊查辦，追出搶去的東西，回到家中，他那姪兒，有的不和那些壞人做儔的，叫他們來，拿追回來的東西分給他們。連氏活到七十二歲臨死時，叫女兒和孫媳婦道：「你們記着，倘然三十歲不生孩子，便可當去了，敘環替丈夫娶小星，沒有兒子的情景，實在真是難受呢。」

濟南蔣稼妻子毛氏，不會生產，且有妬忌，丈夫娶小星，嫂子常常勸他，毛氏不聽，說情願絕嗣，不愿叫妖嬈的女人來給我受氣。年將四十歲，很為傳代的事耽心，要承繼哥哥的兒子，哥哥都答應，但是有意延宕着他。孩子常到阿叔家裏，夫妻兩人很親愛的哄着孩子，給他東西吃，向他道：「你肯到我家中來嗎？」孩子也答應。他哥哥偷偷的叮囑兒子道：「倘然再問你的時候，回答他，不肯，如果問你，為何不肯回答他，說：『你死了之後，不愁田產不是我的。』」一天，蔣稼出遠門去做生意，孩子到他家裏，毛氏又問他，孩子果然回答的說話，和父親教他的一般。毛氏很生氣，趕着孩子道：「哥哥嫂在家中，不是天天算計我的田產嗎？」他的念頭想錯了，急得不等丈夫回來，立刻教媒婆來替丈夫娶小妾，這時有賣丫頭的身價很貴，家裏的錢都拿出來，還不夠，事情快要不成功，哥哥恐怕他遲了，反悔，暗中拿錢交給媒婆，假說是老太太去轉借的。毛氏很歡喜，買了丫頭，蔣稼回家，毛氏將情形告訴他，蔣稼很生氣，便和他哥哥斷絕往來。一年多，小妾生了孩子，夫妻兩人都歡喜。毛氏道：「做媒的老太婆，不知向誰人借的錢，一年多了，我們也攔着不問，這點好心，不可忘他，豈有兒子已生，還沒有還娘的身價的呢？」蔣稼便拿了錢去尋老太太，老太太笑道：「應當去謝大官人，不用來謝我的，我窮得一點也沒有，那一個肯借錢給我呢？」便將實情告訴他，蔣稼纔醒悟回去對妻子說了，大家感激得流淚，便備了酒菜，請他的哥哥來，夫妻都跪着，拿出錢來，還哥哥，哥哥不收，樂了一天，纔去過了不多幾年，蔣稼竟生了三個兒子。

## 男妾

有個紳士在揚州買小老婆，連看了幾家都不中意，祇有個老太婆寄住這裏賣女兒，年纔十四五歲，身段很是苗條，又學會許多本事，很歡喜用大價錢買他回家，到夜裏睡進被窩中，皮肉光滑和脂油一般，很是愛他去摸他的下身，竟是個男子，奇怪極了，纔尋根底的問他，是買了美貌的男孩，用心裝扮他來騙人的，到明日天亮，叫家裏人跑到老太婆家中，他已逃得不知去向，心裏懊悔，左右想不定，恰巧浙江的同年來，便告訴他，那人便要叫出去看，一見很是歡喜，拿原價把他賣去。

### 汪可受

湖北黃梅縣有人叫汪可受，能夠記得三世的事，第一世做秀才，在廟裏讀書，和尚有雌馬生小驢子，歡喜奪了來，死了後，閻王查簿子，恨他貪心兇惡，罰他變驢子去補報寺裏和尚愛他，要死沒有機會，有點大了，常想跳下山去，又怕負了養他的恩點，便安了心，幾年工夫，孽債滿了，自己死去，投生在種田人家，落地便能說話，父母因為不吉利，殺死他，便投生到汪秀才家，秀才將近五十歲，生了兒子，很喜歡汪可受，生下來心裏明白，但是前世因為早說話，纔死的，便不敢說話，到三四歲人家都當他啞子，有一天父親正在做文章，齊巧有朋友來看他，擱下筆出去，應酬汪可受進來，看見父親做的文章，不覺手癢起來，代他做好了，父親回來看見了，便問何人來過，家裏人說沒有，父親很疑心，到第二天好好的寫了個題目，擱在茶几上，便出去，停一回，便回來，蹣手蹣脚的進來，看見兒子伏在桌上，稿子已寫了幾行，忽然看見父親來了，不覺的發出聲音來，跪着求他不要責罰，父親歡喜，拉着手和他道：「我家祇有你一個兒子，既能做文章，一家的運氣，為何自己瞞着呢？」從此越法教他讀書，年輕之時中了進士，後來做官做到大同的巡撫。

### 王十

高苑人王十，運鹽到博典去，夜裏被兩人捉住，疑心是巡查私鹽的偵探，丟下鹽要逃走，但是兩隻腳跨不上，前便被他們縛住，苦苦的哀求，兩人道：「我不是鹽商裏面的人，是鬼差王十，害怕祇求他到家裏和妻子分別，鬼不肯道這一過去，也不是一定死的，不過暫且當差罷了。」王十問他何事，他說陰司裏新闔王到任，看見奈

河污塞十八層地獄的茅坑都滿了，所以捉三種人叫他淘河。小賊骨頭和私鑄銀錢的和販賣私鹽的，又有一種人叫他洗茅坑的，便是開妓院的。王十跟着進了城門，到一座衙門裏，見閻王在上面正查人名簿子。鬼上前去道：「捉着一個私販。」王十上去，閻王見了他，生氣道：「販私鹽的上逃國家關稅，下面苦害百姓生計之方，那兇惡官吏和奸刁的醮商，指爲私販者，都是天下的好百姓窮人積了一些本錢，以力求一升半斗的利息，怎麼叫他私呢？」罵着兩個鬼，叫他買鹽四斗，和王十所背的醮一起送到他家裏，留下王十給他鐵叉兒，和椎兒，叫跟着許多鬼去監督河裏的工人。鬼領王十去了，走到奈河邊，看河裏的工人密密層層，和蟻一般，又看見河水渾得發紅，走近去，臭得了不得。淘河的都赤着身體，拿了畚箕鐵鍬出來進去的，骨頭爛的屍首一籃一籃的提出來，水深的地方，浸着頭頂去淘懶惰的人，便拿椎子打他的背脊，和大腿同監的人，用香錦丸和胡椒般大叫，他含在嘴裏，便走近岸邊，看見高苑店裏的東家，也在裏邊。王十獨有待他，最兇到河裏去打他的背脊，上岸來打他的腮，主人害怕，常常把身子藏在水裏。王十便罷了，過了三天三夜，河工大半死去，淘河之事也完了。前次的兩個鬼仍舊送他回家，忽然醒過來，先是王十沒有背鹽回來，天亮了，妻子開門，有兩代醮擱在天井裏，祇有王十好久不來，叫人到處去尋，看見死在路上，背他回來，微微的有一口氣，很奇怪，不知是何故。等到醒了，纔說出來。店主人也是前天死去，到這時候纔醒。椎子打的地方，都變了大瘡，渾身破爛，臭得不能近人。王十有心去看他，看見王十還把頭藏在被窩裏，和在奈河時一樣，一年工夫，病纔好，不再做醮商了。

### 屑詐

有個御史家裏的用人，偶然站在街上，有個人服飾很華麗，走來和他談天，漸漸的問到主人姓名，又問起官級，家人都告訴他，那人自己說姓王，富貴人家的用人，說話慢慢的投機起來，便說做官一路的刁惡，做大官的都要攀附皇親國戚的門下，你的主人倚靠的是誰家，笑着道沒有姓王的道：「這個叫做可惜小錢，忘了大禍水的人。」用人道：「不知託誰好？」姓王的道：「當今的公主待人很有禮，又能保護別人，有個侍郎，也是我介紹進去的，倘然不惜一千兩的見儀，引他去見公主，也不是什麼難事。」用人歡喜問他住在那裏，便

指着他的大門。天天住在同巷不知嗎。用人回去告訴御史。御史歡喜便擺了好酒席。叫用人去請姓王的。姓王的很歡喜。來了在酒席說起公主的性情和天天所做的零碎事情。很仔細。還說不是鄰舍的交情。便賞我一兩金子。也不肯和人家牛馬似的去跑。御史也很感激他。臨走之時。約好叫御史備好禮物。他得機會替他說話。早晚總有話來回覆你。過了幾天。纔來騎着好馬。很華麗。和御史道。快快的收拾了。走公主事情很多。的去見他的脚。跟天天接連着不停。從早起到晚。常常沒有一點的空。現在得着一點空工夫。快要去耽擱了。恐怕見他沒有時候。御史拿出很多的錢。很厚的禮。跟着他去。彎彎曲曲十幾里。纔到公主的住宅。下馬伺候。姓王的先拿了見儀進去。好半天出來。傳說公主召御史。便有好幾個人。連接着傳喊。御史彎着腰進去。看堂上坐了一個美人。好似神仙一般。服飾發出光彩。侍候的丫鬟都穿了綉緞的衣裳。一排一排的站着。御史拜見。盡他的禮節。傳旨賜他坐在廊下。金的盃子送上。茶來。公主略爲說了幾句。御史恭恭敬敬的退下來。從裏面傳喚。賜出緞靴貂帽。等到回家。很感激。姓王的拿着名片去拜謝。那大門關着。無人疑心。他侍候公主沒有回來。三天工夫去了三趟。終久沒有見他。叫人到公主府裏去問。看見大門鎖得緊緊的。問他的鄰舍。大家都說此地沒有公主。從前有幾個人租這房子住。現在去了三天了。用人去回話。主僕懊悔極了。

又

副將軍某人拿錢進京去。想要做官。苦無門路。有一天。有一個被狐皮騎馬的人來拜望他。自己說阿舅是皇帝親信的用人。茶喝過了。便囑託他道。現在有一處將軍缺空着。倘然不吝惜錢。我去託阿舅。在皇帝跟前提起你。這個差使便可得了。有大勢力的。也不能奪你的將軍疑心。忽然自己來說。恐怕假造。那人道。「這個不用疑惑。我不過要在阿舅那裏抽點小利。益你這邊一絲一縷。也不要你的說定了多少數目。寫在紙上當憑。據等到召見過以後。再求實缺。沒有效驗。那你的銀子還在。能從你的懷裏來搶你的麼。」將軍歡喜答應他。第二天。又來領將軍去。見他的阿舅。說是姓田。威武得和大官的家裏一般。將軍拜着見他。十分尊嚴。不很答禮。那人拿紙契和將軍道。方纔和阿舅商量。這件事不用一萬兩不能辦。請你簽名在後面。將軍聽他的話。姓田的道。「人心猜不透。事情到後來。恐怕要反悔。」那人道。「阿哥想頭太多了。既然能夠給他。怎麼不能奪

他呢。况且朝裏有大官，願意結交攀不到的將軍，以後望頭正大，大約不至於沒良心到此地步。」將軍也發了咒，纔回去。那人送他道：「三天後便來回話。」過了兩天，正在傍晚，幾個人喘着氣跑進來道：「皇上坐着等你了。」將軍很驚惶，忙上朝去見皇帝。坐在殿上，近侍禁兵和樹林一般站着。將軍跪拜完了，皇上道：「賜他坐，問話間得很親熱，回頭去對近侍道：『聽說這人武藝很高，現在看見他，真是個將軍的才幹。』」便道：「有一個要緊的地方，現在交給你，不要忘了我的好意，將來能有封侯之日。」將軍謝恩出來，便有前日穿狐皮騎馬的人，跟到他客店裏去，照筆據上的款子付了他拿去。從此安心睡着，等接任。天天在親眷面前誇榮耀，過了幾天，去探聽消息，誰知從前的缺分已有了人，很生氣，氣吼吼的跑到兵部堂去爭論道：「我是得皇帝的賜命，怎麼可以給了別人？」司馬官奇怪他，等他說出以前之事，半像夢裏，司馬官生氣，捉他下到延尉那裏，纔供出引見人的名姓。滿朝裏並無此人，又化了一萬銀子，纔革職放他回去。奇怪極了。武官雖笨，豈有朝堂也可以假做的嗎？疑心他裏面有遮掩之法，人家說的大強盜不必拿槍劍的話了。

又

李先生，嘉祥人，精于彈琴，偶然走到城東空地裏，看見做工的人，握着古琴，便買了來，抹着，有好看的光彩，裝上絃線，彈起來，清脆響亮，不同平常的琴，歡喜極了，似得了貴重的美玉一般。藏在繡花的袋裏，擱在深密的房裏，雖頂近的親眷，也不給他看。本地知府姓程的，新上任，拿了名片來拜望，姓李的，姓李的向來少結交朋友，但因爲他先來去回拜他，過了幾天，又請他去，喝酒，苦話的邀他，纔去。姓程的性情風雅，沒有俗氣，說話清高，李先生很歡喜他，隔日寫帖子回請他，說話更投機。從此以後，早上開花兒，晚上有月亮，沒有一時不在一起的一年多，偶然在程知府的衙門裏，看見繡花袋兒包着琴，擱在茶几上。李先生便拿出來，看着玩。姓程的問道：「你也會弄這個嗎？」李先生道：「不很精，但是一向愛他。」姓程的詫異道：「知己朋友不是一天兩天有此本領，爲何不彈給我聽一回？」撥開爐灰，添上沉香，請他彈一折小曲。李先生恭恭敬敬的應着，姓程的道：「真好手段，我也願意獻獻我的壞本領，做先生的不要笑徒弟的呢。」便彈一折烈子御風的曲兒。他的聲音叮叮咚咚，有避開世界脫離凡塵的意思。李先生更加佩服，情願拜他爲師。從此兩人因爲彈琴的交



情分更深了。一年多，統統傳授了他的本領。但是姓程的，每逢到李家，李先生也用平常的琴給他使用，不說出自己藏着好琴。一日傍晚，有點酒醉，知府道：「我新譜了一折曲子，你愛聽不愛聽？替他彈了一折湘妃曲。聲音細得和怨和輕輕的哭聲一般。」李先生不停的稱讚，知府道：「可惜無好琴，倘然得好琴，聲音調兒還要好。」聽李先生很歡喜的樣子，道：「我藏着一張琴，和別的東西兩樣，現在遇到知己，怎麼敢始終藏着？便開了箱子，將袋子除去，姓程的用袍袖抹去灰塵，靠着茶几，再彈高低合拍，好聽得和神仙的音調一般。」李先生聽着，不停的拍着桌子，知府道：「一點不好的本領，糟塌了好琴，若得妻子一彈，該有一兩聲好聽的。」李先生很詫異的道：「你的家裏也精這個嗎？」知府笑道：「方纔這折曲子，便是夫人教我的。」李先生道：「可惜她在閨房裏，我便不能聽見。」知府道：「我們和弟兄一般，原不該形式上拘束，明天請你帶了琴去，我叫她隔了簾子彈給你聽。」李先生歡喜，第二天抱着琴去，姓程的預備酒菜，歡歡喜喜的喝酒，停了一回，捧琴進去，隨即出來坐下一回兒，看見簾子裏面隱隱約約有美人一回，流出香氣，又等了一刻，絃子的聲音細細的響起來，聽了不知什麼曲子，祇覺動心軟骨，弄得人之魂靈兒搖搖不定的飛起來，一曲完了，便到簾子縫兒裏去，張望，竟是廿幾歲的一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標緻人，姓程的用大盃子勸他喝酒，裏面又改了調頭，彈閒情的曲，李先生的人和心被她迷惑住了一盃一盃的喝得很醉，立起來辭別主人，問他討琴，知府道：「喝醉了，恐怕人跌，請你明天再來，我叫夫人都拿出本事來。」李先生便回去，第二天去看他那公堂房屋，靜悄悄的，祇有一個老差人看門，向他道：「五更帶了家眷去了，不知去作什麼，說道來去大約三天。」到了日子，再去着他，天已晚了，並沒有信，差人都疑心起來，去告訴縣官，打開門來看他的屋子，屋子精空，祇有桌子和床，剩在那裏，告到府台衙門裏，都猜不出他的意思，李先生不見了，琴睡不着，吃不下，不怕遠幾千里路，尋到他家裏，姓程的本來長在湖北的三年之前，因為報效銀錢給他，嘉祥的缺，現在拿了他的名姓，問他住的地方，湖北地方並無此人，有人說道：「姓程的會彈琴，又傳說他有點鐵成金之法，三年前忽然去得，不見疑心，便是這人，又細細的追究年紀，相貌比起來一點不錯，纔知道道士的拐官都爲了琴，知己了一年多，並不說起音樂慢慢的拿出琴，慢慢的獻出本事來，又慢慢的拿美人來迷惑他，緩緩款款的三年，得了琴，便去了，道士的好癖，比李先生更利害，天底下騙人的法子許多，像道士這樣的，還算騙子當中風雅的人呢。」

人妖

馬秀才萬寶是東昌人性情豪爽不守細規矩妻子田氏也是豪爽風流夫妻很要好有個姑娘來寄住在隣舍人家寡老太婆家裏說被公婆磨折暫時出來躲避她做的針線很靈巧便替老太婆做事老太婆喜歡得留住她過幾天她自己說能在夜裏推挪醫女人癆病老太婆常到馬家去稱讚她的本領田氏也不在意姓馬的一天在牆角裏張見姑娘年大約十八九歲很風流心中暗暗的看她她私下和妻子商量教她妝病請她來老太婆先來到床邊去拍着問她問完了說道「承娘子叫她便領她來但是他怕見男人請你不要叫官人進來」妻子道「家裏沒有多屋子她常常跑來跑去這可怎麼好呢」後來又想着道「晚上西村舅家裏請他去喝酒便叫他不用回來也容易的」老太婆應着去了妻子和丈夫行暗裏掉換的法子笑着做起來天晚了老太婆領姑娘來道「官人晚上可回來嗎」田氏道「不回來了一姑娘喜道「這樣纔好」談了幾句老太婆回去田氏便點燈鋪牀讓姑娘先上床已經脫衣服吹蠟燭忽然道幾乎忘却了廚房沒有關防狗去偷着吃便下牀開門喚進丈夫丈夫窺窺窺的摸進去上牀和姑娘同一個枕頭睡姑娘顛聲道「我替娘子醫毛病呢」說時夾着很親熱話馬秀才一聲不響姑娘便去摸馬秀才的肚皮慢慢摸到肚臍下面停着手不摸忽然伸手摸他下身碰着手臂硬挺挺的姑娘驚慌的樣子好像錯惹了蛇蝎一般急急的爬起來要逃走秀才勒住她用手摸他腿邊又累累乖乖的捻滿了一手也是一件大東西很詫異叫點火秀才妻子以爲事體鬧翻了忙點了燈進來解勸看見姑娘跪在地下叫救命又害羞又害怕跑出去秀才問他說是谷城的王二喜因爲哥哥天喜是桑沖之徒便是轉傳他的法子又問他壞了多少女人他道我出來行法子行不入祇有十六個女人秀才想他的行爲雖然可殺因爲可憐他的美貌將他反綁替他將陽物割去血流得暈過去一頓飯工夫醒來給他睡在床上蓋好被頭再叮囑他道「我用藥醫你創口平了跟我一世好不好要是不肯事體敗露出來你的罪不能赦的」王二喜答應他明天老太婆來秀才騙他道他是我的表姪女王二姐因爲生不能和男人交合的病被夫家趕出來夜裏和我們說出原由纔知道忽然有一點毛病要買藥給他醫還要和他家裏說留着他和妻子做伴兒老太婆走進來看他見他臉上顏色變

得和灰塵一般。走近牀前去問他。回答道：「下身忽然腫起來，恐怕是個惡瘡。老太婆相信了回去。秀才給他湯，囑替他敷藥。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夜裏常領他一同親熱睡覺。早上起來，便替田氏提水補衣服，掃地抹桌，煮飯和丫頭小老婆一般。過了幾時，桑沖教裏的人被殺同伴的七個人都殺頭，祇有二喜逃脫了。寫了榜文各處嚴拿村坊裏的人，暗中都疑心他叫擺村坊裏的老太婆，隔着衣服摸他的私處。大家的疑心纔沒有，了王二喜從此感激秀才，便跟着姓馬的終身後來死了，便葬在府城裏西面姓馬的墳傍邊。現在鬢髻還在。」

###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大族人家的人，性喜淫蕩。丫頭老媽子有點繚繚的，無不和他私通的。常常拿了幾千兩銀子，去看天下有名的婊子，所有熱鬧地方無一處不到。過有不好的宿過一二夜，便去喜歡了，便留下數月。有個叔父在外做官，名氣很好，辭官回來，聽見他的行為，很生氣，請了好的先生，造了房子，叫他和他子姪輩鎖門讀書。韋公子夜夜和先生同睡，他爬過牆頭回去，天有一點亮，便回來。常常是這樣的一天，夜裏失脚跌斷了大腿。先生纔知道告訴他的叔父。叔父生氣，不去醫治，他還打了他一頓，使他不能回去。後來再用藥醫他，一個多月慢慢好了。叔父和他立約，能夠讀書，比兄弟加倍。文章做得好，出去不來管你，偷着逃走，和從前一般打你。但是公子很聰明，讀書時常讀過規定的功課，這樣的幾年中，鄉場要自己解約。他叔父還管束他，進京去，叫老用人跟着給他日記簿子，叫記公子的說話等事。所以幾年沒有錯處。後來又舉進士。叔父管束得寬了一點，那公子要想做什麼事，體祇恐怕叔父聽見，到妓院去，常常假說姓魏。有一天，走過西安地方，看見做戲的羅惠卿，年才十六七歲，清秀美麗，和女孩兒似的，喜歡他，夜裏留他住着要好，送給他的東西很多，很好聽。說他新娶老婆，更風流繚繚，更碰着生平的喜歡。暗中把心事告訴惠卿。惠卿沒有為難的樣子，到夜裏領了妻子來，果然年輕很美麗，便三八共一只牀，留了幾天，親愛得了不得。商量着要帶他回去，問他家裏有幾個入，回答道：「母親早已死了，祇有父親活着，我原不是姓羅。母親年輕的時候，在咸陽姓韋的家裏，賣他到羅家。四個月，便生我，倘然跟了公子去，也可以打聽信息。」公子驚慌着問他母親姓什麼，回答說姓呂，很吃驚。嚇出一身汗來，因為他的母親便是公子家裏的丫頭。公子一句話不說，天亮了，給他很多的錢，勸他改行業。

假說到別處去約好回來的時候來叫他便分別去了。後來做蘇州一個地方的縣官，有一個彈唱的妓女沈韋娘，風雅美麗，無入比得上的。心裏愛她暗暗的留她和他親熱，笑道：「你的小名是取春風一曲，杜韋娘的意思嗎？」回答道：「不是的，我的母親十七歲之時，是有名氣的妓女，有個咸陽地方的公子和大人同姓的，住了三月訂好約來娶他的公子去了八個月，生我，便取名字叫韋實，在我的姓，公子臨走的時候送黃金鴛鴦，現在還在，一去竟沒有信息，我母親因為這樣氣憤死的，我三歲養在沈老太婆身邊，所以跟了他的姓，公子聽了這話又羞又恨，沒有地方去靜想了半天，忽然想了一條計策，忽然挑亮了燈，叫韋娘喝酒，酒裏暗下毒藥，倒在盃裏，韋娘纔喝下去，便哭鬧叫喊起來，大家來看他已死了，叫那鴛鴦兒來交給他尸首，給他很多的錢，但是韋娘的要好客人都是有勢的人家聽見了，不知道何故都不服，大家暗裏送錢給老鴛鴦，哄他，他告到上司官那裏，公子害怕，倒空錢袋去買贖，到底因為性子暴躁，革官回家，時年紀二十八歲，很懊悔從前的行為，妻子和小老婆五六個人都無子，要承繼叔父的孫子，叔父因他家裏沒有規矩，恐怕壞樣傳到兒子，雖答應承繼，祇等他死後纔給他，公子生氣，要親自去叫他來，叔父知道了，歎氣道：「這人恐怕就要死了。」他叫第二個兒子的孩子送到他家裏，教他服侍他，一個多月便死了。

###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的西山人，母親兩眼瞎了，小雷很孝順，家裏雖窮，却沒有一天不拿美食給他母親吃，有一天要到別處去買好了肉，交代妻子叫他做餛飩，妻子很兇，很忤逆，切肉時夾蜚娘在裏面，母親吃時覺得很臭，惡心得吃不下去，藏着等兒子回來，他兒子回來問母親餛飩好吃嗎？母親搖搖頭，拿出來給他看，分開來看，看見有蜚娘，很生氣，進房去要打妻子，又怕母親聽見，上牀去想心思，妻子和他說話也不回答，妻子自己膽小，在牀前遲遲挨挨，好半天，鼻子裏透着氣，姓杜的大聲道：「不睡覺等我來打你嗎？」也一點沒有聲音，起來用火照看，妻子已不知去向，祇看見一隻豬仔細看看兩隻腳，還是人，纔知是妻子所變的，縣官聽見用繩子牽了去，叫他去游四門，可以戒戒後來的人，談談他親眼看見的。

# 臙脂

東昌姓下的是做牛醫的。有一女兒名叫臙脂。人既聰明。相貌又嫵緻。父親很歡喜她。要給她配好人家。但是大戶人家嫌他窮苦。不願和他結親。因為這個。到了十六歲。還未許人家。對面人家姓龔的。妻子王氏。很活潑。喜歡說笑話。是姑娘閨房裏談天的好友。有一天送她出門去看。見一個年輕的人。走過白的衣服和帽子。神氣很華麗。姑娘的意思好像動了。眼珠跟着那人身上轉。年輕的人低着頭急急走過去。遠了。姑娘還呆呆的望着。王氏看出她的心事。笑着道：「有姑娘的才貌。能配得那人。真正沒得說了。」姑娘臉上起了紅暈。呆呆的一聲不響。王氏問他認得這人嗎。回說不認得。王氏道：「南巷裏的鄂秀才。名字叫秋。是舉人之子。我和他同巷。所以認識他。世上的男人。再沒有他。和氣的。現在穿素因為妻子的孝。未滿姑娘。倘有心。便去傳句話。教他找媒人來。姑娘不答。王氏笑着去了。過了幾日。沒有信息。心裏想王氏沒有工夫到那面去。又疑心官家子孫不配小人家。悶悶不樂。想來想去。很不耐煩。慢慢的不要吃茶飯。就生病了。王氏正來看望他。苦問害病的原因。他回說。自己也不知。祇從那日分別以後。便覺得恍恍惚惚的。不自在。挨着命。吊着一口氣。早晚要死了。王氏低低的道：「我家丈夫做生意。沒有回來。還沒有有人去傳話給鄂官人。你身體不自在。是不是爲這呢。」姑娘紅着臉。好半天。王氏取笑她道：「果然爲了這個病。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避忌。先叫他夜裏來和你見一面。他豈有不肯的理。」姑娘歎氣道：「事體到這個地步。已不能收回說話。祇要他不嫌我窮賤。立刻叫媒人來說。病便好了。倘若偷偷的。和人約會。斷乎不肯。」王氏答應他。便去了。王氏年輕之時。和鄰舍人家的秀才。宿介私通。等到已嫁。宿介打聽他丈夫出去。常常來。仍舊要好。這天夜裏。宿介又來了。便說起姑娘的說話。當玩叫他轉言。給鄂秀才宿介向來聽得。姑娘繚繚聽了。這話暗暗歡喜。歡喜的可以趁機會。正要和王氏商量。又恐怕他妬忌。便裝作無心的樣兒。問起姑娘家裏的閨房。很仔細。第二夜裏。爬牆頭過去。一直到姑娘的屋裏。用指頭敲窗。姑娘裏面問那個。回說。是鄂秀才。姑娘道：「我的想。你爲百年不是。爲一夜官人。果然愛我。祇應該急急打發媒人。若說私下要好。不敢聽你的吩咐。」宿介暫時答應他。苦苦求他。捻一捻他的手臂。做憑據。姑娘不忍再回絕他。死掙着開窗子。宿介忙進去。緊抱着。要和她親熱。姑娘沒氣力支撐。倒

在地上，氣喘得接不上來。宿介忙扶她，姑娘道：「那裏來的壞人，一定不是鄂官人，果然是鄂官人，他這人很和平，知道我生病的原因，該要可憐我，怎麼便粗暴得這樣？要是再這樣，我便要叫喊，名氣壞了，兩人都無好處。宿介恐怕假裝的樣子被他看破，不敢再勉強，祇求他後來相見，姑娘說：『要等親迎過了的日子。』宿介又嫌太遠，再央告他，姑娘厭他糾纏不清，約他等病好了，宿介問他要東西，憑據姑娘不肯，宿介捉住他的腳，脫下繡花鞋子，拿去了。姑娘叫他回來道：『身子已許給你，還有何愛惜？祇恐怕事不成功，鬧出笑話。』被人家傳說不乾淨的話，現這私下東西已到了你的手裏，料想不能反悔，你倘然沒良心，祇有一個死字。』宿介等到出來，又到王氏那裏去睡，等到睡下，心裏不忘記那隻鞋子，暗中摸衣裳，袖子竟是有急急的起來，點燈，抖着衣服再尋，問他不說話，疑心王氏藏着，王氏笑起來，疑心他，宿介瞞不住，把實在情形告訴她，話說完，到門外到處照過，竟不見，很高興的去睡，暗喜夜深無人，失落總在路上，早起去尋，也不看見，從前巷裏有個叫毛大的，游蕩得沒有家裏，常常要調戲王氏，調戲不着，知道他和宿介要好，想去捉了，姦再逼她，這一天夜裏走過她的門口，推着沒有鎖，躡腳進去，將到窗外，踏着一件東西，很軟像棉花，拾起來一看，是手巾包着女鞋子，躲着聽他們聽見，宿介自己說的話，很仔細，歡喜極了，立起身來，便出去過了幾夜，跳過牆頭到姑娘家裏，門戶不仔細，錯走到老頭兒房裏，老頭兒看見窗外有男人，看他的說話樣子，知道他爲了姑娘來的心，裏氣極了，拿着刀一直追出來，毛大害怕，回頭便走，正要攀牆頭跳下去，追着了身子很近，急得無處逃回，回轉身來，奪刀，老太婆起來大喊，毛大走不脫，便殺死他，姑娘病有點好了，聽得熱鬧，纔爬起來，大家照着看，老頭兒腦殼破了，不能再說話，不一回，斷氣死在牆下，看見一隻繡鞋，老太婆一看，胭脂的東西，逼問女兒，女兒哭着實實在在告訴他，祇是不忍連累王氏，說鄂秀才自己來的，天亮送到縣衙門裏，縣吏捉鄂秀才，鄂秀才做人老實，不會說話，年紀十九歲，見了人，羞答答的和小孩一般，被人捉去，害怕極了，上公堂不知道辨論，祇有發抖，縣官更信這情形是真的，用了手梏腳繚的刑罰，讀書人受不起痛苦，因爲這樣，便冤枉招承，等解上府，敲着打着，和在縣裏一般，秀才冤氣塞滿了一肚，常要和姑娘當面責問，等到見面，姑娘便怨他罵他，便攔着舌頭，不好說話，因此便定了死罪，來來去去的再審，審了幾個官，沒有別樣的話，後來交代濟南府，再審此案，這時吳先生兩倍做濟南府官，一見鄂秀才，疑心不像殺人的，暗中叫人慢慢的查問他，教他都把情由說出來，先

生因此便知道鄂秀才冤枉。法子想了好幾天。纔審他先問臙脂訂約以後有人知道麼。回說沒有。遇見鄂秀才的時候。遇着別人麼。也回說沒有。便喚秀才上來。說好話安慰他。秀才自己說：「從前走過他的門口。祇見老鄰舍的女人王氏。和一個年輕姑娘出來。我便急忙走避。後來並無一句說話。」吳先生罵着姑娘道：「方纔說沒有別人。爲何有隣舍女人呢。」要上刑罰。姑娘害怕了道：「雖然有王氏和她沒有干涉。先生停審。叫人捉王氏。幾天便到。又關着姑娘不許。和王氏見面。立刻上堂審問。便問王氏殺人的是誰。王氏回說不知道。先生假道。臙脂供出來。說殺姓下的情形。你都知道。怎麼可以瞞人。女人喊起來道：「冤枉麼。淫了頭。自己看相。男人我雖有做媒的話。不過和她玩。他自己引了姦夫到家裏去。我怎麼知道呢。」先生細細的問她。纔說他前前後後玩的說話。便叫姑娘上來。生着氣道：「你說他不知情。由現在怎麼說。出自己做媒呢。」姑娘流着淚道：「自己不好。弄得父親死得苦。結案子不知在何時。又連累別人。實在不忍心。」先生問王氏。既然說笑話以後有沒有告訴別人。王氏說沒有。先生生氣道：「夫妻在牀上。應該沒有話不說的。怎麼說沒有一王氏供說丈夫出門。長久沒有回來。先生道：「雖然這樣說。大凡取笑人的。都是笑別人笨。要顯出自己聰明。再不和一個人說。你哄誰。」吩咐來他的十指。女人無法。實在供說和宿介說過。先生便放了鄂秀才。捉了宿介。宿介來了。自己供說不知。先生道：「宿介妓女的一定沒有好讀書人。狠狠的夾起來。宿介自己供說騙姑娘。是真情。自從失落鞋子以後。不敢再去殺人的情。由實在不知。先生生氣道：「爬牆頭的什麼事體不幹。」又夾起來。宿介吃不起刑罰。便將這事自己招承。招狀成功。報到上司。沒有不稱讚吳先生的聰明。案子定得千真萬真的了。宿介便伸頸頸子。等到秋天殺頭了。但是宿介雖任性不規矩。本來是山東有名氣的讀書人。聽見學臺施先生學問才幹頂好。又愛惜讀書人的好處。便寫了一張狀紙。告他自己的冤枉。說話很悲傷。先生討了他的招供。翻來覆去。用心想着。拍着桌子道：「這個書生冤枉的便求。桌台移過。案子來再審問宿秀才。鞋子失落在那裏。供說忘記了。祇有敲女人門的時候。還在袖裏轉問王氏宿介之外。姦夫幾個。供說沒有。先生說道：「淫蕩的人豈有祇偷一人的。供說自己和宿介年紀小的時候。便要奸。所以不能使他。不來後來不是沒人來調戲。我實在不敢依他。便指出一個人的做引證。供說同巷的毛大常來調戲。常回絕他的先生道：「爲何忽然貞節到這樣。」吩咐拷打女人。磕頭。磕得出血。苦苦的分說。沒有便放她。又問丈夫很遠的出去。怎麼假託。

有事情到你家裏來的。說道有的某人某人都因為借錢送東西到我家裏來。過一兩回因為那幾人都是眷裏浪蕩子有心要我又不敢發作的。先生都寫上他們的名字一起捉來齊了先生到城皇廟叫他們都跪在桌子面前。便說前回做夢神仙告訴我殺人的不出你們四五個人裏面。現在對了菩薩不好說話。倘然肯自己出頭還好寬恕。說誑的查出不能寬放。大家齊聲說沒有殺人之事。先生三副夾棍擱在地下。要把他們都夾起來。剃去頭髮脫得精光。大家叫起冤來。先生吩咐放他和他們道：「既然不肯自己招承。祇好請鬼和菩薩支使他。叫人拿氈褥子都遮了大殿窗子。要一點無縫露出這些犯人的背膊。趕他進黑黑的地方。纔給他們臉水。一個一個教他們自己洗臉洗完了。吊在壁下。叮囑他對着牆壁不許動。殺人的有菩薩來替做背心上寫字的。停了一回。叫出來查看。指着毛大道：「這個真是殺人的賊。」因為先生先叫人拿灰塗在牆壁上。又用煙煤洗他的手。殺人的恐怕菩薩來寫字。便挨背心在牆壁上。便有灰的顏色。臨出來的時候。用手掩住背心。便有煙煤的顏色。先生本來是疑心毛大。到現在更相信。用起重刑。都說出真情來。他定罪的公文。道宿介自己去找尋性命交關的嫌疑。出了無賴好色之名。祇因他兩個年輕的男女。不知道避嫌疑。便拿野夫妻當做真夫妻。一般親熱起來。祇因一句說話。漏了出去。便叫他有了一個女人。又起了霸佔兩個女人的心思。學着古時的仲了。跳過牆去。便好似飛鳥一般。落下來。假冒着別人的名字。到女人房裏去。哄騙着他。把門開了。走進門去。驚動屋裏的人。做人要臉面。怎麼做出這種事來。偷女人尋姑娘。讀書人沒有品行。像什麼樣子。虧得他聽得那女人害病說了可憐的話。還肯愛惜女孩兒。見了這無氣力的姑娘。那種軟弱的樣子。不會做出強姦之事來。講到他放了那女孩兒。逃出來。他還有讀書人的樣子。後來在他腳底下脫去鞋子。硬要和他說定終身之事。豈不是壞人裏頂不好的樣子。待到他的事。便在這時生出來。冤枉的情形。以外還有冤枉的。子落下了。落在地上。便不見了。假冒別人。別人假冒他的事。便在這時生出來。冤枉的情形。以外還有冤枉的。情形。有何人相信。半天裏落下的禍水。從這地方起來。受非受刑。罰差一點。要送了性命。自己作的孽。滿了。斬下頭來。險些接不上去。他跳過牆去。攢進洞去。原不像一個讀書人。但是叫他代別人受罪。實在是不能消去他的怨氣。的是應該不去打他。抵算他從前已受過的刑罰。暫時革去他的功名。叫他做童生。開一路給他自己。用功向上的路。像毛大這種人生成刁滑無家之人。是在街上閒蕩的兇人。被別的女人推出來。他的淫心。



還不死。等那不規矩的秀才，走進屋子去之時，他做賊的聰明，忽然有了主意，偷偷的走進門去，心裏快活，可以學那秀才到從前去過的地方去。本來要去找女人的，卻聽得了別個女人之事，妄想去做那個風流事情，不想天奪了他的魄去，鬼捉了他的魂去，亂走亂闖，直走到人家屋裏，一直撞進去，錯尋了小姐的房間，便弄得女人偷不成功，這風流事鬧出禍水來，拿一把刀直刺過去，也不怕鬧出人命來，走頭沒路的強盜，不可去追他。他心裏急了，便要回過身來，起了咬人的心思，打着牆洞走到人家裏去，祇想冒着別人的名去偷女人，因為抵敵棍子要落下了繡鞋，便使那強盜逃走出去，風流事裏便跳出這個惡鬼來，溫柔之地，怎麼有這樣的妖怪呢？便殺了他的頭，叫傍人聽了，也快活。臙脂她的身體，還不會許給人年紀已到十四歲了，因為長得和月宮裏的仙人一般，縹緲自然該有個新郎和玉一般漂亮的本來是一個好人家的小姐，怎麼怕沒人娶去，養在家裏，如今他自己想到夫妻的事，便要想嫁男人，竟連做夢也記得此事，恨自己到了出嫁之時，便想得一個好男人，便害病連姑娘的魂靈也飛去了，祇因為有這一點事的關係，便叫許多壞人都尋上身來，搶着歡喜這個女人的臉，怕得不到臙脂，引得壞人都出來，所以名字喚做秋隼，小腳鞋子脫了去，不容易成功。這件好事，大禍臨頭，幾乎要害了這個好小姐，嵌紅點在骰子裏，想思的骨頭，竟變了禍根，可憐父親死在刀下，這個好男人正變了禍水，姑娘自己有意，留得一個乾淨身體，不會弄齷齪，在牢間裏再三爭辯，幸得這件好事還可以想法子，好得他有人走進門來，知道推出去，還是一個規矩的心思，依了他看，中這個男人的心事，也是風流場中的有趣事。一吩咐那知縣官去做他的媒人，案子定了以後，遠遠近近的人都拿這個批語讀着，自從吳老爺審問過以後，姑娘纔知道郭秀才，是冤枉的，走出衙門，兩人見了，便紅着粉腮，兒眼睛裏含着一包眼淚，好似有十分可憐他的，不好意思說出來，秀才感激他看中的情份，歡喜她想他，實在利害，但是又想他是小戶人家的人，况天天到公堂上去，被許多人手指着，看着，怕娶了他，被別人見笑，日夜轉念，心裏總想不出妥當之法，自己打定主意，待到官的批語下來，以後心裏纔定了，縣官替他去下聘，吹吹打打，送他去成了親事。

## 妾擊賊

益都西鄙地方有一家富貴人家，藏着許多錢財，有個小老婆，很柔順很美麗，但是大老婆屢拆她，敲打着不停手。小老婆服侍得很恭敬，丈夫可憐她，往往暗中說好話安慰他。小老婆倒無一句怨話。一天夜裏有幾十個強盜跳進來，房門牆頭幾乎撞破了，丈夫和妻子嚇得一時沒了魂靈，戰戰兢兢不知作什麼好。小老婆起來一點聲音沒有，暗中摸着一根挑水用的扁擔，就即拔去門門，跑出去。一羣強盜和亂蕪草一般，小老婆拿起扁擔來亂打一陣風，敲着鐵鈎，響得四五個跌倒在地，餘外的強盜都沒了威風，嚇得亂跑，急極了牆頭爬不上，跌倒和丟下來的嘴裏唧唧啞啞的喊着飛去了。魂靈沒命似的小老婆把扁擔丟在地下，看着他們笑道：「這種東西不值得下手來收拾你們，也學着想做強盜，我不來殺你，殺了你們也辱沒我，都放他們逃走。丈夫很吃驚，問她怎麼能有這樣的本領？」我父親從前當槍棍教師的，我都學得他的本領，恐怕有一百個敵得過。」大老婆更吃驚，懊悔從前不好好的待她，從此用好臉嘴看待小老婆。小老婆總沒有不恭敬的地方，有鄰舍女人問小老婆說：「道嫂，子打強盜和豬狗一般，爲何低着頭受打罵的苦呢？」小老婆說：「這是我命裏應該的，別的敢說什麼聽見的人更說他賢惠。」

### 捉狐射鬼

李先生名叫著明，睢甯的縣官。襟卓先生之子，做人豪爽，不知道害怕，是新城王季良先生的阿舅。先生家裏多樓房，常見奇怪東西。先生常常在六月裏寄住他家，歡喜樓上晚涼，有人告訴他有怪東西，先生笑着不聽。一定要叫人擺牀，主人依他，叫人陪李先生睡。先生說我喜歡一人睡，平生一向不信有鬼怪的主人，便命把安息香點在香爐裏，問他睡在什麼地方，纔吹了蠟燭，關着門去了。先生睡在枕上好半天，在月亮光裏見茶几上的茶杯，跌倒旋轉不落，也不停先生喝着，他鏗的一聲立刻停住了。好像有人拔了安息香，在半空裏越來越去，橫橫直直的越出花紋，先生起來喝道：「什麼鬼，敢這樣赤腳下牀，要去捉他。」用腳踢牀下，祇有一隻鞋子不高，與黑頭裏再尋，赤着腳打那越的地方，香立刻插在香爐裏，竟靜悄悄的一點沒響動。先生倒着身子，摸帽角裏忽然一樣東西，拋過來敲在巴掌上，覺得很像鞋子，撲下去尋他，又沒有了，便開了扶梯門，叫人點火，照看空空洞洞，沒有東西，便再睡覺。等到天亮，叫幾個入尋鞋子，翻起被褥，移開了牀，仍舊尋不到。

主人給先生換了鞋子，過了一天，偶然抬頭看見一隻鞋子夾着塞在椽子裏，挑撥他下來，便是先生的鞋子。先生本是益都人，寄住在臨淄的孫氏房裏，屋子很空闊，都閒空着，先生祇住了一半，南面院子接連高樓，只隔着一朵牆，常見高樓的房門自己開關，先生也不在意，偶然和家裏人在天井裏說話，樓門忽然開了，有一個小人面孔朝着北面坐着，身子不滿三尺，綠的袍子，白的襪，大家指點着看他，也不動。先生說道：「這是狐狸，急急的拿出弓箭來對着樓上要射，小人看見了，啞的叫出玩的聲音，便不見了。」先生提着刀跑上樓去，一邊罵一邊尋，竟沒有東西看見，便回出來，鬼怪便沒有了。先生住了幾年，平平安安沒有毛病，他的大哥友三先生是我的親家，他親眼看見的。

### 陽武侯

陽武侯薛祿，薛家島人。父親薛先生很窮，替鄉先生家裏養牛。鄉先生有荒田，先生趕牛到這地，常見蛇和兔子在草堆裏鬥着，很奇怪，便求主人前來做屋基，搭草蓬住着。數年後，老太太生孩子，碰着下雨，齊巧兩位指揮官奉命查海口，走過此地，到屋裏避雨，見屋頂上烏鴉喜鵲聚在一起，搶着用翼膀蓋漏的地方，奇怪極了。不一回，老先生出來，指揮官問方纔作什麼，把生孩子的事故訴了，又問他生出的是什麼，回答說是男孩子，指揮官更加詫異，說道：「這孩子一定很富貴，不然為何得着我們兩個指揮官看管門戶呢？」一邊感歎着去了。陽武侯大起來，齷齪臉拖着鼻涕，實在不聰明，島裏姓薛的從前上軍簿的，這年該老先生家裏出一人丁，去守遼陽，老先生的長子很憂愁，這陽武侯有十八歲了，人家看他癡頭癡腦，沒有給他說親的，忽然自己和哥哥道：「大哥囉囉，是否因為守遼陽無人麼？」說道是，他笑道：「若肯把丫頭給我為妻，我便去當這個差使。」哥哥歡喜，便把丫頭配他，陽武侯便帶了妻子到當差的地方，纔走了幾十里，忽然下了大雨，路上有撲出的山峯，夫妻兩人跑去躲在下面，停一回，雨停了，纔又走，走了沒有幾步，山石頭倒下來，住在此地的人，遠遠望見兩隻老虎跳出來，跟着他兩人，不見了。陽武侯從此勇敢得無比得上，神氣忽然變好了，後來因為打仗的功勞大，封他陽武侯世爵，子孫孫接下去到天崇年間，接下去的一個姓薛的死了，無子，祇有遺腹，便暫用旁邊子姪替代，凡有好人家的人送進去的，有身孕的便奏上去，官叫老太婆來陪伴着守她，等到生

下來纔回去。一年多，夫人生女兒，生了之後，肚子裏還活動，經過十五年，換了幾個老太婆，再生男孩子，該是嫡子承繼侯爵。旁的子孫，諱起來說，說他不是姓薛的生的，官捉了幾個老太婆，上刑罰，苦苦的追問，都沒有別的話，侯爵纔定。

### 武技

李超，號魁梧，臨淄的西部人，性豪爽，喜布施，和尙有個和尙來募化，姓李的給他吃飽，和尙很感激，便道：「我是少林寺裏出來的，有小本領，可以教你。」李超歡喜，請他住在客房裏，很好的供給他，早晚跟他學。三個月，本領學得很精，很得意，和尙問他夠嗎？說道：「師父所會得的，我已經都學會了，和尙笑着叫李超獻獻他的本領。」李超便脫了衣服，吐沫搓手，和猴子一般的飛，和雀兒一般的落下來，跑着跳着，好半天，得意洋洋的，對人立着，和尙又笑道：「可以了，你既然都學會我的本領，和你比一比高低。」李超很歡喜，便各人做着手勢，一回兒，支架撐拒，兩人對着，李超常常尋和尙的漏洞，和尙忽然一隻腳和飛一般的跳起來，李超已經仰天跌出一丈多，和尙拍着手道：「你還沒有都學會我的本領呢。」李超拿兩手爬在地下，害着羞，請教他，又過幾天，和尙辭別去了，李超從此有武藝出名，隨意在南北游玩，沒有他的對手，偶然到歷下地方，看見年輕尼姑，在空場上賣武藝，看的人擠得滿滿的，尼姑告訴許多客人道：「跑來跑去，一個人實在冷靜，有歡喜這事的，可以上場來鬧一回玩。」這話講了三遍，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沒有回答她的，李超在傍不覺的忍不住，大膽進去，尼姑便笑着和他交手，纔一交手，尼姑便喊停住道：「這是少林寺派的嫡傳。」便問你師父誰？李超初不肯說，苦苦問他，便說出和尙尼姑拱手道：「慈和尙是你的師父嗎？倘然是的，不必比手，脚情願做你的徒弟。」李超說了再三，尼姑不肯，大家挑動他，尼姑道：「既然是慈和尙的徒弟，同是這面的人，玩一回也不要緊，祇教我們自己知道罷了。」李超答應他，但因他文弱的原故，看他不起，年紀又輕，喜歡爭勝，想要打敗她，可以爭一時的名氣，正在相鬧的時候，尼姑便立刻停止，李超問他何故，祇笑着不說話，李超當她膽小，苦苦的要她再比，尼姑便起身，一忿兒，李超飛起一隻腳，後跟尼姑，駢着五個手指，削他的腮，李超覺得膝蓋下好像被刀斧刺過一般，跌倒不能爬起來，尼姑陪笑道：「莽撞得罪了客人，求你不要責罰我。」李超教人抬着回。

去一個多月纔好。後來一年多和尙又來，和他說起從前的事，和尙吃驚道：「你太粗心，惹他做甚，幸虧先拿我的名字告訴他，不然腿已被她削斷了。」

### 商三官

從前的諸葛城，有個商士禹，是讀書人，因為酒醉說玩話，得罪了本地的富人，富人叫家人亂打他一頓，抬到家裏便死了。商士禹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商臣，次子叫商禮。一個女兒叫三官，年紀十六歲，已有出嫁的日子。因為父親之事不能辦喜事，兩個哥哥出去告官，一年還無結局。女婿家裏叫人和母親商量，要求勉強做過喜事，母親將要答應他，姑娘進來道：「那裏有父親纔死便做喜事的？他難道沒有父母的嗎？」男家聽見難為情，便不說了。不到幾天，兩個哥哥打官司輸了，含着冤枉回來。一家人又悲傷又氣，弟兄二人商量要留着父親的屍首，做再打官司的憑據。三官道：「人家殺了官不做主，這時之事不公平，可以知道了。天爲了你弟兄兩個專生出一位和闔王一般的包老爺嗎？屍骨暴露在心裏，忍得過的兩個哥哥佩服她的話，便安葬父親，葬過了。三官夜裏逃走，不知去向。母親不好意思，祇怕夫家聽見，不敢告訴人。本家親戚祇教兩子暗暗找尋她，將到半年，一點兒信息沒有。碰着富人生日，請戲子做戲，戲子孫淳帶了兩個徒弟去做戲，內中一個王成，相貌平常，但是聲音說話清楚響亮，大家稱讚他。一個李玉，相貌清秀，得和繚緞的女孩一般，叫他唱曲兒，推說不會，硬要他唱，唱出來的曲子一半夾着男女土白。一桌子拍着手發笑，孫淳很不好意思，告訴主人說：「這孩子跟着學得不多，祇曉得替人獻酒罷了。千萬不要責罰他，便叫他服侍斟酒。」李玉走來走去，服侍會看主人的心思，富人喜歡他，酒吃完，客人去了，留着和他同睡。李玉代他拂牀脫鞋子，伺候得很周到，吃醉了說話調戲他，總嬉着嘴笑。富人更迷惑了，把一羣用人都打發開去，祇留下李玉。李玉等許多用人出去，關上門下了鎖，許多用人到別個房裏，喝酒停了一回，聽着廳上有格格的響聲，一個用人去着他，看見屋中漆黑，靜悄悄的，沒有聲音，便要走開。忽然有聲音很響，好像挂重東西，斷了繩子，急忙問他，並沒有一人答應。叫了許多用人，打開門進去，那主人頭和身子分做兩斷，李玉自己吊死了。繩子斷了，跌在地下，梁上頭頸上刺的繩子還在，大家很詫異，去告訴裏面許多人跑進來，不知何故。大家把李玉的屍首擺在天井裏，覺得他的

鞋子襪子空空的沒有東西，脫下來和釣兒一般的小脚兒，套着白襪子，是個女人，更奇怪，叫孫淳來盤問。孫淳害怕得說不出話來，祇說道：「李玉一個月前來拜他做徒弟，情愿跟我來拜主人的壽，實在不知從那裏來的，因為他穿孝，疑他是商家刺客，暫時用兩人守着姑娘的臉和玉一般白，身上四肢又熱又軟，兩人暗暗的商量要淫她，一個人抱死屍翻身將要解她的帶子，忽然腦壳上像東西打着一般，嘴裏的血和潮水似的吐出來，立刻便死了。」那一個很害怕，告訴大家，大家和菩薩一般的敬重她，天亮了去告訴知府，知府問商臣商禮，都不知道，祇有妹子逃走半年了，教他去驗看，果是三官知府官很敬重她，判兩個哥哥領回去安葬，叫富人家不要再做醜態。

## 西僧

二個和尚從西域來，一個到五臺山，一個住在泰山，他的衣服說話都和中國兩樣，自己說經過火燄山，山上童童的，燄氣薰騰，和鑪竈一般，要在下雨之後走，當心着定着眼睛，輕輕的腳步踏上去，錯踏了山上石頭，飛起火星來，燒人，又走過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山尖插在半天裏，四面透明，好像沒有東西隔着，又有山脚，可以容得一部車子，兩條龍交着角對着嘴，把守着走過的人，先拜龍，龍許你過去，他的角和嘴自己會開，龍的顏色白，鱗片和鱗鬣上都和水晶一般，和尚說在路上經過十八年，離開西域之時，十二個人到中國，祇剩了兩個，西域地方傳說中國有名氣的四座山，一座泰山，一座華山，一座五臺山，一座落伽山，傳說山上到處是黃金，觀音和文殊兩菩薩，還活着，能到他的地方，這身子便能成佛，長生不死，聽他的說話，形狀像世人羨慕西域一樣，倘然有到西域去的人，和西域到東方來的人，在半路上碰着大家說起他碰見的事體，一定是對面看着好笑，大家都可以不用跑遠路。

## 鄆都御史

四川有個鄆都縣，城外有個山洞，深得不見底，土人叫做是閻王的衙門，裏邊許多監牢用的傢伙，都是人做出來的，脚線手梏壞了，常常丟在洞外，縣官便備了新的去換過，了一夜便不在這個地方了，供應的錢財上

在國家公帳上，明朝有一個御史行台姓華，查到鄴都，聽見人家傳說，不肯相信，要進洞去看個明白。傍人說進去不得的，先生不聽，點着蠟燭進去，叫兩個差人跟着，深到一里多，蠟燭忽然滅了，一看，階沿很闊，有大廳十幾間，並排坐着大官袍子，朝笏很神氣，祇有東面空了一個坐位，大官見先生來，走下階沿來迎，笑道：「來了嗎？別後好嗎？」先生問：「這是何地？」大官道：「便是陰司。」先生很驚惶的，要告退出來，大官指着空的坐位道：「這是你的坐位，怎樣可以再出去？」先生更害怕，苦苦的求他饒恕，大官道：「定數怎麼可以逃呢？」便檢一本簿子給先生看，上注着道：「幾月幾日某人的肉身歸陰。」先生看着戰戰兢兢，好像滾着冰水一般，想起母親年老，兒子年紀小一點點的，淌下眼淚來，後來有一位披了金盔甲的菩薩，捧着黃絹面兒的書來，大家拜着跪着，打開來讀，讀完了，便慶賀先生道：「你有還陽的機會了。」先生大喜，便道：「方纔接着玉皇大帝的詔書，大赦陰間，可以替你照從前的規矩放你，便指給先生路徑出來，幾步之外，黑暗得和漆似的，不看見走的路，先生很爲艱苦，忽然見一位神將，紅面孔，長鬚子，搖搖擺擺的進來，射出幾尺豪光，先生迎上去拜着，求告他菩薩，說道：「念佛經可以出去。」說完便去，先生自己想：「着經咒都不記得，祇有金剛經很熟的，便拱手念起來，便覺得一條光線，照亮前面路徑，忽然有忘記的句子，覺得眼前立刻黑暗，靜心想一回兒，再念又亮起來，纔能夠跑了出來，他的兩個差人便不用再說他了。」

### 孫生

同鄉孫秀才，要讀書人家的女兒辛氏，將進門之時，做了一條袴子，縫着許多帶子，渾身繫的很密，不許男人和她同床，床頭邊放着錐簪等物，防身。孫秀才時常被她刺傷，便到別只床上去睡，一個多月不敢去惹她，便是白天相見，女人也從來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笑過一笑的，同學都知道他暗中和孫秀才道：「夫人能夠喝酒，壓回答道：有一點可以喝，那人說着，笑話道：「我有和解的法子，又好又周到，問他有何法子，說用迷藥和在酒裏，騙他喝了，便如你的心愿了。」孫秀才笑了一笑，但是暗中佩服他的法子，去問醫生道：「酒裏裹鳥頭，他便煮了酒，擱在桌上，到夜裏，孫秀才洒了別的酒，一個人喝了幾杯酒，睡了這樣一連三夜，妻子終不去喝那酒，有一夜，孫秀才睡了好一回，看見妻子還靜坐，孫秀才假裝出睡着的聲音，妻子下床，拿酒罇在火爐上，孫秀

才暗暗歡喜。後來滿滿的喝了一杯。又再斟上。約摸喝了半杯。拿剩下來的仍舊倒進壺裏。揮揮床便睡。了好半天。沒有聲音。但是燈火亮亮的。沒有熄疑心。她還醒着。故意大聲叫道。錫燈盞燒掉了。不答應。亦着身子去看。她醉了。熟睡得和爛泥似的。揭開被窩。偷偷的進去。一層一層弄斷了他的帶子。妻子本來知道。祇是不能動。也不能說話。隨他輕薄。一回去了。等到醒來。恨極了。用繩子自己上吊。孫秀才夢裏聽見喘急氣的聲音。起來跑去。看舌頭吐出了兩寸多。很吃驚。割斷了繩子。扶到他床上。過了一個時辰。纔醒。孫秀才從此恨她討厭。她夫妻兩避開了兩條路走。大家碰着了。便大家低了頭。過了四五年。不說一句話。妻子有時候在屋裏和別人嬉笑。一見丈夫來。臉色馬上變了。冷得和蓋着霜雪一樣。孫秀才常常寄住在館裏。打常一年沒有回來之時。有時硬要他回來了。也是對着牆壁好半天。一言不發的睡着罷了。父母很憂愁。有一天。有尼姑到家裏來的。看見媳婦很稱讚他。母親也不說話。祇有長歎。尼姑問他何故。都把實在情形告訴她。尼姑道。『這個容易調停的。』母親歡喜道。『倘然我媳婦心回意轉。吾們不惜重謝。』尼姑看見屋子裏沒有人。附着耳邊道。『你真春宮畫一幅。三天之後替你厭他。』等到尼姑去了。母親照他說的話。買好了。等他到了。第三天。尼姑果然來了。叮囑道。『這個要機密。不要給夫妻兩人知道。便剪下畫兒上的。入再用針三枝。艾一撮。都用白紙包好。外面畫了幾筆。和曲鱗似的。教母親騙媳婦出去。偷了她的枕頭。拆開線。縫藏進去。藏好。仍舊縫上。還到原處。尼姑纔去。到晚上。母親硬教兒子進房去睡。女人知道這事的。跑去偷聽。二更快打完了。聽見媳婦喚孫秀才的小名。孫秀才不應。停了一回。媳婦又和他說話。孫秀才生氣。做出討厭之聲。天亮了。母親跑進他的房裏。看見夫妻二人背朝背的。知道尼姑的法子。不靈。叫兒子到沒有人的地方。安慰着勸他。秀才聽見說到妻子。便生氣。發恨。母親生了氣。罵他不聽。跑了開去。過了幾天。尼姑來了。告訴他沒有效驗。尼姑很奇怪。女人說。出那夜聽見的事。體尼姑笑着道。『前回聽說的。媳婦恨丈夫。所以厭他。一個人現在媳婦心思已經回轉。那沒有回心的。是男人替你做厭兩人的法子。一定有效驗。』母親依他拿兒子的枕頭。和從前一樣。拿東西藏進去。縫好。再叫他回來。睡到一更多。還聽見兩只床上。都有翻身的聲音。常常咳嗽。都像睡不熟好。回聽得兩人在床上。低低的說話。祇是隱隱約約聽不清楚。天快亮。還聽見嬉笑說話的聲音。吃吃的笑不完。女人去告訴母親。母親感激。尼姑重重謝他。孫秀才從此夫妻和陸。現在大家都有三十幾歲了。生了一個男孩。



子兩個女孩子十幾年從來沒有鬪口角的事體。同學暗中問他何故。笑道：「從前看見影子便生氣。後來聽見聲音便歡喜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

### 牛飛

本城有個人買一頭牛，很肥壯。夜裏夢見牛生了兩隻翅膀飛去，以爲不利，疑心要不見，牽到街路口，減價賣去他。用手巾包了銀子，縛在臂上，走到半路上，看見鷹吃剩下的兔子，走近去，很和平，用手巾角兒捆住老鷹的腿，臂上帶着鷹，常常的飛起來，手裏稍稍捏得鬆了一點，便帶了銀子飛去。這個人常常說定數不可逃的。他不知道不疑心，這個夢不貪拾人家剩下的東西，走的東西怎樣便能夠飛了去呢。

### 鏡聽

在益都姓鄭的兩兄弟，都是有才學的人。大兒子早已有名，父母常常偏心喜歡他，也因喜歡兒子而喜歡媳婦。第二個兒子，葳葳蕤蕤的，不討父母的歡喜，便不喜歡。第二個媳婦待他極沒有道理，一冷一熱的比着心裏存了意見。二媳婦常和第二個兒子道：「同是個男人，怎麼不能給妻子爭口氣呢？」便推出他不和他同睡。於是小兒子生氣，很勤謹，很用心，也得了功名。父母看待他稍爲好一點，但是終比不上哥哥。二媳婦望丈夫的心切，這一年考大考，暗暗在年三十夜裏做鏡聽卜吉利，有兩個人方纔起來，大家推着玩道：「你也涼涼去。」媳婦回來，吉利不吉利猜不出也，隨他去了。考完之後，兄弟二人都回來。這時天氣很熱，兩個媳婦在廚房裏煮飯，給種田人吃。她們熱得很利害，忽然騎馬的報子進門來報大兒子考中了，母親到廚房裏喚大媳婦道：「大兒子考中了，你可以乘涼去。」二媳婦生氣，一邊哭着，一邊煮飯。後來又報小兒子考中了，二媳婦用力丟了做餅的棒兒，跳起來說道：「我也涼涼去。」這時心裏想着，不知不覺嘴裏說出來，後來想想，纔知道鏡聽的靈驗。

### 劉姓

本縣有個姓劉的，是人面獸心的人。後來從臨淄搬到沂水，脾氣不改。同鄉人都討厭他，有幾畝田，和姓苗的隔一條隴。姓苗的勤儉，田傍都種着桃樹，桃子切給兒子去採。姓劉的生氣，趕走他，說桃樹是他的，兒子哭着告訴父親。父親正在奇怪，姓劉的已經到他門外去叫罵。還說要和他打官司。姓苗的笑着勸他，氣還不平。氣憤的去了。這時有同縣的李翠石開當店在沂水，姓劉的拿狀紙進城去。齊巧和他碰着，因為同鄉，所以認得。問他做什麼，姓劉的告訴他，姓李的笑着道：「你的名氣，大家都知道。我向你來知道，姓苗的很和氣，怎麼敢霸占騙人，恐怕是說的反話呢。」便撕了他的狀紙，拉進店裏，要替他講和。姓劉的氣得不得了，偷了店裏的筆，再寫狀紙，藏在懷裏，想要一定告他。不多時，姓苗的來了，仔細說出原因，求姓李的替他解勸。說道：「我是種田人，半世未見過官長，祇求不吃官司。幾株桃樹，怎麼敢說我要姓李的。叫姓劉的出來告訴他，讓你的意思。姓劉的還是指天畫地，叫罵不休。姓苗的總是和氣，的樣子謙虛的說話，不敢計較一點。等到完結過了四五天，聽見村坊的人傳說，姓劉的已死了。姓李又吃驚又感歎。第二日到別處去，看見拿着拐杖來的好像是姓劉的。等到走近了，很親熱的招呼，還說請到他家裏去。姓李的很遲挨的問他道：「前幾天忽然得着你的死信，為何這樣造謠？」姓劉的一時也不答，祇拉他到村坊裏去。到他的家裏，擺出酒菜，便說前天的傳說不是假的。先是走出門去，看見兩個人來捉我去見官府，問他何事，祇說不知道。自己想，衙門裏進進出出幾十年，不是怕見官長的人，也不害怕跟他去。到公堂，看見上面坐的官兒有生氣的樣子，道：「你便是姓劉的嗎？犯罪做惡事多極了，不知道自己懊悔，又拿別人的東西霸占，說是你的。這樣兇惡，應該擱在油鍋裏。」有一人查簿子道：「這個人做過一件好事，應該不死。」上面的人看簿子，臉色稍稍和氣，便道：「暫時送他回去。」幾十個人齊聲喝着趕我，我道：「因為何事捉我來，又為何事叫我去，還要請你說個明白。」差人拿了簿子下來，指出一條給我，看上面記着崇正十三年用三百錢救一個人，夫妻團聚。差人道：「不是這樣。今日的性命沒有了，應該在畜生的一道裏。」害怕得很，跟着二人出來。二人討錢，生着氣告訴他道：「不知道我姓劉的在衙門裏進進出出二十幾年，專想別人的錢財，怎麼敢來對老虎討肉吃嗎？」二人便不再說。送到村坊外，拱拱手道：「這一趟差使，連水也不會喝一口。」等到兩人去了，進門來，便醒了。這時斷氣已經隔了一天了，姓李的聽了，很詫異，便問他做好事的原由。當初是崇正十三年歲，很荒人吃人，姓劉的那時在臨淄。

做補快的，碰着有一男一女哭得很傷心，問他們，回答說道：「做夫妻祇有一年多，現在年歲荒，不能活兩條命，所以悲傷。」停了一回，在油店門口，又看見他們，好像爭東西似的，走近去問，店主人姓馬的，便道：「他夫妻餓得快要死了，天天向我討葷醬過活，現又要賣女人給我，我家裏已經買了十幾個人，這要什麼緊，便宜便買他，不然可以不買罷了。」男人道：「現在米貴得和珍珠一般，自己計算，沒有三百文，不能逃出去，本來要想兩個人，都活倘然賣妻子，還免不了死，何必這樣呢？不敢說實話，祇求你當好事做罷了。」姓劉的可憐，他便問姓馬的，肯出多少錢，姓馬的說：「現在女人祇值一百多錢罷了。」姓劉的求他不要滅他的價錢，又願意貼他一半的價錢，姓馬的打定主義，不肯姓劉的年輕硬氣，便和男人說他下流小器，不要去理他，我可以拿這個數目送給你，你能夠逃荒，又團圓了夫妻，不是更好嗎？便打開錢袋來給他，夫妻哭着拜謝便去了。姓劉的講這件事，姓李的很感歎，很稱讚他，姓劉的從此以前的行為，忽然改變了，現在七十歲，還很健壯，去年姓李的到姓劉的村坊裏去，碰着姓劉的和人家爭鬧，大家圍住了，勸不開，姓李的笑着叫他道：「你又要吃桃樹官司了嗎？」姓劉的忽然改了臉兒，說不出話來，垂着手去了。

## 酒蟲

常山地方姓劉的，體很胖，喜歡喝酒，常常一人喝酒，能喝完一罈子，有城牆腳邊的田三百畝，用一半種麥，他家裏很有錢，不是因為喝酒，害了生計，有個外國和尚看見他，說他身上有奇怪毛病，姓劉的回說沒有，和尚道：「你喝酒常常不醉的嗎？」說道：「有的。」說道：「這個是酒蟲，姓劉的呆了一呆，便請他醫治道：「這個容易。」問他用何藥，都說用不着，祇教他在太陽下俯着睡，捆住了手脚，離頭半尺多擺好酒，一罈停了一回，又乾又渴，想喝酒，想得很苦，酒的香味衝進鼻子裏去，覺得很饑，祇恨沒得酒喝，忽然覺得喉嚨裏很癢，哇的一口吐出來，直跌落酒裏，解了繩子去看，一塊紅肉長三寸多動起來，和游魚似的，嘴和眼睛都全姓劉的吃了一驚，拿銀錢謝他，他不要，祇要他的酒蟲，問他有何用處，說道：「這是酒精，罈子裏灌水去，進蟲去，便成好酒，姓劉的試試，他看果然這樣，姓劉的從此恨酒和饑人一般，身體慢慢的瘦了，家裏也一天一天的窮起來，後來飯也沒得吃。」

##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戌時忽然地震。我正在樓下做客。人正和表哥李篤之燈光下喝酒。忽然聽見有聲音打雷一般從東南方來向西北方去。大家又害怕又詫異。不知何故。後來茶几桌子都搖蕩。酒盃跌倒。屋樑和庭柱裂開。來有響聲。互相對看。臉色都變了好半天。纔知地震。大家急忙出去。看見樓房倒了。再豎起來。牆屋坍塌的聲音和男女孩哭號的聲音。鬧得和滾水似的人。眼花頭暈。立不住。坐在地上。跟着倒來。倒去。河水潑開。來有一丈多高。滿城裏雞也啼了。狗也叫了。過了一個多時辰。才慢慢的停下來。看看街上。男男女女。赤着身子在一起。大家搶着告訴。都忘了沒有穿衣裳。後來聽見什麼。井震罷了。不能吊水。誰家的樓房南北換了方向。樓臺山崩開了。沂水河底開了一個洞。這個真不比平常一種大禍水。有縣裏的一個女人。夜裏起來解溲。回頭去一看。有一隻狼啣了他的兒子。女人忙和狼爭奪。狼嘴稍一鬆。女人奪了孩兒來。抱在懷裏。狼還躡着不去。女人叫起來。鄰舍跑過來。狼纔去。女人心裏害怕。變了歡喜。指天畫地的講。狼啣孩兒的樣子。自己奪孩子的樣子。好半天忽然想到身上一絲不掛。便跑去。這個女人和地震之時。男女兩邊的忘記。同是一樣。人到急極的時候。沒有念頭的實在好笑。

## 造畜

邪道迷人之法。不止一種。有的給人湯水。騙他吃了。那人便迷昏了。跟着他一同走。土名叫做打絮。在江南叫做扯絮。小孩不知道。常常受他的害處。又有人變做畜生的名。叫造畜。這個法子。江北地方還少。河南地方常有。有的揚州客店裏。有一人牽了五個驢子。暫時拴在馬棚裏。說我稍稍等一回。便回來的。還叮囑不要給他吃東西。喝水便去了。驢子晒在太陽裏。蹬脚叫喊。實在熱鬧。主人牽到他風涼地方。驢子看見水過去。便盡量喝。在地下一陣子亂滾。變了女人。奇怪起來。問他的來歷。舌頭硬着不能回答。便藏他到屋子裏。不一回。驢子主人來了。趕着五頭羊到院子裏。很急的問驢子在那裏。主人拉着客人坐下。便擺出飯菜。還說道。客人祇管喝酒。驢子便來了。主人出去。給五頭羊統統喝了水。一轉眼都變了。男孩暗中去報官。叫差人來捉了去。使用刑

虧弄死他。

### 快刀

明朝的末年，濟南地界多強盜，各縣都駐紮兵馬，捉住了就殺他。章邱地方強盜多，有個兵身上挂的刀很快，殺起人來常在頸骨節裏有一天捉了十幾個強盜，監押着到大街的法場上，內中有一個強盜認識這兵，吞吞吐吐的道：「聽說你的刀很快，殺頭不用第二刀的，求你殺我。」兵道：「好的，你緊緊的跟着我，不要離開。」強盜跟他到法場上，拔出刀來一揮，豁的一聲頭落在幾步之外，滾滾轉來很稱讚的道：「好快的刀。」

### 又

利津的李見田，在顏鎮，閑逛做陶器的地方，要買大鑿子和做陶器的人爭價錢，不成功去了。到夜裏窰裏，沒有拿出來的六十幾個罈子都不見了，賣陶器的大驚疑心是李見田上門去求他，姓李的推辭不肯，云：「苦苦的哀求他，便道：『我替你出鑿子一個，罈子也不壞。』」在魁星樓底下不是嗎？照他的話去尋，果然一個一個都在那裏，魁星樓在顏鎮的南山，離做陶器的地方三里多，叫二個人去搬，也來三天工夫纔搬完。

### 某甲

有個某人私通他的女用人，殺了他的男人，收了女人生兩子一女。過了十九年，大盜打破了城池，搶劫得精空一個年輕的強盜，提刀到某人的家裏，他看見了很像死了的男用人，自己歎着氣道：「我的命應該沒有了。」倒空錢袋子贖自己的性命，他不願意也不說話，祇搜着人便殺，統統殺了全家二十幾個人去了。某甲的頭還沒斷，強盜去了，有點醒過來，還能說話，三天便死，咳嗽報應的不錯，可怕得很。

### 果報

安邱某秀才，懂起課打卦之法，但他的做人，邪淫放蕩不規矩，常有鑽洞爬牆頭偷女人之事，便起課有一天

忽然生病，給他吃藥不肯吃，說道：「我實在有東西看見，陰司裏恨我觸犯上帝，要很重的罰，我藥有何用處，不多幾時眼睛忽然瞎了，兩只手無緣無故自己斷了。」

又

有個某甲，他伯父無子，甲貪圖他有家產，願給他做後代。等到伯父死了，田地房產都歸給他，便忘了從前的說話。再有一個阿叔，家道很寬裕，也無子，他又去喚他父親阿叔死了，又忘了這樣子。併三家的家產，鄉中都稱他富翁。忽然生病發狂似的，自己道：「你要享家產活着嗎？」便拿快刀割自己的肉，一片片的丟在地上。再道：「你要絕人家的後代，還想自己已有後代嗎？」破開肚皮流出腸腑，便死了。不到幾時，他的兒子也死了。家產給了別人，報應這樣可怕得很。

念秧

異史氏道：「人情鬼域，到處都是這樣。南邊北邊大地方，他害人的法子更利害，好比彎着好的弓，騎着好的馬，在中國之外，和人家打仗的人，人人都知，或者有剪了包裹，割破了袋子，走路的人回過頭去，錢財貨物已沒有了。這個不是鬼域得更利害嗎？現在又有不認得的，忽然認得了，說話甜得和好酒一般，他起初之時，來得慢慢的，他騙人的工夫用得很深，錯認了他做好友，便惹了丟錢財的禍水，到處乘機安排害人的陷阱，情形不止一種。人家因為他用說話慢慢的騙人，名目叫做念秧。現在北邊路上，都有的受他害處的人更多。我的同鄉叫王子巽，是縣裏的秀才，有族先生在京裏做旗人的太史官，正要去看他，收拾行李到北方去。路過山東，走了幾里路，有一人騎了黑驢子跑上來，和他同走，常常用說話去引誘他。王秀才而和他問答說話，那人自己說姓張，做棲霞縣的差人，被縣官有公事差他進京，稱呼很謙虛，奉承很周到，跟着走了幾十里，約他同住。王秀才在前面鞭着驢子，追他落在後面，便停在路傍，等他用人疑心起來，便沈下臉，叫他走開去。不要他跟着，姓張的覺得自己難為情，揚着鞭子便去了。等到天晚，到客店裏歇息，偶然走到門外，又看姓張的在外面房裏喝酒，正在說異疑心之時，姓張的看見王秀才，垂下手，恭恭敬敬的站起來，謙虛得和用人一般，稍稍

問了幾句話。王秀才也當是平常卻巧碰着他的，不去疑心他。但是王秀才的用人，一夜到天亮的留心他，等到雞啼，姓張的來叫他同走，用人喝他回報他緣去，太陽已出來了，王秀才纔得上路，走了半日，多前面有個人騎着白驢，年約四十多歲，衣帽齊整，乾淨低了頭，很疲乏的樣子，磕睡得要跌下來，有時比他先，有時比他後，遲遲挨挨的，十幾里，姓王的奇怪起來，問他是幹什麼，便要疲倦得這個樣子，那人聽了，忽的驚醒，伸懶腰說：「我是清苑人，姓許，臨淄地方的縣官，高繁是我的姑表親，我哥在衙門裏開館，我去望他，稍得着點，送我的東西，今夜客店裏錯同念秧的同住，害怕得不敢閉眼睛，便弄得白天昏迷，王秀才故意問道：「念秧是怎麼一回事？」姓許的道：「你作客的時候，少不知危險，鬼詐現在有一類不好的人，用好話引誘過路人，慢慢想法，和他一起住宿，因為這樣，乘機拐騙，昨天有個遠地的親戚，因碰見了這個，不見了，盤費我們都應該留心提防着，王秀才點頭道：「是，從前臨淄的縣官和王秀才認識，王秀才曾經做過他的師爺，認得他的門客，果然有一個姓許的，便不再疑心，便說些敷衍的話，并問起他哥哥的景况，姓許的約他，天晚了，同住客店，王秀才答應他，用人總疑心他假裝的，暗暗的和主人商量，遲挨着不走，大家失散得很遠，第二天，太陽到時候，又馮着個年輕的人，年紀大約十六七歲，騎了很強壯的騾子，帽子衣服很整齊，相貌很美，同走了好半天，沒有說句話，等到日落西山，年輕的忽然道：「前面離開客店不遠了。」王秀才有意沒意的答應了一聲，年輕的長吁短歎，好像自己耐不住的樣子，王秀才稍稍的盤問着他，年輕的歎氣道：「我江南地方姓金的，三年辛苦，想得着一點功名，想不到自己的名字竟落了榜，我哥哥是部裏的主政官，便帶了家小一起來，指望可以排解心事，平生不慣走遠路，灰塵沙泥，撲到面孔上，叫人煩惱。」便拿出紅的手巾來揩臉，不住的歎氣，聽他的說話，是南方口音，嬌柔得和女孩一般，王秀才心裏喜歡他，稍稍的安慰他，「年輕的，道方纔我先跑出來，家眷望得很久，還沒有來，怎麼連用人們也沒有，一個來的，天將晚，怎麼好呢？」停留着盼望後面，走得很慢，王秀才便先跑，離得漸漸遠了，天晚進了客店等，到進房去，那邊的一張牀上，先有客人把行李擱在上面，王秀才問店主人，便有個入走進來，拉他出去，道：「儘管請住下，我便立刻搬到別處去。」王秀才一看，便是姓許的王秀才，留着他同住，姓許的，也便留住了，便和他坐下談天，停了一回，又有帶了行李進來的，見了王許兩人在屋中，回轉身，急忙跑出去，道：「已有客人住着。」王秀才仔細一看，便是路上碰着的年輕的人，王秀

才還未說話，姓許的急急的站起來，拉住他，年輕的便坐下來，姓許的便問他的家鄉住址，年輕的又把在路  
 上告訴過王秀才的話告訴給姓許的聽，不一回打開袋子，拿出銀子，那袋子滿滿的，很重，稱了一兩多，給店  
 主叫他辦酒來，預備夜裏好說話兒，兩人搶着勸住他，到底不聽，一刻工夫，酒菜一同擺在桌上，年輕的談論  
 文章，很風雅，王秀才問起江南考場裏的題目，年紀輕的都告訴他，并且自己念他的破題承句，和一篇文章  
 裏面的歡喜的句子，話說完，心裏很爲不佩服，大家替也可惜，年輕的又因爲家眷失散，夜裏怕沒有用人，恐  
 怕不會餵牲口，王秀才便叫用人替他料理乾草豆料，年輕的人很感激，他坐了不多時候，忽然蹬着腳，恨恨  
 的道：「生一世懶的出門來，也碰不着好事情，昨天夜裏在客店裏，和壞人同住，擲骰子叫喊，耳朵裏震得很  
 響，心裏煩惱，叫人睡不着，南邊聲音叫骰子做咒字，姓許的不懂，細細的問他，年紀輕的做手勢，說他的樣子，  
 姓許的便笑起來，到袋裏去拿出一顆來，道：「是這東西嗎？」年輕的說道：「是，姓許的拿骰子作酒令，大家  
 很歡喜的，喝酒等到酒喝完，姓許的要大家擲骰子，贏一個東道主人，王秀才推說不會，姓許的便和年輕的  
 大家擲骰子，又暗暗的叮囑王秀才道：「蠻公子很饒富，年又輕，不見得怎麼知道骰子的訣巧，我贏他一點  
 點，明天再請你過來。」兩人便到隔壁房間裏，後來聽見許多人一起賭得很熱鬧，王秀才暗暗的去偷看他，  
 們看見樓窗裏的差人，也在裏面，很疑惑，舖好被褥，自己睡了，又停一回，大家都來拉王秀才去賭，王秀才苦  
 苦的推說不懂，姓許的情願替他看骰子，王秀才又不肯便硬代王秀才擲骰子，不多時候，到床前來報，王秀  
 才道：「你贏了多少錢了？」王秀才睡夢裏答應着他，忽然有幾個人打着門進來，外國話囉囉咕咕的，第一個說  
 是姓修做旗，下人捉賭的，這時候禁賭禁得很嚴，大家都很害怕，姓修的大聲威喝，王秀才，王秀才也拿了太  
 史官的聲勢，旗號來，抵敵他，姓修的氣便平了，和王秀才認同，鄉笑着叫他再賭着玩，大家又各人聚賭起來，  
 姓修的也賭，王秀才和姓許的說道：「輸贏不管賬，只要睡覺，不要來鬧我，姓許的不聽，仍舊來來去去，報給他  
 聽，等到散場，大家算籌碼，王秀才輸欠的錢很多，姓修的便搜王秀才的行行李，袋子還賭債，王秀才生氣跳起  
 來，和他爭鬧，姓金的拉着王秀才的臂膀，暗暗的告訴他道：「他們都是歹人，他的手段都是人家猜不着的，  
 我們是做文章的朋友，沒有不大家照顧的，方纔場上我贏了多少錢，可以抵得過這個，應該問許先生拿出  
 來的，現在可以劃過去。」便教姓許的還姓修的你還我，不過暫時遮人家的耳目，還了這個時候，仍舊還你



的難道是這樣有道理有義氣的朋友便一定要你還債的嗎王秀才向來忠厚便也相信了他年輕的走出  
去把大家掉換的法子告訴姓修的便當着大家的面打開姓王的行李來估量價錢藏在自己的袋裏姓修  
的便轉問姓許的姓張的討了錢去了年紀輕的便捧了被褥來和王秀才一個枕頭睡下被頭褥子都很華  
麗的王秀才也叫用人上廩來睡大家靜悄悄的睡下好一回年輕的故意做出翻身樣子用下身去貼平  
用人用人也翻身避開他年紀輕的再過去尋着他肉碰着屁股上光滑的和脂油一般用人的心動了試試  
看和他幹那年輕的人奉承得很周到被縫兒口響動王秀才很聽見他們雖然很詫異很奇怪但是總不疑  
心他有別的事體天稍稍有點亮年輕的便起身催他早走又道你的騾子疲乏夜裏寄在我那裏的東西到  
前面路上去還你王秀才還沒有回答年輕的已經背了行李騎上騾子王秀才無法祇得答應他騾子跑得  
飛快慢慢的去得遠了王秀才料想前面路上總等着起初還不在意便將夜裏聽見的事體問用人用人老  
實告訴出來王秀才纔吃驚着道我們被念秧的人騙去了那裏有做官人家有名氣的讀書人自己去薦給  
用人的又轉心一想他談論的說話很風雅不是念秧的人所能夠的急急的追了幾十里一點影子都沒有  
纔想到姓許的和姓張姓修的都是第一黨第一次騙不進再換一個法子硬要叫他上這個圈套的還債換行  
李早已藏着一個抵賴的法子倘然拿行李的法子用不着也一定攪着以前的說話硬奪了去的爲了幾十  
兩銀子彎彎曲曲的幾百里恐怕用人敗露他的事體便拿身子來和他結交他的法子也很苦的了後來幾  
年又有吳秀才的一件事體

又

本縣有個吳秀才號安仁三十歲死了妻子一人睡在空的書房裏有個秀才來和他譚天大家要好起來跟  
來個小用人名叫鬼頭也和吳家的書僮報兒要好長久了才知道他是狐狸吳秀才出遠門總和他在一起  
同在一間屋裏的人不能見他吳秀才做客人到京裏去快要回來聽見王先生遭了念秧的禍水便吩咐書  
僮留心狐狸笑著說不必這樣這一趟走無不吉利之事到了涿鹿有一人拴馬坐在烟店門口狐皮衣服穿  
得很齊整看見吳秀才走過也站起來跑着馬跟他慢慢的和姓吳的說話自己說山東人姓黃在戶部衙門

裏值堂。今要回山東去，很歡喜同路，不冷靜。從此姓吳的停住，他也停住，常常一起吃飯。總替姓吳的還飯錢。吳秀才面子上很感激，暗中疑心他。私下問狐狸，狐狸祇說不妨的。吳秀才的疑心便放寬了。等到天晚，同找客店。有一個年輕美貌的人，坐在裏面。姓黃的進去，和他拱手行禮，笑着問年紀。輕的何時離北京的回。答說是昨天。姓黃的拉他和他一起住。對吳先生道：「這個史官人，是我的姑表兄弟，也是書生，可以陪先生談風雅的話。夜裏不會冷靜了。」便拿出銀錢，辦了酒菜。大家喝酒，年輕的風流文靜，便和吳先生很要好。喝酒之時，常常拿眼睛教吳先生酒盃裏，做着法子，罰姓黃，硬勸他喝酒。拍着手笑他。吳先生更歡喜。他後來姓史的，和姓黃的商量，要賭錢。大家要拉姓吳的一同去。便各人拿出袋子裏的錢來，做公注。狐狸叮囑報兒，叫他暗暗的鎖了板門。叮囑吳先生道：「倘然聽見人聲，熱鬧儘管睡覺，不要說話。」吳先生答應。吳先生每擲骰子，押得錢少，便輸去。押得錢多，便贏了一更多的時候，算算得了二百兩銀子。姓史的姓黃的，挖着袋子，要快完了。商量當他的馬，忽然聽見打門之聲，很急。吳先生忙站起來，拿骰子丟在火裏，蓋着被頭，假做睡着。好半天聽見主人尋鑰匙，尋不着，打破了鎖，開了門。有幾個人，很兇惡的跑進來，搜捉賭錢的。姓史的姓黃的都說沒有一人賭錢的。竟把吳先生被他們指實了。說是賭錢的。吳先生吶喊，他們幾個人硬搜吳先生的行李。正在無法和他們抵敵之時，忽然聽見門外車子和馬，差人吶喊之聲。吳先生忙跑出去，叫喊。大家纔害怕，拉他進去。祇求他不要聲張。吳先生便慢慢的包裹了，交主人等到導子去遠了，幾個人便出門去了。姓黃的和姓史的都現出又驚又喜的樣子。一個一個的尋地方睡覺。姓黃的叫姓史的，和吳先生同床睡。吳先生將銀子擱在枕頭底下，纔叫拿被頭來睡。姓史的揭開吳先生的被頭，赤着身體撲進吳先生的懷裏，輕輕的說道：「歡喜你豪爽，情願和你要好。」吳先生心裏知他的奸計，但是這個法子也中意。便大家抱住，姓史的很用心的奉承他。不料吳先生的身體強壯，很配不上。呻吟得有點當不住。苦苦求他罷了。吳先生硬求他幹完那事，用手去一摸，血流得自己身上都是的。便放他回去。等到天亮，姓史的疲乏得不能起身。假說生急病，祇請吳先生和姓黃的先動身。吳先生臨走之時，送他銀子做吃藥的用費。路上告訴狐狸，纔知半夜裏的導子都是狐狸扮出來的。姓黃的在路上，越法奉承吳先生。天晚了，仍舊同屋住。屋子小，很窄，祇有一張床，擱得下，很和緩，很乾淨。但是吳先生嫌他太狹。姓黃的說道：「此地睡兩人便太小，你一個人睡便寬暢了。」沒有什麼要

緊吃完便一直出去了。吳先生也喜歡一人睡，可以接待狐狸朋友，坐了很長久，狐狸不來，忽然聽見牆上的小門上有人用指尖敲門之聲，吳先生拔開門，伸出頭去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裝扮得很華麗，急急的跑了進來，自己鎖了門窗，對吳先生笑起來，美貌得和神仙一般。吳先生歡喜，細細的問她，誰是店主的媳婦，便和他親熱，兩人很親熱，很喜歡。女人忽然水盈盈的滴下淚來，吳先生吃了一驚，問他，女人道：「不敢惹你，我實在是主人打發我來引誘你的。從前一進屋子，便被他們來捉住，不知今晚為何許久不來。」又嗚嗚咽咽的道：「我是好人家之女人，祇是低着頭，忽然聽見姓黃的和店主打門鬧得和滾水似的，只聽見姓黃的道：『異無法想，祇叫她快去。』女人祇是低着頭，忽然聽見姓黃的和店主打門鬧得和滾水似的，只聽見姓黃的道：『我一路奉承你，當你是個人，怎麼便來引誘我的弟媳婦。』吳先生害怕，逼着女人叫他出去聽見，門外有春東西之聲，吳先生匆忙的時候，汗流得和水一般。女人也跪着哭，又聽見有人來勸住主人，主人不聽，門敲得更急了，勸他的人道：『我請問你的意思，要怎樣，倘然要殺他，有我們這些客人，一定不肯坐着看你行兇的。倘然兩人之中，有一個逃走，抵罪之事，你怎樣推得開你，倘然要告到衙門裏去呢？家裏不規矩，正是自己討沒意思，并且住在你客店裏，明明像陷害人的奸計，那裏保得住女人沒有別的話。』主人瞪着眼睛，說不出話來。吳先生聽見了暗暗的感激他，究竟不知他是誰。起初店門將關的當兒，便有秀才帶了一個用人來，在外面屋子裏住着，帶了很香的酒，一屋子的人都給他們喝，勸姓黃的和店主更利害。兩人推說要去，秀才拉着袖子，苦苦的不放他走，後來乘機逃了出去，拿了棍兒，跑到吳先生那裏，秀才聽得鬧，纔進來勸解。吳先生伏在窗子口，張望便是狐狸朋友，心裏暗暗的歡喜，又看見主人的樣子，稍稍的和平了，便說利害的話，威嚇他又和女人道：「為何一聲不說話？」女人哭道：「自己恨比不上別人，被人家逼着做下賤之事。」主人聽了，臉色變了灰色，秀才喝罵道：「你們這些畜生行爲，也已統統露了出來，這個我們客人看了，都要氣不平的。」姓黃的和主人丟下刀和棒兒，跪着哀求。吳先生也開出門來，立刻生氣大罵。秀才又勸住了吳先生，兩邊纔得和解。女人又哭起來，情願死了不肯回去，裏面跑出老太婆丫頭，拖了女人叫她進去。女人倒在地下，哭得更悲傷。秀才勸主人用好價錢，賣給吳先生，主人低着頭道：「做了老娘三十年，今天顛倒包起來做小孩也無說的。」便依了秀才的話。吳先生一定不肯出重價，秀才在主人客人兩邊調和，講定了五十

兩銀子人和錢交付完了，早晨的鐘已響起來，大家便收拾行李，帶了女人一起走。女人沒有騎過馬，跑得很乏力，午時稍稍歇息，喚報兒不知那裏去了，太陽已經往西面斜了，還沒有影子，想着很疑異，便將這事問狐狸。狐狸道：「不用耽心，事快要來了。」星和月亮都出來了，報兒纔來。吳先生問他，報兒笑道：「公子拿五十兩銀子，給奸滑下流人，我心裏氣不過，方纔和鬼頭商量，回轉去討他，回來便變了他哥哥的樣子，叫報兒冒充問他的原故，因為鬼頭知道女人祇有一個哥哥，出遠門十幾年不回來，便變了他哥哥的樣子，叫報兒冒充弟兄，進門去問他要姊妹，主人害怕假說是病死了兩個書僮，要去告官，主人更害怕用銀子買囑他，慢慢的加到四十二兩書僮便走，報兒都說他的原故，吳先生便賞了他，吳先生回家去，夫妻很和睦，家產越富了，細問女人從前美貌年紀輕的人，便是他的丈夫，因為姓史的便是姓金的，偷來一箱的綢衣，說是從山東人姓王的那裏得來的，因為他的同黨很多，客店主人都是他一黨，誰知吳先生所碰見的人，便是王子巽，叫苦連天的人，豈不痛快！古人說騎馬的人常要跌下來，實在是眞話。」

### 邵臨淄

在臨淄有個老頭兒的女兒，是太學生秀才之妻，沒有出嫁之時，有個算命先生算她的命，說她定要受官廳刑罰，老頭兒很生氣，後來笑道：「謠言造到這個地步，不要說是讀書人家之女，一定不會進衙門，難道一個監生不能保護一個女人嗎？」等到出嫁，很兇惡，指手劃腳罵丈夫，常是這樣的，李秀才受不過他的氣惱，發恨去告狀，縣官邵先生準他的狀詞，出簽叫差人立刻拿來，老頭兒聽見了，很吃驚，領了兒子上堂，苦苦的求他平了此事，不答應他，李秀才也自己懊悔，求官不要追究，先生生氣道：「公堂裏面做不做都由你的嗎？一定拿來審問。」等到拿來，略爲問了一兩句話，便說道：「眞個是兇惡女人！」打了三十六大棍，大腿上的肉都落下來了。」

### 單父宰

在青州有個百姓，年五十幾歲，續娶了一個年輕的填房，兩個兒子恐他再生孩子，乘父親醉的時候，割去他

的腎囊，用藥敷好。父親知道了，推說生病，也不提起。很久了，破的地方慢慢的平復，忽然進房去，刀割的縫兒，破開了，血流個不住，後來死去了。老婆知道這個原故，告到衙門裏，官員夾起他的兒子來，果然招承，吃驚道：「我現在做單父的殺人官了。」兩人都殺了。

縣裏有個王秀才娶親一個多月，休回他的老婆，老婆的父親告他，這時辛先生做臨淄的縣官，問王秀才爲何休妻，回答道：「不能說出來的。」苦苦的追問，他說道：「因爲他不能生育之故。」先生道：「說誑的一個多月的新媳婦怎樣知道他不能生育呢？」難爲情了好一回，告訴他道：「他的陰門很歪的。」先生笑道：「這個人是歪的害處，弄得人家都因爲他不整齊了，這個可以單父宰同傳出一樣的笑話來呢。」

### 醫術

姓張的，沂水的窮百姓，路上碰見個道士，能看相，看他的相道：「你應該靠本領做富人。」姓張的道：「應該做什麼？」再看了一看他道：「做醫生最好。」姓張的道：「我只認得幾個字，怎麼好做醫生？」道士笑道：「迂得了，不得有名氣的醫生，何必一定多識字呢？只管做罷了。」等到回家窮得無事，便拾着了幾張口傳的土方，便在街上店面熱鬧之處，打掃了一塊地，擺了魚牙、蜂房等件，賺得一升一斗，糊糊自己的嘴，別人見了，沒有什麼奇怪，碰着青州知府，生咳嗽病，出牌票招自己管的各縣的醫生來，沂水本來在山兇裏，很冷靜，少醫生，但是縣官恐怕沒有醫生，回復上司，又逼着地方上人教他自己報名，地方上大家都舉出姓張的，縣官立刻招他去，姓張的自己正發痰，效病，自己還醫不好，聽宜府招他，很害怕，苦苦推辭，縣官不聽到底，派了人一路押了去，路上走過很深的山口，渴得很，咳嗽得更利害，跑進村裏去討水吃，但是山裏邊水的價錢，和玉漱的汁一樣，的貴到處問他們去討，無人給他們的，看見個女人洗野菜，菜多水少，盆裏濃濃的，齷齪得和人的口水似的，姓張的渴極了，受不住，便問他討洗剩的水喝下去，停了一回，渴也好了，咳嗽也停住了，暗想：「這個恐怕是個好藥方呢。」等到進了城裏，各縣的醫生已經先醫過病人，並無一點好，姓張的進去，要一間秘密的房子，替他開藥方，拿出去給裏裏外外的人看，又叫人到百姓家裏討了許多野菜和從前的法子，洗完了，拿汗水給知府喝，喝了一次，病好了許多，知府很歡喜，賞賜他很多，替他上金扁，從此他很有名氣，大門口

熱鬧得和街上一般。順手醫去沒有不靈驗的。有生傷寒病的，說病症開方子，姓張的齊巧酒喝得很醉，錯拿了瘡疾的方子，給了他酒，醒了記得起來，不敢把這件事告訴人。三天之後，有人送了厚禮，上門來謝他的，便是生傷寒病的人，大吐大瀉，那病好了。這樣的事很多，姓張的從此稱富翁，越法貴重自己的身價，來請他的，不是重價的好車，是不去的。

益都韓老頭有名氣的醫生，他沒有出名時，到別處去賣藥。天晚了沒有地方住，走到一家人家，的兒子生傷寒，快要死了，便請他醫治。姓韓的想不醫他，除了這個地方沒處寄住，要醫他實在無法，賤來賤去，用手在身上搓着，那出的汁成了一片一片，捻起來和丸藥似的，忽然想着拿這個給他，他總無什麼害處。天亮了還不好，已經騙得睡得安穩，吃得飽了，便給了他半夜裏主人敲門，敲得很急，疑心他的兒子死了，恐怕被他欺侮，急忙爬起跳過牆頭，快快逃走。主人追了他幾里，姓韓的沒有地方逃，停住纔知病人出了汗好了，拉他回去，請酒待他，很好。臨走時又拿了很多的東西送他。

### 磁令

宋國英東平人，從學老師改補潞城的知縣，貪錢行兇，沒有意氣，催稅捐更利害，打死在棒底下的，七橫八豎的在堂下。我的同鄉徐白山，卻巧去看他，看見他的兇惡，取笑他道：「做百姓的父母，威勢有到這地步嗎？」宋國英揚揚得意的道：「是不敢官，雖小到任纔一百日，殺了五十八個人了。」後來歇了半年，他正俯在桌上料理事體，忽然瞪着眼睛跳起來，手和腳亂擣着，好像和人爭鬥一樣。自己道：「我的罪應該死的，我的罪應該死的。」扶了他走進房去，過了幾個時辰便死了。咳，幸虧陰間的官兼管陽間之事，不是這樣殺人貪錢之事，多那能幹的名氣，也大起來，傳下去禍水那裏有完的時候呢。

### 杜翁

杜老頭，沂水人，偶然從家裏出來，上街去，行在牆脚下，站着等同出去玩的人，覺得有點疲倦，忽然像做夢見一人拿了牌票，就拉了他去，到一座官的衙門裏，向來沒去過，有一人戴瓦瓏的帽子，從裏邊出來，便是青州

姓張的，他的老友看見杜老頭吃了一驚道：「杜大哥怎麼到此地來。」杜老頭說：「不知何事，祇有勾票。」姓張的疑心他拿錯了，便去查驗，叮囑他道：「好好的站着，不要到別處去，恐怕一經迷失，要不易搭救。」便去了。好半天不出來，祇有拿票子的人來，自己認拿錯了，放他回去。杜老頭隨離開去，路上碰見六個姑娘，相貌顏色都很嬌嫩，繚繚喜歡了，跟住她，換了路，走小路，走了幾十步，聽見姓張的在後面大聲道：「杜大哥，你到那裏去？」姓杜的迷惑得了，不得後來看見許多姑娘，進一個小屋裏，認識是賣酒的，姓王家裏，不知不覺伸頭到門裏面去看，略爲看了一眼，便見自己的身子在窩裏，和許多小豬同睡，自己想着已變了豬了，但是耳朵邊聽見姓張的叫喚，忙拿頭去碰牆壁，聽見有人道：「小豬瘋癩了，回身一看，已再變了人。」忙出門，那姓張的等在路上，埋怨他道：「我預先叮囑你不要到別處去，爲何不等我的信息，幾乎壞了事體。」便拉着手送到城門口纔去。杜老頭忽然醒來，身子還靠在牆上，到王家去問問，果然有一隻豬自己碰死的。

### 林氏

濟南的戚安期，性輕薄，喜嫖妓女，妻子柔和的勸他，不聽。妻子姓林，又繚繚又賢惠，碰着北兵打進來，被人擄去，晚上睡在路上，要調戲他。林氏假裝答應，齊巧那兵挂的刀吊在床頭邊，急忙抽出，自勒死了。兵把她丟在空地上，第二天一同都去了。有人傳說林氏死了，姓戚的悲痛可憐的跑去，看她，還有一絲氣息，背她回來，眼珠慢慢的有點轉動，稍稍有點響聲，扶了她的頭頸，用細竹管一滴一滴的灌湯水給她喝，姓戚的拍拍她道：「你萬一能活轉來，若虧待了我，我一定會惡死。」半年工夫，林氏創口平復，和從前一樣，但是頸上有紋路，牽住常常好像看左邊的樣子，姓戚的不當她難看，比從前更親愛。堂子裏從此絕足不去。林氏自覺樣子難看，將要替他買小老婆，姓戚的一定不要，過了幾年，林氏不生孩子，因勸他收了頭，姓戚的道：「已罰咒不近別個女人，鬼和菩薩難道不聽見的，便是後代，接着也是我的命罷了，不該絕後，你難道真個不能生育了嗎？」林氏便推說有病，叫姓戚的一個人睡打發了頭，海棠拿被鋪睡在他的床下，等到久了，暗暗問了頭夜裏的情形，了頭說沒有事體。林氏不信，叫了頭不要去，自己到了頭睡的地方去，睡着停了一回，聽見床上眼，已響起來，悄悄的爬起来，爬上床去摸他，姓戚的醒來，問是誰，林氏耳朵邊去道：「我是海棠呢。」姓戚的

推卻她道：「我有罰咒的話不敢改變的。若在從前幾年，還等你自己來尋我嗎？」林氏便下床來，跑出去。戚安期從此便一人睡了。林氏又叫丫頭冒了自己的名字去尋他。戚安期想妻子一生一世從來不做人家無備的人，疑心起來，揆她的頭頸沒有紋路，知是丫頭又推她出去了。丫頭難爲情了，跑出去，等到天亮，把這情形告訴林氏，叫他快把丫頭嫁了。林氏笑道：「你不要太固執，若得着一個男孩子也是好事體。」戚安期道：「若背了罰咒的話，鬼的責罰便來了，還望接後代嗎？」林氏第二天笑着和戚安期道：「凡種田的人出來種田的好不好，不能知道。下種的老規矩，不好錯的。晚上耕田的時候到了。」姓戚的一笑，懂她之意。等到夜裏，林氏熄了蠟燭，叫丫頭睡在自己的被裏。姓戚的跑進來，玩着說道：「農人來了種田的傢伙，不好很難爲情的。空耽誤了良地。」丫頭一聲不響，不一回便幹這事。丫頭輕輕的道：「身有一點腫，重受不得。姓戚的很溫存的體惜她，事幹完了，丫頭推說解瘦，叫林氏去掉換她。此後碰着月經來了，便這樣的做一回。那姓戚的並不知道不多日子，丫頭的肚子有點震動。林氏常叫她靜靜的坐坐，不叫她到面前來做事，故意和姓戚的道：「我勸你收丫頭，你不肯聽。倘然那一天冒我的名，你錯信了她，和他做了事，有了喜，便怎樣呢？」姓戚的道：「留了兒子賣了娘。」林氏便不說了。不多幾時，丫頭生了一子。林氏私下僱了奶媽，把孩子寄養在母親家裏。過了四五年，又生一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長子名叫長生，已七歲了，住在外公家裏讀書。林氏過半月，推說去看父母，去一趟。孩子丫頭的年紀更大了，姓戚的常催林氏嫁她出去。林氏答應着，丫頭天天記掛子女。林氏依了她的意思，私下教她梳了頭，送到母家去。和姓戚的道：「天天說我不嫁，海棠家有個繼子，我已許配給他了。再過幾年，子女都已長大了，碰到了姓戚的生日，林氏預先料理酒席，替他請了親友，姓戚的嘆氣道：「日子過得和走馬一般快，忽然過了半世。幸虧我和你，都強健，家景也不受凍受餓所缺的一點是身邊沒有孩兒。」林氏道：「你古板不聽我的話去怨誰去呢？但是要得孩子兩個，也不難。何況一個？」姓戚的笑道：「既然說是不難，明天便問你討兩個孩子。」林氏道：「容易的。」早上起來，叫了車子到母家去，把子女粧扮得端端正正，坐了車子一起回來。進門來教他並排站着，教他叫父親，磕頭拜生日。拜完了站起來，大家看着玩好，笑姓戚的疑心詫異，不知何故。林氏道：「你向我要兩個男孩子，我現在添上一個女兒，纔把從前之事源源本本的說出來。姓戚的歡喜道：「爲何不早些告訴我？」回答道：「早說恐怕賣他的母親現



在兒女已成。人還可以賣她嗎？一姓戚的感激極了，禁不住吊下淚來，便接了丫頭回來。一起過到老。古代有賢惠的女人像林氏這樣的人，總算頂好的了。

### 藥僧

濟南有一個人，偶然在荒寺外面，看見一個和尚，對着太陽捉蟲子，杖頭上挂一葫蘆，像是賣藥的，便和他玩着道：「和尚有房裏的春藥賣嗎？」和尚道：「有的，軟的可以硬，小的可以大，立時見效，不用等一夜。」那人歡喜向他要，和尚解開架沙角，拿出一顆丸藥，和米一般大，叫他吞下去，大約煮半頓飯的時候，下身忽然長起來，停了一回，自己摸摸比原來加大了三分之一，心裏還滿意，看見和尚去解溲，偷偷的解開架沙，捻了兩三顆丸藥，都吞下去，一回兒，覺皮膚好像裂開來，筋也抽起來，頭頸縮背駝起來，那東西長個不住，害怕得無法，和尚回來，看見他的樣子，吃了一驚，道：「你一定偷了我的藥了。」忙再給他一顆丸藥，纔覺得住了解開衣服，自己看看，幾乎和兩隻腿如香爐脚一般，變了三隻腿了，縮着頭頸，慢慢的走着回去，父母都不能認得他，從此變了沒用的東西，天天睡在街上，人家都看見他。

### 太醫

萬歷年間，姓孫的御史，從小無父，母親十九歲，便做了寡婦，等姓孫的舉進士，他的母親已死了，常對人家道：「我定要得着誥封替死人爭榮耀，纔不委曲了母親的青年守節。」忽然得了急病，很利害，一向和太醫要好，叫人去請他，用人跑出門去，但毛病已經到着末一步，張開眼睛道：「活着不能揚名氣，顯父母，怎麼去見地下的母親呢？」說完便死了，眼睛不閉，不多時候，太醫來了，聽見哭聲，便進去哭吊，看見他的樣子，詫異起來，人家便告訴他原故，太醫道：「要得誥封送母親，也不是難事，體現在皇后早晚要生孩子了，祇要活十幾天，可以得着誥封，立刻叫人拿艾來，炙了死人十八處，一支香快燒完了，牀上已有聲氣，忙的灌下藥去，居然又活轉來，叮囑他道：千萬記得不要吃熊掌肉，大家記着，但是這東西不是常有的，不很記在心裏，後來三天工夫，復原，仍跟了人家去，上朝過了六七天，果然生了太子，召許多臣子賜酒席，太監拿出新鮮東西，徧賜文武。」

官員白的片兒，紅的絲兒，好吃得沒有東西比得上。孫御史吃着，他不知是何物。第二天問他的同事，回答說是熊掌肉呢。吃了一驚，臉上變了顏色，立刻生病，到家裏便死去。

### 農婦

城西磁窑場，有種田人家之女，強健和男人一般。常替鄉下人排解急難，和丈夫隔縣住着。丈夫家裏在高苑，雖臨淄有一百多里，偶然來一趟，過一夜便去了。女人自己住在顏山，販賣陶器爲業，有錢多下來便布施化子。有一晚和鄰舍女人說話，忽然站起來道：「小肚子有點痛，恐怕小孩要生出來了，便回去，天亮了去看她，見她肩膀上背了兩個裝酒的罈，正要進門去，跟進她的房裏，看見有包着蠟燭包的小孩，睡着，詫異了問她誰知生產後已背重東西走了一百里多了，一向和北庵裏的尼姑要好，拜爲姊妹，後來聽見尼姑有不乾淨之事，氣哄哄的拿着棒兒，正要去打她，大家苦苦的勸她，纔能有一天在路上碰着尼姑，立刻批他巴掌，問他犯了何罪，也不回答，拳頭石頭一齊打下去，等到她哭不出了，纔住手，便放了她回去。」

### 郭安

孫玉粒有一個小用人，一人睡一間屋子，恍恍惚惚被人勾了去，到一座宮殿裏，看見閻王坐，在上面看着他道：「錯了，不是這個的。」便叫他送回去，等到醒來，很害怕，搬了睡在別的房裏，便有同服侍的用人，名字叫做郭安的，看見他的牀，白空着，便去睡在那裏，還有個用人叫李祿的，和小用人素來有仇的，要報仇很久了。這一夜提着刀進去，摸着那人，當是小用人，竟殺了他。郭安的父親告到衙門裏，這時陳其善做本縣的縣官，還不很責罰他，姓郭的很苦的號哭着，說活了半世，祇有此子，現在再要靠何過活呢？陳先生判李祿做他之子，姓郭的抱着冤苦退下。這件事不奇在小用人的看見鬼，祇奇在陳先生的判斷案子呢。

### 查牙山洞

章邱的查牙山，有一個石洞，和井一般，有幾尺深，北面的石壁上，洞子門兒，爬着伸長了頸頸，望得見的，合攏

近村地方的幾個人來，重陽節去登高，在這個地方喝酒，大家商量進去瞧瞧，三個人拿了燈，拿繩子縋下去，洞子高大，和大房子一般，進去幾步，稍稍狹窄，便忽然的看見底底旁有一小洞，要爬着纔能進去，照看黑漆的深暗，得無底，兩人害怕了，回出來一個人，奪他的火，鼻子裏笑他，鼓着勇氣爬進去，幸虧狹的地方，只和牆頭一般厚，便又高闊起來，便站了起來，走了頭頂上的石頭，參差差，快要落下來，又不落下來，兩面石壁上七高八低的樣子，像廟裏塑的都成功鳥獸人和鬼的樣子，雀兒好像飛起來，走獸好像跑的樣子，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鬼似妖怪出現，很生氣的樣子，奇奇怪怪，大概醜的多，美的少，心裏戰兢兢的，有點驚怕，幸虧路徑平，沒有一點高低，彎彎曲曲的走了幾百步，西邊的石上開出屋子門的左邊一個很怪的石鬼，當着人站着，眼珠瞪出，嘴張得和糞箕般，大齒舌生得，很凶惡，左手捻拳，頭掌在腰裏，右手叉開，五個手指，要撲人心裏，很害怕，汗毛一根一根的豎起來，遠遠望見門裏面有熱的灰火，好像有人到過的樣子，膽子才大了一點，勉強跑進去，看見地上排着飯碗，酒盃，沙泥盛滿了，但都是現在世界的東西，並不是古窖的，旁邊擱着錫的，酒壺四個，心裏要他解帶子縛項上，挂在腰裏，再從旁觀看，見一個尸首，睡在西面的角裏，兩隻手膀和大腿散在四面，橫拋着，慢慢的細看，他脚上套着尖瘦鞋子，梅花式，切底，還看得出，知道是年輕的女人，女人不知是何方人，不知何時死的，衣服顏色都退壞了，看不出顏色來，頭髮很蓬鬆，好像一團亂絲，黏在枯骨上，眼睛鼻管，每樣兩個，白的牙齒兩排，白得巉巉，出想必是她的，嘴暗想，頭頂上應該有金珠粧扮東西，用火去照他的腦袋，好像嘴裏有氣息，吹了燈，燈火搖搖擺擺的，不定，火的顏色黃黃的，衣服飛起來，很害怕，手抖零零的，燈便忽然熄了，記着原路，急忙出去，不敢用手摸石壁，恐怕碰着和鬼似的東西，頭碰着石壁，跌倒了，再爬起來，有，很冷，很濕的東西，流到嘴邊，知道是血，並不覺得痛，也不敢叫一聲，一口氣奔到洞口，正要爬下去，好像有人抓住他的頭髮，昏昏沉沉的，暈了過去，大家坐在井上，等了好半天，疑心起來，再縋二人下去，伸頭進洞，子看見頭髮黏在石頭上，血流得淋漓的人，已死了，兩人變了顏色，不敢進去，坐着發愁，歎氣，停了一回，井上又縋兩個人下去，裏面有膽大的，纔敢跑進去，拖着，他出來，放在山上，半天纔醒來，說得清清楚楚，只恨沒有看到他底，看到底裏，必定有好東西，遇着後來姓章的縣官聽見了，用一塊泥土封住了，洞不能再進去了。

## 楊大洪

楊大洪先生，名叫漣，窮的時候，是湖北有名的書生。自己以為別人比不上他的。科考考完了，聽見人來報名。字考得高的那時候，正在吃飯，含着一口飯跑出去問有姓楊的麼？回答他沒有，覺得很沒趣，自己難過，把飯咽下去，錯了地方，便生病，起了個塊，吃下東西去，隔住得很難過。大家勸他補考，還才楊先生因為無錢，大家湊了十兩銀子，送他的行，便勉強上路。夜裏夢見一人告訴他道：「前面路上有一人能醫你病的，你要苦苦的求他。」臨去時，送他一首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中愁莫歎的句子。明朝走在路上，果然見一道士坐在柳樹底下，便磕頭求他。道士笑着道：「你錯認了我，怎麼能醫病呢？我替你吹三折曲子罷了。」便拿出笛來，吹着先生想起所做的夢，拜着求他。越法鏗切，并且倒出袋子裏的錢來，送他道士，接着錢望江裏一丟。先生因為錢的來路不易，吃了一驚，很可惜的叫出來：「你不能忘記他嗎？銀子在江邊請你自己去拿。」先生跑過去看看，果然是的，又更奇怪，稱他神仙。道士慢慢的指着道：「我非神仙，那裏神仙來了。」騙先生回頭去看，用力拍他的頭，頸道：「俗極了。」先生被他一拍，張着嘴，咳嗽裏吐出一塊東西，撲托一聲落在地下，變着腰去，弄他破來，紅絲裏裹着飯，還在那裏，疾病好像沒有了。回頭看看，道士已不知去向。

## 張貢士

安邱的張貢士生病，朝上睡着，忽然看見心口有一小人跑出來，長祇有半尺，穿書生穿的衣服，戴書生戴的帽子，做出戲子的樣子，唱崑山曲，聲音很清楚，說起話來，自己報他的姓名，和那裏人都和他自己一樣。他唱出來的戲，都是他一生一世所碰着的事，等到四齣唱完，吟了一首詩，不見了。姓張的還記得他的大概意思，對人家說的高西園先生，見了杞園先生，還細細的問他，還說出曲兒裏的文章，可惜不能完全記得。

### 附池北偶談一則

安邱的翰林張先生，正在白天睡覺，忽有一個小人從心口走出來，身有半尺多長，用讀書人的衣服帽子和戲子似的粧扮，唱着崑曲，聲音清徹，很好聽，說起科白，自己說他的姓名住址和自己一樣，他唱曲兒裏的意

思都是平時所做過的情形。等到四折唱完，讀着詩不見了。張先生還記得他的略情，對人家說出來的。

## 斫蟒

胡田村裏有個姓胡的弟兄兩人去斫柴，走到很深的山凹裏，碰着一很大的蟒蛇。哥哥在前面被蟒合了去。阿弟起初怕得要跑去，看見哥哥被他咬，便大膽了，拿出斫柴的斧頭，去斫蟒蛇的頭，頭斫破，那嘴還是不停的吞人，但是頭雖已吞下去，那肩胛不能吞下去，弟弟急極了，無法使用兩只手抱住哥哥的脚，用力和蟒蛇爭鬥，竟拉了哥哥出來。蟒蛇也帶了傷，痛回去看他哥哥的鼻子耳朵都化了，氣息快要沒有了，便肩膊上背了他，走路上共歇了十幾次，纔得到家裏醫治，養息了半年纔好。到現在臉上都是疤點，耳朵鼻子的地方祇有洞兒，留着咳。種田人裏面能夠有弟兄要好得這樣的呢？有的人說蟒蛇不去害他的性命，便是德性義氣的感動他，實在是有的。

## 于江

鄉下人于江，他的父親在田裏過夜，被狼吞了于江。這年才十六歲，得着父親留下的鞋子，傷心和生氣得要死。夜裏等母親睡了，暗暗的拿了鐵錘，去睡在父親死的地方，盼望能夠替父親報仇。停了一回，一隻狼跑來，慢慢的聞他，于江不動，不多幾時，尾巴搖搖掃在他的額角上，又慢慢的舐他的腿。于江總是不動，等了一回，歡喜得跳起來，望前直奔，正要咬他的額角，頭頸于江忙用鐵錘打狼的腦袋，立刻打死了，起來攔在草地裏，停了一回，再有狼跑來，和先時一般，再打死他，睡到半夜，靜悄悄無狼來了，忽然迷迷糊糊的睡去，夢見父親對他道：「打死了兩個畜生，可以出我的氣，但是頭一個咬死我的，他的鼻子是白的，餘外都不是的。」于江醒來，儘睡着等他，等到天亮，不能再得着狼，要拖了狼回去，恐怕驚嚇母親，便拋在井裏，再回去，到夜裏再去，也沒有狼來了。這樣的三四夜，忽有一隻狼來，咬他的脚，拖了他去，走不上幾步，野樹尖兒刺破了肉，石頭擦傷了皮膚，于江像死人似的，狼便放下來，正要咬他的肚子，于江忽然起來，用鐵錘打倒他，再接連打上幾錘，死了。仔細看他，是白鼻子的，很歡喜，背了他回去，纔告訴母親，母親哭着同去，搜枯井裏，得着兩隻狼。

細侯

昌化的滿秀才，在餘杭地方開一個館，偶然到街上，走過靠街的樓窗下，有荔枝殼落在肩，上擡頭一看，一個小姑娘靠在窗檻上，嬌嫩的面相，很靈巧，很有趣，不覺定着眼珠，看得發癡。姑娘低着頭，冷笑着進去了。問起來，知道是饒子裏姓賈之女，名叫細侯。他的身價很貴，自己想不能隨自己的心願，回到書房裏，暗暗的想念。一夜到天亮不睡，明天去送進名片去，大家見面說說笑笑，很歡喜，心思更迷住了，推說有事，向朋友借錢，湊成了多少銀子，帶了到姑娘家裏，奉承得很周到，便在枕頭上，嘴裏念一首詩送他，這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髮明日重粧，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很不高興的道：「我雖然不乾淨，下流，常常想得着合意的人嫁他，你既然沒有妻子，看我能做你的妻子麼？」秀才很歡喜，大家便訂了很深的約。細侯也歡喜道：「吟詩的事體，我自己想沒有難處，常常在無人的地方，要學別人做一首，恐怕不見得，便好被人家聽見。看見的人，笑話，倘然大家能夠做夫妻，你要教我的呢？」便問起秀才家裏田產有多少，回答道：「不好的田五十畝，破房子幾椽罷了。」細侯道：「我嫁你以後，應該常常在一起，不要再去坐館了，四十畝田，稍稍可以自給，過活，十畝田可以種桑，織得五匹絹，繳太平租，稅盡，穀了，關上門，大家在一起，你讀書，我織布，有做詩，喝酒，可以消悶，有一千家進疑的官，也無什麼稀奇。」秀才道：「你的身價大約要多少？」回答道：「依老太婆的貪心，怎樣能夠滿呢？多不過二百兩銀子，穀了最可恨的，我年輕，不知惜錢，財得着了，便去交給母親，所以私庫裏藏着的一點點，沒有多少，你能夠弄到一百兩，過了這個關節，便不用耽心了。」秀才道：「我的窮，你是知道的，一百兩怎樣自己辦得來？」有一個結拜朋友，在湖南做縣官，常常叫我去，因為路遠，所以怕走，現在爲了你的原故，只好去和他商量，大約三四個月，可以回來，祇要忍耐等我。」細侯答應他，秀才便棄了館，到湖南去，等到了那裏，縣官因爲辦錯了事，革了官職，寄住在百姓的屋內，袋裏沒有錢，不能幫他的忙，秀才流落了，不能回去，便在本城教書了三年，不能回去，偶然打學生，學生自己投水死了，東家不捨得兒子去告他的先生，便被人捉了去，關在牢裏，幸虧有別的學生，可憐先生無錯處，常常拿東西去送他，因此還不吃苦，細侯自從分別了秀才，關着門不接一個客人，母親問得了此故，勸不聽，也有意聽他去，有個有錢的商人，

敬重細侯的名氣，託人去和老太婆商量，一定要得着人，不惜錢財的。細侯不肯，商人因為做販賣到湖南去，仔細打聽秀才的信息，這時候案子已經快要了結了，商人用銀子去買囑管監的人，叫他儘關着他，回去告訴老太婆，說秀才已餓死了，細侯疑他不確實，老太婆道：「不要說是滿秀才已死了，便是不死，與其跟了窮秀才粗頭布衣的過一生，不如穿綢衣，喝酒吃肉的好呢。」細侯道：「滿秀才雖窮，他的品性很清高的，跟着下流的商人實在不是我情願的，并半路上傳來的說話，怎麼叫人相信？」商人再轉托了別個做生意的，造出滿秀才的絕命書，寄給細侯，可以死了他的心，細侯得了信息，祇是早晚痛哭，老太婆道：「我從小待你撫養，你很辛苦，你成人了，三年工夫，所得着報答我的日子，也沒有幾天，既然不願意幹這生意，又不肯嫁人，怎麼想法過活呢？」細侯無法，便嫁了商人，商人給的衣服簪兒耳環，供給他得很富厚，一年多，生了個孩兒，不多幾時，秀才得學生的勢力，明白了冤枉出來，方纔知道商人的有意關住自己，但是想着一向沒有仇寇，翻來覆去想不出他的原故，學生有義氣的，幫貼他，盤纏回來，後來聽得細侯已嫁人了，心裏很痛苦，便把自己悲傷，託街上賣漿兒的老太婆，傳給細侯，聽細侯很悲傷，纔知道從前的許多法子，都是商人的詭計，乘商人跑出去，弄死了手抱的孩兒，帶了他自己所有的東西，逃走到滿秀才那裏，凡有商家裏的東西，一點不會帶去，商人回來生氣，告到官廳，官體諒他們的情形，聽他去不來查審，咳，古時的壽亭侯，回到漢皇，這裏同他有什麼兩樣，但是弄死了孩子再去，也是天底下狠心的人。

### 堪輿

沂州的宋司郎，號君楚，家裏素來相信風水，便是閭閻裏面，也能讀他的書，解他之理，宋先生死了，兩個兒子都自立門戶，替父尋墳墓，聽見會看風水的，不怕有千里遠路，搶着請他來，弄得兩家人家的風水先生，請來有一百多個，天天一起騎着馬，到各處空地去，東邊西邊分着路進出，好像兩隊兵似的，過了一個多月，大家得了好的墳地，這個說這塊地應該子孫封王，那個說這塊地子孫可以拜相，兄弟兩人大家委決不下，因為這樣，便嘔氣，不想法子，大家都做壽穴，綵綉綵旗，兩處都搭着靈柩，到了分路口，兄弟大家帶了人去爭鬧，從早晨到太陽落山，不能解決，客人都避開去，擡材的人，幾乎換了十幾趟，疲乏得擡不動，大家將棺材擱在

路傍便停了不落葬，集了全造房子，給他被風雨，阿哥造屋子在旁邊，叫用人留着看守，阿弟也造屋子和哥一樣，阿弟再造起來，阿哥也再造，三年工夫成了一個村坊，過了多年，弟兄前後死去，嫂嫂和孀子一塊兒商量，都不用從前風水的說話，一同坐了車子到空地裏，觀看檢好的兩塊地，都說不好，便大家拿出請客的來，請看風水的另外再看一處，每逢得着一塊地，一定畫了圖樣，送到閨房裏，決定好用不好用，一天工夫送進好幾個圖樣，都批評不好，十幾天工夫纔得着一塊地，嫂嫂看了圖樣，歡喜着說道：「可以用了。」拿出去給孀子看，孀子道：「這一塊地，應該必先得着一個武孝廉。」落葬三年來，宋先生的大孫子，果然是進了武秀才，再中武舉人。

### 蔣太史

姓蔣的翰林名叫超，記得前世是峨帽山的和尚，做夢到舊時住過的庵門前，潭邊去洗腳，做人絕歡喜，經典一心一意的歸心佛教，雖然年輕，點了翰林，常有出家的念頭，告假回到江南，走到秦郵，不願回家，兒子哭着留住他，不肯聽，便到四川，住在成都的金沙寺，裏住得很久，再到峨帽山，住在伏虎寺，無病死了，自己寫出佛偶來道：「儵然猿鶴自來親，老納無端墜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

### 邑人

本地有個鄉人，一向的行爲很不規矩，一天早晨起來，有兩個人勾了他去，到街市頭，看見殺豬屠，拿半隻豬，挂在架上，兩人便用力擠他，忽然覺得自己的身體和豬并在一起，倆人也一直去了，停了一回，殺豬屠賣肉，提着刀割斷來，便覺得一刀一痛，連骨髓裏都痛起來，後來有個鄰舍的老頭子來買肉，苦苦的爭多爭少，添脂油搭肥肉一片一片的割得粉碎，這苦痛更利害，肉賣完，纔尋原路回去，回去的時候，太陽已掛得很高，家人說他起來得太遲，便細說出來，他碰着的樣子，叫鄰舍來問他，他買了肉回來，說出的斤數一點也不錯，一早晨工夫，已受人家細割了一回，豈不奇怪呢。



## 于中丞

于中丞名叫成龍，巡查到高郵，齊巧有家讀書的大戶人家，快要嫁女兒，嫁粧很富，夜裏被小賊都偷去了，縣官無法，于先生把各處城門關了，祇留一門不關，放走路人進出，城門官守着，有裝貨色的人細細的搜查，再出告示，叫滿城的人各回自己家裏，等第二天檢查搜羅，一定要得收去的東西在什麼地方，便暗暗命守城官若城門裏有人進出，次數多的捉住他，過了午時，捉着兩個人，一個身體之外沒有行李，先生道：「這個真是賊了。」兩人說假話分辨不完，先生叫解開衣服去搜他，看見袍子裏穿女服兩套，都是嫁粧裏面的東西，因為恐怕第二天大搜，急急要搬開去，但是東西多難搬，所以暗暗的穿了他常常跑進跑出的。

又

于先生做縣官時，到別個縣裏去，早晨走過城外，看見兩人用床抬病人，蓋着大棉被，枕頭上露出頭髮，頭髮上插着一支鳳釵，側睡在床上，有三四個強壯男人圍隨着他，輪流着用手去裏好被頭，叫他壓在身子底下，好像恐怕風吹進去，停了一回，停下來歇在路旁，再叫兩個人輪流着用手按他，于先生走過，叫差人去問他們，說是妹子病得快死了，將她送還夫家，先生走了二三里，又叫皂隸回去看他，要到什麼村坊裏去，皂隸暗暗的跟隨他們到一個村坊的屋子裏，兩個男人迎着他們進去，回來告訴于先生，先生問本地的縣官，城裏有，不有強盜搶的案子，縣官道沒有，這時候做官的規矩很重，上司下屬不敢說強盜，所以便是有人被強盜搶殺死了，也是忍耐着不敢說出來，先生到了住的官房，叫用人細細的查訪，果然有一家富家，被強盜跑進去，用炮烙的刑罰死了，先生叫他的兒子來問他的情形，兒子不承認，先生道：「我已代你捉着大強盜在這兒了，並非有別的意思，他兒子便磕着頭，苦苦哀求，他替死人報仇，先生打開城門去見縣官，叫了能幹的用人，四更出城，一直到村坊裏，捉着八個人，一審便招了，問他生病的女人是誰，強盜供出，說這一夜同在審子裏，所以和妓女商量，將銀子擱在床上，叫他抱着睡到窩藏的地方，纔一個一個的分開來，人家都佩服于先生的聰明，有人問他怎麼能夠知道他們的原故，先生說道：「這是很易明白的，祇是人家不放在心上罷了。」

豈有年輕的女人在床上背叫把男人的手伸進被底下去的呢，况且輪流抬着走，樣子好像很重，輪流用手保護他，便知這裏有東西了，倘然生病的女人昏昏沉沉的回來，一定有女人立在門口迎接，祇看見男人並不着驚問一句話，因為這樣的確知道他是做強盜的。

### 折獄

本城西面有崖莊，有做商人的，被人殺死在路上，隔了一夜，他的老婆也吊死了，商人的兄弟去告官，這時浙江人費先生，名字叫禕祉的，做臨淄縣官，親自去查驗他，看見布包袱包銀子五錢多，還在腰裏，知道不是爲錢財的原故，捉了兩村的鄰舍地保審問了一遍，實在沒有頭緒，並未鞭撻，放散了回去，祇命地保細細查訪十天來報告，一趙罷了，過了半年，事體慢慢的懈了，商人的兄弟怨先生軟弱，上堂來常常噪聒，先生生氣道：「你旣不能指出名字來，要我拿刑罰來害好人嗎？」喝着趕他出去。商人的兄弟無處去訴冤，氣哄哄的葬了哥哥，嫂子一天因爲追租稅的原故，捉了幾個人來，裏面有一人叫周成的，恐怕責罰，上去說錢糧已經籌辦好了，便在腰裏拿出銀子包袱，請先生看驗，先生驗過了，便問你家住在那裏，回答說在什麼村坊，又問離西崖幾里，回答說五六里，先生又問去年被殺的商人，是誰人，回答說不認得，那人先生忽然生氣道：「你殺了他，還說不認得嗎？」周成苦苦的分辯不去聽他，用很重的刑罰，他果然服了罪，先是商人的老婆王氏，將要到親戚家去，沒有釵環，粧飾不好意思，和他丈夫噪叫，他鄰舍人家去借，丈夫不肯，老婆自己去借來，貴重東西，回來路上，除下來裏在包袱裏，藏在袖子內，等到回家，搜着已不見了，不敢告訴丈夫，又無錢陪鄰舍人家，煩惱得要死，這一天，周成齊巧拾着，知道是商人老婆落下的，打聽得商人出去了，半夜裏跳過牆頭，要拿這個東西去，和她要好，這時正是熱天，王氏睡在天井裏，姓周的暗暗去偷他，王氏驚覺了，大喊起來，姓周的急急止住，他留下包袱，送了釵環，事體完了，女人可囑他道：「過後不要再來我家的丈夫，很利害，知道了我，和你都活不成了。」姓周的生氣道：「我帶了簪子裏，好幾夜的錢，那裏祇有一趟，便算完事了嗎？」女人安慰他道：「我不是不願和你要好，他常常要生病的，不如慢慢的等他死了。」姓周的便回去，以後便殺死了商人，夜裏到女人家裏來道：「現在他已被人殺死了，可以如你以前說的話了。」女人聽見了大哭。

起來姓周的害怕，便逃走。天亮那女人也死了。先生必聽着這個情由，叫姓周的抵罪。大家都佩服他的聰明。但是不知他所以能查出他底細的原故。先生道：「事體沒有什麼難辦，祇要到處留心罷了。起初驗屍時，看見包銀子的包袱上刺着萬字的花樣，姓周的包袱也有這花樣，是出在一人手裏的。等到問他，又說是一向不認識，說話時樣子變得很難看，這樣便看得出他實在情形。」

又

本縣人胡成和馮安同巷住。世代有讎寇。姓胡的父子都強硬，姓馮的低首下氣的結交他。姓胡的總是喜歡他。有一天大家喝酒，有一點醉了，就說出幾句心腹話。姓胡說着大話，說不要愁窮，一百兩的家產要他來，也不是難事。姓馮因為他家沒有錢，故意冷笑他。姓胡的板着脸道：「實在告訴你，昨天半路上碰見很富的商人，載了很多的行李走來，我拋他在南山的枯井裏。」姓馮的又笑他。這時姓胡的有妹叫鄭倫的，託他做買賣田產的。中人寄了幾百兩銀子在姓胡家裏，便都拿出來在姓馮的面前誇張。姓馮的信他，等到走散暗睡，的寫了狀子，告到縣裏。先生捉了姓胡的來對問。姓胡的便說出實話。問姓鄭的和田產的主人，都不錯。大家去查看枯井，繩下一個差人去，誰知果然有個無頭的死人在井裏。姓胡的很驚，無話可以分辯。祇是叫冤。枉先生生氣，打他幾十個嘴巴，說道：「實在有憑據，還要叫屈嗎？」用死囚枷釘住他，吩咐不要把死尸拿出來。祇有出告示到許多村坊裏，叫死尸的親人來出頭告狀。隔了一天，有一女人捧着狀紙，自己說是死人之妻。說丈夫何甲帶了幾百兩銀子出去，為商被姓胡的殺死了。先生道：「井裏有個死人，恐怕不一定是你的丈夫。」女人一定說是的。先生便叫人將尸身從井裏拿出來，一看他果然不錯。女人不敢近前，遠遠的站着號哭。先生道：「真犯已經捉着，但屍首沒有完全，你暫時回去等死人有了頭，便招報叫他抵命。便從監裏叫姓胡的出來，喝他道：「明天不把頭拿出來，便夾斷你的腿。」差人押着等到天晚回來，問他祇有號哭，便拿來棍擱在面前，做出用刑罰的樣子，却又不立刻用刑罰。道：「想你當晚扛死尸匆忙，不知落在那裏，為何不仔細尋覓看？」姓胡的苦苦的喊冤，求着他快快的找尋。先生便問女人有幾個子女，回答說是沒有的。問他何甲有什麼親眷，說祇有堂叔一人。先生歎氣道：「年紀輕輕的沒了丈夫，孤苦伶仃到這樣，你怎麼過活呢？」女人便哭。

起來便求他可憐。先生道：「殺人的罪犯已經定了，祇要得着空尸，這案子便了結了。案子快快的嫁人罷。你年紀輕輕的女人，不要在衙門裏進進出出。」女人感激得滴眼淚，磕頭下去。先生便傳票給同村的人，看代找死人頭。過了一夜，便有同村王五報上來，說已經得着。問他查驗已明白了，喚何甲的阿叔來道：「這件大案子已經成功，但是人命重大，不是等一年不能結了。姪兒既然沒有孩子，年輕的女人也難過活，及早叫他嫁人。」從此之後，也沒有別的事了。祇有上司查驗的時候，只要你親自來答應罷了。何甲的阿叔不肯飛了兩回，簽兒下來，再三辯論，又飛一支籤兒下去。何甲的阿叔害怕，答應着出來。女人聽見了，上去謝先生的恩典。先生用好言安慰勸她，又叫有要買女人的當堂報來。等到話傳下去，便有投婚狀的人，便是報人頭的王五。先生叫女人上去說殺人的真犯，你知道嗎？回答道：「是胡成。」先生道：「不是的，你和王五是真的犯人。兩人很吃驚，苦苦辯冤。」先生道：「我早已知道你們的情形，為何慢慢的叫破？因為恐怕有一點冤枉罷了。死尸沒有出井，怎麼一定信是你的丈夫？因為你先得知道他要死的了。況且商人死了，還穿着破棉襖，幾百兩銀子從那裏來的？再和王五道：藏人頭之處，你知道得很熟悉，為何這樣急急的意思？在急於要做夫妻罷了。兩個人臉色驚得和灰土一般，不能強辯出一句話來。一同用刑罰，果然招出真情來。因為王五和女人已經私通得很久了，謀死丈夫，却巧碰着胡成的說玩話了，便放了姓胡的，姓馮的因為告錯了，重重的打了一頓。充軍三年，等到結案，並未多用一個人的刑罰。」

### 某乙

城西某乙，他向來是做賊的，他的老婆很害怕，常常勸他。乙便忽然自己改過，過了二三年，窮苦得不能過活，要想做一件事，情後來不再做，便推說做生意，找精於起課的人去問他什麼方向最吉利，算命的人算完了道：「東南方最吉利。」小人吉利，君子便不吉利。這兆頭暗暗的和自己心裏合得來，很歡喜。到蘇州松江等處，天天在城外村坊裏閑逛，過了數月，偶然走進一座寺院，看見牆脚下堆石頭兩三塊，心裏知道他奇怪，也拿一塊石頭去堆着，直跑到神牀後去，睡着等到天晚，寺裏一起說話的人好像有十幾個，忽然有一人數石頭，怪他多出來了，便都來搜神牀背後，得着某乙，問添石頭的是你嗎？某乙道：「是的，問他家裏住在那裏，姓什麼？」

什麼名字。乙假造了一個名姓回答他，便給他兵器，帶了他一同去。到一所大房子外面，拿出軟梯，瑣着跳牆頭進去。因為乙從遠路來，路徑不熟，叫他躲在牆外，做傳遞的事。管着包裹在那裏停一回，丟下一個包裹來，又停了一回，縫下一只箱子。乙提着箱子，知道有東西，便破了箱子，用手去摸。凡有貴的東西，都藏在自己袋裏，背了他們，快快的跑。從別條路尋了回來，從此造樓屋，買田地，替兒子捐功名。本城的縣官，上一塊扁在他的門上，稱他做善士。後來這件大案子發作起來，許多賊都捉住了，祇有乙沒有姓名住址，沒處去查問，能夠免禍。等到事體完了，好長久，乙喝醉了酒，常常自己說出來。

曹州有一個大盜某人，得了許多錢財，回去很安心的睡覺。有兩三個小強盜，跳牆頭進來，捉住他，討錢。他不給，拿鞭子打用火燙，一齊做起來，拿完了他所有的錢財，便去了。他對別人道：「我不知道火燙的苦痛，到這個地步，便痛恨強盜自己，去當捕快，捉本縣的強人，快要被他捉完了，捉着從前的那個強盜，也用他治自己的法子治他。」

本城有個窮百姓某乙，一年快到大年夜了，身上沒有一件不破的衣服。自己想怎麼過年，不敢和老婆說話，暗暗的提着白棍兒，去躲在墳墓旁邊，盼望有孤身客人走過的，搶他的東西，盼望得很苦，靜悄悄的，沒有人影。但是松樹下的冷風，刺着骨頭，不能再忍，要絕希望了。忽然有個人，彎腰曲背的走來，心裏很歡喜，提着一條棒出去，看見一個老頭兒，背了一個袋子，在路傍哀求他。道：「一個身子以外，沒有他物家裏，沒有東西吃，方纔在女婿家裏討了五斗米，罷了乙奪了米，還要剝他的棉襖，老頭兒苦苦哀求乙，可憐他老了，放了他，背了米回來，老婆問他那裏來的，回答她假說是低賤的，暗想這法子實在好。第二天再去，躲了不多幾時，看見一人背着棒兒走來，也躲在墳裏，蹲坐着，常常看外面，想他像是同道。乙便慢慢的從墳後面出來，那人吃驚問是誰，回答說是走路人，問他為何不走，說道：「等你呢。」那人笑出來，大家會意，各人都說沒得吃，沒得穿的苦處，夜已深了，沒有什麼搶着乙要回去了。那人道：「你雖然做這事，還是新學手呢。」前村有嫁女兒的人家，統夜辦嫁粧，一家人必定辛苦，跟了我去，得着東西和你平分。乙聽了歡喜，跟着他到一家門口，隔着牆聽見煎餅的聲音，知道還沒睡，蹲着等候不多時，一個人開門出來，拿了扁擔去吊水，兩人乘機掩進去看見北面房裏燈火通明，別間屋子都是黑暗，聽見一個老太婆道：「大姑娘到東面屋子裏去照一照，你的嫁粧都在櫃。」

裏忘記鎖了沒有，聽見小姑娘做出嬌懶的聲音，兩人暗暗的歡喜，偷偷的跑進東屋裏暗中摸索，摸著大櫃開了蓋子，摸去深不見底，那人和乙道：「進去罷。」乙果然進去，得著一個包裹遞出來，那人問：「沒有嗎？」道：「沒有了。」又騙他道：「再找找看。」便蓋了櫃蓋鎖上了，跑出去了。乙在櫃子裏窘急得無法，不多時有燈光亮進來，先照櫃子，聽見老太婆說道：「那個已經鎖下了，於是娘和女兒上牀吹了蠟燭，乙在裏面急得便做出老鼠咬東西的聲音，女兒道：「櫃子裏有老鼠。」老太婆道：「不要咬壞了衣服，我疲乏了，你應該自己去看看。」女兒披著衣服起來，開鎖開櫃，蓋子乙忽然跳起來，姑娘嚇得跌倒了，乙拔開門跑出去，雖然沒有什麼得著，但是暗中却倖免了禍水，嫁女的人家被賊偷了，四面傳出，有人說到某乙害怕，向東逃去百里，給旅館主人做用人，一年多，謠言稍靜，纔叫了老婆來同住，不幹白棍的事了，這是他自己說的那事也，和申氏的事差不多，所以附在他後面。

### 老龍船戶

朱先生名叫徽蔭，在廣東當總制時，來來去去的商人和客人常常來告無頭的冤枉狀，往往出一千里遠門的人，死得連尸首也不見了，更利害的有幾個人一起出去，都斷了音信的，這種案子積了很多，起初來告官還發票去拿兇手，等到告狀的人實在多了，便竟是擱着不去追究了，先生上任查從前的案子，狀子裏面人命竟有一百多件，內有一千里路來死了無尸主的，更不知道有多少，先生又害怕又詫異，又心裏可憐，想法想得忘了睡覺，到處去見同輩和下屬官員，到底沒有法子，於是靜心志，誠洗澡薰香，做了狀子去告城隍菩薩，自己吃素，睡在書房裏，恍惚惚惚的時候，看見一位官員捧著朝笏走進來，問他是什麼官員，回答道：姓劉的城隍，有何話要說？答道：「鬢旁邊挂了雪，天上生了雲，水中漂着木頭，牆上開了門。」話說完便出去了，等醒過來猜不出這個啞謎，兒翻來覆去的一夜到天亮，忽省悟道：「挂著雪是說天上生雲，是說龍字，水當中的木頭是船，牆上開門是戶字，合起來不是老龍船戶嗎？因為廣東省的東北面地名叫小嶺，又有什麼藍關河源都從老龍津來的，可通南海嶺以外的大商客常常從這個地方到廣東，先生一早打發武官暗暗的教他計策，捉了老龍津搖船的人，一個一個的捉了五十幾個，都不用刑罰，自己認罪，因為這些強盜借搖渡

般爲名，騙客人上船，有的給他吃迷藥，有的燒悶香，悶住他，叫客人昏迷不醒，後纔割開肚子，藏着石頭，拿他沈在水裏，冤枉可憐極了！自從這許多冤枉昭雪了以後，百姓歌頌稱讚他的說話，編成了一部書呢。

### 太原獄

在太原有一家人家，婆媳都是守寡的。阿婆已在中年，不能守節，村裏壞的男人，常常來尋着他，媳婦嫌她做人不規矩，暗暗在門外牆腳下回報他們。阿婆難爲情，尋事趕出媳婦，媳婦不肯去，時有爭噪的事。阿婆更恨他，反冤枉媳婦不規矩，去告官。官問奸夫的姓名，阿婆說夜裏來，早晨去，實在不知是那一個。查問媳婦自然知道，便喚媳婦上去，媳婦果然知道，但說通奸的是阿婆，大家苦苦的抵賴，拿了那奸夫來，又是分辯不休。那人說兩人都沒不規矩的事，她們婆媳過不去，所以胡說着大家墮塌罷了。縣官道：全村幾百人爲什麼只冤枉你，很重的打他，那奸夫磕着頭，求他不要再打，自己承認和媳婦通姦，夾起媳婦來，媳婦總不招承，趕了她出去。媳婦氣憤，告到撫臺衙門裏，仍舊和從前一般，長久不能定案。這時我們同縣的孫進士，名叫柳下，在臨晉稱他有審案子的才幹，便將此案移到臨晉。犯人到齊了，先生略爲審問一遍，在監牢裏安頓了命差人預備磚石刀錐，明天一早聽候使用。大家疑心道：「利害的刑罰，自然有夾棍手梏爲什麼拿不當的刑罰來審罪人呢？」不知他是什麼意思，祇好替他預備。明天縣官坐堂，問明了百事都已完備，叫人都搬上大堂，便教犯人再一個一個的略爲問了，問他們便和媳婦二人說：「這件事不用查得十分明白，淫婦雖然沒有定出，但是奸夫已經確實，你家本是清白人家，不過一時，被壞人引誘的罪惡，都在那入身上。堂上石頭和刀統有可以自己拿來打死他，婆媳婦遲挨着不肯上前，恐怕打死了抵命。先生道：不要怕，有我在，此於是老太婆和媳婦一同起來，拿起石頭大家打他，媳婦是恨毒得久了，兩手捧起大石頭，恨不能立刻打死他。老太婆祇拿小石塊打着屁股和大腿罷了，再叫她們拿刀，老太婆還慢吞吞的，先生教他們停住了道：「淫婦我已知道了。」吩咐拿老太婆恨恨的夾起來，便得他的實在情形，她們的案子便結局了。

附記：先生有一天打發差人去催租，租戶到別處去了，女人出來答應，差人得不着買囑的錢，拿了女人去，先生生氣道：「男人總有回家的時候，爲何吵鬧人家的家裏？」便打差人放了女人，便叫木匠備着許多手梏。

可以預備用刑罰逼出來。明天縣裏傳說先生有義氣，欠租的人聽了，都教他的老婆出去答應。先生統統拿住了鎖起來。我常常說孫先生才幹不是不夠，但是倘然得着實在情形，便歡喜沒有心腸可憐人家了。

### 新鄭獄

常山的石進士，名叫宗玉，做新鄭的縣官。恰巧有個遠路客人姓張的，做生意在外邊，因生病想回去，不能騎着馬行，僱一部手挽的車子，帶了五千銀子，兩個車夫挽了他跑到了新鄭。兩個車夫到街上去買酒飯，姓張的管着銀子，一人睡在車子裏，有個某甲走過，看了他一眼，看見旁邊無人，拿銀子去了。姓張的不能抵敵，死掙着爬起來，遠遠的跟住他，走進一個村坊裏，再跟他走進去，一家門裏面姓張的，不敢進去，祇從低隔頭裏偷看他。某甲歇下了，背着的東西回過頭來，見有人偷看，把他捉住了。當他賊綁了去，見石先生便訴說情由。問姓張的，姓張的細說自己冤枉。先生因為無實在的對證，喝他下去。兩人都下來，都說官沒有明白決斷。先生隨他裝做不聽見，想起甲有租稅欠得很久了，叫用人從嚴追還。過了一天，便拿三兩銀子來交租稅。先生叫他來問錢從那裏來的，甲回答說當衣服賣東西，都指出名目來做憑據。先生叫用人叫他查看交租稅的人，有和他同村坊的，沒有恰巧甲的鄰舍。在此地便叫他進去，先生問你是某甲頂近的鄰舍麼？銀子從那裏來的，你應該知道。鄰舍回說不知道。先生道：鄰舍不知道，他的來處不正經。甲害怕，看着鄰舍道：「我當什麼東西賣，什麼傢伙，你豈不是聽見的嗎？」鄰舍急急的應道：「是的是的，果然聽見的了。」先生生氣說道：「這個必定和某甲同夥做強盜的，不是狠狠的治他一下，不肯說的。」吩咐拿刑罰來。鄰舍很害怕，說道：「我因為是鄰舍的原故，不敢招，怨罷了。現在刑罰輪到我身上，怎樣瞞呢？他是搶了姓張的銀子，纔拿出來的呢。這時姓張的沒了銀子，還沒回家去，便叫甲押着還他。先生這樣的事很多，也可以見得他誠心治地方呢。」

###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他父親叫東陵，很有錢，碰着吃包子，常常棄了角兒，丟了滿地。人家因為他生得又胖又重，喚他綽號叫丟角太尉。到了年老的時候，家裏很窮，每天三餐也沒得吃了。兩條腿瘦得挂着皮和袋子一般。人家



82

44/242

(3)